

• 世界帝国史话 •

波斯帝国

于卫青 著



当中国还在列国纷争，波斯帝国已如日中天
实现了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神话
统摄三大文明中心和七十余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
开创世界帝国之先河

古波斯文明为什么能彪炳史册？

让历史告诉未来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深藏着一种良善待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也是受到压抑的，一个宽宏大量的好榜样能够鼓舞身边数十个人。因此，我建立一座庄严的宫廷，让我所有的朋友都能相互尊重以及学习教养，直至其发展为完美的和谐。

——居鲁士大帝

建议上架：历史畅销书

ISBN 978-7-5078-3682-0



9 787507 836820 >

定价：50.00元

● 世界帝国史话 ●

波斯帝国

于卫青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波斯帝国 / 于卫青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4.1
(世界帝国史话)
ISBN 978-7-5078-3682-0

I. ①波… II. ①于… III. ①波斯帝国—历史
IV. ①K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1043号

波斯帝国

著 者	于卫青
责任编辑	崔 毅 赵 晶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4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682-0 / K · 242
定 价	5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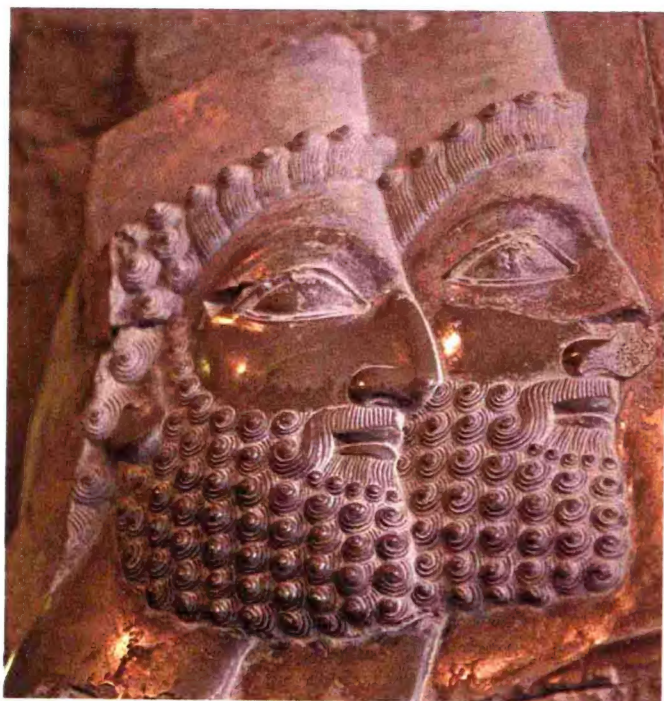
CRJ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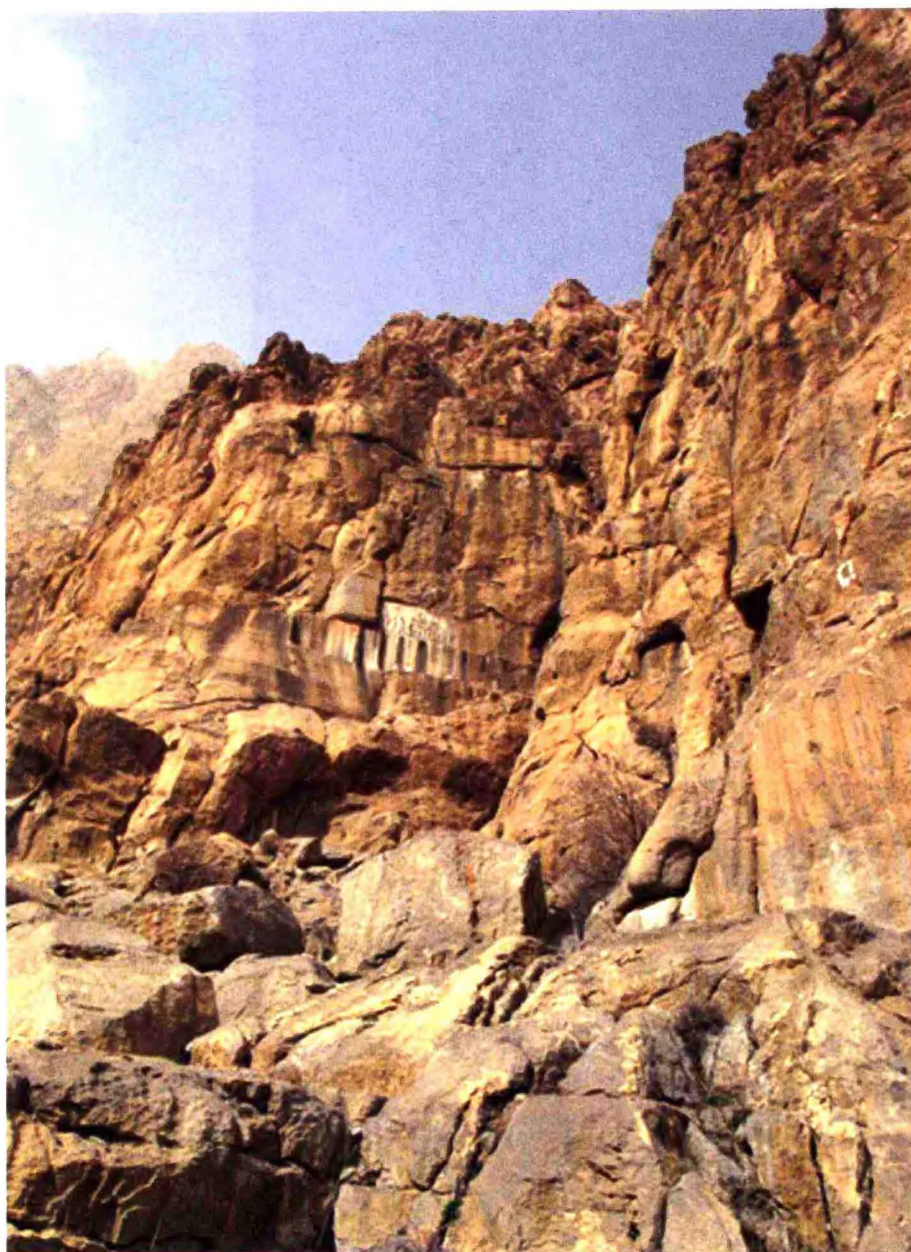


古波斯人雕像



居鲁士大帝

历史上堪称“大帝”的人物并不多，居鲁士是其中一个，他是波斯帝国的缔造者。



贝希斯敦山

公元前 520 年，波斯王大流士在稳定了帝国形势后，在贝希斯敦山的悬崖峭壁上刻石纪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贝希斯敦铭文》。两千多年后，铭文被英国青年军官罗林森成功释读，对研究古波斯的历史和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



波斯帝国文物鹰头狮身兽金臂环



《贝希斯敦铭文》



温泉关战役中的斯巴达勇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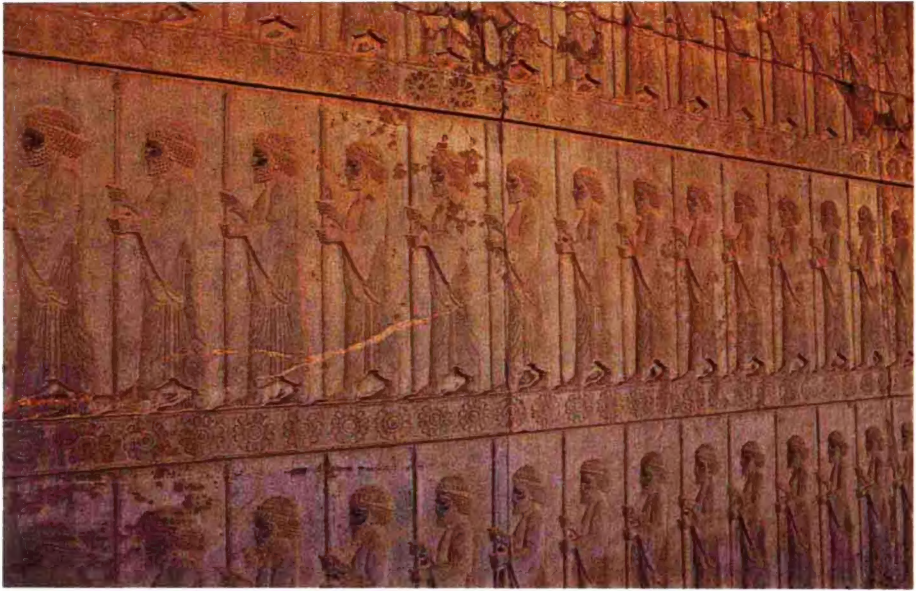


祆教埋葬尸体的地方

祆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是波斯帝国的国教。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宗教，祆教给世界文明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它对世界诸大宗教及周边各民族均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波斯士兵





“万人不死队”雕像

“万人不死队”是波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因死亡或生病出现空缺，马上选拔另一个人代替，所以这支军队永远保持一万人。他们享受着军队中最崇高的待遇，衣着最华丽，食物最精美，即使作战时还随身带着妾媵和仆从。



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大帝是马其顿国王，是欧洲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在东征过程中打败大流士三世，是波斯帝国的掘墓人。

前 言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当人们回首历史，重新审视数千年来人类发展进步的足迹的时候，不由对人类所创造的辉煌文明赞叹不已。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在这浩瀚宇宙中的小小星球上创造着奇迹，传承着文明，改变着自身和环境，谱写着最华美的篇章。

读史可以明智。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世界帝国的兴衰应该是最引人瞩目的内容了。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世界帝国的兴衰史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面最具有借鉴意义的镜子。人们可以从它们的兴衰成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基于过去，把握未来。

在古代世界诸帝国中，波斯帝国尤为突出。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世界性大帝国，是世界帝国的领头雁。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在于能够创造文明。自古以来，以国家、民族为单位的人类都对人类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这个国家或民族处于什么时代，现在是否存在，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可以说，人类今天的文明进步是世界上所有已经消亡或依然存在的国家与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波斯帝国正是以其鲜明的文明特征彪炳史册的。波斯帝国发祥于伊朗高原西南部。这里曾经是原始人类生活的摇篮之一。公元前三千纪初，当地居民埃兰人就在伊朗现在的胡泽斯坦地区建立了国家。公元前7世纪，伊朗人崛起于西亚，并逐渐与埃兰人融合在一起。伊朗人属雅利安人的一支，他们和印度雅利安人原本是一个共同体，被称为印欧语系东支印度伊

朗语部落或雅利安人部落。公元前 3000 年之际，他们由中亚地区或南俄草原南迁到伊朗高原。公元前两千纪后期，共同体瓦解。部分南迁到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是为印度雅利安人；部分留居、分散在伊朗高原，是为伊朗雅利安人。从此，他们走上了各自的发展道路。公元前 8 世纪，伊朗雅利安人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米底王国。米底也曾盛极一时，统一内部各部落，时常出兵两河流域，甚至消灭了一度强大的亚述帝国。公元前 6 世纪中期，阿黑门尼德王朝将米底王国取而代之，历史上称之为波斯帝国。

随着波斯帝国诸王的不断开疆拓土，波斯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域最辽阔的国家。它的领土东到印度河流域，西到色雷斯半岛，南达印度洋和埃及，北及里海和黑海沿岸，几乎囊括了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三大古文明中心。在波斯帝国统治的 300 年间，它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帝国境内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波斯帝国在古代伊朗和古代世界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书以彭树智教授的文明交往论作为理论指导。文明是世界帝国的基本特征，文明交往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世界帝国兴衰的历史全貌。波斯帝国的兴衰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大典型历史个案。从文明交往的宏观考察，波斯帝国正处在原始社会的点状交往向奴隶制文明的区域交往的过渡时期，但无论从程度上、范围上，它都达到了这一时期文明交往的顶峰。

波斯民族原本属于印欧语系伊朗印度语雅利安人，居住在中亚大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公元前 2000 年他们开始南迁，最后到了伊朗西南部，在那里居住生活，封邦建国。这一历程充分体现了文明交往的迁徙性。

疆域辽阔的波斯帝国是通过一系列的扩张战争建立起来的。战争交往是古代世界最主要的交往形式。战争的破坏性固然不小，但它对突破各文明古国相对闭塞状态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强有力的武力征服是波斯帝国得以建立和延续的基础。否则，此起彼伏的各地叛乱和起义可能很快使帝国土崩瓦解，又恢复到小国林立、一盘散沙的局面，也就不可能创造出辉煌的波斯文明了。

在波斯帝国的历史上，历时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可以说是最蔚为壮观的战争交往了。希波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波斯帝国的帝国统治和希腊诸城邦的商业殖民的根本对立。波斯帝国的开国君主们志在域外，气吞八荒。大

流土自称是全部大陆的君主，薛西斯下决心把“波斯的领土和苍天相接”。这种雄心在广大范围内与希腊的商业利益相冲突。利益因素和利害关系是文明交往的根源。由于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战争交往的目的也在于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当时，凡黑海沿岸、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尽是希腊的商业殖民地或自由城市。波斯帝国武力之所及，悉数纳入臣属范围，构成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拒绝屈服。一场大战，终不可免。

希波战争促进了希腊和波斯帝国各自的内部交往，同时也促进了双方的多方面交往，尤其是双方的文化交往，深刻影响了各自的历史发展进程。希波战争中，波斯成了东方文化向希腊传播的主力：它不仅把自己的文化创作向西方输送，而且把其吸纳来的东方文化也向西方输送。希波战争促进了希腊城邦两大同盟的形成，也把波斯帝国境内的民族几乎全部卷入了战争。正如希罗多德所描述的“亚细亚的哪个民族不曾被薛西斯率领去打希腊呢？除去那些巨川大河之外，哪一条河的水不是给他的人喝得不够用了呢？有人把船只供应给他，有人参加了他的陆军，有人提供了骑兵，有人提供了随军运送马匹的船只以及军中的服务人员，有人提供了作桥梁用的战船，还有人提供了粮食。”这一描述是波斯帝国因战争而促发内部交往的一幅场景写照。

战争的胜负往往是人们最关注的，人们总是力图发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和规律。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希波战争典型地说明了这一文明交往的规律。战争以后还不到100年，希腊城邦由于长期内战不休，实力大减，再也没有与波斯抗衡的实力。波斯没有大动干戈就由原来的大输家变成了大赢家，成了希腊城邦命运的仲裁者。希波关系这种变化进一步说明了文明交往的规律：一个民族、国家的进步总是和它自身交往的发展同步进行的。

宗教是帝国文明的核心和文化的基礎，波斯帝国即是以祆教为其特征的。由于宗教与地缘、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存在着密切的天然联系，所以文明交往在宗教演变上显得尤为突出。琐罗亚斯德创立祆教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文明交往的实践性和开放性，而祆教的传播和影响则充分展示了文明交往的迁徙性和互动性。无论是从语言学角度推断祆教的产生，还是

研究古代伊朗东西部同属祆教信仰却存在的差别；无论是探讨波斯帝国诸王的宗教宽容政策，还是考证祆教的早期发展，文明交往论都给予我们富有价值的启示，指导我们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

辉煌的制度文明是波斯帝国的又一显著特征。如果说，波斯帝国的诸王以武力削平内乱，为帝国内部交往创造了条件的话，那么，通过大流士的改革，行省制度、驿道制度、军事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实施，维系了庞大帝国的有效运作。驿道制度的建立为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行省制度的确立加强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治联系。赋税和铸币制度加强了各地方之间的经济联系，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帝国内部的经济交往，有益于帝国统治的巩固。波斯帝国的军事制度使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维护了帝国内部有秩序的、和平的交往，并在对外交往中占据了很大的主动性。

事有始终，物有盛衰，文明自身也是如此。文明交往的实践性、开放性、多样性、互动性和迁徙性制约着文明交往的进程，决定了某种文明的兴衰。一种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往往失去了其初期的开放性、互动性，也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外在动力，丧失其内在的活力，从而失去了应对外来挑战的能力，逐渐走向衰亡。汤因比指出：一个处于生长阶段的文明对于不断出现的新挑战永远能够进行胜利的应战，而一个处于解体阶段的文明则不再能进行这样的应战。这是一种文明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的反映，是文明在开放和互动中得以发展，在封闭和僵化中逐渐衰亡的恰当说明。

本书根据波斯帝国历史交往的发展历程来叙述它的兴衰过程。全书从结构上分为四章。首先，溯其渊源，叙述它的发端和帝国建立的过程。其次，明其强盛，概述帝国的文治武功和经济文化及其他方面的成就。再次，言其由盛转衰的转折，描绘帝国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对外军事交往——希波战争。最后，示其衰亡，叙述其持续不休的内乱纷争及被亚历山大所征服的过程。本书旨在以文学性的语言形象生动地把波斯帝国鲜活的历史奉献给读者。在勾勒波斯帝国辉煌文明的同时，叙述了刀光剑影的宫廷政变、你死我活的夺位之争、空前惨烈的战场厮杀……

鲁迅先生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此当是我们后学应该努力的方向。著者在撰写中多有所悟，不揣浅陋，一并奉献给读者，

仅供参考。大科学家牛顿曾经说过：“我之所以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缘故。”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广泛参考，吸收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表谢忱。

斯书之成，因缘具足。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彭树智教授。先生之道德学问，仰之弥高，钻之弥深。先生言传身教，启我深思，促我奋进。师恩如海，常驻我心。唯有勤勉，以报先生。我的贤妻王延丽女士不仅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而且整理了部分资料，校对了全部书稿。对她的一贯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学力不逮，必存瑕疵。敬请读者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追根溯源：波斯帝国的兴起 /1

一、发端：伊朗文明的源头 /1

（一）伊朗高原：并不优越的地理环境 /1

（二）早期人类：来自远古的文明遗址 /4

（三）迁徙运动：不可估量的文注效应 /8

二、初兴：伊朗文明的兴起 /10

（一）历史怪象：突然消逝的原始文明 /10

（二）埃兰古国：盛极一时的“神之国家” /12

（三）埃兰文明：伊朗文明的曙光 /16

三、成长：伊朗文明的发展 /21

（一）伊朗人：化外之域的游牧人 /21

（二）米底：伊朗人的第一个王国 /23

四、成熟：波斯帝国的建立 /27

（一）换子事件：居鲁士的离奇身世 /27

（二）扬眉吐气：里应外合灭米底 /33

(三) 民族基因：波斯崛起的条件 /35

第二章 蒸蒸日上：波斯帝国的强盛 /38

一、东征西讨：居鲁士的韬略 /38

(一) 吕底亚：来自小亚细亚的报复 /38

(二) 巴比伦：束手待宰的羔羊 /45

(三) 仁政治国：万世帝王之师表 /46

(四) 草原之争：征服者的陨落 /49

(五) 时势造英雄：文明交汇视野下的波斯大帝 /53

二、子承父业：冈比西斯的统治 /55

(一) 远征埃及：一场欺骗引起的战争 /55

(二) 癫狂成性：冲动果然是魔鬼 /59

(三) 意外身亡：自作孽，不可活 /62

三、后院起火：高墨塔政变 /64

(一) 东窗事发：没有耳朵的篡位者 /64

(二) 各执一词：高墨塔身份之谜 /68

(三) 利益调整：政变的庐山真面目 /74

四、登峰造极：大流士一世的文治武功 /75

(一) 何去何从：激烈的政体之争 /75

(二) 讨逆平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77

(三) 开疆扩土：首个横跨三洲的帝国 /84

(四) 革故鼎新：大刀阔斧的改革 /87

(五) 功高至伟：大流士的贡献 /97

五、欣欣向荣：空前繁盛的社会经济 /102

(一) 奴隶制帝国：遍地而起的大庄园 /102

(二) 齐头并进：农工商业的兴盛 /106

(三) 文明交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 /108

六、宗教信仰：影响深远的祆教文化 /109

- (一) 先知：琐罗亚斯德其人 /109
- (二) 教义：善与恶的二元对立 /114
- (三) 礼俗：别具一格的宗教仪式 /121
- (四) 光大：祆教在波斯的传播 /123
- (五) 影响：信仰的无穷力量 /126

第三章 由盛而衰：延续半世纪的希波战争 /128

一、希腊：垂涎已久的佳肴 /128

- (一) 地理位置：东地中海的明珠 /128
- (二) 早期文明：古希腊文明的开端 /130
- (三) 小国寡民：希腊的城邦与殖民 /132

二、米利都起义：希波战争的导火索 /135

- (一) 米利都：爱奥尼亚的花朵 /135
- (二) 远证受挫：和谐过后的矛盾激化 /136
- (三) 寻找同盟者：反叛的准备工作 /138
- (四) 起义失败：米利都的陷落 /142

三、出兵希腊：必欲夺之而后快 /147

- (一) 战端开启：登上希腊土地 /147
- (二) 马拉松战没：马拉松长跑的由来 /151
- (三) 以少胜多：马拉松战没的意义 /155

四、再度出征：波斯卷土重来 /156

- (一) 王位之争：薛西斯继位 /156
- (二) 御前会议：出兵与否的争论 /157
- (三) 紧锣密鼓：备战中的波斯与雅典 /161

(四) 特尔斐神谕：内结外联的希腊 /164

(五) 志在必得：百万大军出征 /171

五、怎一个“惨”字了得：两大著名战役 /176

(一) 血战温泉关：虽败犹荣的斯巴达勇士 /176

(二) 海军：不对称的水上较量 /185

(三) 空城计：希腊的战略转移 /188

(四) 转折：撒拉米斯湾战役 /191

(五) 一败涂地：失去斗志的波斯王 /194

六、一蹶不振：希波战争的延续与结局 /197

(一) 两份礼单：波斯与希腊的外交斡旋 /197

(二) 灭顶之灾：普拉提亚战役 /200

(三) 再次受创：米卡列海角之战 /205

(四) 握手言和：希波战争的终结 /207

(五) 希波战争：传统与文注的较量 /208

第四章 日暮途穷：波斯帝国的衰亡 /214

一、祸起萧墙：帝国内部的混战 /214

(一) 祸乱宫闱：持续的宫廷斗争 /214

(二) 埃及起义：边疆人民的不满 /216

(三) 美伽巴佐斯叛乱：帝国衰亡的先兆 /218

二、支离破碎：帝国的逐步解体 /221

(一) 政权不稳：接二连三的叛乱 /221

(二) 分化制衡：与希腊的连横外交 /223

三、《长征记》：小居鲁士夺位之争 /225

(一) 小居鲁士：锋芒毕露的二王子 /225

(二) 兄弟反目：小居鲁士的异常举动 /226

(三) 化险为夷：西里西亚的双簧 /228

(四) 因小失大：引狼入室的后果 /235

四、寿终正寝：帝国走向灭亡 /237

(一) 金钱外交：党同伐逆，暂挽分崩 /237

(二) 马其顿：帝国克星的崛起 /242

(三) 亚历山大：帝国的掘墓人 /246

(四) 首次交锋：格拉尼卡斯河战没 /248

(五) 巅峰对决：伊苏斯决战 /252

(六) 最后一战：波斯帝国的覆灭 /257

(七) 传统与文注：帝国兴亡的反思 /259

参考书目 /262

波斯帝国诸王列表 /264

第一章 追根溯源：波斯帝国的兴起

一、发端：伊朗文明的源头

（一）伊朗高原：并不优越的地理环境

当地球演化到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时，才产生了人类。所以，自然环境绝不仅是充当人类舞台上无动于衷的背景。从一开始，地理环境的位置、地质构造、土壤资源、气候等自然因素就以明确可辨的形式塑造着人类活动的进程。尽管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地理环境的影响似乎削弱或消除了，但实际上其影响仍在以更微妙、更间接的方式起作用。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它决定性地影响着某一环境中人群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群体性格。而环境和谋生手段的差异导致了不同族群之间内部和外部不同的交往模式。正如尼罗河哺育了古埃及文明、黄河哺育了华夏文明一样，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也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特定的文明种类。所以，我们需要先把视野转向孕育了波斯文明的伊朗高原。

从自然地理上讲，伊朗高原从小亚细亚东部和高加索开始，一直延伸到印度旁遮普平原的一个大山岳地带的西面大半部，包括了今天的阿富汗的绝大部分和巴基斯坦的很大部分。伊朗高原的大致范围是东起兴都库什

山脉，西至扎格罗斯山脉。北抵阿拉斯河、里海、科彼特山链、阿姆河以南的帕罗帕米苏斯山，南到印度洋和波斯湾。伊朗高原的形状像一只碗，有高耸的周边，围绕着一个不整齐的、比较低但绝对高度并不低的内部。周边是由许多山链组成的，其中西部和北部的山链不但地势高耸，而且面积广大。南部和东部的山链较窄，平均高度也低，且多被低盆地所切断。

按其自然特征，伊朗高原可划分为五个地区：第一，扎格罗斯地区。它由自西北地带向东南、沿两河流域河谷延伸平行的山岭地区组成。由于西北地带降雨量较多，形成了众多发育良好的河流与河谷地区。这些河流大多发源于扎格罗斯山，汇入底格里斯河。在南部，由卡伦河冲积形成了伊朗最大的冲积平原——胡泽斯坦平原。在地理上，它既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部分，又是伊朗高原的延续部分。伊朗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国家埃兰就在这里。埃兰的东面是向东倾斜的山岭地区，包括今天的法尔斯等地。扎格罗斯地区物产丰富，森林、矿产资源富足，自古就是两河流域统治者垂涎的对象，所以屡遭侵略。第二，内陆荒漠盆地。它位于扎格罗斯山以东、厄尔布尔士山以南和大盐滩之间。该地区境内的哈马丹地区古称米底，米底王国即产生于此。该地区现在干旱少雨，境内遍布盐滩、沙丘，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第三，里海沿岸地区。这是一条狭长地带，厄尔布尔士山将其与伊朗其他地区隔开。由于地近里海，且受地形影响，这里气候温和、湿润，人口稠密，农产品丰富，蚕桑业发达。第四，古代的帕提亚地区，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呼罗珊地区。其北面为科彼特山麓，西为里海地区，东面是东伊朗地区，南濒大漠。这里大部分地区是干燥的草原和沙漠。北部的山麓北坡，雨水充沛，农牧业发达。南坡的阿特腊克河谷是当地重要的交通要道，古代的丝绸之路就通过这一地区。第五，东伊朗地区。该地区西接伊朗中部沙漠，东到印度河谷，北以阿姆河谷为界。该地区的帕罗帕米苏斯山脉自东向西，将伊朗和中亚分隔开来。其北部是古代马尔吉安那、巴克特里亚、索格底安那和花喇子模地区。古时，此处农牧业发达，城市繁荣，号为“千城之国”。帕罗帕米苏斯山脉东部是犍陀罗地区。其西部的赫里河，北流至中亚草原。帕罗帕米苏斯山脉的西部支脉附近是古代的阿里亚地区，其西部和南部还有其他山链。河流自东北流向西南，注入中央沙漠边缘的沼泽和绿洲之中。这条河流的下游是德兰吉安那和阿拉霍西亚地区。与之

毗邻的是印度河谷地区，其中喀布尔地区最为重要。在东伊朗的南部地区，加德罗西亚和卡曼尼亚与印度河谷相连，这里曾是古代印度河流域文化与两河流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经过数千年的沧桑巨变，东伊朗地区现已分属于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诸国。但是，在古代，这一地区曾长期作为伊朗的一部分，并且对伊朗的历史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样一来，广大平坦的荒漠、高大复杂的山系、封闭的盆地、沿海平原的湖泊、海洋，相互紧邻，一并构成伊朗高原的基本地貌。降雨量不足且在季节上高度集中，地形使得水分集中在高原的周边，其核心部分是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然而，就在这算不上优越的环境中孕育了较早的文明。

（二）早期人类：来自远古的文明遗址

根据有限的考古材料，可以大体上勾勒出伊朗早期人类活动的轮廓。早期人类的化石在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是罕见的，中东地区也不例外。伊朗本土还没有发现旧石器早期的人类活动的痕迹。但在其边境地区发现过舍利和阿舍利文化类型的工具，年代约在 40 万年到 20 万年前之间。根据伊朗本土的考古资料，自旧石器时代中期起，人类已广泛活动在伊朗境内。在伊朗西部的雷扎耶湖、中部的大盐滩、西南的法尔斯和其他地区，都发现了属于这一时期的典型的穆斯特文化石器和尼安德特人生活的遗址。欧洲的穆斯特文化年代上限为 10 万年以前，下限为 5.5 万年至 3.5 万年以前。伊朗现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物基本上都是穆斯特文化晚期的遗物。在洛雷斯坦和扎格罗斯山西部的岩洞中发现的原始人类的遗物，经放射性碳元素测定，都在 5 万年前左右。这一时期，在地质学上正处于最后一次间冰期的末期和最后一次冰川期的初期之间，伊朗北部山区冰川作用加强，雪线下降，气候比现在湿润得多。山区森林茂密、草原植被繁盛，多种多样的动物活跃在这里，繁衍生息。所以，伊朗及其附近地区，都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居住的遗址。

在伊朗各地穆斯特文化遗址中，以克尔曼沙赫以东 50 公里处的比西通遗址最为著名。“比西通”我国旧译为贝希斯敦（Bisitān），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就刻在当地的悬崖上。1949 年，库恩在比西通悬崖的山洞中

发现了原始人的化石：一块尺骨的碎片和一颗人类的门齿。这些化石被命名为“比西通人”。与此同时，库恩还在山洞中发现旧石器中期的石工具——石片和石叶，制造工艺已经比较发达。此外，在山洞中还发现了大量动物化石，主要是野马和鹿。这表明当时这一地区环境适宜、林木丰茂、水草富足，有利于鹿和野马的生长，同时也表明比西通人有长期的狩猎传统。

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是原始公社。人类最初的交往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围猎可以说是最早的交往形式之一。因为就狩猎经济而言，围猎是最经常的一种方式。如果没有原始人之间的团结协作，猎取大动物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的尼安德特人已经组织起了比较发达的原始公社，进行集体性的狩猎活动。除了这种以血缘关系组成的原始公社之外，大概还存在着由若干公社组成的公社联合体。它们包括一些具有共同的传统、共同的生活习惯，甚至还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公社。这种联合体被称作“前部落”，广泛存在于扎格罗斯山地区。

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意义上的人取代了尼安德特人。从这时开始，人类社会加速度地发展起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出现了许多新制的工具。狩猎方式有了很大改进，捕鱼业也有所发展，并形成了氏族部落制度。

根据考古发现，我们基本上可以描绘出伊朗东部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后阶段到新石器时代开始之前人类活动的场景。大约 10000 年前左右，里海水位开始下降，其沿岸的岩洞已经干燥得可以供人类居住，但海水仍然在岩洞附近潮起潮落地徘徊。这时，里海平原是一派草原风光，附近山区则森林茂密。于是，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们便到海边捉海鱼、海豹，到森林里猎取鹿和其他小动物，或者到草原上去追逐羚羊，不得已时还捉田鼠充饥。所以，这些居民被考古学家命名为“猎海豹者”、“食田鼠者”和“猎羚羊者”。“猎羚羊者”是当地攫取经济的最后阶段。

大约与“猎羚羊者”同时，当地居民开始驯化动物，饲养家畜。在出土的公元前 7000～前 6000 年的文化层中，发现的全是家畜（绵羊、山羊、猪、牛）遗骸，还有不少是刚刚出生的小动物的骨骸。这表明当时正在进行驯养工作。在公元前 5500 年的文化层中，小动物的骨骼占到了一半，这表明畜牧业已经产生了。同时，还发现了燧石镰刀和粗糙的陶器。公元前

5000 年左右，当地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石斧等），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公元前 5000 年初期的文化层，又出土了彩陶。

所有这些考古发掘表明，旧石器晚期后，人类活动广泛分布在从扎格罗斯山、里海沿岸，直到兴都库什山的广大地区。而里海沿岸则是人类活动的走廊。里海沿岸的新石器文化，对整个伊朗、西亚，甚至欧洲，都有重大的影响。

旧石器时代晚期，伊朗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方性特点越来越明显。包括伊朗在内的西亚地区的情况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当地的石器加工和金属冶炼很早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革新。在同等水平的条件下，当地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部门和社会关系都产生了更深刻、更迅速的发展。

这一时期，有些地区已经处于由攫取经济时代向生产经济时代过渡的阶段，这一过渡早于大陆的其他地区。这是因为：其一，气候条件的变化，促进了这个过渡阶段比较早地出现。大约 10000 年前，伊朗及邻近的地区变得炎热干燥，适宜于农牧业的发展。其二，比较好的生物条件，有可供栽培的植物和适宜驯养的动物。其三，比较好的文化条件，当地居民经过长时期的经验积累，已经做好了先期的准备。

根据考古材料判断，大约在 10000 年前，扎格罗斯山区居民就已经采用禾本科的植物种子作为食物。它最初可能只是采集经济的一种，和野果一样充当人们的食物。但是，在漫长的采集经济发展中，人们发现并掌握了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并逐渐学会了管理野生植物并使之重新生长，取得好收成的方法。人们最早栽培的禾本科植物是当地山区生长的野生大麦、小麦。同时，在这些地区的中石器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的碾谷器、杵、臼，原始农业就这样逐渐产生了。

大概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原始畜牧业。最早驯养的动物是狗，其次是山羊、绵羊、猪、牛等动物。在扎格罗斯地区，农业和畜牧业是同时产生、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当时形成了复杂的综合经济。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由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向人类通过自身劳动增加天然产物的生产方法的过渡完成了。

与此同时，人类开始了由游荡不定的迁徙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出现了许多村落。早期的村落是一些不设防的村落，大概是住在洞穴中的公社

居民的季节性居住点。后来由于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许多村落的生活固定下来，面积加大，人口增多。这也是当时农牧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在伊朗，这个时期的村落遗址主要集中在伊朗的西南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伊朗西南部地区早期村落的遗址，大致可分为三个文化群：一是克尔曼沙赫文化群，包括阿西阿布小丘、甘季列达小丘、古兰小丘，还有洛雷斯坦的阿卜杜勒·侯赛因小丘。二是胡泽斯坦文化群，主要包活北部德赫洛兰平原的萨布斯小丘和阿里库什小丘，还有南部的苏撒遗址。三是卡善地区的锡亚尔克小丘。这些小丘是上千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由于几千年前黏土房屋的周期性毁坏和重建，一层压一层，这些早期的村落遗址留下了厚厚的文化层，以“生活丘”（tepe）的形式耸立在平原上，有时达十几米甚至更高。这就是我们说的“小丘”。发掘这些生活丘是确定整个地区的考古年代及文化更替情况的基础。

在阿西阿布小丘发现了一个浸湿的地穴式房基，据估计其年代为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9000年。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大都是扎格罗斯地区典型的旧石器，但是也有新石器时代磨制的大型粗糙石器。其经济形式基本属于农业和畜牧业经济，但仍保留着大量的狩猎、采集经济的残余。

在甘季列达小丘，出现了早期的黏土建筑物和生砖建筑物，年代约为公元前8000～前7000年。建筑的底层发现有黏土墙，是用平凸砖建造的。还有的用泥和灰泥交互建造，然后两面涂泥。居室有灶，也是用黏土和砖建成。在这里发现了西亚最早的制陶地点，也发现了一些质量很好的、在窑中焙烧过的小陶器。

胡泽斯坦在公元前八千纪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村落。在德赫洛兰平原发现阿里库什小丘，其居民是从扎格罗斯山移居此地的。阿里库什早期的工具近似阿西阿布小丘。从当地有人居住开始，就栽培大麦、小麦，驯养山羊。公元前七千纪开始出现陶器，已经培育的禾本科植物有六行裸大麦和小麦。这种大麦是长时期人工选种培育而成的，与当地原始的野生大麦外形不同。当地驯养的家畜有绵羊和山羊。石器有燧石镰刀、碾谷器、杵、臼、石锄等。

根据各地出土的文物推断，早期农牧业村落大致相当于氏族公社晚期。

氏族公社是当时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时期的氏族公社由许多小家庭或对偶家庭组成。他们分散居住在大屋的小居室或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内，每户约五六人，有灶和储藏室。每个家庭分开储藏谷物，操持自己小家的衣食工具。但这种小家庭不是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单位。许多艰巨复杂的工作还是依靠全公社的力量来完成的。氏族的土地所有制是社会经济的基础，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分配给各个家庭。从当时的住宅、家具、生产工具和墓葬形式基本相同看来，早期的农牧业村落应当处于原始共产主义阶段，还没有发生贫富两极分化。

早期农牧业者的思想意识形态与狩猎者和采集者是相同的，他们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仪式正在逐渐形成之中。在甘季列达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宗教祭祀的场所，其中绵羊头骨碎片下抹了泥。这时期神像出现了，其中大多数是女神的塑像，其塑像的手法近似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女性塑像的风格。在甘季列达、萨拉布和其他早期村落遗址中，还发现了动物的塑像，还有些是兽形的神像或图腾。旧石器中期，原始人就出现了非常模糊不清的原始宗教观念。而在晚期，已经形成了相当定型的宗教信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宗教仪式。这一时期，伊朗居民的宗教观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三）迁徙运动：不可估量的交往效应

交往随着人类而诞生，它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它不断消灭人类的孤立和封闭的状态，逐步加强社会联系和整体化进程。对于尚未步入文明行列的伊朗原始居民来说，尽管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下，社会分工尚处在最初的阶段，但交往已经初步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和作用。

首先，最早的部落迁徙运动传播了生产生活技术和文化，成果相当丰硕。公元前七千纪后期，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在伊朗境内广泛传播开来。这是农牧业部落迁徙并导致各地居民和农牧业部落长期接触的结果。当时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许多地方已经不利于狩猎者和采集者居住，却被已经学会建筑黏土住宅的农民和牧人开辟出来了。公元前五千纪初期至中期，伊朗的库姆、加兹温、德黑兰、卡善等地区的村落数目急剧增加，类似的文化还传播到东北地区。起源于土库曼的杰依通文化传到了里海沿岸地区和厄尔布尔士山麓。后来，又有些部落由西南地区迁入了杰依通的一些地

区，而本地居民也接受了这些部落的文化与经济成就，如冶金、锄耕农业和纺织技术，等等。通过考古发掘看出，伊朗西北的最早居民可能是由南方迁来的，其文化和伊朗扎格罗斯地区及伊拉克西北类似。

农牧业部落的迁徙，对古代伊朗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伊朗及邻近地区居民的民族特征形成产生了巨大作用。根据公元前 3000 ~ 前 1000 年的埃兰文献，我们发现埃兰语和达罗毗荼语极为相似，而这种语言现在流行于印度的南部。在公元前四千纪时，埃兰人就已经居住在胡泽斯坦、法尔斯和克尔曼地区。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原始埃兰人和达罗毗荼人的接触，可能是在公元前 4000 年之前。伊朗高原南部的居民可能是埃兰人和达罗毗荼人的类群。迁徙的结果则是埃兰人融入了波斯人之中，达罗毗荼人则成了印度人的一部分。

迁徙必然引发交往，而交往的结果则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承、保留、创新和发展。随着农牧业的传播，牲畜的种类、栽培植物的品种更加丰富，农业生产工具得以改进，出现了原始的人工灌溉方法。家庭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扎格罗斯山区的纺织业传遍了各地，制陶业越来越专业化。公元前 5000 年时，某些地区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场，开始出现了高温陶窑。这些技术与冶金业的出现有关。伊朗个别地区从公元前 6000 年就已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最初的铜器是锻造的，但从公元前五千纪初期开始，就出现了浇铸的产品，制造这些产品的工匠已经掌握了很高的浇铸技术和金属加工方法。公元前 5000 ~ 前 4000 年时，伊朗已经开发了许多铜矿。

农牧业部落的迁徙传播了先进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技术。而这些行业的进步又促进了更大范围的经济文化交往。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使剩余产品日益增多，社会分工更加精细。部落之间的交换始于旧石器晚期，随着农牧业公社的分离越来越广泛，这些交换不但可以满足早期农耕社会自然经济的需要，而且还可以为当时的居民提供更可靠、更丰富的生活来源。

尽管这一时期的交往尚处在最原始的阶段，交往手段极为落后，但当时人们的交往程度和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在阿里库什遗址，发现了公元前七千纪末期的锻铜串珠。它既是当时扎格罗斯山区已经出现冶铜和铜加工技术的明证，也是当时各地产品交换的经济交往的产物。当时参

与交换的产品主要有食盐、赭石、黑曜石、农牧产品。这种商业经济交往遍及西亚各地区，从土耳其、两河流域、伊朗甚至远达中亚地区。呼罗珊的铜矿石就已经销售到了土库曼地区。有些氏族公社专门从事绿松石、天青石的采掘、贩卖和中介贸易。公元前五千纪时的亚希亚居民就已经学会滑石加工技术。他们从邻近地区获得滑石，加工产品。这种产品后来成了两河流域到印度河谷广大地区的畅销货物。陶器也是当时用于广泛交换的商品，塔利·伊布利斯的居民除了使用本地的陶器之外，还使用进口的优质陶器。

二、初兴：伊朗文明的兴起

（一）历史怪象：突然消逝的原始文明

历史的脚步如此匆匆，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以加速度的形式前进着，文明的大门也终于被叩开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最终依赖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这集中体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上。

公元前五千纪末到前四千纪初，伊朗各地的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制陶业在这个时期有了明显进步。最初只有泥塑的器皿，后来出现了用盘筑法制造的陶器，然后才有了高速旋转的陶轮制作的陶器。陶轮的使用标志着制陶专业化的完成，以及制陶业发展的普遍性。在伊朗的许多地区，陶轮和冶金业的出现不晚于两河流域。这一时期金属制品的数量和品种都有所增加，银、金、铝和其他金属得到广泛的使用，青铜器也出现了。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大分工，而社会大分工后专业化的生产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直接结果是剩余产品的出现。这为贫富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考古发现这个时期广泛流行印章的使用，先是压模印章，后来出现圆柱形印章。印章的使用标志着私有财产已经出现了。从这一时期墓葬中的殉葬品可以看出这种贫富分化现象正在加剧。从伊朗东南部、洛雷斯坦和其他地区发掘的公元前三千纪的墓葬来看，不仅殉葬品丰富，而且葬仪也大有不同。这可能是墓主社会地位不同的缘故。当地还发现规模巨大、建置独立的首领宫殿或贵族住宅。在遇焚

的宫殿废墟中，仍然发现了许多用金、银和青金石制成的珍贵艺术品。

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两种变化是同时进行的。作为公社的最高统治者，原来只是公益的代表，现在却是权力最大、经济最富裕的人。氏族公社的其他成员在经济上开始依附于这些首领。在此之前，公社的财物一部分储藏在公库里。在完全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公库的财物实际上是集体的财产。但随着首领和富人的出现，他们逐步篡夺了公社的各项大权，把公社的集体财物已归为自己控制。这种现象不断为新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在哈马丹与肯加瓦尔之间，发现了一个公元前四千纪末的戈金遗址。其丘顶有一个用墙围起来的区域，中间有一个院子，四周有两座纪念性建筑物、仓库和住宅。公元前4000～前3000年的亚希亚遗址，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建筑物，里面有许多大房间和仓库。在这两处遗址的建筑物中都发现了用于发放实物的圆柱形印章。

在某些黏土或高水罐瓶塞上，还发现了其他印章，表示收到了某种财物。令人惊奇的是，这两处发现了泥版文书。戈金遗址的泥版只有数字，而亚希亚遗址的泥版还有图画文字。这两处遗址还发现了一些空白泥版，表明这些泥版文书是在当地作成的。泥版文书的出现表明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公元前三千纪时，伊朗部分地区显然已经接近阶级社会的边缘。

公元前4000～前3000年时，伊朗各地出现了大型的居民点。这些居民点的特点是有大型中心建筑、宫殿和神庙。在这些建筑物和个别家庭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手工业相当发达，商贸联系也比较密切。这种居民点即使比较小，也是发达的经济中心。这些居民尚未使用文字，或者刚刚开始使用文字，它们属于“原始城市”或“城市”文明，至于是否步入了阶级社会，现在还不能确定。

历史是一部充满谜团的书。历史的客观规律使我们能够对普遍的历史现象了然于胸，但也有一些特殊的现象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就像玛雅文明的销声匿迹一样，发端于伊朗高原的原始文明突然衰落下来。

从公元前四千纪后期开始，法尔斯的居民点一反常态，其数量不是逐渐增加而是开始减少。公元前三千纪时，伊朗许多大型居民点或者是面积

缩小了，或者是不复存在。即使存在时间比较长的居民点也发生了这种变化。先是文化技术水平降低，而后是变得完全荒芜。公元前两千纪初，许多古代的文明中心已不复存在。有些居民点或面积急剧缩小，或人口普遍减少。即使保存下来的，其文化技术水平也明显下降。这时印度河谷竟不复有城市存在。于是，伊朗高原上的原始文明就此中断。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现在尚不完全清楚。有些学者认为雅利安人从中亚东北部的入侵、移居伊朗和印度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打断了其自然发展的进程。但雅利安人之移迁伊朗高原不早于公元前 2000 年，而这些古代中心开始衰落的时间要比这早得多。也有学者令人信服地指出，伊朗高原上的居民点增加到了一定数目，社会经济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条件发生了某些变化。根据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些居民点无法满足社会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需要，造成了社会经济危机，于是发生了居民的局部或大规模迁徙。考古资料表明，农牧业部落的居民曾由卑路支斯坦移居到印度河谷。极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极其有限的原始交往没能抵御住大自然的淘汰。无论如何，这些古代中心衰落下来了，他们所取得的文明成就随着迁徙而传播异地，终于融入淹没到了其他文明之中。

（二）埃兰古国：盛极一时的“神之国家”

当伊朗高原的原始文明的光芒暗淡下来的时候，我们从伊朗高原的边缘地区看到了伊朗文明的曙光。伊朗有文献记载最早步入文明社会的是埃兰古国。埃兰（Elam），位于现在的胡泽斯坦地区。古代埃兰，其东部、北部到扎格罗斯山，西邻巴比伦尼亚，南靠波斯湾。境内的苏撒平原是伊朗最大的冲积平原。它由发源于扎格罗斯山的卡尔黑河—卡仑河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共同冲积而成。在地理上，它既是伊朗高原的延续，又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部分。这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水源丰富，自古盛产粮食和水果。埃兰东部山区有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且地势险要，是一道天然的屏障。

“埃兰”的得名来源于古希伯来人的《圣经》，沿用至今。苏美尔人称其为“尼姆”（意为“高地”）。古代埃兰人自称国号为“神之国家”。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埃兰地区还有许多城市国家，最重要的有阿万、苏撒、

西马什、安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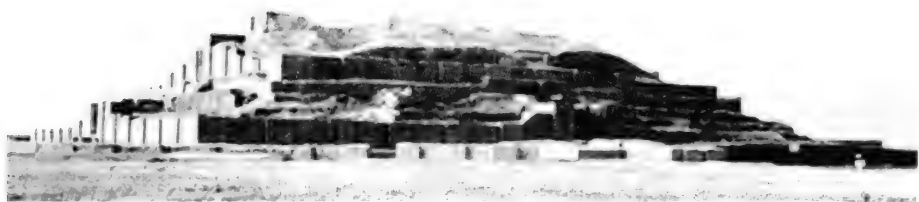
埃兰的边界无法确定。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幻莫测和对外战争的胜负无常，使埃兰国家的边界一直处在变动之中。其鼎盛时期势力东达波斯波利斯，东北伸至大盐滩地区，西接巴比伦，西北与亚述接壤，而其影响则远及中亚、印度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岛。

古代埃兰的主要居民是埃兰人。现在还不能确定他们的人种类别，一般认为是原始洛雷斯坦人，还有两河流域迁移来的闪族居民。埃兰人的语言也不能明了其语种属性，学者们发现它与古达罗毗荼语相似。于是人们推测，古达罗毗荼居民和埃兰居民在人种语言上相同或接近，其活动范围曾遍及从卡尔黑河谷到印度河谷的广大地区。

由于地缘上的邻近，埃兰人与两河流域的居民交往非常频繁和便利，所以埃兰文字也深受两河流域的影响。埃兰人最早使用象形文字，一直使用到公元前 3000 年。其文字符号与两河流域公元前 4000 年的象形文字有些类似。埃兰文字是由其自创还是来源于两河流域，现在还无法下结论。公元前 3000 年，埃兰出现了线形文字，它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有着某种共同的起源。公元前三千纪末期，埃兰就全部采用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主要传播者是定居于埃兰的阿卡德人。平原地区的埃兰人大概都会使用埃兰语和阿卡德语，这也促进了楔形文字在埃兰的迅速传播。迁徙中的民族交往，必然伴随着文化交往，这也是一个明证。埃兰的楔形文字一直使用到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

从考古发掘来看，埃兰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公元前 6000 年左右，当地居民开始了农业定居生活。约公元前 4500～前 3500 年，在当地遗址发现了石器和红铜器，品种繁多。当时制陶技术已相当高超。所制的彩陶，虽然多以手工制成，但造型雅致，构思奇特。这一时期，当地居民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约公元前 3500～前 2750 年，通过出土的文物看，制陶业和金属制造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专门的器范用以浇铸铜器。这时期还出现了圆柱形印章、象形文字泥版和早期的纪念性建筑物。这表明阶级社会已经形成，只是还处在早期阶段。约公元前三千纪初，出土文物中有铜工具和铜武器以及各类青铜器皿，还有黄金。陶器上用黑色或红色颜料绘有鸟、鱼、牛、羊等动物，已经出现了立式的织机。这个时

期已经有了大型的建筑和仓库，还有许多雪花石和金属雕像，它们属于早期埃兰诸王之物。商业活动遍及南亚次大陆、两河流域，甚至远及中亚地区。无疑这个时候埃兰地区已完全步入阶级社会了。



埃兰王国圣城遗址

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埃兰早期的社会状况、社会结构还不大清晰。我们从两河流域有限的文献中查找出埃兰时断时续的历史。一般认为，埃兰类似于苏美尔城市国家，其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具有早期奴隶制的特征。

古埃兰最早的立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2700 年左右。埃兰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古埃兰时期（约公元前 2700 ~ 前 1600 年）、中埃兰时期（约公元前 1406 ~ 前 1100 年）、新埃兰时期（约公元前 800 ~ 前 600 年）。各个时期之间都有长期的间隔，史书无载，被称为“黑暗时期”。



埃兰王国铜币（一）



埃兰王国铜币（二）

埃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开始就和两河流域密不可分。正是在和两河流域长时期的战争交往与和平交往中，埃兰的历史才得以传承和记载下来。如果没有与两河流域的文明交往，埃兰文明或许湮没无闻，只剩下不会说话的出土文物供人参考了。由于和两河流域的临近和自身的富饶，埃兰很早就成了两河流域诸城邦掠夺的对象。反过来，埃兰也经常侵略和掠夺两河流域的城邦国家。除这种战争交往外，埃兰与两河流域也存在广泛的和平交往：居民的迁移、语言文字的流通、商业贸易的频繁往来，等等。交往促进了埃兰的进步和发展，促使它很早就进入了阶级社会。

据《苏美尔王表》记载，基什第一王朝国王恩梅巴拉吉西（约公元前2700年）曾侵入埃兰，把埃兰国的武器作为战利品运走。《王表》记载：“洪水涤荡大地之后，王权自天而降，基什成为王权的所在地……恩梅巴拉吉西，他击败埃兰国的武力，作为王，统治了九百年……”公元前26世纪初，埃兰的阿万第一王朝击败两河流域的城邦国家乌尔，称霸苏美尔地区。公元前2550年阿万第二王朝建立，两河流域的拉伽什国王安那吐姆击败乌尔等邦，称霸苏美尔地区。他的铭文说：“埃兰王国惊恐地注视着伟大的安那吐姆，他打败了整个埃兰……高傲的埃兰被安那吐姆打倒在地，埃兰在其山区被打败了……”但希塔在位时，埃兰国势强盛，甚至阿卡德王纳拉姆辛也不得不派使者往埃兰首都苏撒订立同盟条约，以抵御库提人的进攻。条约用埃兰文写成，规定如果阿卡德发生战争，埃兰必须予以援助。作为交换，阿卡德王必须以其王后（即埃兰国的公主）所生之子为王位继承人。

公元前23世纪末，埃兰建立起统一的联邦国家，摆脱了外族统治。阿万第二王朝灭亡后，埃兰又兴起了西马什王朝。其最初臣服于拉伽什，后又为乌尔第三王朝征服。公元前2004年，西马什王攻灭乌尔第三王朝，将其首都夷为废墟，埃兰重新获得独立。公元前1860年左右，西马什王朝为来自安尚的埃帕尔提王朝所取代。该王朝曾一度为古巴比伦王国所征服，旋又重新获得独立。公元前16世纪，埃帕尔提王朝为加喜特人攻灭。此后两个世纪没有任何有关埃兰的资料。古埃兰时期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中埃兰时期从安尚王朝的崛起开始。安尚王朝多次入侵巴比伦地区，后为亚述王所灭，时在公元前13世纪末。苏撒王朝随之崛起。该王朝利用亚述衰落之机，大举进攻两河流域。国王舒特鲁克·纳洪特（约公元前

1185～前1155年)灭掉了加喜特人的巴比伦王国,把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柱和其他许多珍贵文物掠到苏撒。苏撒国王希尔哈克·印舒希纳克(约公元前1150～前1120年)在位时,埃兰占领了两河流域的许多重镇和扎格罗斯山以东地区,一跃成为当时的军事强国之一。但好景不长,公元前12世纪末,埃兰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一世所灭。此后,埃兰又进入一个没有记载的“黑暗时期”。

公元前18世纪,埃兰重见历史记载,是为新埃兰时期的开始。公元前8至前7世纪,对于近东历史来说是“亚述的世纪”。先是提格拉比利萨三世(公元前744～前727年),武功烈烈,兼并南邻。继而萨尔贡二世扫平西方和南方,击溃北敌。亚述的军队捷报频传于除小亚细亚外的整个近东地区。此时的埃兰深感威胁日益严重,又不敢贸然直接与亚述对抗。于是,它在亚述的附庸国挑起叛乱,并以援助的形式来支持亚述的敌国。所以,萨尔贡二世及其后继者一直与埃兰对抗。埃兰支持巴比伦人、加勒底人、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与亚述对抗。但亚述的萨尔贡王朝国势正隆,埃兰人胜少败多。公元前646年,亚述王阿淑尔巴尼帕在降服了叙利亚沙漠的阿拉伯人、镇压了巴比伦的叛乱之后,再次把矛头指向埃兰。这次战役对埃兰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亚述全面地摧毁了埃兰12个地区、14座王城和无数村镇。苏撒城被洗劫一空,19个埃兰神也被劫至亚述。亚述王夸口说:“我让野驴、黄羊、各种野兽像住在家里一样自由自在地在这里生活。”从此,埃兰灭亡。在经历了亚述、新巴比伦和米底王国的短暂统治之后,埃兰成为阿黑门尼德王朝的一个重要行省。苏撒作为波斯帝国的行政首都,并且作为西亚的重要城市存在了上千年之久。

(三) 埃兰文明: 伊朗文明的曙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就是这样公正无情。多少王侯将相,像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一样,很快被人遗忘,但只有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制度文明被后世的人们继承下来。而且也只能从这些继承下来的文明中认识先人的丰功伟业。所以,王朝兴亡、英雄成败的过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人们力图探知历史的真实存在,意在探知古国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真实影响。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现状

往往是人们悉心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这些与人类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古代埃兰的政治制度非常复杂。在古埃兰的中古时期，由于没有形成真正的统一国家，各邦统治者或自称国王，或被称为总督，十分混乱。这一时期的特点：一是盛行三头政治。最高统治者称国王、伊萨库、萨卡纳库，代表着世俗、宗教和军事三重权力。这三个职位有时候是由一人兼任的。西马什王朝和埃帕尔提王朝也大致相同。二是实行母系继承制。后来的资料表明，国王、伊萨库和萨卡纳库在母系方面有亲属关系，王位继承制实行兄终弟及和传甥制（传位于“姐妹之子”）。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出现传位于子的现象。在阿万王朝时期，凡与王族在母系方面有亲属关系者都可以参加竞选，角逐王位。因此，王族旁派支系也有当选为王的可能。王室为防止大权旁落，就实行兄妹为婚的内婚制。

自新埃兰时期开始，父系王位继承制度已经确立起来。父位子继或辅之以传位于侄。这种继承制断绝了王室其他支系成为国王的梦想，自然引起王室旁系贵族的不满，导致了整个埃兰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小国，他们纷纷称王称霸，目无中央，势必成一片散沙。即使外敌当前，他们也无法再团结起来。亚述统治者坐山观虎斗，利用埃兰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机会，终于灭掉了埃兰。

从社会经济状况看，古代埃兰基本属于两河流域的“神庙城市”类型。社会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在苏撒平原上，成片的大麦、芝麻、豌豆、小麦长势旺盛，椰枣树林到处可见。为了储藏丰收后的粮食，埃兰建立了许多大型的仓库。古代埃兰的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它与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和印度都有密切的往来。根据古代苏美尔的史诗记载，公元前三千纪初，两河流域乌鲁克城邦的统治者为了修建神庙，曾要求埃兰阿拉塔城邦统治者为其提供建筑材料。后者提出以粮食交换。经过一番周折，乌鲁克城邦终于用大量谷物换到了贵金属和矿物，而阿拉塔城邦人民“吃饱了”，达到了互通有无、两全其美的目的。在两河流域和埃兰的双边贸易中，金属锡占特殊地位，因为锡是普遍使用的金属，是制造青铜器的重要原料，而两河流域锡矿产资源匮乏。古代伊朗境内的哈蒙湖北边和赫尔曼德盆地各有一个重要的大锡矿。埃兰借此向两河流域出口大量的锡。此外，中亚、印度的产品也途经埃兰和两河流域发生经济交往。

根据文献记载推测，埃兰最早存在农村公社。古代埃兰农村公社的土地最初也定期进行分配，实行土地公有、集体耕作和民主体管理。后来，农村公社瓦解，为家庭公社所代替，但农村公社的管理机构仍然存在，并成为国家机构的基层组织，负责替国家、神庙征收赋税、杂役，处理当地事务。这种管理机构仍然带有原始民主制的性质。公社管理机构的人员由定期选举产生。除一般事务由管理者（长老）处理外，比较重大的事务必须召开公民大会，集体讨论解决。村社所作出的处理结果，即使国王也不得随意废除。后来出现的家庭公社，一方面保留了原来土地公有、集体耕作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是独立的经济单位。以苏撒为例，它的家庭公社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具有血缘关系的众多大小家庭组成的公社。这类家庭公社保留的原农村公社的传统较多。家长对家庭公社的财产拥有实际的所有权，可按自己的意愿把财产作为遗产授予自己的家属。家庭公社成员在分配共有财产时，不论性别、年龄，一律平等。在家长去世后，母亲能够在维持家庭公社免遭瓦解方面起一定的作用。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家庭可能因为分配比较平均而能够长期存在。

还有一种家庭公社是由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若干个体家庭组成的，按照合伙契约组成新的家庭公社。参加合伙的各方必须签订合伙契约，规定好各自的权利、义务以及对违约者的处罚。这种契约需要有若干的证人、当事人签字画押方能生效。建立这种家庭公社的主要目的在于联合个体家庭的劳动力。这种家庭公社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没有血缘关系的束缚。所以这种家庭公社的维系非常脆弱。它实行土地公有，集体耕种，产品归各家各户。时间一长，必然会出现财产不平均和贫富分化，并最终导致公社的瓦解。于是比较单薄的个体家庭又通过契约组建新的家庭公社。这种家庭公社不断瓦解，也不断产生。

从文明交往的角度看，这种契约型家庭公社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说过：“交往活动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与世隔绝，就不能产生才智。只有家庭相聚，还不能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以只有在社会上互相往来，人与人互相接触，才能扩大这种交往……”而这种家庭公社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局限，真正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和分工的基础上，是典型的内部经济、社会交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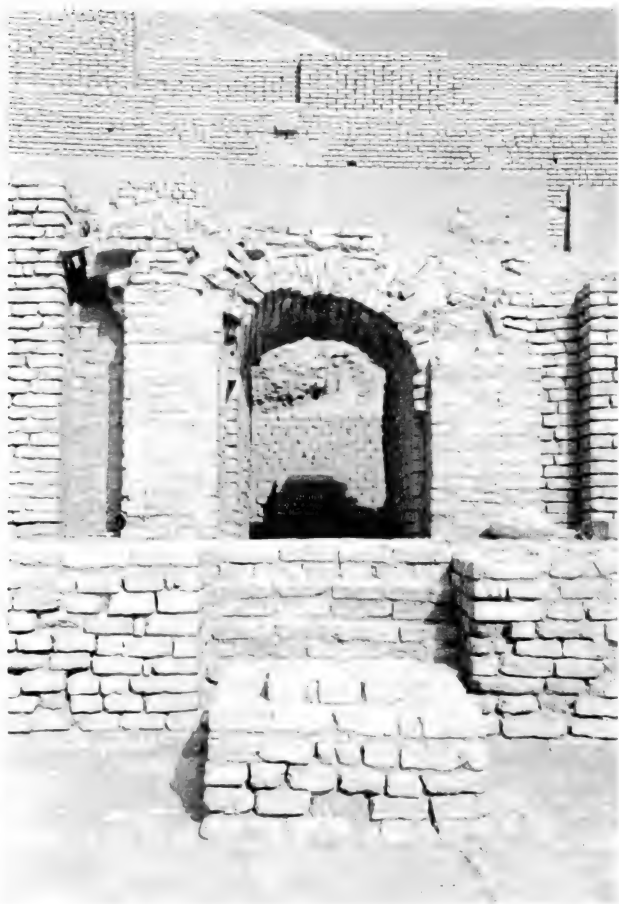
根据埃兰文书记载，有的家庭公社拥有奴隶。但埃兰的奴隶有自己的房屋、家庭和财产，处境不错。总的看来，埃兰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国内的自由民占绝对优势，这也正是它能够长期抵御两河流域强国进攻的原因。

埃兰的王室经济和神庙经济很早就出现了。公元前三千纪初，埃兰的象形文字文书、圆柱形印章和其他资料证明，当时的苏撒、安尚等地存在王室和神庙大农庄。埃兰王室经济分成农业和手工业两个部分。王室土地是全国最肥沃的土地，占据着灌溉便利的平原地区。王室土地分为王室直领地和服役份地两部分，二者都交给王室服役人员使用。这种土地可以由服役者的后代作为遗产继承，只是所有权仍归王室。王室土地的管理者称为“苏卡尔”，他们有权决定分配给服役者土地的数量。埃兰的服役者可以用纳银代替徭役。服役份地也可以出卖转让，与其相关的权利义务也随之转让。买地者无论是否是王室服役者，土地仍受王权控制。

埃兰神庙是思想控制的工具，是国内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是埃兰最大的地主。神庙经济是埃兰经济的重要形态之一。埃兰神庙农庄原来在农村公社的土地之内，由公社成员耕种。农村公社瓦解后，神庙农庄从中独立出来，产生了自己的管理机构和劳动力。神庙农庄的土地来源有三种：王室、公社和私人的捐献；个别农村公社的家庭带着土地和财产投靠神庙以求得庇护；破产农民的土地作为抵押品给了神庙。由于神庙土地不能出卖和转让，所以面积越来越大。神庙土地主要由神庙奴隶耕种。这些奴隶来源于战俘、赠送及家生奴隶。神庙通过借贷，迫使贫困的家庭公社为其提供劳力，以抵偿贷款的利息。每年农忙季节，家庭公社的成员还有义务无偿地为神庙劳动一个月，称为“神的土地上的一个月”。此外，神庙接受大量捐献，还从事高利贷经营和商业活动。神庙经济与王权盛衰关系密切。如果战争失利，神庙会首先遭劫。随着埃兰的灭亡，其神庙经济也寿终正寝了。

对于伊朗文明而言，古代埃兰文明起了沟通东西、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埃兰文明保留了两河流域的影响。埃兰宗教为多神教，居民信奉的神既有本地的，也有两河流域的。埃兰的语言文字、建筑雕刻、司法历法，

埃兰恰克·赞比尔神庙



都深受两河流域的影响。所以,《苏美尔王表》把埃兰视为两河流域的国家。但埃兰在某些方面与两河流域有明显的区别,主要是其母系势力比较强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实行母系王位继承制。埃兰的财产继承不分性别,一律平等。其社会内部盛行兄妹通婚。

无论是从两河流域所学来的,还是其自己的传统,均为后来的波斯人所继承或借鉴。埃兰人融入到了波斯人中,把楔形文字介绍给波斯人,帮助波斯人创制了古波斯楔形文字、司法和历法。大量埃兰人在波斯帝国管理机构协助波斯人处理政务,埃兰人的兄妹通婚制对波斯人也产生重要影响。不仅如此,埃兰作为古代东方各文明交往的中介,通过广泛的商贸经济文化交往,在遥远的印度河流域、中亚和两河流域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三、成长：伊朗文明的发展

（一）伊朗人：化外之域的游牧人

我们繁衍生息的亚欧大陆在地理结构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古以来，它就是人类活动的最为理想的舞台。古希腊人说，亚欧大陆是地球宽阔的胸膛，哺育了人类的重要文明。古代的亚洲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在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孕育了人类最早的文明。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活动在亚欧大陆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远古时期最初的人类文明交往中，他们扮演了最重要、最积极的角色。尽管他们被称为来自化外之域的野蛮人。

人类从来就是大地的儿子，是大地养育了他们，是环境决定了他们。特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他们特定的生理特征、风俗习性和生活方式。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布达佩斯和西伯利亚森林之间，亚欧大陆的中、北部伸展着一片广阔的草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在这里活动。除了一些孤立的小块土地外，这里的地理条件不允许农业生产的发展，居民们永远被限制在游牧或畜牧的生活之中。他们逐水草而居，驯养家畜，放牧着牛、马、羊。但是上天不会永远赐给他们肥美的水草，总有一天水要干涸、草要枯萎、牲畜要死亡，居民便面临生存的威胁。在这样的条件下，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徙，向农业区域侵犯掠夺就成了一种自然法则。当他们游徙到农田的边缘，看到农业区域居民丰富的收获、豪华的神庙、安逸的生活、灿烂的文明时，他们要么是怯懦地借贷，要么是屠杀性地掠夺。定居民和游牧民的冲突也因此延绵不断。

尽管他们在物质、精神文明上相当落后，但广阔无际的大草原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空间，游牧生活使他们在军事上保持着极大的优势。他们忽然铁骑南下、忽然又引兵远遁。来无影，去无踪，弄得中国的秦始皇企图通过修筑长城把他们挡在农业区域之外。正因为他们巨大的灵活性和迁徙性，使他们在远古文明交往中扮演了一个各文明之间媒介的角色。游牧民族本身也在迁徙中发生变化。他们征服了农业定居民，但很快被那

里的文明所征服、陶醉、昏睡和融合，乃至他们很快又自命为农业定居文明的捍卫者，第一个站起来抵御其他野蛮民族的新的侵扰。

波斯民族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印欧语系诸部族起初是繁衍、生息在里海和咸海以北那一片弧形的大草原上。公元前 4000 ~ 前 3000 年，印欧共同体开始瓦解，印欧语系部落开始向外迁徙。一支向西迁移到欧洲，繁衍为希腊人和色雷斯人，以及后来的意大利人、高卢人、日耳曼诸部族和斯拉夫人。另一支向南迁徙到伊朗高原和印度，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居民而定居下来，成为伊朗人和印度人。

定居在东方的印欧语系印度伊朗人部落通常称为雅利安部落。因为他们自称为雅利安人，该词的本义是“高尚的人”或“贵族”。雅利安人的自称最早见于大流士一世的铭文，他自称是雅利安人。现在的伊朗人就是雅利安人的转译。国名“伊朗”，意为雅利安人的国家。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印度伊朗人还是一个部落共同体。他们在语言、文化、宗教、风俗等方面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公元前两千纪中期，部落共同体开始解体。一些部落南迁到了印度河流域，而另一些部落则留在伊朗高原。留在伊朗高原的称为伊朗人，南迁印度的称为印度人，从此各自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在雅利安人的迁徙过程中，有许多土著人被同化、融入到了雅利安人的部落中。伊朗人部落进入伊朗高原是一个缓慢、持续、经历了数百年的过程，但至迟到公元前一千纪初，伊朗部落已经遍布黑海北部沿岸地区、中亚和伊朗高原。

按俄国学者的说法，伊朗部落分为东西两大支。东伊朗部落约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之前，从河中地区沿捷詹河和赫里河谷地向南迁徙，进入伊朗高原。还有一部分留居南俄草原，并没有南迁。而伊朗部落（包括米底、波斯等部落）约于公元前两千纪后期，从南俄草原经过高加索地区或里海两侧直接进入伊朗高原。根据祆教经典《阿维斯陀》的记载推断，东伊朗部落开始南迁之时，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业已形成了宗法奴隶制关系。他们已经掌握了冶铁、犁耕、养马、驾车等技术，属于发达的农牧民，但仍带有农牧部落的流动性。居民根据职业分为三个等级：祭司、武士和农牧民。祭司主要为神职人员，负责沟通人神之际的关系，维护宗教伦理和法律，充当统治者的谋士，或担任青年人的导师。米底和波斯人的祭司称

为“穆护”。在那个攻伐不断的时代，武士阶层最为重要。他们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大量的财富，实际地位在祭司之上，首领和国王均出自这一阶层。作为第三等级的农牧民在经济上可以独立自主，可以和武士、祭司一起参加公社的宗教组织和活动，属于被剥削的对象。但在阶级社会的早期，农牧民保持了自由民和普通奴隶主的许多权利。手工业阶层出现得比较晚，他们完全是为公社和首领服务的。他们遭人鄙视，被认为从事的是低贱的职业。伊朗人部落长期以来虽然有奴隶存在，但一直不发达，基本上是宗法制的家内奴隶制。

公元前8世纪后期，伊朗人在许多地区都成了多数。伊朗部落进入伊朗高原的初期，并不是武力征服，而是和平的迁徙。他们最先依附于当地原有居民所建立的国家，如埃兰、马拉尔图、亚述等。当伊朗人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之后，当地的土著居民也开始使用伊朗语并为伊朗人所同化。尽管这个过程是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在伊朗的历史上，米底王国和阿黑门尼德王朝对伊朗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伊朗民族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伊朗部落迁入和土著居民和平交往看，伊朗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而且对原始的当地居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尽管他们也向土著居民学习了许多东西。

（二）米底：伊朗人的第一个王国

在迁居伊朗高原的伊朗人中，首先建立国家的是米底人。米底人原是由不同部族构成的部落联盟，后来所建立的国家称“Media”。米底之名最早见诸史册是公元前843年亚述国王沙尔马纳塞尔三世的文书。这块泥简记载，国王曾侵入帕苏阿地区（Parsua，原意为“边境”），使其27个首领向他称臣纳贡，其中包括米底。当时的亚述王已经深入到米底人的内地，居住在盐渍沙漠和哈马丹之间的是西部米底人。另一支东部米底人活动在里海东南，古代这里是东西交通要道，商人常在这里进行贸易。祆教的经典《阿维斯陀》美化了米底祖先居住的地方，把它描绘成天堂一般。过去的记忆总是美好的，因为人们不会再回到过去。质朴而精力充沛的米底人在进入伊朗西部后，很快就在平原和山坡上过起了欣欣向荣的农耕生活。

哈马丹意为“四方交会之地”，这里是一个风景秀丽、土地肥沃，有雪水消融、灌溉便利的山谷。米底王国就诞生在这里。当时的米底人处在各个部落散居各处的一盘散沙状态。各处米底人相互争斗，无法无天。西亚的强国亚述因此多次袭击米底，掳掠财富和人口，并将大批米底手工业者强行迁至亚述。乌拉尔图的国王也对米底进行过侵略性远征。此外，米底还得抵御来自东方的一些游牧部落的进攻。内乱和外患促进了米底各部落之间的团结和部落联盟的形成。

米底国家的创立者戴奥凯斯，本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儿子，异常聪明而又野心勃勃。他为了取得僭主（指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实行独裁统治的人。此词初无贬义，有时与“王者”并称）的地位便力所能及做些沽名钓誉之事。他努力在本部落忠诚而热心地主持公正，本部落的人因其正直的行为而推举他仲裁一切争端。功夫不负有心人，戴奥凯斯很快声名远扬，他不仅得到本部落人们的赞赏，而且其他部落的人也知道只有公正无私的戴奥凯斯才能主持正义，解除他们长期以来受到不公正审判的痛苦。戴奥凯斯很会掌握火候。当他感到自己得到一切人的信赖时，便宣布说他不愿做仲裁者了。因为这样他整天耗费时日调解邻人的事情，对自己毫无益处。结果，各部落马上乱了套，掠夺与不法行为的发生比以前更猖獗了。于是，米底各部落便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就呆不下去了。

让我们自己立一个国王吧，这样这个地方治理得好，我们才能各安其业，不至于无法无天的事把大家弄得家破人亡。”会议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戴奥凯斯是米底国王的最佳人选，并一致推举、拥戴他任国王。戴奥凯斯虽然如愿以偿，但他还要做一个有名有实的国王。他要求国人给他修建一所与他国王身份相称的宫殿，并拨给他一支保护他个人安全的亲卫队。米底人求贤若渴，一一照办。戴奥凯斯登位以后，



戴奥凯斯头像

大摆排场，强迫米底人为他修筑了一座城池。它就是今天的哈马丹。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哈马丹的城墙共有七圈。最外围的一圈城墙是白色的，第二圈是黑色的，第三圈是紫色的，第四圈是蓝色的，第五圈是橙色的，第六圈是用银包着的，最里面的一圈则是用黄金包着的。这些说法让人难以置信。在古典作家的笔下，东方就是人间的天堂，黄金遍地，财宝无数，到处流着酒、奶和蜜汁……

一切修建停当，戴奥凯斯的架子也端了起来。他规定，任何人都不能直接进见国王，一切事项要通过报信来办理，禁止臣民看到国王。他还规定任何人在国王面前不得嘻皮笑脸或吐唾沫，否则就被认为是一件可耻的冒犯而受到惩罚。戴奥凯斯这样做，一则为保卫自己的安全，二则增强神秘感，让熟知他的人以为戴奥凯斯和先前判若两人了。王位坐定后，戴奥凯斯依然勤于政务。所有的诉讼案件都交到国王那里，由他据其内容秉公御批后再送还当事人。在全国各地都有国王的密探。若有人横暴不法、作奸犯科，就会被召到国王那里，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样，戴奥凯斯统一并统治了米底民族各部落。米底人的立国传说反映了由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向阶级社会的君主专制过渡的历史景况，这一历程也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必然结果。

公元前 675 年，戴奥凯斯驾崩，其子普拉欧尔铁斯登上王位。这位国王雄心更大，不满足于统治区区米底，于是把军队开进同种同族的波斯人的地区，使波斯人变成了米底人的臣民。接着，他挥师亚细亚，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民族。最后，他的军队和西亚的霸主亚述短兵相接。由于米底的盟友西徐亚人背叛和临阵倒戈，米底腹背受敌，结果战争失败，普拉欧尔铁斯阵亡，其子库阿克撒列斯继承王位。此人更是好战分子，他进行军事改革，把过去非常紊乱的军事组织划分为长矛兵、弓箭兵和骑兵等兵种，创建了以骑兵为主的常备军，尤其是吸取了游牧民族西徐亚人机动灵活的战术经验，使米底军队的威力大增。

这时候的形势发展也有利于米底。公元前 630 年，亚述各派发生内战，亚述帝国面临瓦解。公元前 626 年，巴比伦爆发起义，亚述人任命的巴比伦尼亚南部总督乘机宣布独立，建立起加勒底王朝。公元前 624 年，米底国王库阿克撒列斯击败西徐亚人，将其彻底赶出米底。为报君父之

仇，他挥师亚述。大军攻至亚述都城尼尼微，但久攻不克，于是转而攻向阿舒尔城。米底军队破城之后，大开杀戒，居民被斩杀殆尽，城市变为一片废墟。正在此时，巴比伦的加勒底王赶到，米底人和巴比伦人缔结城下之盟，誓灭亚述。为巩固关系，两国大搞和亲，巴比伦太子尼布甲尼撒娶了米底王国的公主。据说，尼布甲尼撒为了取悦来自米底的爱妃，表达自己炽热的爱情，特意为她在巴比伦王宫的西北角建造了著名的“空中花园”。空中花园据说是一座多层塔式建筑。每层内部都有砖拱、石板做成的斜坡式阶梯通向上一层。建筑物内部以芦苇为心，外部堆积厚厚的泥土。花草树木都种植在表面的泥土中。每天，奴隶用提水机、皮桶从幼发拉底河提水到花园灌溉。远远望去，鲜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草木郁葱滴翠，十分繁茂，宛如一座花山，煞是好看。正因为如此，这个“空中花园”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公元前612年，米底和巴比伦再次出兵亚述。在围城三个月之后，亚述都城尼尼微被攻破。国王战死，军士非死即逃，尼尼微也成了一片废墟。百余年后，人们就不清楚尼尼微在什么地方了。

消灭亚述后，米底军队继续向西挺进，先后占领了乌拉尔图、卡帕多启亚。公元前598年，米底又挥戈指向小亚细亚的强国吕底亚。双方鏖战了五年，也没有分出胜负。公元前584年5月28日，对方正在激战时，当地出现日食。太阳突然消失，大地一片黑暗。双方将士被这现象吓得惊慌失措，忘记了战斗和敌人的存在。好在太阳不久又出现了。于是双方认为此乃上天警示，战争不为诸神所喜。米底和吕底亚决定休战，并缔结和约，规定以哈里斯河为两国的界线。

为表示亲善，两国再度和亲，米底王子娶吕底亚的公主为妻，从此米底王国西线无战事。这时的米底已成为西亚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疆域东到阿姆河或卡拉库姆沙漠，北达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西以哈里斯河为界，西南与巴比伦相邻，南达波斯湾。尽管米底版图辽阔，但其国家组织相当脆弱。国内尚有不少不承认米底宗主权的独立地区和部落。他们不断加强自己的势力，一有机会就力图摆脱米底国王的控制，和国王貌合神离，各打自己的算盘。公元前584年，库阿克撒列斯去世，其子阿司提阿格斯继位。新国王承先王之威烈，出兵征服了原臣服于巴比伦的埃兰国。于是米底和

巴比伦同盟破裂，对方积极准备战争。不料米底后院起火，它的属国波斯在居鲁士二世的率领下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不久便摆脱了米底的统治而独立。面对波斯蒸蒸日上的态势，米底国王力图尽快剿灭之。岂知自己的军队里出了个“第五纵队”，以宗室成员、军队司令哈尔帕哥斯为首的米底贵族与居鲁士暗通消息，里应外合，推翻了阿司提阿格斯的统治。至此米底王国灭亡，为居鲁士所建立的新王朝所取代。

米底王国虽如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很快衰落，但其历史地位却非常重要。它是伊朗语雅利安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是波斯帝国登台亮相的前奏和序曲。米底人的征服活动加速了古代伊朗境内各个民族和部落之间的交往同化过程，对伊朗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米底人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没有作出多大贡献，但对波斯人而言，米底文化极为重要。从雅利安语言、以羊皮纸和笔代替泥板书写工具，到建筑中廊柱的大规模运用、勤俭持家作战勇敢的道德观念、祆教、多妻制、统治帝国所必需的法律，等等，都是米底人传给波斯人的。犹太人先知但以理对米底和波斯的法律沿袭评论说：“米底人和波斯人的法是不可更改的。”总而言之，米底的历史和文化为波斯人直接继承下来。米底被征服后，在形式上仍保留了米底王国。波斯帝国将哈马丹作为波斯帝国的首都之一，米底在行省的地位仅次于波斯。部分米底贵族长期保留了各种特权，米底的国家制度为波斯人所承袭。米底文化在历史交往中汇入了波斯文明。

四、成熟：波斯帝国的建立

（一）换子事件：居鲁士的离奇身世

波斯人同米底人都属迁入伊朗高原的西伊朗语雅利安人。在亚述人眼中，米底人比波斯人分布更广，势力更大。所以，在古代西亚文献记载中，往往把波斯人也称之为米底人。波斯人在亚述、乌拉尔图和马纳的逼迫下，由伊朗西北部地区逐渐向南迁移。约在公元前8世纪时，波斯人迁入埃兰的安尚地区，并臣属于埃兰。当时波斯人共有10个部落，其中6

个是游牧部落，4个是农业部落。这几个部落中以马斯底欧伊人最为尊贵，阿黑门氏族就属这一部族。这些部落结成了一个部落联盟，称为“雅利安”，其首领是阿黑门家族的阿黑门涅斯（约公元前700～前675年）。他是有据可查见诸史册的波斯人的第一位首领。其子铁伊司佩斯（约公元前675～前640年）时开始称安尚王，并征服了法尔斯河谷地区。铁伊司佩斯临终前，又把国土一分为二：长子居鲁士一世（约公元前640～前600年）居安尚地区，号为安尚王。次子阿里亚拉姆涅斯（约公元前640～前615年）得法尔斯地区，号称波斯王。但波斯王位由阿里亚拉姆涅斯传至其子阿尔萨米斯时，两地又合而为一，统一归居鲁士二世统治。这个阿尔萨米斯就是后来大流士一世的祖父。

公元前640年左右，安尚王居鲁士一世将其长子阿鲁库送到亚述都城尼尼微作为质子，表示臣服于亚述。居鲁士一世之后，其子冈比西斯一世（约公元前600～前559年）继位，这时臣服于米底。冈比西斯一世利用亚述衰落之机，大肆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侵占了埃兰的领土。冈比西斯一世之妻，乃是米底王阿司提阿格斯之女，名叫芒达妮，他们俩的儿子便是后来波斯帝国的建立者居鲁士二世，又称居鲁士大帝。

米底国王传到阿司提阿格斯时，已是为王四代，国势正盛，统治着伊朗高原和亚述等辽阔地区。史书记载，有一天夜里，国王做了一个怪梦，他梦见自己的女儿芒达妮撒的尿竟成了滔滔洪水，不仅涨满了京城，而且泛滥了整个亚细亚。国王梦中惊醒，越想越不是滋味，再也难以入眠。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普遍相信梦兆。天明之后，国王急忙把会解梦的宫廷僧侣召来，让他好好圆一圆这个梦。那僧侣一听就大惊失色，连说不祥，说公主将来有危及江山社稷的危险，然后又玄而又玄地解释了一番，让这位米底国王心惊肉跳。于是从此以后，阿司提阿格斯便对女儿产生了戒备之心。芒达妮公主成年婚配之时，国王对那噩梦记忆犹新，害怕梦真的应验使他丢了王位，就不把女儿许配给门当户对的米底人，而把她嫁给了他认为性情温和、恭顺老实的波斯人冈比西斯一世。其父居鲁士一世是米底的忠诚属臣。在米底王看来，冈比西斯比中等身份的米底人还要低得多，决无什么篡权之危险。

芒达妮公主出嫁不到一年，阿司提阿格斯又梦见了芒达妮。这次他梦

见女儿的肚子里长出了葡萄藤，而且枝叶繁茂，直至遮盖了整个亚细亚。国王醒来，心中疑惑，又把解梦的僧侣召来询问。那僧侣预言说，公主的后代将取代他成为国王。这一解释把米底王惊出一身冷汗，赶忙派人把女儿从波斯接了回来。果不其然，芒达妮已是有孕在身，行将分娩了。阿司提阿格斯下达密令，派人对公主严加监视，一旦公主生下孩子，马上弄死，以除后患。时间不长，公主就生下一个男婴。这个婴孩和所有初生儿没有什么两样。从他的啼哭声里，也听不出将要龙飞九五的气势。但阿司提阿格斯还是把他最信任的王室总管哈尔帕格斯召来，吩咐道：“哈尔帕格斯，我请你对我托付给你的这件事情切勿疏忽大意，也不要为别人而出卖主人的利益。不然的话，你将会自食其果。把芒达妮生的这个孩子带到你家里去，就在那里把他杀死。然后，随你怎样把他埋掉好了。”哈尔帕格斯自然恭顺地连声称是，并答应保证办妥。

于是哈尔帕格斯把刚生下不久的婴儿带回家。芒达妮失去了儿子，自然悲痛欲绝。哈尔帕格斯回家后，就把国王的交代给妻子详细通报了一番，长吁短叹，心事重重。他的妻子问他：“那么，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这哈尔帕格斯在米底宫廷混事多年，自然晓得个中厉害。他对妻子说：“纵使国王神智颠倒，比现在更疯狂，我也不会照他的吩咐去亲自干这杀人的勾当。首先，我和他们有亲属关系，杀死一个无辜的亲属，当然不会合适。再者，国王阿司提阿格斯年迈无子，将来若传位给芒达妮公主，我如果杀了她儿子，自己还活得了吗？可是，就目前状况来说，为了我自己的安全，也得把这孩子弄死。不过这事情须由国王自己手下的人干，而不是经过我的手。”说罢，哈尔帕格斯命人去把国王庄园的一个名叫米特拉达铁斯的奴隶召来。作为王室总管，他知道，这奴隶住在靠近黑海的山区牧场，那里荒无人烟，常有野兽出没。米特拉达铁斯闻讯急忙赶来。哈尔帕格斯假传圣旨，下命令道：“国王命令你把这孩子丢到山中最荒僻的地方，让他尽快地死掉。国王传谕说，如果你不杀死这孩子，要是不管怎样保全了他的性命，那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我是受命来监督你完成这一任务的。”奴隶听罢，表示遵命而行，抱起孩子，顺原路赶紧返回家里去。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妻子正怀胎十月，正赶上这几天生孩子呢。

再说，奴隶的妻子名叫斯巴哥，自打丈夫被王室总管突然召了去，一

直担惊受怕，担心有什么不测发生。当她看到丈夫又出其不意地回来时，没等他讲话便先问为什么哈尔帕格斯这样匆匆忙忙地把他召去。他说：“你想都想不到的。我一到哈尔帕格斯家，就听到一阵哭声。进去后，就看到了一个身穿锦绣、佩带金饰的婴儿躺在那里挣扎哭叫，就是我篮子里的这个孩子。”他指着篮子，把蒙在上面的布揭开。篮内的小孩正在酣睡，红扑扑的小脸，煞是可爱。斯巴哥轻轻把孩子抱起来，搂在怀里，仔细端详着。只有母亲才会有那种慈爱和温柔。奴隶接着说道：“哈尔帕格斯见到我后，便命令我把这孩子抱走，放到山中野兽最多的地方去。而且他告诉我，是国王下令要我这样做的。如果我不按他的话去做，便有杀身之祸。于是我就把孩子抱来了。但是我心中一直充满疑惑，这孩子衣饰华美，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在路上，引我出城的仆人告诉我，这孩子的母亲原来是芒达妮公主，孩子的父亲是波斯的冈比西斯，是国王下令杀死他的。”说到这里，奴隶才突然想起来，轻声问自己的孩子怎么样了。斯巴哥悲从心来，放声大哭。原来，他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死掉了。所以斯巴哥恳求丈夫，不要扔掉这个可爱又可恨的孩子。奴隶一时颇是为难，对妻子说：“我是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呀。哈尔帕格斯会派密探来打听消息，如果我不从命的话，自己的性命就难保啊！”斯巴哥也是急中生智，爱这孩子心切，想出这个主意：“我刚才生的那个孩子是死产，把它放到山里，把这个孩子留下抚养。你就不会由于对主人不忠而受到惩处，我们也能留下这孩子，而我们死掉的孩子将要得到王子般的葬礼。”奴隶一听，倒也觉得两全其美，就立刻照办。

他把芒达妮公主的孩子交给妻子，把自己的死婴换上那孩子的华美衣饰放到来时的篮子里，然后把它放到山里最荒凉的地方去了。第三天，奴隶找人在那里看着那死婴，自己直奔哈尔帕格斯府上，要他派了他最亲信的卫兵去验看了这个尸体。检查完毕之后，就盛敛埋葬了那个顶替的死婴。而后来叫居鲁士的孩子，就被奴隶的妻子收留、抚养起来，只是给这孩子起了别的一个名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十年过去了。小居鲁士已经成了活泼可爱的小孩子了。一件偶然的事情，使小居鲁士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有一天，他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耍，被孩子们选为国王。他还真的开始向

这些孩子们发号施令起来。他叫一些孩子给他修造房屋，叫另一些孩子作他的亲卫队；叫其中一个孩子做国王耳目，让另一个孩子当传令官。十岁的孩童，安排起来倒是煞有介事。

一起玩游戏的孩子中，有个米底没落贵族的孩子，不服气奴隶的儿子做国王，拒不服从居鲁士的命令。小居鲁士俨然一副国王派头，下令“卫兵”将其揍了一顿，以示惩罚。这孩子被“释放”之后，哭着回家告状。其父听罢，火冒三丈，气愤难平。但小居鲁士的“父亲”是国王的奴隶，这没落贵族不敢直接把他怎么样。盛怒之下，他带着儿子进宫告状，控诉他的儿子在奴隶之子那里所受到的粗暴遭遇。阿司提阿格斯闻听后，欲为那没落贵族出了这口恶气，以维护贵族的身份。等到小居鲁士和他“父亲”一到，国王便冲着小居鲁士怒斥道：“你这贱人的儿子，竟敢打贵族的儿子，你可知罪吗？”但是，小居鲁士镇静自若、落落大方地朗声答道：“陛下，这是他罪有应得。我们在一块玩耍时，大家都选我做国王，他也表示赞成。可所有的孩子都按我的吩咐去做，只有他不把我放在眼里，不服从派遣。因此，他最后受到处分。如果因为这个原因要我受罚的话，请陛下随意处治。”

看这孩子言谈举止与奴隶的身份相差甚远，眉宇间也有几分和自己相似，这孩子的年龄和自己命人处死的外孙相差不多，国王于是暗自生疑。他把那没落贵族及其满腹委屈的儿子好生劝慰了几句打发走了，再令侍从把小居鲁士引入内室，开始单独审问奴隶这孩子的真实来历。起初，奴隶一口咬定小孩是他的亲生骨肉，他的母亲还在家里呢。国王见软的不行，马上示意左右把奴隶抓了起来，予以严刑拷打，让他从实招来。这奴隶哪里受得了，便从开头讲起，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了一遍，最后请求国王宽恕他。

阿司提阿格斯听罢真相之后，对奴隶倒不很介意，但对于哈尔帕格斯，却是十分生气。他马上派人把哈尔帕格斯召来。哈尔帕格斯进宫，一见到在场的奴隶，就知道涉及国王外孙的事情，不敢隐瞒事情的真相，忙随着国王的问话把事情的经过交代得一清二楚。哈尔帕格斯肯定地说他曾派最亲信的侍卫去检查过孩子的尸体，并把它埋掉了。等到国王把奴隶的“调包”戏说给哈尔帕格斯后，这位王室总管惊得目瞪口呆，深恐自己违了王命，办事不力，要大祸临头了。国王对哈尔帕格斯所作所为的忿怒深藏不

露，倒是宽慰般地说：“对于这个孩子的处置使我感到很大的痛苦，而女儿的责怪又让我感到心情十分沉重。现在，命运庆幸有了转机，这孩子保全了性命。那么，你回家把你的儿子送来，我要和这孩子、你儿子一块进餐，并因此向神奉献牺牲。”哈尔帕格斯本来已是心提到嗓子眼，唯恐国王翻脸，把他拿下大狱，甚至开刀问斩，听到国王这番话，转忧为喜，那颗心也落了肚。他回到家，把自己十三岁的独子叫来，嘱咐他到宫里去，一切听从国王的吩咐。然后，他满心欢喜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妻子，不成想这次违命竟变成了有利的事情。他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被约去庆贺此事，真是众神护佑。

可他哪里想到，他儿子一进宫就被国王杀死，肢体被割成碎块，烤了其中的一些，又煮了一些。收拾停当，准备待用。晚宴之时，众宾客络绎不绝。国王和其他宾客前摆的是大量的羊肉。只有哈尔帕格斯面前摆的是他儿子的肉。他儿子的头、手和脚放在一边的篮子里用布盖着。当酒足饭饱之后，国王便问大总管感觉如何。哈尔帕格斯连道好吃，表示十分满意。国王这才告诉哈尔帕格斯真相，揭开盖布让他看篮子里血淋淋的人头和手脚。这哈尔帕格斯强忍悲愤，既没有被吓倒，也没有失去自制力。他忍着内心刀绞般的疼痛，沉着应付。当国王问他，方才所吃的是什么兽类的肉时，哈尔帕格斯回答说，他对国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感到满意。酒席散罢，他把剩下的肉收敛起来带回了家，这才敢偷偷地痛哭，咬牙切齿发下重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随后，把儿子遗骨妥善埋葬。

阿司提阿格斯在惩罚了哈尔帕格斯之后，再回头考虑如何处置这个大难不死的小外孙居鲁士。于是，他又把以前解梦的僧侣召来，向他询问。这僧侣在听到事情的经过后，对国王进言道：“如果这个孩子还活着并没有什么预谋成为一个国王的话，那么陛下就应当欢喜而不必为这孩子担心害怕了。因为他不会第二次成为国王的。即便他在游戏中当过国王，也是应验了您的梦兆。至于这孩子，我们的意见是不要留他在您身边，把他送到波斯他父母那里去。”国王心中欢喜，马上派人把小居鲁士护送到波斯他女儿那里去。

当居鲁士回到波斯时，受到父母惊喜地亲切接待。他们原以为这孩子生下来后就死于非命了。于是，他们就问孩子是如何得救的。小居鲁士说，

直到目前，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在从米底回来的路上，才有人告诉他他的全部不幸遭遇。他对自己的养父母赞不绝口，尤其是他的养母斯巴哥（意为狼）。他的父母听到这个名字，为了使波斯人相信居鲁士的得救是由于特别的神意，于是他们便宣传说，小居鲁士被遗弃后，曾受到母狼的抚养。

（二）扬眉吐气：里应外合灭米底

在波斯优裕的家庭环境下，居鲁士渐渐长成一表人才，是同辈中最神武、最有声望的一个青年贵族。哈尔帕格斯从来没有忘记国王的杀子之仇。但像他这样一个臣下，如果没有得力的外援，决无成功之望，反倒会引来灭门之祸。所以，他表面上依然对国王特别恭顺，而暗地里一直在积蓄力量，密谋把国王推翻。他一方面与冈比西斯一家过往甚密，与居鲁士结成忘年交；另一方面，他暗地分别联络那些受过国王屈辱对待的米底权贵，商议并说服他们拥戴居鲁士而废黜国王阿司提阿格斯。

一切准备好之后，哈尔帕格斯便想通知居鲁士，让他尽快起事。由于米底和波斯之间的道路受到国王密探的监视，哈尔帕格斯写了一封密信，把它放在一只割开了肚子的兔子里，再把腹部照旧缝上。然后他把这只兔子交给他最忠实的奴隶，让他打扮成带着网的猎人，到波斯去给居鲁士送野兔，并嘱咐要居鲁士亲手验看，还不许别人在场。

居鲁士接到哈尔帕格斯的密信以后，便考虑如何着手把波斯人发动起来造反。于是居鲁士凭其贵族的身份把波斯 10 个部落的青壮年召集起来，宣读他自己伪造的纸卷，说国王阿司提阿格斯任命他为波斯人的将军。他当场下命令，让波斯人都回家把镰刀带来。当全体波斯人遵照他们所接受到的命令，拿着镰刀集合起来时，居鲁士领他们来到一大块长满荆棘的土地上，命令他们在一天之内把这块土地开垦出来。他们如期完成，自然已是累得精疲力竭，躺到地上就不想再动了。居鲁士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让他们第二天



居鲁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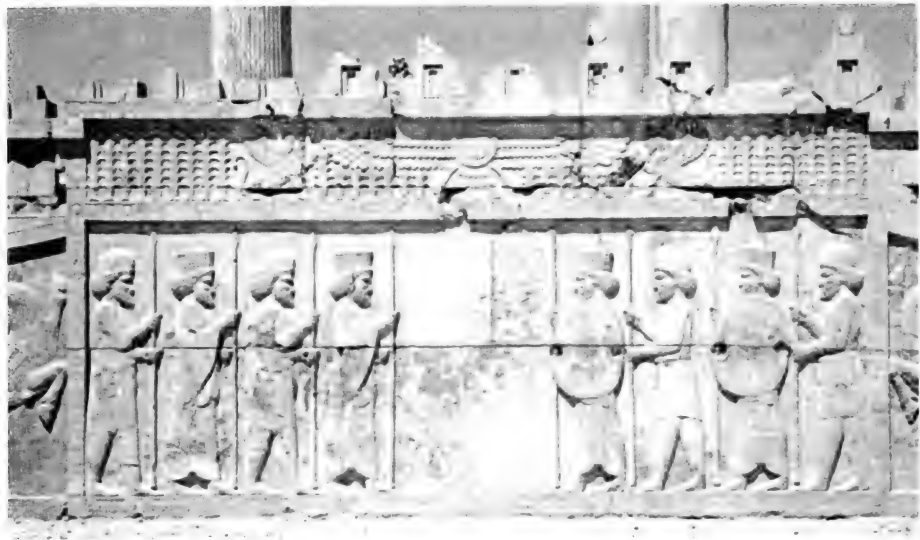
沐浴后到他家里去。居鲁士这时把家里所有的绵羊、山羊、牛拿了出来，让人屠宰了。第二天，波斯人来到居鲁士处，坐在草地上尽情饮宴，着实享受了一顿前所未有的美餐。许多人真心地感谢上天待己之不薄。宴会接近尾声时，居鲁士见时机成熟，就站起来高声问道：“今天的感受和昨天的感受相比，你们最喜欢哪个？”大家都由衷地说，二者差别太大了。昨天带给他们的一切是痛苦，而今天带给他们的一切又都是快乐。居鲁士乘机借题发挥，坦白自己的心事：“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话，那你们就可以享受类似的无数幸福，否则就会受像昨天那样的无尽痛苦。波斯人在任何方面都不比米底人差，为什么要遭受他们的奴役？你们应该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反抗阿司提阿格斯，争取独立、自由和幸福。”

波斯人早就对米底人的统治心存不满。在米底王国中，波斯人虽说和米底人同根同种，但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波斯人每年都要向米底国王交纳赋税，而米底人则享有免税特权。更让人愤愤难平的是，波斯人若在大街上遇到米底人一时未能躲开，则需吻其面颊，以示地位低。如果身份相等，则他们并不讲话，而是互相吻对方的嘴唇。如果二人的身份相差很大，则波斯人一方就要拜俯在米底人的面前。凡此种种，早使波斯人闷了一肚子火。现在既然有一个领袖，自然乐于听从，决心铤而走险，跟随居鲁士大干一场。

阿司提阿格斯听到居鲁士的所作所为，即刻调动米底军队，力图扑灭这场叛乱。他毫不犹豫地让哈尔帕格斯担任三军统帅，他只知道哈尔帕格斯多年来始终毕恭毕敬，却全然忘记了杀其儿子的残酷惩罚，也全然不觉哈尔帕格斯内心深处的仇恨。最终战事是可想而知了。当哈尔帕格斯率领军队和波斯人两军相会交锋之际，只有一部分未曾参与密谋的米底人作战。哈尔帕格斯一千人竟公开在阵前与波斯人会师了，而大部分米底人故作害怕的样子临阵脱逃了。

阿司提阿格斯闻讯怒不可遏。他立刻派人把那解梦的僧侣杀了，再次重新集结军队，亲自挂帅，与波斯人决一死战。这次仍然是米底军队大败，连他本人也做了外孙居鲁士的俘虏。哈尔帕格斯来到国王跟前，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是非常神气地将其嘲弄一番，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国王听罢，一方面后悔看走了眼，另一方面义正词严地斥责哈尔帕格斯为了个人恩怨

竟不顾民族大义，让做奴隶的波斯人翻身成了主人。说话归说话，宽厚的居鲁士并没有把其外祖父如何，而是奉养在宫中，终其天年。而哈尔帕哥斯依然得到居鲁士的信任，成了波斯帝国的开国元勋。



波斯与米底军士

公元前 550 年，居鲁士率领波斯军队攻入米底首都哈马丹，将掠到的黄金、白银和其他财宝作为战利品运回波斯。从此以后，伊朗阿黑门尼德王朝代替了米底王国。由于该王朝是由波斯人建立的，所以史称波斯帝国。后来，经过几代国王的开疆拓土，波斯帝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

（三）民族基因：波斯崛起的条件

历史就是这样，在貌似偶然的事件后面蕴含着许多必然的因素。波斯民族之所以能够在诸多民族中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众多民族的统治者，也必然有其合理的因素。

首先，波斯民族历经苦难，在困境中奋进崛起，形成了质朴、尚武、诚实的优良传统。自迁入伊朗高原以来，波斯人先是在亚述、乌拉尔图和马纳的逼迫下，由西北迁向西南，居于安尚地区。他们先是臣属埃兰，后又受米底人的统治，几乎没有过扬眉吐气的好日子。但波斯人卧薪尝胆，

励精图治，为美好的未来做着准备。波斯人重视教育，他们教给自己儿子的只有三件事：骑马、射箭、说老实话。他们认为不能做的事情，也是绝对不许讲的，并认为说谎是世界上最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诚实莫过于波斯人。子嗣繁多在波斯人看来是男性仅次于勇武的一大美德。他们认为人多力量大，所以每年国王都把礼物送给子嗣最多的那个人。

其次，波斯人非常重视和善于交往，善于在交往中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他们有一种观念：最尊重离他们最近的民族，认为这个民族仅次于他们自己。离得越远，尊重的程度也就越差。他们认为自己在一切方面比所有其他民族都要优越得多，离他们越近，就越优越。离他们最远的，肯定是最差的人类。这种观念是交往的结果。只有在交往中，才能相互了解和沟通，才能发现对方的优势和长处。这种观念培养了波斯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但并没有导致他们的夜郎自大。波斯人特别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他们认为米底人的衣服漂亮，就穿米底人样式的衣服。他们看到埃及的铠甲坚固优良，作战时又穿埃及的铠甲。总之，只要他们认为是美好的事情，立刻把它拿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

此外，波斯人还有许多良好的风俗习惯。他们信奉祆教，但不供奉神像，不修建神殿，不设立祭坛，认为搞这些名堂的人是愚蠢的。他们集体观念很强，在祭祀时，不允许奉献牺牲的人只为自己祈祷，而应该为国王和全体波斯人祝福，因为自己必然就在全体波斯人当中。他们特别讲究洁净，不许当着别人的面呕吐或是小便。如果波斯人自己得了癞病，就不能进城或跟其他人交往。如果是外邦人就得离开本地。他们对河非常尊重：他们不会向河里小便、吐唾沫或者在河里洗手，也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他们认为负债是极不光彩的事情之一，因为负债的人不得不说些谎话。他们的孩子在五岁以前不能见到父亲，而只能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因为这样孩子一旦夭折，父亲便不会有亡子之痛了。波斯人的刑罚并不严酷，即便是国王也不能因为某人犯了一个错误而把他处死，任何人都不能以不予治疗的方式来惩罚下人的罪过。波斯人也很重孝道，还没有人杀死过自己的父母，认为这是无法置信的事情。如果此事发生了，就确信干这事的肯定是私生子或假儿子。正是这些优良的传统美德给波斯人打上了深深的印记。波斯文明在诸多民族文明中独树一帜，熠熠生辉。

波斯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伊朗历史新纪元的开端。从此以后，波斯无论在文化上、地理上、政治上都形成了一个持续的独立的国家民族实体。虽历经沧桑，却未曾中断地传承下来。

回首此前伊朗的历史，或许能给人们许多启迪和思考：适宜的自然环境为早期人类的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所以，从远古时期，伊朗就星罗棋布地散布着原始人的零星活动。尽管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下，但人们已经发生了相当广泛的交往：交换物品，交流思想，传播技术。然而，早期的原始文明突然衰落了。只是通过现代的考古技术，那些遗址才告诉我们那些曾经存在过的文明。年代越久远，失落的东西就越多。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影影绰绰的远景。

在这高原的边缘，两河流域的近旁，由于交往而得以发展，由于交往而得以记载的埃兰文明给我们提供了相对更多的资料。交往越是发达越容易摆脱地域的限制。埃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担当起了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文明交往中介的角色，埃兰自己也创造、吸收了灿烂的文明。当伊朗高原其他原始文明衰落之际，它则连续不断地发展起来，成为伊朗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波斯人迁入伊朗高原时，还是相当落后的蛮族。尽管他们在亚述等族的逼迫下向西北地区、西南地区迁徙着。当他们一旦在法尔斯、安尚站稳脚跟以后，以他们原有的质朴和勇敢，加以开放的胸襟和善于向他人学习的精神，便很快崛起。波斯人乘米底之余烈，吸埃兰之精华，以高昂的精神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不是历史格外垂青波斯人，而是波斯人树立了开放、宽容、自觉、进取的理性精神，符合了文明交往发展的规律。

察源知流，见微知著，波斯人借此在以后建立了功盖当世、垂范青史的伟业。

第二章 蒸蒸日上：波斯帝国的强盛

一、东征西讨：居鲁士的韬略

（一）吕底亚：来自小亚细亚的报复

居鲁士推翻了米底王朝的统治，取而代之。这引起小亚细亚强国吕底亚的极端重视和高度警惕。吕底亚本是小亚细亚的小国，都城在撒尔迪斯。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吕底亚人与希腊在小亚细亚的移民有着广泛、密切的交往。到第五代国王克洛伊索斯时，吕底亚已成为小亚细亚的强国。克洛伊索斯是第一个征服了小亚细亚所有希腊人的吕底亚国王。他征服了哈里斯河以西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一些希腊人向他纳贡，并且和另外一些希腊人结成了联盟。

吕底亚原与米底王国以哈里斯河为界，吕底亚国王与米底国王还有着传统的密切关系。米底国王库阿克撒列斯在位时，一支游牧的西徐亚人因为本部发生骚乱而遁入米底境内，米底国王把他们作为请求庇护的人予以妥善安置。为表示对西徐亚人的重视，库阿克撒列斯还把一些孩子委托给他们，以便向他们学习语言和射术。西徐亚人经常去打猎，并把野味献给国王。可是有一天竟什么也没猎到。脾气暴躁的米底国王非常粗暴地对西徐亚人进行了惩罚。西徐亚人对此怀恨在心，暗地里把托付给他们的一个

米底孩子大卸十八块，然后把他的肉块像野兽的肉一样调理好，当作野味给库阿克撒列斯送了去。随后，这伙西徐亚人便去投奔吕底亚国王了。米底国王和他的客人把调制的“野味”吃了以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一时怒发冲冠，率兵点将杀向吕底亚，要求把这帮忘恩负义、十恶不赦的西徐亚人引渡回来。吕底亚国王拒绝引渡，于是双方为此大战了五年。

在第六个年头的一次会战中，由于发生了日食，米底人和吕底亚人深感恐惧。双方停止战争，达成和平协议。为了加深友谊，确保和平协议的生效，吕底亚国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米底国王的太子。他们在结盟时，举行了严肃隆重的仪式，分别在各自肩臂上割伤一块，相互吮吸了对方的血。所以，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是米底国王阿司提阿洛斯的岳父，两国是血盟的友邦。对于米底王国，克洛伊索斯时刻想着为其女婿报仇，并阻止居鲁士的进一步强大。国之大事，在兵与卜。克洛伊索斯在国家大事的重大决策上，决定求助于神的启示。于是，他派人到各地著名的神庙去献祭问卜，请示他是否可以进攻波斯人。克洛伊索斯为了检验各地的神谕是否灵验，指示使者们：从他们动身的那一天算起，到第一百天的时候，他们再去请示神谕。问它们吕底亚的国王此刻正在做什么。据说在著名的特尔斐神庙，吕底亚使者一进去，神谕祭司就说了几句六步格诗：

我能数沙，我能测海；

我懂得沉默并了解人的心思。

硬壳龟的香味触动了我的心，它和羊羔肉一同在青铜锅里煮着。

下面铺着青铜，上面盖着青铜。

当使者们陆续回来后，克洛伊索斯翻阅了所有神谕所记下的文卷。他只对特尔斐的神谕最满意、最信服。因为在约定的那天，他亲手拿来一只乌龟和一只羊羔，把它们切成碎块，一起放在青铜锅里煮，上面还加了一个青铜盖子。

克洛伊索斯相信了特尔斐神庙的神谕，决定进行大规模的奉献以取悦那里的神。他向所有的吕底亚人下令，要求他们倾其财物向神奉献。他奉献了 3000 头牲畜用于牺牲，焚烧了堆积如山的金银丝衣等祭品。他还熔

化了大量黄金，制成 117 条金条和一座纯金的重达 10 塔兰特（按古代两河流域的度量衡，1 塔兰特约为 30.3 公斤，按古希腊的度量衡约为 26 公斤）的狮像，连同其他的金银礼品，一并送给了特尔斐神庙。为表示虔诚，克洛伊索斯把妻子的项链和腰带都献纳了上去。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特尔斐神庙把请示神谕的优先权、免税权、在祭日中占首席的特权都给了克洛伊索斯和吕底亚人。

克洛伊索斯诚心已表，就遣使向特尔斐神庙请示，问他是否可以与波斯人作战；如果可能，他是否可以寻求同盟军。特尔斐的神谕预言说，如果克洛伊索斯进攻波斯人，他就可以灭掉一个大帝国，并忠告他在希腊人中找一个最强的结盟。克洛伊索斯接到神谕的预言说：

一旦有一匹骡子变成米底国王的时候，

那时你这两腿瘦弱的吕底亚人就要沿着沿岸多石的海尔姆斯河逃跑了。

快快逃跑吧，也不要不好意思做一个卑怯的人物吧。

克洛伊索斯听到这个神谕，欣喜若狂。他认定一匹骡子是绝不可能成为米底国王的。于是，他开始筹划进攻居鲁士。经过仔细调查和谨慎考虑，克洛伊索斯认为斯巴达人是当时希腊最强大的民族，因为他们已经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完全可以与之结盟，于是派遣使者到斯巴达去。斯巴达人热情地欢迎使者的到来，并与吕底亚缔结了同盟。这是因为克洛伊索斯有恩惠施于斯巴达人。斯巴达人曾派人到吕底亚首都购买黄金，以装点阿波罗神像。克洛伊索斯闻讯后，把足数的黄金作为礼品送给了斯巴达人。所以斯巴达人一直记着这份情谊。再则，克洛伊索斯在全体希腊人中，特地选择他们做自己的盟友，使斯巴达人感到特别骄傲，表示乐于听从吕底亚国王的命令。

克洛伊索斯自认为准备停当后，便率军杀向卡帕多启亚。这是叙利亚人居住的地方，原是米底王国的臣属。克洛伊索斯为出师有名，打出了为米底国王报仇复国的旗号。其实，他是想把卡帕多启亚并入自己的版图，并进一步打垮居鲁士和他的军队。克洛伊索斯出师之前，吕底亚的智者桑

达尼斯曾直言进谏说：“国王啊，您所要进攻的波斯人一无所有。他们以皮制衣，以水代酒，土地荒瘠贫苦，没有任何美好华贵的东西。您即使把他们征服了，也得不到什么。如果您万一不胜，您的损失可无法估量啊！”克洛伊索斯正陶醉在预想的胜利之中，哪里能听得进去？

克洛伊索斯率军渡过哈里斯河，进入卡帕多启亚。入境后，吕底亚军队便大肆放纵起来，他们攻占城市，蹂躏土地，掠民为奴，侵占他人家园，把与他们无怨无仇的叙利亚人弄得苦不堪言，民情激愤。这时居鲁士也集结了一支军队前来迎战。沿途居民听闻吕底亚军队的暴虐，纷纷加入居鲁士的军队。双方在普铁里亚相遇，马上展开激烈的战斗。双方的伤亡都非常惨重。夜幕降临，仍未分胜负。于是双方各自收兵，回营扎寨。

克洛伊索斯回营之后，便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他的将士数量比居鲁士的少，一仗之后，胜败未分，再打也占不了多大便宜。第二天，居鲁士没来进攻。克洛伊索斯决定回师撒尔迪斯，打算按照协定取得其盟友埃及人、巴比伦人和斯巴达人的帮助。等这些援军一到，他再重新组织向波斯进攻。可是，这克洛伊索斯不懂兵贵神速，一回到撒尔迪斯，就派使者去求援兵，但让他们五个月后来撒尔迪斯集合。克洛伊索斯似乎忘记了大兵压境的居鲁士，竟把手下的士兵凡不属于本族的雇佣兵全部遣散了。

居鲁士打探到这一消息之后，决定在其重新集结军队之前进攻撒尔迪斯。居鲁士的行动完全出乎克洛伊索斯的意料。他认为在胜负未分的情况下，居鲁士不会主动向他进攻。大敌当前，吕底亚人只得仓促应战。不过在小亚细亚，吕底亚人是非常勇武好战的民族。他们善于在马上作战，马术枪术都非常高妙。所以，打败他们也绝非易事。

两军在撒尔迪斯城前的平原上摆开了战场。看到吕底亚人所列的阵势，想到他们马队的威力，居鲁士也不由心里发怵。这时，随军的米底人哈尔帕哥斯献上一计。他让把所有运输军粮物资的骆驼都集中起来，货物卸下，然后让士兵打扮成骑兵骑上去，走在最前面。其后跟步兵，步兵之后是真正的骑兵。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马是害怕骆驼的，看到骆驼或嗅到骆驼的气味就受不了，以此来破坏吕底亚人马队的威力。两军一接触，吕底亚的

骑兵队见到骆驼、闻其气味便回身逃窜。吕底亚人的优势一下化为乌有。事已至此，勇敢的吕底亚人便跳下了马来徒步和波斯人作战。双拳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吕底亚人终于抵挡不住，败回城内，坚守不出，同时派人去盟国请求紧急支援。

撒尔迪斯城池坚固，居鲁士的大军围攻了14天，仍未攻下。居鲁士正在一筹莫展，他的手下将领叙洛伊阿戴斯前来献计。原来，撒尔迪斯的一段城墙面对特莫洛斯山，非常陡峭。吕底亚人在此处防守薄弱，认为波斯人决爬不上来。但前一天，叙洛伊阿戴斯看到一个吕底亚人从绝壁上下来拾取从城上掉下来的铜盔。于是，他建议夜间由此处偷袭。是夜，叙洛伊阿戴斯带着一支突击队从悬崖处偷偷地爬了上去。等到哨兵发现，早就为时已晚。城门被打开，波斯人一拥而入。撒尔迪斯就这样被攻克了，全城遭到洗劫。

攻占城池前，居鲁士晓谕全军，一定要生擒克洛伊索斯。但波斯人没几个认识克洛伊索斯。再说克洛伊索斯有个哑巴儿子，但其他方面都很好。克洛伊索斯曾为治疗他的儿子想尽办法，最后去希腊的特尔斐神庙请示神谕，神谕说：

生而为吕底亚人的众民之王，你这非常愚蠢的克洛伊索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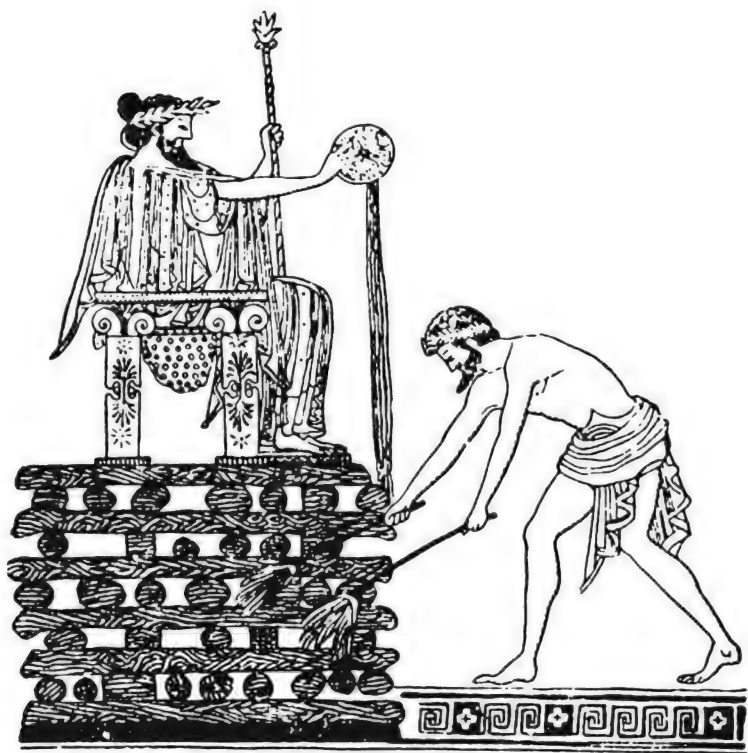
不要希望和请示在你的宫廷里听到你儿子的声音吧；

你的儿子若像先前一样的哑巴那会好得多；

你第一次听到他讲话时，那将是不幸的一天。

城池被攻陷之际，一个波斯人挺枪向克洛伊索斯冲过来。由于失败的沉重打击，克洛伊索斯心灰意冷，彻底绝望，早已置生死于不顾，根本不理睬谁来要他的命。情急之下，他的哑巴儿子竟大喊一声：“请不要杀克洛伊索斯！”从此以后，他的儿子就会讲话了。

就这样，统治吕底亚14年、坚守撒尔迪斯14天的克洛伊索斯被波斯人俘虏了。盛怒的居鲁士命人架起大堆柴火，把克洛伊索斯弄到上面，要将其烧死。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克洛伊索斯想起了先前和梭伦的谈话，不由长叹一声，连呼梭伦的名字。



火堆上的克洛伊索斯

由于希腊和小亚细亚地缘毗邻，小亚细亚沿海有许多希腊人的殖民城邦臣服于吕底亚。吕底亚人和希腊交往很为广泛、频繁。希腊本土雅典的著名政治家、哲学家、曾进行过举世闻名的“梭伦改革”的执政官梭伦，在任满后周游列国，也来到了繁荣富强、如日中天的撒尔迪斯。克洛伊索斯久闻其名，热情接待，并引导客人参观了他富丽堂皇、应有所有的宝库。之后，他得意地问梭伦：“您智慧高超，见多识广，迄今为止，您所遇到的人谁最幸福？”他原以为梭伦会说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梭伦告诉他，雅典人泰洛斯最幸福。因为他生逢其时，城邦强盛。他家道厚实，儿女满堂，享尽人生的安乐。最后，他为国捐躯，战死在沙场，又获得了国葬的殊荣。

克洛伊索斯又急切地问，除泰洛斯之外，谁最幸福。他想这回该轮到自己了吧。但梭伦说，阿尔哥斯的克里欧比斯和比顿兄弟俩最幸福。他们生活在富裕的家庭，体格健壮，曾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获奖。他们的孝行名扬于天下。有一次举行祭典，他们的母亲一定要乘牛车去参加，可牛还

在田里干活呢，于是兄弟俩把车架在自己的肩上，把母亲拉了45斯塔迪昂（约185米）的路程送到了神殿。全体来朝拜的人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们献祭并参加圣餐后，兄弟俩就睡在神殿里，再也没有醒来。阿尔哥斯人认为他俩是极为优秀的人物，就为他们立了像，尊放到神殿里。

克洛伊索斯见还轮不到自己，大为恼火。你梭伦怎么不把我的幸福放在眼里，难道我还不如一个普通人？梭伦意味深长地说：“漫长的人生容易使人体验到很不喜欢的东西。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有一个人直到幸福地结束了生命，才算得上是幸福。不管什么事情，都要看到它的结尾。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他拥有某种东西也会缺少某种东西。拥有最多的，只有保持到最后，安乐地寿终正寝，才可谓之幸福。而实际上，神往往只叫人看到幸福的影子，然后把他推向毁灭的道路。”

克洛伊索斯听罢，心里颇不以为然，认为梭伦是忽视眼前利益的大傻瓜。而今，克洛伊索斯面对着国亡家破的结局，看到眼前即将燃烧起并吞噬自己生命的烈火，不禁感慨万千，连呼梭伦的名字。

居鲁士不懂克洛伊索斯说的是什么，忙问翻译。翻译忙来到近前，询问缘由。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克洛伊索斯叙说了与梭伦的这番对话，并表示宁愿付出更大的代价，让所有国王受到教益。居鲁士听罢，颇受启发，命人赶紧把火堆上的克洛伊索斯解救下来。

克洛伊索斯定下心神，四周眺望，看到波斯人正在劫夺吕底亚人的城市，不禁感到揪心的疼痛。他问居鲁士：“国王啊，那边的大群人在忙忙碌碌地做什么？”居鲁士说：“他们正在掠夺你的城市并拿走你的财富。”克洛伊索斯说：“不是我的城市，也不是我的财富。他们正在掠夺您的财富啊！”居鲁士闻听，大为震动，急命停止抢夺，发榜安民。

居鲁士对克洛伊索斯的忠告非常赞赏，问他希望得到什么赠品。克洛伊索斯说，正因为神谕的鼓励，他才向波斯人开启战端，结果落了个如此下场。他想去责问特尔斐神庙，希腊的神对这一结果是不是感到可耻，是不是惯于干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不久，特尔斐神庙传回话来，说克洛伊索斯没有任何权利抱怨神谕的答复。当神谕告诉他如果攻打波斯人会摧毁一个大帝国的时候，如果他确实想知道神的意旨，就应该再派人来问一下这里指哪一个帝国，是居鲁士的，还是他自己的。而且，神谕中的骡子是

指居鲁士，居鲁士的父母属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身份。克洛伊索斯听后，无话可说，只得怪自己命运不好。居鲁士对克洛伊索斯照顾备至，经常让他侍立左右，出谋划策。

居鲁士征服吕底亚后，将其设置为撒尔迪斯和达斯基列亚行省。在他留下波斯驻军后，班师回到了哈马丹。居鲁士刚刚离开撒尔迪斯，他所任命的保管吕底亚人所有财富的帕克杜耶斯便公然鼓动吕底亚人叛乱。他用手中的大量黄金招募了一支军队，把撒尔迪斯的波斯驻军围了起来。居鲁士闻讯，委派他的将领米底人玛扎列斯回师吕底亚。未经交战，叛乱者即闻风而逃。玛扎列斯宣布了居鲁士的命令：任何吕底亚人均不得保存任何武器。要求他们在外衣下穿紧身衣，下身要穿半长筒靴子，教他们孩子弹琴或经营小买卖谋生，这样改变了吕底亚人的生活方式。从此他们安居乐业，再未反叛过波斯人。

不久，玛扎列斯病死，居鲁士任命米底人哈尔帕哥斯为统帅。哈尔帕哥斯率军横扫小亚细亚的希腊诸城邦，征服了爱奥尼亚人、卡里亚人、卡乌诸斯人和吕奇亚人。与此同时，居鲁士率军东征，征服了东伊朗和中亚地区。他征服了德兰吉安那、马尔吉安那、花喇子模、索格底安那、巴克特里亚、阿里亚、加德罗西亚、塞种部落、撒塔吉地区、阿拉霍西亚和犍陀罗地区。波斯帝国的东界已经达到印度北部、兴都库什山南部和锡尔河流域。居鲁士在边境修筑了七座城堡，连成一道防线。现在塔吉克共和国境内的“居鲁士城”，就系当时所筑。二百多年后，中亚的西徐亚人曾固守此城，抵御万里东征的亚历山大。

（二）巴比伦：束手待宰的羔羊

经过一番东征西讨之后，居鲁士便把目标转向了眼皮底下的巴比伦。而此时的巴比伦王国正是内斗的时候。公元前562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死后，国内两大部落加勒底人和阿拉米人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势力强大的巴比伦祭司集团也频频干政，接连废黜了三位不合己意的国王。公元前556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女婿——年已65岁的纳波尼德用武力夺得政权，登上王位。纳波尼德出身于阿拉米部落，其父是哈兰月神庙的祭司，他与巴比伦的祭司集团素无瓜葛，甚至大相异趣。纳波尼德称王以后，立

即着手进行宗教改革。他信奉阿拉米部落的月神,为之重修庙宇,强迫加沙、埃及边境、地中海沿岸、叙利亚以及直到波斯湾的百姓为此纳税和服劳役,严重冷落了巴比伦的主神马都克。巴比伦祭司对此大为不满。他还将巴比伦其他城邦的神像移到巴比伦城,以便得到众神的保佑。但崇拜别的神就是背弃马都克神,巴比伦祭司对之简直忍无可忍;各城邦的僧侣因此收入大减,对纳波尼德也是恨之入骨;各城邦的居民因其粗暴地蹂躏他们的宗教感情,加重他们的负担而极端不满;各地的贵族对于纳波尼德企图加强中央权力,削弱他们的特权也是满腹牢骚。所以,纳波尼德很快众叛亲离,四面楚歌。

巴比伦城却是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城市。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城墙是用开掘护城河时挖出的土烧成大砖再砌成的。筑城者把烧热的沥青当混凝土使用,并每隔30层砖加上一层苇席。城市是正方形,周长480斯塔迪昂。城墙的四面有100座城门,包括柱和楣全是青铜所铸,城墙有内外两重,城墙上建有箭楼和单间的房屋,中间可以跑开4匹马的战车。然而,再坚固的城池也挽救不了离心离德的巴比伦王的命运。

公元前539年春,居鲁士进军两河流域,巴比伦的库提总督乌格巴鲁投向了波斯军队。居鲁士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来到金德斯河边。该河是底格里斯河的支流,也是进攻巴比伦的必经之处。但这条河水流湍急,居鲁士的一匹白马被水流卷走。豪气冲天的居鲁士对这条暴虐的河流十分愤怒,宣布要打垮这条河的威力。大军停止前进。居鲁士把军队分成两部分,命令军队沿河两岸挖掘180道壕沟来分泄金德斯河的水。居鲁士的威吓实现了,但波斯军队为此付出了一个夏季时间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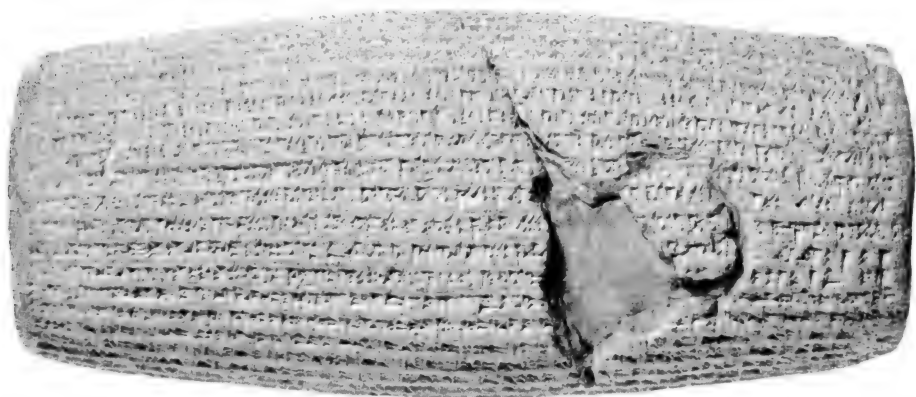
渡过金德斯河,波斯大军直逼巴比伦城下。经过一场大战之后,巴比伦人退回城内,坚守不出。他们早已准备下够吃好几年的粮食,根本不把居鲁士的围城放在心上。正在居鲁士无计可施之际,早就对国王心怀不满的巴比伦祭司集团打开城门,手持象征和平的橄榄枝欢迎居鲁士入城。亡国之君纳波尼德被俘后送往波斯,依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三) 仁政治国:万世帝王之师表

居鲁士是世界历史上口碑最好的古代君主。希罗多德称他为“慈祥的

父亲”，色诺芬视他为做人的楷模。几百年后的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后，亲往居鲁士王陵凭吊。可见，居鲁士的品格让人何等景仰。这也是与他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宽容大度的政策分不开的。征服巴比伦后，居鲁士如同对待吕底亚王克洛伊索斯一样，对巴比伦贵族一律优礼宽待。他决不以外来的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而是以本土的合法统治者自居。居鲁士的圆柱铭文说：

我，居鲁士，世界之王，伟大的王，强有力的王，巴比伦王，苏美尔阿卡德王，天下四方之王。



居鲁士圆柱

居鲁士严禁军队烧杀抢掠，明令保护社会安定，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居鲁士尊重被征服地区的宗教和传统，非常善于利用宗教传统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保护巴比伦马都克神庙的宗教庆典活动，把以前纳波尼德从各城邦集中来的诸神送回了原地，并派其子冈比西斯二世向马都克神献祭，无微不至地维护巴比伦祭司集团的利益。所以，巴比伦的祭司集团不仅大开城门，把征服者请进来，而且为居鲁士树碑立传，大肆颂扬居鲁士，称他为马都克神所选定的国王，巴比伦人民的救星。巴比伦神庙的铭文记载说：

马都克对所有已经变为一片瓦砾的居住区，对形同枯槁的苏美尔阿卡德人大发慈悲。他在各地到处寻找，在万民中仔细寻找，终于找到了一位真正的王，他亲手挑选的，完全符合心意的人，安善王居鲁士。

他促使他进军他的城市巴比伦。

以他的朋友和同伴的资格前往巴比伦。他的浩荡大军像大江之水川流不息。他使他不经任何战斗就进入巴比伦城。巴比伦、苏美尔和阿卡德所有的人民、国王和统治者都匍匐在他的跟前，吻他的脚。他们面带喜悦，欢迎他的统治。这君主力能起死回生，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由衷地赞美他，颂扬他的名字。

居鲁士不同于亚述、巴比伦诸王，他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破坏、杀戮或强制迁移的政策。他把巴比伦王强制迁移走的居民都遣返回故乡。其中，最著名的是把尼布甲尼撒二世掠夺到巴比伦来的所有犹太人一律遣返回耶路撒冷，让他们建立起一个自治的神权国家。这就是所说的释放“巴比伦之囚”。他还允许他们重修圣殿。《圣经》中保留了居鲁士遣返犹太人的古希伯来文诏令：

波斯王居鲁士元年，主实现了他借先知耶利米之口所说的话。他促使居鲁士下诏通告全国：“波斯王居鲁士诏令如下：天上的神，主已经立我为全世界的统治者，又责成我为他修建犹太耶路撒冷圣殿。愿神与你们大家，他的子民同在。你们应当去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的神、耶路撒冷的神、主的圣殿。如果他离散的子民需要帮助回国，他们的邻居应该给他们如下帮助：他们应当给他们白银、黄金、一群牲畜以及献给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品。”

阿拉米文本诏令如下：

居鲁士王元年，居鲁士王下诏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作为献祭之处。圣殿要高 27 米，宽 27 米。墙要用三层石料，再用一层木料建成。所有的经费都应当出自王库。还是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原来的地方。

当时，被遣返回乡的还有腓尼基人、埃兰人等民族。弱小的犹太人自

从被掳至巴比伦那天起，就企盼着有朝一日重返家园，修复圣殿。犹太人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传统，预言耶和華将派遣救世主弥赛亚来拯救犹太人。居鲁士让犹太人实现了重返家园、恢复故国的梦想，他们真是喜从天降。千百年来，犹太人一直把居鲁士作为犹太人的救世主“弥赛亚”世代传颂。

居鲁士的仁政赢得了巨大的威望。原属巴比伦的各城邦纷纷来到巴比伦，纳款来降。腓尼基人把他们的战船交给居鲁士，任由他调遣，使波斯水军实力大增。居鲁士把叙利亚、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并入巴比伦，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巴比伦尼亚省。居鲁士安顿完毕后，班师回到首都哈马丹。

（四）草原之争：征服者的陨落

回到首都不久，习惯于征战生活的居鲁士又坐不住了。他又计划去征服在里海东岸那片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的中亚游牧部落——马萨革太人。马萨革太人属西徐亚人的一支，他们与西徐亚人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甚至衣着都一样。马萨革太人勇敢强悍，在马背上能征善战。他们富有黄金和青铜。所有的武器都是青铜做的，所有的铠甲、马具和装饰品都是用黄金做的。他们没有铁和银，所以从来也不使用铁和银。他们的婚姻还处于初期的对偶婚状态。每个人都娶一个妻子，但他们的妻子可以和其他男子随意发生性关系。马萨革太人的男子如果有性的欲望时，就在妇女乘坐的车前挂一个箭袋。这样，他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别人不得干涉。马萨革太人的一些习俗，现今在我们看来很野蛮，很血腥。如果一个人活了很大年纪，等待他的不是寿终正寝地在床上死去，他的族人会全部集合起来，把他连同家畜一同屠杀，然后一块煮他和家畜的肉，大摆宴席，隆重庆贺。他们认为这是死者最高的幸福。如果一个人是病死的，不是被吃掉而是被埋到土里，没有一直活到被杀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不幸的事情。他们从不种植任何作物，但已经驯养家畜，并以捕鱼为生。马萨革太人崇拜太阳，用马来献祭。他们认为：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最快的太阳。对付这种原始野蛮、强悍好战的游牧民族，居鲁士自然凶多吉少。但居鲁士对胜利还是充满信心的。一是因为他曲折、传奇的生活经历，使他相信自己受诸神眷顾，天命在兹，不是凡人。二是因为他在此前的所有战争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无论是出征哪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统治者就一定

逃不出他的手心。

这时候，马萨革太的统治者是一个叫托米丽司的女王。她丈夫去世后，她即位为王。为了出师有名，居鲁士实行先礼后兵。先派人去马萨革太人那里向女王托米丽司求婚。醉翁之意不在酒，托米丽司知道居鲁士打的是她的江山社稷的主意，干脆对波斯人拒不接见。居鲁士见此计不成，就率大军开抵药杀水，公开表示要进攻马萨革太人。为了渡河作战，居鲁士命人在河上架起浮桥，并在浮桥上修筑舫楼。

托米丽司看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便派使者去见居鲁士传达她的口信：“波斯人的国王啊，不要忙着干你打算干的这件事吧，因为你不知道这事对你是不是真有好处。请满足于和平治理你自己的王国，并容忍我们治理我们所统治的人吧。可我知道，你是肯定不会听这个忠告的，因为你如果安静无事是呆不住的。如果非得和我们兵戎相见的话，你也不用费力架桥了。要么我们从药杀水向后退三日的路程，然后你率军渡河到我的国土上来作战。要么，你从药杀水后撤三日的路程，让我们渡河去你那边作战。”这马萨革太人驰骋称雄于大草原上，不把居鲁士的大军放在眼里，只想尽快投入战斗，一决胜负。

听到这个建议，居鲁士就把军中的将领、谋士召集起来，商讨对策。所有的人都赞成让托米丽司渡河过来打，只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不同意这个意见。他富有哲理地说道：“国王陛下，既然诸神把我交到您的手里，我将竭尽全力使您避免任何凶险事情的发生。人贵有自知之明，如果您自以为并非凡人，您的军队也是天兵天将的话，那您完全可以不把我的忠告放在眼里。如果您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凡人，您统率的军队也是普通人说的话，那就请您记住：人间的万事万物都像在车轮上一样，车轮的转动决定着是非、成败无不是在变动之中。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幸福下去。就目前这件事情来看，我和您的其他顾问意见不同。如果您同意让马萨革太人渡河来这边作战，那您冒的风险可就大了。可以肯定，如果马萨革太人战胜了，他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而是向您的帝国的所有地区进军，那您的帝国也就完了。如果您战胜了，战果也不如您渡河作战胜利那样大。因为在那边，如果您战胜了可以乘胜追击，扫灭其国。在这边战胜了，也只能望河兴叹，给马萨革太人喘息、恢复的机会。且不说这

些，如果您战她不胜，从她的领土退下来，无功而返，也是无法容忍的可耻之事。所以按我的想法，我们还是渡河过去，一直推进到他们所退的地方，然后再想办法制服他们。我听说，这马萨革太人原始野蛮，生活艰苦，从来没见过我们生活中使用的好东西，也从来没有吃过我们的美味佳肴。如果我们在营地给他们备下大量的醇酒美味，留下一部分老弱残兵，我们的精锐部队撤回岸来。我想，如果他们看到那些美酒珍味，会忘掉一切尽情吃喝的。等他们吃得胀胀的，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我们再回兵击之，大功就告成了。”居鲁士听罢，深以为然，决定采纳克洛伊索斯的建议。他派人回复托米丽司，要她后撤，居鲁士本人决定渡河作战。从这件事上，他也看到克洛伊索斯足智多谋，忠心耿耿，于是把王储冈比西斯托付给克洛伊索斯，让他好好辅佐幼主。同时，严命冈比西斯尊敬和厚待克洛伊索斯，并把两人送回了波斯王都。居鲁士作了上述安排之后，就率大军渡河了。

居鲁士渡河以后，照克洛伊索斯的计策行事。他把军中的老弱残兵留在营地上，自己带着精锐部队退回了药杀水。不久，马萨革太人大约三分之一的军队进攻居鲁士的营地，把留守的那部分军队消灭了。他们消灭敌人以后，看到准备好的盛宴，不由分说就坐下来大饮大嚼，开怀畅饮。酒足饭饱之后，这些马萨革太人毫无戒备地完全进入梦乡。居鲁士率军返回，把那些失去了警觉和战斗力的马萨革太人悉数捉拿，反抗者就地处死。被俘的人中，就有马萨革太人的统帅、托米丽司的独生子斯帕尔伽披塞斯。

托米丽司听到她的儿子及军队的遭遇，就派使者到居鲁士那里，对他说：“嗜血无度的居鲁士，不要因为这次胜利而得意忘形。酒是乱性的毒药。你们正是用这种毒物陷害我们，而不是在公开的战争中堂堂正正地通过战斗决一胜负。所以，你胜得并不光彩。现在，我通告你，把我的儿子送还便可以不受惩罚地离开。你已经消灭了我们三分之一的军队，也应该知足了。如果你不这样做，那我对着马萨革太人的主人太阳起誓，无论你多么嗜血如渴，我一定叫你把血喝个饱！”

居鲁士自然不会把她的这番狂话放在心上。再说斯帕尔伽披塞斯酒醉醒来之后，发现已是全军覆没，自己也被波斯人活捉，双手倒绑，不禁羞愧难当。他假装请求波斯人给他松绑，然后趁机伏剑自杀了。



居鲁士之死

托米丽司听到消息，悲愤至极，倾其全国兵力要和居鲁士决一死战。这场战斗空前惨烈。双方军队先是相互射箭。箭射完了，双方军队就猛冲下去用枪、剑等武器进行殊死拼杀。谁都要取得胜利，谁也不想退却。就这样，双方厮杀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马萨革太人获胜，大部分波斯士兵战死在战场上。托米丽司终于为儿子报了仇。她在尸体中找到了居鲁士，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放到了一只盛满人血的革囊里，恶狠狠地说：“你曾用奸计害了我儿子，现在你战败了，我们还活着。我实现了我的誓言，你的头用血泡着，就喝个痛快吧！”

另有史书记载，在双方激战中，居鲁士身负重伤，3天后死于营中。他的尸体被运回波斯，葬于故都帕萨加迪王陵。色诺芬记载，居鲁士终老于床榻之上，临终前折箭为喻，告诫他的两个儿子团结一心，不得骨肉相残。据亚历山大的部将、随从所说，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东侵波斯时，曾去凭吊居鲁士。居鲁士的遗体仍安然静躺在帕萨加迪王陵的金棺之中。居鲁士的陵墓至今仍然屹立在帕萨加迪遗址的荒丘之中，寂然无语。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斯人早逝，伟业长存。居鲁士的光辉业绩一直为后人所赞叹、景仰。在徘徊于两千多年前的遗迹中时，深思的人们会得到什么启示呢？



居鲁士陵墓

（五）时势造英雄：文明交汇视野下的波斯大帝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不断突破闭塞状态，不断走向外部世界的交往史。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总是力图把交往扩展到周围地区及至其心目中的世界。居鲁士就是人类文明交往史上的一位伟人。

时势造就英雄。从某种程度讲，时势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外部、内部交往的状况程度。波斯人历尽艰辛，逐渐移迁定居到法尔斯地区。到居鲁士时，虽然一直受外人的奴役和压迫，但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民族认同感，开始以波斯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主体来思考自己的处境。于是，居鲁士应运而生。他把尚没有形成一个紧密整体的波斯人的10个部落统一起来，形成一股足够强大的力量，然后推翻了米底人的统治。从此波斯人不仅成为了自己的主人，而且成了诸多民族的主人。仅此一功，足以名垂青史。因为这对波斯民族以后的生存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千年过去了，我们再去审视当时中东舞台上活跃着的诸多民族的时候，有哪一个民族一直繁衍生息、不断传承到今天呢？只有波斯等几个民族。简而言之，居鲁士对波斯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波斯民族在以后历史中的交往地位，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居鲁士是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开国之君。在原始点状文明交往向奴隶制区域性文明交往演进的过程中，居鲁士以军事和政权的力量，以最常见的战争交往形式，打破了各地区、各民族、各文明中心的相对闭塞的状态，冲破了地缘因素的局限，首次为疆域辽阔的帝国内部交往创造了条件。在同一个帝国境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各方面交往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各自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也应归功于居鲁士。

居鲁士是最得民心的古代君主。波斯人拥戴他自不待言。巴比伦的祭司为他歌功颂德，犹太人对他感恩戴德，腓尼基人等诚心归服。就连以后的古典作家对他也推崇备至，引为万世帝王之师表，千古做人之楷模。原因何在呢？笔者以为，居鲁士的所作所为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自觉不自觉地符合了文明交往的理性原则。

文明交往是多极主体论。各国家、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都拥有同样的发展权和地位。居鲁士在征服各民族后，不烧杀抢掠，也不强制移民，只是建立臣属的政治交往关系和纳贡的经济交往关系，承认各民族的发展权和地位。

文明交往论是互动沟通论。在历史交往中，各交往主体间是互相沟通的双向和多向交往过程。作为统治民族的波斯人，心胸开阔，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只要是他们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就拿过来变成自己的。对于那些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人来说无疑是很大的警示。

文明交往所追求的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平衡和谐，是对自身文明的自尊、欣赏，是对其他文明的尊重、宽容，乃至赞赏，是对自己文明和异己文明的深刻理解。居鲁士虽信奉祆教，但他保护巴比伦马都克神庙，遣返犹太人并下诏重修圣殿，把集中于巴比伦的诸神送回原地，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充分体现了他对异己文明的尊重和宽容，也由此赢得了千古美名。

因此，从文明交往看，居鲁士确实是空前绝后的贤明政治家。

二、子承父业：冈比西斯的统治

（一）远征埃及：一场欺骗引起的战争

公元前530年8月，居鲁士去世，其子冈比西斯二世即位。居鲁士与王后卡桑达涅生育了两个儿子：长子冈比西斯，次子巴尔迪亚。作为王储，冈比西斯从小就受到各种严格的训练，跟随父王东征西讨，学习行军打仗的本领和治国的经验。公元前538年，冈比西斯被任命为巴比伦王，并参加了巴比伦新年宗教仪式。在仪式上，冈比西斯从马都克神庙祭司手中接过象征王权的纳布神权标，他成了合法的巴比伦王。冈比西斯继承了父王居鲁士的雄心壮志，一心扩大帝国的版图。

当时统治埃及的是阿玛西斯。他是撒伊司诺姆西乌铺城人，出身平民而非贵族，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国王。原来埃及法老阿普里埃司在位时，曾派军攻打西顿，并和推罗的国王发生海战。后来又派大军去打库列涅，但吃了惨重的败仗。国人对他极为不满，认为是国王故意让他们去送死，以便可以更加安稳地统治其他的埃及人。于是，将士哗变，公然反抗国王。阿普里埃司闻风，忙派他的亲信阿玛西斯前去安抚，争取将士们的回心转意。阿玛西斯虽然出身卑微，但在军中口碑甚好。一次到军中，当他劝告将士时，一个埃及人把一顶头盔戴在他头上，说这是王权的标志。就这样，阿玛西斯被黄袍加身，并欣然接受。万般无奈，阿普里埃司只得率领自己的近卫军去平叛。毫无疑问，这种以卵击石的做法等同自取灭亡。阿普里埃司兵败被俘，尽管阿玛西斯对前国王优礼有加，但在国人强烈要求下仍然把前国王处死。

阿玛西斯非常有智谋。由于他出身低贱，埃及贵族对他甚为蔑视，不予尊重。他运用智谋让臣民心悦诚服，执礼甚恭。原来，他有一个金盆，经常用来给他的客人们洗脚。他把这个金盆打碎，铸成一尊神像，放到城里最适当的场所。于是那些埃及人便常来顶礼膜拜。阿玛西斯把臣民召集起来，宣谕他们说，欺骗他们的这座神像是用洗脚盆铸成的。君臣们曾用它洗脚、呕吐或者小便，但现在臣民却尊敬它。于是，他借题发挥说，他

以前曾是一个平常人，但现在是国王了，因此命令臣民要尊敬和重视他。

阿玛西斯勤于政事，敬奉神灵，和希腊人有着和平的友好交往。据说，阿玛西斯统治时期是埃及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灌溉了两岸的良田。良田肥沃，粮食丰收，百姓也安居乐业。但在这时，西亚突然崛起了波斯帝国，对其虎视眈眈。

冈比西斯身边有一个宫廷御医是埃及人。他向冈比西斯吹风说，埃及国王有一个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的女儿，应该娶来做妃子。冈比西斯马上派使者去埃及求婚。原来，冈比西斯听说埃及医术高超，曾向埃及国王要求一名医生。阿玛西斯千挑万选，把这个人挑中了，并强制送到波斯。这个医生离家别业，妻离子散，对国王阿玛西斯怀恨在心。出这个主意的目的在于：他知道阿玛西斯特别钟爱自己这个独生女儿，视若掌上明珠，决不情愿远嫁波斯。如果在波斯的压力下答应了，国王心里肯定不舒服。如果不答应，那他就成了波斯国王的敌人，后果不堪设想。这医生不仅会治人，还会整人。

阿玛西斯接见波斯使臣，听明来意后，心中着实烦恼。他很不情愿把女儿嫁给冈比西斯去当侍妾。冈比西斯也并不打算娶他的女儿做妻子，只是侍妾而已。但是，面对势力强大的波斯又不敢拒绝他的要求。绞尽脑汁，阿玛西斯想到了一个自认为两全其美、万无一失的办法。前国王有个女儿叫尼太提司，长得也是亭亭玉立、风情万种，是王族唯一留下来的公主。阿玛西斯把尼太提司找来，好生劝慰一番，按公主的装束打扮起来，作为自己的女儿送到波斯去了。

毕竟纸里包不住火。不久之后，当冈比西斯和尼太提司亲热拥抱，叫她阿玛西斯女儿的名字时，尼太提司便把真相全抖了出来。冈比西斯听罢，怒火中烧，当下决定进军埃及。

要出征埃及，必须经过叙利亚和埃及之间那片干燥无水的荒芜沙漠。为此，冈比西斯采纳了别人的建议，去向当地的阿拉伯人请教。阿拉伯人和波斯的使臣结盟之后，立刻想出了下面的办法：他们把水装到骆驼的皮囊里，再叫他们所有的骆驼驮着这些水囊，带到无水的沙漠地带，等候冈比西斯的军队。

公元前 525 年，冈比西斯在阿拉伯人的帮助下通过了西奈沙漠，开到



冈比西斯俘获埃及法老

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这时，阿玛西斯已死，其子普撒美尼托斯继承了王位。军队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埃及人溃败下来。随后，埃及首都孟斐斯城投降，埃及国王普撒美尼托斯被俘。

冈比西斯是位性格暴躁、刚愎自用的人。他一反其父居鲁士仁慈宽容的做法，对被俘的埃及国王不是礼遇，而是羞辱。冈比西斯让普撒美尼托斯同其他埃及人一同坐在城外以表示对他的轻蔑。国王的女儿被迫穿上奴隶的衣服和其他贵族的女儿一起去扛着水袋打水。这些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手不提篮、肩不挑担的小姐们哪受过这种苦楚？不禁悲痛难忍，哭声震天。当这些女孩子悲泣着从她们父亲的面前走过时，那些昔日的王公贵族也无可奈何，也以悲号相应。一时间，哭声一片。唯独那亡国之君普撒美尼托斯没有哭，低头不语。接着，国王的儿子和两千多名和他年纪相仿的埃及人被送上刑场，也从他们跟前经过。在生离死别之前，埃及人更是放开喉咙大哭，只哭得日月无光、风云变色，连那波斯士兵也为之动容。可普撒美尼托斯依然是心如死灰，面如槁木，毫无反应。这时，他突然看到一个过去经常在一起饮酒作乐、而现在已经一无所有沦为乞丐的伙伴，正在向波斯士兵行乞。这时普撒美尼托斯终于有了反应，放声大哭起来，拍打着自己的脑袋呼叫着那个乞丐的名字。旁边的哨兵把这事禀报给冈比

西斯。冈比西斯对埃及法老的举动感到特别惊讶，就派人去询问他，他的女儿受苦，他的儿子受死时，他没反应，为什么现在看到一个乞丐就大放悲声。普撒美尼托斯回答说，儿女的遭遇，使他的痛苦已经超过了哭泣的程度。现在看到他昔日的伙伴在行乞，为一个失去幸福和财富、濒临老境又去行乞的不幸遭遇的人，引发了同情之心。

随军远征埃及的克洛伊索斯触景生情，联想自己，也不禁流下两行心酸的眼泪。在场的波斯人也被感染，同情心被激发出来，也陪着掉下眼泪。冈比西斯也动了恻隐之心，命令把国王的儿子从法场解救回来。可是为时已晚，那小伙子被第一个砍了头。

但是，普撒美尼托斯总算保住了性命，从此再也没有受到任何虐待。按照波斯对被征服地区的处置惯例，他还是有希望重新成为埃及国王的。然而，普撒美尼托斯并不安分，而是煽动埃及人起来造反。这消息传到冈比西斯那里的时候，普撒美尼托斯便被迫喝牛血而死。

冈比西斯对阿玛西斯的欺骗一直耿耿于怀。尽管他已经死了，也决不放过。在从孟斐斯城向撒伊司城进军的过程中，冈比西斯进入阿玛西斯的王宫，打开阿玛西斯的陵墓，把他的木乃伊拖出来，先鞭尸，然后拔掉头发，用棒子击打，用各种办法侮辱尸体。干腻了之后，冈比西斯下令把阿玛西斯的木乃伊烧掉。这一下干了件犯忌的大事。波斯人信奉祆教，也叫拜火教，奉火为神，对之特别尊敬。波斯人死后，一般实行天葬，即人死后把尸体放到荒野，任由鸟兽吞食，然后把剩下的遗骸收集到石壶中埋藏。用火焚烧尸体，对波斯人来说是万万不可的事情，他们认为火化意味着把尸体给神，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对埃及人来说，自古以来，他们就形成了特别的丧葬习俗。远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把死者埋于地下。由于埃及特殊的自然条件，死者的遗体被埋藏后，尸体上腐坏的液体被干燥的沙漠所吸收而出现脱水现象，最后变成了干尸。这种古老的埋藏习惯又影响了埃及人的信仰，以至形成了只要保住尸体，死人的灵魂就可以永远保存在尸体中，并永久地生活下去的来世观。从早王朝和古王国时代开始，人们开始制作木乃伊，并为国王建造存放木乃伊的金字塔。埃及人还认为火是一个活的野兽，它吞食能捕捉到的一切东西。在它吃饱时，就和它所吃的东西一块死掉了。所以，冈比西斯的这种做法遭到两个民族传统的反对和恶毒的诅咒。

公元前 525 年夏季，波斯人占领了埃及全境。随后，利比亚人、昔兰尼人加入，巴尔卡人也自动来降，向冈比西斯进贡了礼物。是年 8 月，冈比西斯正式号称埃及法老。从此一直到公元前 450 年，是波斯第一次统治埃及时期，历史上称为埃及第二十七王朝。战争结束后，冈比西斯下令军队停止抢劫，离开神庙，并且赔偿了神庙的损失，正常的经济生活得以恢复。为赢得埃及人的支持，冈比西斯重用埃及贵族，尊重埃及宗教和风俗，向埃及神祇致敬献礼。但是他的个性以及他患的癫痫病严重地影响了这些政策的实施。

（二）癫狂成性：冲动果然是魔鬼

攻占埃及后，冈比西斯便着手准备下一次的征服计划。这次目标是埃及以南的努比亚和利比亚沙漠中的阿蒙绿洲。据说，努比亚人是当时全人类最魁梧、最漂亮、最长寿的人。按他们的风俗习惯，国人中只有最魁梧而且拥有与身材相宜体力的人才资格当选国王。他们吃煮肉，喝奶乳，国土泉水甘美，富有黄金。进攻努比亚之前，冈比西斯派了一批间谍假扮使者去探听努比亚人的虚实。努比亚人的国王知道这些所谓使者的真实来意，让他们捎信给冈比西斯说：“努比亚人的国王忠告波斯人的国王等波斯人能够像我这样轻易地拉开这样大的一张弓的时候，再以优势的兵力来攻打我们吧。”说完，把这张大弓交给了来访的波斯人。

间谍们返回以后，如实地向冈比西斯禀报了努比亚人的情况。冈比西斯听后十分震怒，即刻率兵进军努比亚。这种未经冷静思考而仓促作出的冲动命令害苦了波斯军队。由于没有足够的军粮准备和供应，还未走到五分之一路程的时候军队就把粮食吃光了。于是军士们就开始吃军中的马匹、驮兽，直到一个不剩。这种情况下，冈比西斯若稍加思考，就应该决定返兵了。但是他一味猛进，驮兽吃光了，就开始吃草。到了沙漠什么也没有了，就发生了这种事：军队中 10 个士兵当中抽签选出一个来给大家吃掉。冈比西斯听到这种事情，害怕自己的军队变成吃人生番，才放弃进攻努比亚，下令撤军。这次出征不仅无功而返，而且损失了许多军队。本来脾气暴躁的冈比西斯，更容易发怒了。

冈比西斯出兵努比亚之时，曾专门拨出一支军队由向导带领着从底比

斯出发攻打阿蒙人。但是，这支军队既没有到达阿蒙人那里，也没有返回埃及，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按阿蒙人的说法：当波斯军队正行进在进攻阿蒙人的途中时，一场狂暴的风沙把他们就地埋了起来。

冈比西斯狼狽地回到孟斐斯的时候，正巧该地出现了一只神牛阿庇斯。埃及人穿上盛装隆重地举行祝祭活动。不明真相而又神经过敏的冈比西斯认定埃及人对他的不幸遭遇感到幸灾乐祸，于是把当地的领袖们召来，问他们为什么在他损兵折将、无功而返之后，他们竟会有这样的举动。人们告诉他说，每隔很久才会出现一次的一位神现在出现了，所以举国欢庆，以示祝贺。冈比西斯以为这些人在撒谎，竟下令处死了这些人。随后，他又把孟斐斯的祭司们召来讯问。当祭司们的回答和先前一样时，冈比西斯即刻命令祭司们把神牛带来。神牛被带来了，是一个具有某些特征的小牛犊。埃及人认为，阿庇斯神牛是由于母牛受到天光的照耀怀孕而生的。它是黑色的，前额有一个四方形的白斑，背上有一个像鹰似的东西，尾巴上的毛是双股的，舌头下面有一个甲虫状的东西。

阿庇斯被牵领进来了。看到所谓的神牛只是一个小牛犊，冈比西斯不由火气更大。不就是一只普通的小牛犊，竟让埃及人为之举国庆贺，对我的遭遇熟视无睹？冈比西斯丝毫不顾及埃及人的宗教信仰、传统和感情，竟拔出剑向牛犊刺去。没有刺中腹部，只是神牛的腿部受伤了。冈比西斯冷笑着对祭司们说：“你们这群傻瓜，这个一剑刺中、流血不止的动物就是你们的神吗？你们也只配拥有这样的神！”冈比西斯下令把祭司们痛打一顿，取消任何庆祝活动。由于腿部受伤，神牛很快就死了，祭司们偷偷地把它埋掉了。因为这个缘故，冈比西斯受到埃及人的敌视和诅咒。

冈比西斯的暴怒、缺乏理智越来越严重，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冈比西斯的亲弟弟巴尔迪亚本来和他同征埃及，与他并肩浴血奋战。但是，出于嫉妒，冈比西斯把弟弟送回波斯去了。因为在进攻努比亚之前，努比亚人让间谍捎回来的那张弓，除巴尔迪亚能拉开外，没有任何人拉得动。冈比西斯有一次梦见波斯来了一名使者，说巴尔迪亚已经登上王位，而他的头一直触着上天。醒来后，冈比西斯担心他的弟弟当了国王，就派他的亲信普列克撒司佩斯回到波斯，把巴尔迪亚暗杀了。按大流士铭文的说法，在出征埃及之前，巴尔迪亚就被害了。

冈比西斯情绪一直不稳定。此后不久，他又因一时暴怒杀了他的皇后，也是自己的亲妹妹。按希罗多德的记载，在这之前，据说波斯还没有娶自己的姐妹为妻的风俗。冈比西斯既然看上了自己的妹妹，但又不合惯例，于是把王宫的法官召来咨询。法官给了一个圆滑的答复：按波斯的法律，还没有娶自己的姐妹为妻的先例。但是，他们又找到另一条法律，即波斯国王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这样，他们既没有因害怕冈比西斯而破坏法律，也没有因维护法律而丢掉性命。既然君权至上，可以为所欲为，冈比西斯就不顾一切地娶了自己的两个妹妹。他把其中一个带到了埃及。事实上，波斯人的内婚制受埃兰人的影响早已有之。自从冈比西斯杀了巴尔迪亚后，冈比西斯的皇后时常想念自己的另一个亲兄弟，终日长吁短叹，以泪洗面。有一天，夫妇俩坐在桌子旁，皇后拿了一棵莴苣，把它的叶子掰下来，然后问他的丈夫喜欢什么样的莴苣，带叶子的，还是不带叶子的。冈比西斯说他喜欢带叶子的，皇后便说：“可是你把居鲁士的一家弄得光光的，和这棵莴苣一样。”冈比西斯听了这话，十分恼怒，对着皇后拳打脚踢。怀孕的皇后因为他的伤害流产而死。

冈比西斯疯狂、暴虐、丧失理智的行动愈演愈烈。普列克撒司佩斯是冈比西斯最尊重、最信任的人，担任着传奏官的重要责任，他的儿子也在冈比西斯的宫廷里担任非常尊荣的行觞官的职务。但是，伴君如伴虎，对冈比西斯来说，更是如此。稍有不慎，触动了冈比西斯那极端过敏的神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有一次，冈比西斯问普列克撒司佩斯：“波斯人认为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都谈论我一些什么话？”普列克撒司佩斯说：“陛下，他们称颂您的一切，只是说您嗜酒太过了。”哪怕是一点点过失，冈比西斯也是无法容忍的。他恼怒地说：“如果波斯人认为我嗜酒过度，那他们以前说的是谎话？”原来，在这以前，有一次冈比西斯问他的几位波斯大臣，自己和父王居鲁士比起来，到底如何。这些大臣一致回答说，冈比西斯比他的父亲要好，因为他不仅取得了居鲁士的全部领土，而且还取得了埃及和大海。在场的克洛伊索斯提出另一种看法说：“在我看来，您还比不上您的父亲先王居鲁士大帝。因为您还没有像您父亲那样，有像您这样的一个儿子。”冈比西斯当时听了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现在居然还有人说自己嗜酒，真是怒不可遏。他说：“现在我要判定一下，那些波斯人是说谎话还

是真话。现在你的儿子在门外，如果我一箭射去，射中他的心脏，那波斯人就错了。如果我射偏了，那他们就说对了，我丧失了理智。”说罢，冈比西斯弯弓搭箭，向着门外并不知情的男孩射去。这一箭正中男孩的左心房，男孩子应声倒地，当即毙命。冈比西斯狂笑道：“怎么样？很明显，我很清醒。波斯人丧失了理智。世界上还有谁射得这么准确吗？”普列克撒司佩斯看到冈比西斯已完全丧失理智，害怕自己丢了性命，赶忙回答说：“陛下，我认为神也不能射得这么准。”

目空一切、怀疑一切的冈比西斯的癫狂越来越严重。有12个波斯的知名人士因为微不足道的小过失被冈比西斯抓了起来，而且把他们头朝下活埋了。受居鲁士之遗命辅佐冈比西斯的克洛伊索斯看在眼里，觉得应该进谏忠言了。他对冈比西斯说：“陛下，请您克制少年的盛气和激情。谨慎是真正智慧，宽容是最大的美德。不要因微不足道的过失而处死国人。否则，波斯人会背叛您的。”哪知道，冈比西斯根本不买他的账，气愤地对他说：“你还敢向我说这等话？你治理国家好像蛮有办法，结果亡了国。你向父王建议渡过药杀水作战，结果导致父王战死疆场。看我今天不收拾你！”说着，冈比西斯拿出弓箭来就要射死克洛伊索斯。克洛伊索斯见状，撒腿跑了出去。冈比西斯下令侍卫把克洛伊索斯捉住杀死。可侍卫们知道冈比西斯反复无常的脾气，就偷偷地把克洛伊索斯藏了起来。后来，冈比西斯说要见克洛伊索斯。侍卫们暗自庆幸，冈比西斯想念的克洛伊索斯还活着，冈比西斯一方面高兴地看到克洛伊索斯还活着，另一方面把那些庇护克洛伊索斯的侍卫统统杀死了。冈比西斯还做了许多类似疯狂的事情：他在孟斐斯的时候，曾打开那里的古墓检验里面的尸体。当地人认为这种举动打扰了墓主的安息，侮辱了墓主及其活着的后人。冈比西斯还随心所欲地进入祭司才能进入的神殿，放肆地戏弄、焚烧神庙中的神像，肆无忌惮地取笑其他民族的风俗。虽说不上无恶不作，却也是暴虐至极、荒唐透顶了。

（三）意外身亡：自作孽，不可活

正当冈比西斯在埃及胡作非为的时候，波斯本土发生了政治大地震。一个叫高墨塔的祆教僧侣，利用他在宫廷工作多年，对其内幕了如指掌的有利条件，假冒自己是冈比西斯国王的弟弟巴尔迪亚，篡位称王。篡位的

高墨塔派使者到各地宣布命令，从此以后，波斯帝国的臣民要听命于在波斯的“巴尔迪亚”的命令了。

冈比西斯听到帝国腹地发生了政变，王弟巴尔迪亚夺取了王位，不由得气急败坏。他马上把普列克撒司佩斯召来，问他是否按自己的命令亲手杀死了巴尔迪亚。普列克撒司佩斯信誓旦旦地说，他的确亲手杀死了巴尔迪亚，并亲自把他埋掉。除非死者复活，那个自称国王的决不是王弟巴尔迪亚。篡位者可能是冈比西斯委托掌管家务的祆教祭司。冈比西斯心里明白了，他立即召集军队打回波斯去夺回王位。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冈比西斯翻身上马的那一刻，他的腰刀的刀鞘扣松开了，锋利的刀刃一下刺到冈比西斯的大腿上。据埃及人说，刚好是冈比西斯刺到神牛阿庇斯的那个位置。由于天气炎热，又没有消毒措施，冈比西斯的伤口很快感染发炎，脓血不止地腐烂起来。冈比西斯自知不起，临终前召集随身的波斯显贵，嘱咐说：“我现在不得不把一件我认为最秘密的事告诉你们了。我在埃及的时候，曾梦见波斯来了一个使者，说巴尔迪亚已经登上了王位，而且他的头一直触到天上去。我害怕我的兄弟从我手中把统治权夺走，就派人把他杀害了。现在看来，我是多么愚蠢，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本来我以为，从此就可高枕无忧了，可还是失去了王位。但是那做国王的决不是巴尔迪亚，而是我的家庭内务总管。我以王族诸神起誓，命令你们，特别是阿黑门尼德家族的人，一定要把主权夺回来。无论用策略还是暴力都没关系。如果你们这样做了，我祝愿你们生活富裕、多子多孙，永享自由。如果你们不这样做，那我就诅咒你们事事不顺，最后落个和我一样的下场。”不久，冈比西斯就自取灭亡，呜呼哀哉了。

综观冈比西斯的一生及其短暂的7年统治，确实是不幸的悲剧人物。本来乘其父王之余威，纵使不去开疆拓土，做守成的君主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然而，他却最终落了个身死埃及的下场。诚然，他的个人生理、心理因素，对他的悲剧性命运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傲慢性格也是由来已久。当他被任命为巴比伦王，参加巴比伦祭祀宗教仪式时，他竟然身穿埃及式华丽的服装，手持长矛，腰挎箭袋，对马都克神大为不敬。好在当时居鲁士仍在，他还不敢为所欲为，于是听从了祭司的规劝，把箭袋取下，把长矛放下，才得以参加庆典和献祭。也可能因此之故，冈比西斯被任命

为巴比伦王不久，就被其父居鲁士免职。他的癫痫病的频繁发作，肯定对他的精神状态乃至决策都有影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鲁士到10岁前，在奴隶的抚育之下长大，多少知道生活的艰苦，对人生别有一番深刻的体验。冈比西斯生自宫廷，由其光辉四射的父王罩着，自然容易养成自大任性的习惯。但是，作为一国之君，这可是致命的缺点。

冈比西斯与其父居鲁士最大的区别在于交往理性的差别。居鲁士虽然也东征西讨，攻城略地建立起了大帝国，但是他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破坏、杀戮或强制移民。他尊重各地的宗教传统，善待各地上层分子。他释巴比伦之囚，复耶和华圣殿，保护巴比伦神庙，礼遇吕底亚王克洛伊索斯，不征收过分繁重的赋税，允许各族实行自治，所以得到各族景仰，万邦拥戴。但冈比西斯只占了埃及，就杀神牛、毁神庙、焚神像，取消宗教节日，肆意拿外民族的传统风俗取乐。对异己文明没有丝毫的理解、宽容和尊重，事事反其道而行之。即使对本族人，冈比西斯也是动辄大开杀戒，弄得人人噤若寒蝉、朝不保夕。最后，众叛亲离，自取灭亡也是情理中事。

由是观之，交往规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冈比西斯自取其咎，理固宜然。

三、后院起火：高墨塔政变

（一）东窗事发：没有耳朵的篡位者

公元前522年3月11日，在波斯宫廷担任总管的米底穆护（也译作麻葛，旧译为玛哥斯僧，是祆教祭司，在古代伊朗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高墨塔乘冈比西斯久留埃及、远征努比亚失利之际，发动政变，自称是冈比西斯的弟弟巴尔迪亚。由于冈比西斯秘密暗杀巴尔迪亚的事不为大众所知，他们以为真是冈比西斯的弟弟、居鲁士的儿子巴尔迪亚。于是，广大臣民，波斯、米底以及其他地区都背叛了暴虐的冈比西斯，倒向高墨塔一边。

虽然冈比西斯临终前说出了事实的真相，即巴尔迪亚已被他派人杀死，那假冒国王的是穆护高墨塔，但在场的波斯人心里一点也不相信，他们认为冈比西斯是打算用巴尔迪亚的死亡来欺骗他们，以便把整个波斯都卷入

对巴尔迪亚的战争。所以，他们相信做了国王的就是居鲁士的儿子巴尔迪亚。冈比西斯派去暗害巴尔迪亚的普列克撒司佩斯现在也矢口否认他曾杀死巴尔迪亚，因为杀死居鲁士的儿子可是株连九族般的重罪。

因为所有王国境内的臣民都承认了他的国王地位，也没有人对他的权威提出质疑和挑战，所以高墨塔放手统治了7个月。为了取悦民心，争得支持，他下令免除全国各地3年的赋税和兵役。这一措施深得百姓拥戴。他废除各地氏族庙宇，推行祆教信仰，统一宗教祭祀。这一措施意味着摧毁控制民众的氏族寺庙势力，瓦解氏族残余组织，打击地方氏族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高墨塔为了恢复米底的地位，加强米底贵族的社会经济地位，还打击了波斯等地贵族，进行了部分移民调整。高墨塔的几番举措，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那些利益有损的贵族自然心生不满，只是暂时敢怒不敢言。

高墨塔本来是假冒巴尔迪亚才得到举国拥戴的，自然小心翼翼，担心万一露出破绽，不仅前功尽弃，而且性命难保。这位“巴尔迪亚”即位以后，深居简出，从不离开他的城堡。既不召见任何有名望的波斯贵族，也绝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弄得首都的贵族们个个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纳闷归纳闷，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稀里糊涂混下去。

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在高墨塔统治第八个月的时候，有个波斯贵族——冈比西斯王妃帕伊杜美的父亲欧塔涅斯对国王产生了怀疑。再说，高墨塔即了王位后，冈比西斯后宫的嫔妃他也悉数接管，每晚都从妃子中挑一个伴宿。于是，欧塔涅斯捎信问女儿说，晚上和她同床的是不是居鲁士的儿子巴尔迪亚。帕伊杜美回信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居鲁士的儿子巴尔迪亚，所以她也不知道和她同床的人是谁。欧塔涅斯又给女儿送去第二封信，既然她不认识居鲁士的儿子巴尔迪亚，就让她去问居鲁士的女儿，也是冈比西斯妃子的阿托撒，因为她一定认识她的亲兄弟。帕伊杜美在第二封回信中说，她见不着阿托撒，也看不到他家中的任何其他妇女。因为不管这个人是谁，在他做了国王之后，立刻把后宫的嫔妃分散到各自指定的地方居住，彼此不相往来，不通信息。欧塔涅斯得到信后，心中更是生疑，马上又给女儿去了第三封信。欧塔涅斯告诉女儿，他现在怀疑那人不是巴尔迪亚而是穆护高墨塔。因为这高墨塔既是宫廷总管，又和

巴尔迪亚长得极为相像，完全有可能冒充巴尔迪亚。但是，这个高墨塔早在居鲁士在位时就因为一次重大过失被割去了耳朵。所以，欧塔涅斯再三叮嘱女儿，为了自己高贵的出身，为了神圣的波斯王位，一定要把这事搞个水落石出。具体做法是，等到她伴宿时，趁他熟睡之际，摸一摸他是不是有耳朵。如果没有耳朵，那肯定就是穆护高墨塔。于是，等到帕伊杜美伴宿之夜，她按父亲的吩咐照办，果然发现那人是没有耳朵的穆护。

欧塔涅斯闻风，深感震惊，也觉得事关重大，必须谨慎从事。于是，他把两位他认为最可靠而地位极高的阿司帕提涅斯和戈布里亚斯请来，在密室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实际上，这两个人也是早已产生了怀疑，只是不敢确定。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决定积蓄力量，以便采取行动。他们每一个人再找一个最可信任的人加入他们的同盟。最后共有7个人：欧塔涅斯、戈布里亚斯、阿司帕提涅斯、普塔普列涅司、美伽巴佐斯、叙达尔涅斯以及后来的大流士。

大流士是王族，他的父亲叙司塔司佩斯是波斯行省的总督，也是冈比西斯的堂兄。早在居鲁士率军征讨马萨革太人之际，居鲁士就曾做过这样一个梦：他梦见大流士的肩头上长出了翅膀，一只翅膀遮住了亚细亚，另一只翅膀遮住了欧罗巴。那时候，大流士尚不到上阵的年龄，还在后方的波斯呢。居鲁士醒来后，马上把大流士的父亲召来，告诉他：“叙司塔司佩斯，我发现你的儿子正在阴谋推翻我，谋取我的王位。诸神预先在梦里告诉了我。因此你尽快回去，等我征服了马萨革太人之后，我再仔细询问他。”叙司塔司佩斯吓了一跳，坦诚地表白说：“陛下，上天不会允许任何活着的波斯人对您有二心。您使被奴役的波斯人变成了自由的人，是您使臣服于别人的波斯人变成了统治者。如果我的儿子阴谋反对您，那我就把他交给您，任您处理好了。”说毕，叙司塔司佩斯就赶忙回到波斯，把儿子监视起来。后来，居鲁士战死沙场，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大流士虽然年轻，却是一个有勇有谋、堪当大器的人。

七个波斯贵族聚在一起，进行了密谋。大流士年轻气盛，主张立即动手。他说：“我原以为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国王不是巴尔迪亚，而是穆护。我来这里的目地，就是要设法铲除他的。既然大家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们就一块动手吧。事不宜迟，久则生变。”欧塔涅斯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

主张集合更多的人，有了足够的力量，再动手不迟。大流士对他们晓之以利害，明确指出：兵贵神速，乘其不备，出其不意，才能克敌制胜。如果一味地积蓄力量，延续时机，一旦有风吹草动，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这些人恐怕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欧塔涅斯忧心忡忡地指出，宫廷守卫极为严密，如何破坏守卫们这一关呢？大流士不以为然，认为作为他们这样有身份的贵族，通过岗哨还是很容易的。那些宫廷守卫出于畏惧和尊敬，不会不让他们进去。关键是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理直气壮地闯进宫去。大流士虽然年纪轻轻，但深通权谋之道。诚实、不说谎话是波斯人最看重的道德品质。大流士开导这些波斯贵族说，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说谎话的。因为不管是说谎，还是说真话，目标只有一个：铲除那个假冒巴尔迪亚的米底穆护。大流士刚从波斯来到苏撒，便有一个最好的借口，就说他的父亲、波斯总督叙司塔司佩斯有口信捎给国王。这是很容易混过关的。贵族戈布里亚斯完全赞成大流士的建议，强调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波斯人被一个米底穆护、一个没耳朵的篡位者统治着，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何况冈比西斯临终前说，如果波斯人不试图把王位夺回的话，波斯人就要受到诅咒。最后，戈布里亚斯表示完全同意大流士的计划。于是，大家也一致同意，把这事定了下来。

正当大流士等结党密谋之际，高墨塔也在招兵买马，拉拢亲信。他首先决定把普列克撒司佩斯笼络为私党。因为他的儿子是被冈比西斯亲手射死的，而且也是他受冈比西斯之密令杀死了巴尔迪亚，也只有他确实知道巴尔迪亚已经死了。何况普列克撒司佩斯在波斯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如果他站在自己一边，将会大大壮大自己的势力。于是，高墨塔就把普列克撒司佩斯召来。首先要他作出保证并发誓不把事情的真相说出去。高墨塔同时许诺把任何东西都可以大量送给他，同享荣华富贵。普列克撒司佩斯当时表示同意。高墨塔又给他提了第二条建议，说他们要在宫墙前面召集波斯人开个大会，要他到城楼上去，宣布并作证说国王就是巴尔迪亚，让国人不要胡乱猜测。高墨塔信任了他，因为他常常断言巴尔迪亚还活着，并且否认受冈比西斯派遣杀害巴尔迪亚的事。

普列克撒司佩斯站在城楼上，面对下面黑压压的波斯人时，早把高墨塔的要求和嘱托抛到九霄云外。他从王朝的始祖阿黑门涅斯开始，历数王

族的家谱。说到居鲁士时，他高度赞扬了居鲁士的丰功伟绩，以及他对波斯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随后，话锋一转，普列克撒司佩斯便把真相揭露出来。他说，是把真相讲给大家听的时候了。他之所以一直隐瞒，是因为他没有机会让大家听到。他向波斯人表白说：“我是在冈比西斯的逼迫之下才把居鲁士的儿子巴尔迪亚杀死的。现在统治你们的不是巴尔迪亚，而是宫廷总管——米底穆护高墨塔。”接着，他号召波斯人把王位夺回来，否则，将受到他最恶毒的诅咒。说完，普列克撒司佩斯纵身从城楼上跳下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普列克撒司佩斯的所作所为引起一片混乱，人们议论纷纷，不知何去何从。高墨塔见形势不妙，觉得留在京城凶多吉少，就转移到米底的西卡亚乌瓦提什宫，思考如何应付当前的形势。

大流士等人对这事的发生并不知晓，他们在半路上，听到了这个消息。欧塔涅斯几个人主张等等看，不要趁这个混乱的时候进攻。大流士几个人则主张一鼓作气，毫无迟疑地去做早已确定的事情。据说，正当他们争论不休之时，看到七对鹰在追赶两对秃鹰，抓落它们的羽毛并把它们的身体撕裂了。看到这种景象，在鹰的兆示下，他们决定按大流士的意见，杀奔高墨塔所在的行宫。

他们的行动基本顺利。守卫者因为他们是波斯人中的显贵，丝毫没有怀疑他们有阴谋，未经盘问就领他们进去了。当时宫中正在举行一个宗教节目，庆祝的人们也疏于防范，这7个人很容易就把高墨塔及其主要追随者杀死了。时值公元前522年9月25日，高墨塔称王仅7个月。此后，大流士夺得王位。从此，波斯帝国便进入极盛时期。

（二）各执一词：高墨塔身份之谜

千百年来，高墨塔政变一直是历史上布满疑云的一段公案。有的说高墨塔本人就是巴尔迪亚，而不是高墨塔。有的则持相反的意见。从20世纪50年代的奥姆斯特德到当代著名波斯专家李铁匠教授均认为是巴尔迪亚搞政变，只不过被篡位的大流士指鹿为马。李铁匠先生有以下看法：

第一，根据《贝希斯敦铭文》记载，冈比西斯确实有个亲兄弟，名叫巴尔迪亚。冈比西斯远征埃及之前就秘密处决了他。事情机密，无人知晓。

因此，当冈比西斯停留埃及、远征努比亚失利之际，伪巴尔迪亚利用人民不知内情之机发动了政变。所以李从“卡拉”的真实含义入手，指出卡拉不仅包括一般的自由民和贵族，也包括以阿托撒为首的宗室贵族和各地高官显要，并推断他们参与政变。李教授还指出，从巴尔迪亚被杀到高墨塔假相被揭露，长达4年之久。根据巴尔迪亚的身份，要把这消息隐瞒这么长时间既不可能，也不需要。之所以不可能，因为阿托撒既是冈比西斯与巴尔迪亚的亲姐妹，又是二者的妻子，她不可能不知道巴尔迪亚的真伪。

第二，如果政变领导人确如大流士所言，是用欺骗手段篡夺王权的，那么，冈比西斯回国后，那些受蒙蔽的卡拉就必然会反戈一击。如果政变领导人确实是伪巴尔迪亚，冈比西斯从一开始就绝不会放过这一点，以争取各地支持。所以，李教授认为，真伪巴尔迪亚问题是大流士一伙结成阴谋集团，并将夺权计划付诸实行的前后才出现的。伪巴尔迪亚说是大流士为弑君篡位的行为进行辩护而故意捏造的谎言。

第三，李铁匠先生指出，《铭文》问世不久，就有人反对“伪巴尔迪亚说”，这就是《波斯人》的作者埃斯库罗斯。剧本在谈到这次政变时说：

第四个继位统治人民的是居鲁士之子，
第五个继位的是马尔多斯，
他是他的祖国和古老王位的耻辱。
勇敢的阿尔塔弗里涅斯纠集同谋，
用奸计在宫中诛了这马尔多斯，
这也是他们的本分。
第六位君王是马拉维斯，
第七位君主是阿尔塔弗里涅斯，
然后是我拈着了阄，
登上了王位。

奥姆斯特德根据《波斯人》的记载指出：埃斯库罗斯并没有把马尔多斯（即伪巴尔迪亚）看成是篡位者，而是把他视为君主。因为埃斯库罗斯反对并谴责阿尔塔弗里涅斯一伙“用奸计”杀害了马尔多斯。

第四，李铁匠先生指出，根据希罗多德与克铁西阿斯的记载，他们都说伪巴尔迪亚之所以长期不被人识破的原因是真伪巴尔迪亚的名字与相貌完全一样，以至于连巴尔迪亚的生母、姐妹和妻妾都分不出来。由此，李铁匠先生推论，透过这些貌似荒唐的记载，从反面证明了真伪巴尔迪亚本来就是一个人。只是由于大流士为了替自己篡夺王权进行辩护，才把他硬说成是两个人。

第五，李铁匠先生指出，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这次政变的罪魁祸首是穆护两兄弟：哥哥叫帕提截铁斯，是政变的主谋；弟弟叫巴尔迪亚，是被其兄鼓动起来参与政变的。现在国外史家普遍认为，希罗多德所谓帕提截铁斯不是人名，而是官职名称，其本义为“宫廷监督”或“宫廷总管”。因此，希罗多德所说的穆护两兄弟，实际上是一个人，即宫廷总管巴尔迪亚。据文献记载，波斯宫廷中的穆护不过是管理粮米用度的小吏，不会拥有主宰一切宫廷事务的权力。

第六，李铁匠先生指出：据希罗多德所说，阿黑门尼德诸王御驾亲征之前，都必须按照波斯人的法律，在出征前宣布一个人为其王位继承者。由居鲁士、大流士和薛西斯在远征前宣布了自己的王位继承人或代理人，可知希罗多德所说的这条法律确实存在。而且，有权力担任这种职务的人，都必须是阿黑门尼德宗室男性成员。由此，李先生推断：冈比西斯在远征埃及前，即使没有宣布一位男性宗室成员为其王位继承人，至少也委托了一位男性宗室成员代其主持后方。而当时有资格担此重任者只有巴尔迪亚一人。李先生进而推断：冈比西斯在远征埃及之前，确实已将其弟巴尔迪亚从外省调回首都，委以后方大事。其官职为“宫廷总管”或“宫廷监督”。当冈比西斯在埃及出师不利，百姓苦不堪言，人们“心怀异志”、“恶行到处蔓延”之时，为挽救帝国免遭瓦解，由巴尔迪亚出面领导政变，宣布革除冈比西斯之暴政，是势不可免、自然而然的。

第七，李铁匠先生还认为，居鲁士长女阿托撒是这次政变的关键人物。她曾是冈比西斯、巴尔迪亚和大流士三人的妻子。由于阿托撒对遭冈比西斯遗弃感到不满，才鼓动巴尔迪亚发动政变的。正是由于阿托撒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巴尔迪亚在后方掌权4年，羽翼丰满，因而非常顺利地搞成了政变。

最后，李铁匠先生认为，巴尔迪亚当国王不到几个月就被大流士等人

所杀，原因主要从阿黑门尼德帝国的形势和他所实行的政策中去寻找。居鲁士在短时期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其内部并不巩固。王权与氏族贵族，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帝国草创之初，各种机构、各项制度也不健全。在冈比西斯攻打努比亚失利之后，这些矛盾更加尖锐、激化，帝国面临瓦解的危险。巴尔迪亚上台之后，实行改革，打击贵族宗法势力，尤其是打击了氏族的势力。巴尔迪亚的改革对瓦解氏族关系，打击贵族宗法势力，加强以王权为代表的中央统治，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他采取的措施严重损害了贵族利益，终于引发了宫廷政变。但巴尔迪亚的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以，大流士上台以后，也不得不推行改革。

记载高墨塔政变的基本材料应该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大流士的《贝希斯敦铭文》。笔者根据两者的内容和李铁匠先生的有关论述，仔细推敲，认为发动政变的就是穆护高墨塔，而不是巴尔迪亚。

其一，李铁匠先生认为，在巴尔迪亚被杀4年之后，真相才被揭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阿托撒不可能不知道巴尔迪亚的真伪。笔者认为，巴尔迪亚被杀的时间是一个未确定的事情。铭文记载，是在冈比西斯征服埃及之前；而希罗多德则记载为冈比西斯远征努比亚、返回孟斐斯之后。笔者认为，既然是对巴尔迪亚秘密处决，当然知情者极少，时间上记载存在差异，也是符合情理的。笔者还认为，阿托撒肯定知道这个所谓的巴尔迪亚是假冒的，其真实身份是米底穆护伪巴尔迪亚。这里希罗多德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伪巴尔迪亚高墨塔，早在居鲁士在位时就因犯有过失而被割下了耳朵。凭此一点，不仅阿托撒知道，而且宫廷还会有许多其他的人知此内情。

其二，高墨塔发动政变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认识他的人没机会、没胆量把他识破、推翻。希罗多德记载，冈比西斯的后妃被指定分散居住，互不往来。帕伊杜美竟见不到阿托撒。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阿托撒已经失去了某些自由。铭文记载说，没有人敢议论穆护高墨塔的任何事情，没有人能够从他手中夺回这个王国。人们非常担心他会杀死许多先前认识巴尔迪亚的人。所以，巴尔迪亚秘密被杀，然后直到大流士政变成功，才真相大白不是不可能的事。巴尔迪亚被冈比西斯暗害绝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

其三，李铁匠先生认为，如果政变者真是伪巴尔迪亚，冈比西斯回国时，人民会马上反戈一击，而且冈比西斯也决不会从一开始就放过这一点。笔者认为，由于冈比西斯的刚愎自用和暴虐，以及多年劳师远征，百姓怨声载道，早已厌倦了他的统治。当高墨塔假冒巴尔迪亚之名发动政变时，名正言顺。他也是居鲁士的儿子，完全有资格取代冈比西斯，所以获得一致拥护。加之，高墨塔加惠于百姓，宣布免除三年赋税和兵役。两兄弟相争之时，民众肯定支持所谓的巴尔迪亚，而不是冈比西斯。冈比西斯之所以开始不指出篡位者是伪巴尔迪亚，而到临终前才给波斯人说，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杀害自己的同胞兄弟，有违伦理纲常，是无法向国人交代的事情。否则，就不会秘密派人暗杀。冈比西斯原以为依靠武力就能轻而易举地夺回王位，不料不慎受伤，而且越来越严重，眼看复位无望，才临终把这个秘密和盘托出，也是迫不得已，形势所逼。伪巴尔迪亚之事只有冈比西斯和极少数人知其内情，有的死，有的失去自由，有的没胆量。所以政变开始，没有提出怀疑巴尔迪亚的真伪，从怀疑到证实，在高墨塔大权在握的情况下，确实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四，李铁匠先生举埃斯库罗斯《波斯人》为旁证，并引奥姆斯特德的论述认为埃斯库罗斯视马尔多斯为合法君主，反对并谴责了阿尔塔弗里涅斯一伙用“奸计”杀害了马尔多斯。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觉得《波斯人》史料的准确性和严肃性有待进一步考察，因为它把马拉维斯和阿尔塔弗里涅斯都视为正统的君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李先生忽略了，剧本中有一句话：“勇敢的阿尔塔弗里涅斯，纠集同谋，用奸计在宫中诛了这马尔多斯，这也是他们的本分。”这句话如何理解呢？如果理解为他们诛杀了米底穆护、伪巴尔迪亚，夺回了阿黑门尼德宗族的王位，这完全顺理成章。如果这马尔多斯就是巴尔迪亚，居鲁士的儿子，波斯的合法君主，那这“本分”一词作何解释？能说他们弑君是本分吗？这很难说得通。

其五，李铁匠先生指出，史书记载真伪巴尔迪亚长得十分相像，即使他的生母、妻妾也分辨不出，看似荒唐的背后实际是说真伪巴尔迪亚是一个人，被大流士硬说成两个人了。笔者以为，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真伪巴尔迪亚还是有明显区别的。高墨塔篡位后，从不召见任何波斯知名的人物，以便被他们识破。而后宫则被高墨塔完全控制，即使知道他是假的巴

尔迪亚，也奈何他不得。后宫许多人认得出他，因为他被居鲁士割了耳朵。

其六，李铁匠先生认为，根据文献记载，波斯宫廷中的穆护不过是管理宫廷粮米用度的小吏。假巴尔迪亚、穆护高墨塔不可能有如此的权力。如果是巴尔迪亚，倒极有可能。阿黑门尼德诸王亲征前，往往宣布自己的继承人或代理人，而且都必须是阿黑门尼德宗室男性成员。所以，只有真巴尔迪亚，才有资格作为宫廷总管，处理后方一切事务。笔者认为，阿黑门尼德诸王亲征前宣布继承人或代理人也非定制。居鲁士远征时，其子冈比西斯多数伴驾。只是在征服马萨革太人之时，居鲁士可能感到无胜算的把握，才让人把他欲传位的冈比西斯和克洛伊索斯从前线送了回去。掌握宫廷的也不一定是阿黑门尼德宗室的男性成员，如后来的阿塔薛西斯三世、阿西斯都是被宫廷集团的宦官头目巴戈亚斯所杀的。王室对宫廷的控制未必得力。由此推断，高墨塔极有可能、有机会掌握宫廷最高权力并发动政变。

其七，李铁匠先生认为，阿托撒是政变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冈比西斯抛弃了她，她才支持巴尔迪亚发动政变，并顺利成功的。笔者认为，阿托撒在政变中完全被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如果政变者是巴尔迪亚，而不是高墨塔，后宫应该与先前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帕伊杜美也不会见不到阿托撒，冈比西斯的妻妾们也不必分散各处了。如果是巴尔迪亚，那大流士杀了巴尔迪亚又娶了阿托撒为妻，阿托撒之子薛西斯还做了国王，作为奉诚实为第一美德的波斯人，知内情的阿托撒不可能没有任何反应。如果说由于个人私情阿托撒支持她的亲兄弟巴尔迪亚取代冈比西斯，但决不会支持旁支亲属又取代她的亲兄弟，这在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

其八，李铁匠先生认为，政变的原因应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形势去找。由于巴尔迪亚的改革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引起国内局势出现动荡，贵族才开始组织反巴尔迪亚的阴谋集团。假如政变者是米底穆护高墨塔，他们为了恢复米底的独立，加强米底贵族的社会经济地位，损害了波斯氏族贵族的利益，大流士等人发动政变是完全正当合理的。作为穆护，出于宗教信仰，推行祆教，摧毁其他宗教的寺庙也是合理的。如果政变者是巴尔迪亚，在面对诸多被统治民族的情况下，他的改革不应也不会损害大流士等波斯贵族的利益。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贵族势力，也是主要针对广大的被征服地区。这一点也不应该成为大流士等人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从大流士再三强调其继承王位

的合法性上看，从米底穆护高墨塔手中夺回阿黑门尼德家族的王权，是发动政变的旗帜。如果没有一个极具号召力的旗帜和具体利益因素的诱惑，大流士很难找到同盟者。从大流士政变成功后，他们通过抓阄的方法产生国王看，他们在政变前不是主从关系，即一个人当王，然后封侯许愿，而是平等合作。这只有在针对米底穆护篡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冈比西斯如此横暴，身边的人尚没有敢谋逆。如果真是巴尔迪亚，其尚无失德之处，在没有具体、明确目标的情况下，发动、参与政变是不可思议的。

（三）利益调整：政变的庐山真面目

高墨塔的政变随着他的被杀而落下帷幕。和历史上其他政变一样，高墨塔政变是历史交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利益是产生交往的根源。只要把利益具体物化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宗教利益等，我们就能找到所有一切历史事件的最终答案。

高墨塔政变就是波斯帝国内部一次利益的重新调整，也是其内部交往特别是内部政治交往的一种表现。它和革命、改革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其内部的交往，无论是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

从文明交往的发展规律看，冈比西斯与其父居鲁士恰恰相反，起一种阻碍作用。他对努比亚等地进行的战争交往，既没有攻城略地，也没有掠得财富，反而是损兵折将，狼狈返回。冈比西斯性格暴虐，让臣民噤若寒蝉，又严重阻碍了其内部的政治信息交往。冈比西斯不尊重被征服地区的宗教风俗习惯，肆意妄为，本身是对文化交往的破坏。他横征暴敛，以充军资，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于是波斯、米底一直到全国各地，心怀异志，谎言盛行，这正是政不通、人不和，内部交往受阻的反映。于是，高墨塔乘此时机，顺利地搞成了政变。

然而，高墨塔所努力建立的交往基础是极不稳固的。王权的合法性、居鲁士的丰功伟绩应该说是当时波斯帝国内部政治、文化交往的基础因素。高墨塔如果不从这一基础出发，必然是名不正、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他打出了巴尔迪亚的旗号。然而，这种虚假的身份使他不得不为内部政治交往设置障碍。他不敢召见波斯的高官显贵，不敢让宫廷后妃自由往来，他还得处心积虑地把那些怀疑他的人收拾掉。又由于他代表米底僧侣、贵

族的利益，侵害了波斯贵族的权益，必然遭到波斯贵族的反对。这种状况决定了他的统治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七月而亡，已属不易了。

由此可以看出：政变之成功与否，不仅仅在于力量是否强大，手段是否高明，而且也在于交往中诸因素的结构运作和政变前后之交往势态。政变作为内部政治交往在其背后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王莽代汉，作了长时期的准备工作。上台后，又由于举措失当，很快被农民起义军赶下了台。由此可见，“非刘氏而王看天下共击之”的政治文化观念的作用何其巨大。武则天建周，只是因为她是高宗的皇后，且处理朝政多年，臣民才去拥护。到最后，还是以自己下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收场。越是文化传统悠久的国家或民族，这种文化惯性的作用越大，它直接或间接影响或决定着政变的成与败。所以，历史事件往往是历史交往诸多因素、诸多层面交互作用的结果，绝不是单纯的政治现象或单一的利益因素使然。中国人常讲天时、地利、人和，就是综合利用、考察交往中诸因素，以争取成功的。

随后，一代英主大流士走上了前台，波斯帝国步入鼎盛时期。

四、登峰造极：大流士一世的文治武功

（一）何去何从：激烈的政体之争

公元前 522 年 9 月 25 日，大流士和其他 6 个贵族在米底的西卡亚乌瓦提什宫成功地杀死了高墨塔，夺得了政权。待局势稍为平稳之后，这几位贵族就召开会议，商讨波斯国家何去何从。冈比西斯死后，没有留下子嗣，居鲁士家族一支竟王统中绝。现在，国内不可一日无主，总得有个领导核心才行。

会议上，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首倡此举的欧塔涅斯第一个发言，他主张使波斯人全体参加管理国家。他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停止一个人的独裁统治。你们已经看到冈比西斯骄傲自满到什么程度，也经受过高墨塔旁若无人的滋味。当一个人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而对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又毫不负责的时候，这种独裁统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即使把这种权力给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也会脱离他的正常心理。一旦具有了特权，就必然产生骄傲。而嫉妒又是人的天性。骄傲和嫉妒是一个独裁君主作出一切恶事

的根源。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应该说他为所欲为，不应该有什么可嫉妒的了。但是，情况往往是恰恰相反。由于贪得无厌，世界诸善必欲归诸己，世界诸恶必欲归诸人。他嫉妒臣民中最有道德、最有威望的人，盼望他们早死；却喜欢那些屈意奉迎的下贱卑劣之人。喜欢听那些恭维他而贬低他人的谰言。如果你只是适当地表示尊敬，他就说你侍奉不够尽心竭力。如果你真是尽心竭力之时，他又会骂你巧言令色。这往往让你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然而最大的害处在于：他可以任意改变祖上的成法，不加审判地诛杀臣民、强奸妇女而不会受到惩罚。与之相反，全民统治的优点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职位由抽签决定，任职者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一切意见均由民众大会加以裁决。总之，我认为应该废除独裁统治，增加人民权力，一切事情必须取决于公众。”

欧塔涅斯天真美好的设想没有得到其他人的任何反应，美伽巴佐斯表达了他的看法。他主张实行寡头政治，也就是精英政治，权力应该集中在极少数有才能的人手里。他说：“民众水平参差不齐。没有比难以对付的群众更愚蠢、更横暴无礼的了。我反对无法无天、横暴无己的暴君统治，但是也无法容忍让那些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去横冲直撞。暴君再不好，他起码明白他要做的事。那群众却盲目得像一条泛滥的河流，看不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只是一味地直冲。要想不把波斯变坏，所谓民治就绝不可行。所以，我主张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权交给他们。当然，我们自己肯定属于最优秀的人，也可以参与执掌政权。最优秀的人们肯定可以作出最高明的决定。”美伽巴佐斯说得振振有词。其中有一个成员，表示支持他的观点。

大流士第三个发表意见，他出身阿黑门尼德王族，自然心中有他的算计：“我是赞成独裁统治的。君主专制的好处在于，一个最优秀的人物拥有与本人相适应的各种能力，因而能够完美无缺地统治人民。而且，在对付敌人拟定计划时，肯定也隐藏得最严密，所谓‘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但寡头政治，则存在一系列的缺陷：尽管许多人都愿意给国家做好事，但善与善相加并不等于善。愿望不同往往引发激烈的敌对情绪，这必然引起相互倾轧。倾轧产生派系，派系斗争又会引起流血事件，流血的结果必然还是独裁统治。而且，民治最终也必然走上独裁政治，在公共事务中必然存在利益的分配和不平衡，从而引发坏人们产生恶意。坏人们不会因恶意

而分裂，却会因此巩固他们的友谊、谋取少数人的利益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需要有人起来制止坏人的行为，维护民众的利益。之后，这个人就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也就会变成人民新的独裁君主。再者君主制，乃是我们父祖的优良成法，岂能轻易弃之而不用呢？”大流士入情入理、头头是道的分析赢得了好几个贵族的赞成。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进行表决，结果7个人中有4个人赞成大流士的意见。那位想使每个波斯人都拥有平等权利的欧塔涅斯眼看无力回天，决意退出王位竞争。但他同时提出一个条件，无论他们6个人中的谁做国王，他的家族的任何人都不受其支配。6人一致同意赋予他提出的特权要求。6人还决定，无论谁取得了王权，欧塔涅斯和他的子孙每年都应当得到米底织的华美衣服和波斯人认为珍贵的一些物品作为年赏，以表彰他作为政变的第一策划者和第一召集者的功勋。6人最后还商定，日出时大家乘马到市郊集合，谁的马第一个鸣叫，谁便做波斯之王。

散会之后，大流士回到家里，叫他的马夫欧伊巴雷司想个花招，让他乘的马先叫，王位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别人得了去。欧伊巴雷司拍着胸脯让主人放心，保证这事办妥。在夜幕降临之际，马夫带了一匹大流士所乘的马所特别喜欢的一匹母马到了市郊约定的地方，把它系在那里。然后，他又把大流士的马牵了去，围着那匹母马绕圈子，不时地碰它。结果大流士的乘马和那匹母马交配起来。之后，欧伊巴雷司分别把两匹马又牵了回来。次日天明，当6个人按约定乘马来到之时，大流士乘的马便向前奔跑嘶鸣，它以为母马还系在那里呢。据说这时候晴空中起了闪电和雷声。那5个人以为神选定了大流士做国王，慌忙下马跪拜，心甘情愿俯首称臣。那5个人不知道遭大流士的算计，王位被轻而易举地夺了去。王位坐稳之后，大流士已经觉得有恃无恐了，就命令树立了一个刻石，上刻一个骑兵的人像，铭文写道：“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因他的马（后面是这匹马的名字）和他的马夫欧伊巴雷司之功勋而赢得了波斯王国。”事已至此，那5人哑巴吃黄连，只得自认晦气。

（二）讨逆平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大流士篡夺王位后不久，帝国各地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这场席卷



希腊画家笔下的大流士

全国、规模宏大、此起彼伏的大起义性质复杂，既有被征服地区人民反抗波斯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性质，也有波斯贵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性质。大流士一上台，一个名叫阿辛纳的人自称埃兰的国王，首先在埃兰揭竿而起，埃兰人也群起响应。与此同时，巴比伦人尼丁图·贝尔自称是尼布甲尼撒，乃原巴比伦国王纳波尼德之子。于是，巴比伦人纷纷表示拥护。一个独立的巴比伦王国又出现在波斯帝国境内。埃兰的起义规模较小，大流士没费多大气力就把阿辛纳活捉并处决了他。但巴比伦的局势则很严重，尼丁图·贝尔获得了巴比伦各地的承认。公元前 522 年 12 月 13 日，大流士亲率大军讨伐叛乱的巴比伦。巴比伦军队据底格里斯河

防守。大流士命令军队或乘皮筏，或乘骆驼，或乘马匹，渡河作战，打败了尼丁图·贝尔的军队。12 月 18 日，双方再战于幼发拉底河畔的扎赞纳镇，巴比伦军队再一次败绩。部分军队被赶进幼发拉底河，被河水冲走。尼丁图·贝尔带着少数残兵败将逃入巴比伦城。大流士随后赶到，攻克了巴比伦城，擒获了尼丁图·贝尔，把他及 48 位主要追随者一并处死。

正当大流士忙于镇压巴比伦的起义之时，波斯、埃兰、米底、亚述、埃及、帕提亚、马尔吉安那、撒塔吉、西徐亚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

这次在埃兰发动叛乱的人叫马尔提亚，曾在波斯库干纳卡镇居住过。他自称是伊马尼什——埃兰的国王。由于当时大流士离埃兰很近，埃兰人害怕大流士派兵来烧杀抢掠，就把这个马尔提亚捉住杀了。

米底的叛乱可就严重多了。米底人弗拉欧尔铁斯，自称是前米底国王库阿克撒列斯的宗室，起兵自立。当时，守卫宫廷的米底军队也背叛了波斯国王，倒向了弗拉欧尔铁斯。大流士派遣了 3 支军队前去平叛。经过几次会战，波斯军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仍未能把叛乱彻底消灭。于是，大流士不得不御驾亲征。大流士率领的军队和弗拉欧尔铁斯的军队在米底的昆杜鲁什镇进行了决定性的会战。结果，大流士取得了胜利，弗拉

欧尔铁斯带领少数骑兵逃往米底的拉加地区。大流士随即派一支军队追击，弗拉欧尔铁斯被俘，并被送到大流士的行营。大流士狠狠地惩罚了他：割去了他的鼻子、耳朵和舌头，并刺瞎了他的一只眼睛。然后，把他绑在宫门外示众。之后，大流士把弗拉欧尔铁斯带到哈马丹并处以此刑。刺刑是古代西亚残酷的极刑之一。通常以木棍由犯人的肛门中插入，直贯上身。然后再把木棍和尸体竖起，悬尸示众。弗拉欧尔铁斯的主要追随者也被绞死在哈马丹要塞。米底这次叛乱还得到了其原属地亚美尼亚、撒伽尔提亚、帕提亚和赫卡尼亚的支持。平定米底之后，大流士派遣各路大军才把这些地方的叛乱一一镇压了下去。

波斯本土也发生了叛乱。叛乱者瓦希亚兹达塔自称是巴尔迪亚，大流士发动政变，杀死高墨塔真相并不被国人所了解，或以为巴尔迪亚还活着，或以为大流士弑君篡位。瓦希亚兹达塔得到了守卫帕萨加迪王宫军队的支持，成了波斯国王。这次叛乱波及卡曼尼亚、加德罗西亚、阿拉霍西亚等地。瓦希亚兹达塔派出军队去各地攻打忠于大流士的军队。大流士经过4次大战，才把这场叛乱平息。

大流士正在波斯本土平叛时，巴比伦人再度发动叛乱。亚美尼亚人阿尔哈在杜巴拉地区再次宣称自己是纳波尼德之子尼布甲尼撒。他占据了巴比伦城，并自称巴比伦王。大流士随即派遣印塔弗尔涅斯率领一支军队进攻巴比伦。公元前521年11月27日，阿尔哈及其主要追随者战败被俘，均被处以刺刑。至此，大流士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经过大小19场战争，擒获了9个国王，十多人战死疆场，才把这场震荡全国的大叛乱、大起义镇压了下去。

不只是被征服地区竞相独立，波斯帝国怀有野心的地方总督也乘机兴风作浪。欧洛伊铁司本是居鲁士所任命的撒尔迪斯省的总督。当高墨塔发动政变后，他不但没有帮助波斯人夺回米底人从他们那里夺去的权力，反而不经请示就杀害了两位波斯大臣。特别是大流士派人送来可能使他不高兴的信时，他就在路上安设伏兵，把使者杀了，连同马匹偷偷埋掉。大流士很想惩办欧洛伊铁司，但他有1000名波斯兵的亲卫队，而且管辖着弗里吉亚、吕底亚、伊奥尼亚等地。如果派兵强攻，起码两败俱伤，甚至后果不堪设想。大流士想智取，于是召开御前会议，让大家商讨对策。大流

士问大家谁能够用计谋而不是用暴力把欧洛伊铁司活捉来。对于波斯人，欧洛伊铁司没做任何好事，反而做了许多坏事。他的暴虐无礼，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大流士说毕，贵族中有 30 个人踊跃报名，说他们准备各自以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国王的使命。最后，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由巴该欧司去完成这一任务。

巴该欧司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要不费一兵一卒把欧洛伊铁司给抓回来，委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巴该欧司向大流士讨了有关公务文书，并用大流士的御玺一一封了起来，就只身到撒尔迪斯去了。见到了欧洛伊铁司，巴该欧司就把一件件的文书拿出来，交给他的王室秘书宣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试探那些亲兵，看他们对国王信使的态度，从而判定他们是否同意叛离欧洛伊铁司。亲卫兵们非常尊敬这些文书，对里面所写的东西更加尊敬。于是，他便交给王室秘书另一件文书，上面写道：“波斯人！国王大流士禁止你们再做欧洛伊铁司的亲卫兵。”亲卫兵一听，马上把手中长枪抛掉，服从圣旨的命令。巴该欧司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这时才有了信心和把握。于是，他又把最后一道密旨交与王室秘书。王室秘书大声宣读道：“国王大流士命令撒尔迪斯的波斯人把欧洛伊铁司杀死。”话音未落，亲卫兵们立刻抽出宝剑，刺向欧洛伊铁司。骄横不可一世的欧洛伊铁司还未来得及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就做了刀下之鬼。撒尔迪斯省的分离倾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此后，大流士便派兵征服了萨摩司岛，它是大流士所征服的第一个希腊城邦。叙罗松原本是萨摩司僭主的兄弟。后来，他的哥哥为波斯的撒尔迪斯总督欧洛伊铁司所杀，他的哥哥所委托的代理人竟成了萨摩司的统治者，并把他放逐了出来。叙罗松和大流士有过一面之交。在孟斐斯时，大流士当时是冈比西斯的一名侍卫，而不是什么大人物。有一次，他在市场上走过，看到叙罗松所穿的红袍特别漂亮，就走过去向他购买。叙罗松看到大流士态度恳切，一时善心大发。他本来不想卖这件红袍，但既然大流士喜欢，就不需付钱地赠予了大流士。大流士高兴地接受了，而叙罗松认为是自己好心肠才失掉了自己的红袍。后来，叙罗松听说大流士成了波斯国王，就径直找到王宫去，对门卫说，他是大流士的一个恩人。大流士怎么也想起有个什么希腊恩人，就让叙罗松进去，问个究竟。叙罗松被带

进宫，把赠红袍的事叙述了一遍。大流士这才想起来。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更何况是自己在位卑身贱的时候呢？大流士极其慷慨地向叙罗松赠送了大量金银。叙罗松拒绝接受，表示他想夺回他的祖国萨摩司。他的哥哥被杀，那里的奴隶竟成了统治者。

大流士答应了叙罗松的请求，便派出一支军队，由欧塔涅斯指挥，叙罗松作向导去攻打萨摩司。起初，萨摩司人没有一个反抗，他们接受叙罗松的归来。但是，萨摩司的原统治者不甘心叙罗松不费气力就完全收回了萨摩司，派雇佣兵袭击了波斯人。波斯人由于已达成协议，毫无防备。那些身份高贵、乘坐轿椅的波斯贵族全被杀死了。欧塔涅斯大怒，下令军队把萨摩司岛上的男人一律杀死，把一个无人岛交给叙罗松，然后又帮他向岛上移民。

正当波斯海军征服萨摩司时，巴比伦又一次发生了叛乱。这次叛乱经过长时期、周密的准备。早在高墨塔统治和七人政变之时，巴比伦人便利用有利的混乱时机做好了对付围攻的准备。他们公开叛变之时，把所有他们的母亲送走，再从每人的家中随便选去一名妇女为他们做饭，然后把其余的妇女全部集中起来，窒息杀死她们，以免消耗粮食。大流士听到消息，马上集合大军进攻巴比伦城，将其团团围住。巴比伦人根本不把波斯人的围攻放在心上。他们用手势和言语侮辱、嘲笑大流士的军队，并对波斯人说，除非骡子产子，否则巴比伦城是攻不下的。巴比伦人坚信，骡子是不可能产子的。

就这样一年又七个月过去了，巴比伦人毫不松懈地防守着。大流士用尽千方百计，也无法攻克它。

正在大流士无计可施之际，波斯贵族佐拔洛司遇到一件稀奇事。他的一匹驮军粮的骡子生产了。佐拔洛司马上想到了巴比伦人说过的话，认为有神意在其中，并相信巴比伦城是可以攻克的。在波斯中间，立功的人很受尊敬并且会使他成为伟大的人物。志在立功扬名的佐拔洛司在确信大流士极为重视攻克巴比伦后，便拟定了一个计划：实行苦肉计。他割下了自己的鼻子和耳朵，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弄得自己遍体鳞伤，然后去见大流士。

大流士看到一位名士竟变成这样子，非常震惊而难过，大声叫着，问

是谁把他弄成这样，到底为什么。佐拔洛司回答，是他自己自愿这样的，目的是为了攻破巴比伦城。于是，佐拔洛司便把所拟的计划详细向大流士作了汇报，商定依计行事。

佐拔洛司假装逃亡来到巴比伦城下，说明自己的身份来意，要求进城去。巴比伦守卫把他带到巴比伦的首领那里。佐拔洛司声泪俱下地控诉大流士的残暴罪行。他说，因为看到波斯人无法攻克该城，他曾劝国王回师。大流士认为他动摇军心，就毁了他的面容，痛答了他一顿。他继续说道：“巴比伦人，我这次来是要大大地帮你们的忙，大大地损害大流士和他的军队。他这样糟蹋我，不能不受到惩罚。而且我知道他的全部计划。”巴比伦人看到波斯人颇受尊敬的佐拔洛司变成这样，深信他的话是真实的，相信他是来帮助巴比伦的。所以，巴比伦人答应了他的要求，让他指挥一支军队。第10天，佐拔洛司率领巴比伦的军队主动出击，包围和杀死了大流士布置的1000人。巴比伦人非常欢喜，认为他言行一致，无论怎么做都可以听从他的吩咐。第17天，佐拔洛司再度率领一支巴比伦的精锐部队出击，杀死了大流士军队的2000人。对于佐拔洛司的这次战功，巴比伦人没有不赞美的。第37天，佐拔洛司率兵三度出击，又杀死了大流士的军队4000人。这次功勋之后，佐拔洛司成了巴比伦唯一的风云人物，也成了巴比伦军队的统帅和城墙的守卫官。可巴比伦人哪里知道，这些胜利都是佐拔洛司和大流士预先商定好的。

佐拔洛司进城后的第57天，大流士按约定的计划进攻全城。当巴比伦人全都登上城墙抗击大流士的进攻时，佐拔洛司的真面目显露出来，打开他所守的奇里亚和德洛斯两个城门，把波斯军队放了进来。巴比伦城就这样再一次被攻克了。

大流士对巴比伦人多次叛乱、屡教不改、据险自守十分生气。他下令摧毁了千年古城巴比伦，劫走他们所有的城门，摧毁城墙，填平护城河，使巴比伦无险可守。大流士砍杀了3000名巴比伦主犯，其他的让他们仍居巴比伦城，并从邻近其他民族选送一批妇女到巴比伦，做这些战败者的妻子。这种从各民族集合来的妇女有50000人，从此巴比伦人成了多民族混血融合的人群了。

对于佐拔洛司的功劳，大流士极尽赞赏。在他看来，除居鲁士是任何

波斯人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外，佐拔洛司的功劳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大流士多次宣布，他宁可不要 20 座巴比伦城，也不愿佐拔洛司把自己残害成这样。大流士每年把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佐拔洛司，并且让他终生治理巴比伦城而不需纳税。此外，大流士还馈赠了许多其他东西给佐拔洛司。佐拔洛司可谓荣极一时，风光无限。

帝国的形势基本安定了。公元前 520 年 9 月，大流士在从巴比伦到哈马丹的途中，在克尔曼沙以东 32 公里的贝希斯敦村旁的悬崖峭壁上刻石纪功，留下了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该山位于交通要道上，战略地位十分显要。山下有泉，四季不竭的清泉可供军旅、商队饮用。有山有水就有灵秀之气，所以此山自古以来就有“神仙之地”的美誉。其山高耸陡峭，绝难攀登，铭文不易为人损坏，大流士就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欲使自己的英名传之万古而不朽。

《铭文》用波斯、埃兰、巴比伦三种文字刻于距地面 105 米高处的悬崖上。石刻本身长 22 米，高 7.8 米。石刻中上方是浮雕。上部是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下部左方是身罩披肩，气势轩昂，圆睁双眼，目视主神的大流士。他左脚踏着高墨塔的腹部，前后是其密友戈布里亚斯和阿斯塔提涅斯。下部右方是用绳索绑着的 8 个叛王和西徐亚首领昆略。浮雕左边所刻 5 栏埃兰文的铭文已废。浮雕下部是古波斯文的《铭文》，共 5 章。浮雕左边，为《铭文》的阿卡德译文。再往下，是第二次补刻的古埃兰文《铭文》。

《铭文》于 1835 年由英国青年军官罗林森发现。当时年仅 25 岁的罗

贝希斯敦铭文



林森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悬崖，细心地拓了一片片铭文。经过10年工夫，罗林森将铭文释读出来，将其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1846年《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从此，它的内容才为世人所知。《铭文》的释读奠定了亚述学的基础，对研究古波斯的历史和语言有重大意义。

（三）开疆扩土：首个横跨三洲的帝国

内乱既平，大流士走上了继续扩张的道路。公元前517年，大流士派兵占领了印度西北部地区，将其置为印度行省。然后，他又把矛头指向多瑙河下游和黑海北岸一带的西徐亚人。

西徐亚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他们曾入侵伊朗高原，统治伊朗高原西部地带达28年。西徐亚人自称是世界上一切民族当中最年轻的民族。西徐亚人活动范围广泛，其中黑河沿岸土地平坦，水草丰富，河流众多，是希腊诸城邦的重要粮食来源基地和木材供应基地。大流士征讨西徐亚人一方面是扩大国土范围，迫使西徐亚人称臣纳贡，另一方面，他也许想为进攻希腊做准备。

大流士派遣使者到帝国各地，晓谕各方，命令他们一部分人准备陆军，一部分人供应战船，还有一部分人在色雷斯海峡上架桥。这时，大流士的兄弟阿尔塔巴诺斯劝说大流士万万不可出征西徐亚人，这是一个难以制服的民族。大流士哪里听得进去，一切准备停妥之后，便离开都城苏撒，开赴前线。

大流士通过了萨摩司人修建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舟桥，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居住在色雷斯半岛上的色雷斯人未经交锋就投降了大流士，顽强抵抗的高塔伊人被波斯人征服并被掠为奴隶。大流士率军进抵多瑙河口，在多瑙河上架设了浮桥。过河之后，大流士命人把桥毁掉，以示破釜沉舟、决战到底的决心。米提列涅人科埃斯进谏说：“国王陛下，您要进攻的是一个既无耕地又无人居住的市邑的国土。我建议这桥留着，由修桥的人看着。如果我们达到目的，胜利班师，这是一条回来的路。如果我们遇不到他们，至少我们的退路还是安全的。”大流士对他的意见大加赞许，命令修桥的伊奥尼亚人看好桥，就继续向前进发了。

西徐亚人早已探知波斯大军攻来，如果硬碰硬地前去接战，无疑是以

卵石。所以西徐亚人决定采用敌进我退、敌追我跑、敌驻我扰的游击战。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支军队在塔纳伊司河方向，如果波斯人向他们进攻的话就沿着麦奥提斯湖退却。如果波斯人回走，他们就回头进击和追踪。另外一支部队的任务是通过引诱式的撤退，即一定要和敌人保持一天的路程，想方设法把波斯人引诱到其他国家的境内，从而迫使那些本不想和波斯人作战的国家被迫向波斯宣战，借以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撤退时，赶走了他们的牲畜，填塞了他们撤退道路上的水井和泉水，甚至把地上的草连根掘掉。

西徐亚人领着波斯军队到处乱转，波斯军队疲惫不堪，直至被引到荒漠地带。大流士下令停止追击，并决定修筑八大要塞，以防止西徐亚人回来。正当波斯人忙于修筑要塞时，西徐亚人已经转到波斯人的背后了。大流士不得不放弃已完工一半的工程，转头继续追击。西徐亚人又向西逃去。这种情况无尽无休，大流士无可奈何，就派使者给西徐亚人的国王送信说：“莫名其妙的先生，你为什么老是逃跑呢？下列两件事情，你可以任选其一：如果你觉得有力量和我一决雌雄，你就不要再跑，停下来进行战斗。如果你觉得力量薄弱，就应当和你的主人缔约，把土和水这两件礼物送给我。”西徐亚人的国王回信答复说，他们不是因为害怕谁才逃跑。这种做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平时的锻炼而已。他们没有城市和耕地，所以也不怕波斯军队的攻陷和蹂躏。除非认为时机适宜，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接战的。他们宣称他们的主人是祖先宙斯和女王希可提亚。对于大流士自称主人表示愤慨，并声称诅咒这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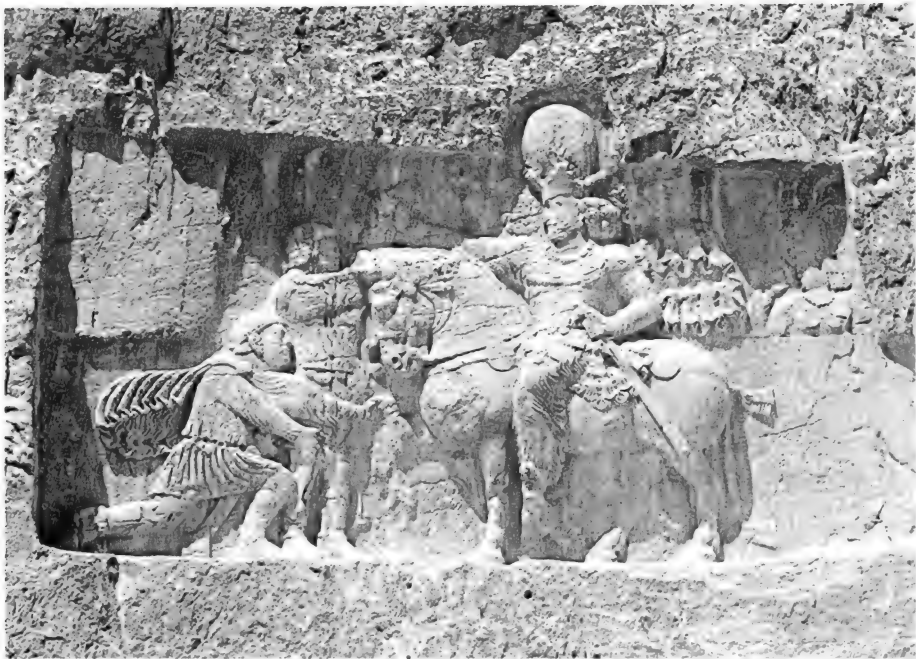
西徐亚人接到大流士的信，听到“奴役”这个词时都十分气愤。他们决定不再引着波斯乱跑，而是派一支军队快速去多瑙河口，与守桥的伊奥尼亚人谈判，一支部队等波斯人用饭的时候向他们进攻。西徐亚人的骑兵往往能击退波斯的骑兵，但是害怕波斯的步兵。但西徐亚人来往迅速，无论白天、夜晚，总是这种打法。大流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就开始思考退军之计了。但如何不受西徐亚人侵扰地全师而退，确是伤脑筋的事情。

戈布里亚斯偷偷献计：入夜之际像往常一样点起营火，以便欺骗军中那些脆弱而不能吃苦的人，把精锐部队借口撤走。夜幕降临，大流士依计

行事，他把那些困惫老弱的、即便死掉对他也无大碍的士兵留在了营地，而且把输送军粮的驴子也留在那里。大流士对那些留下的士兵说，他要率精锐部队去夜袭西徐亚人，实则急速向多瑙河口撤去。西徐亚人看到波斯营地像往常一样灯火通明，而且驴子在叫，以为波斯人仍留在营地。天亮后，当被留下的波斯人和西徐亚人发觉真相之后，大流士的军队已经向多瑙河退去。西徐亚人即刻集结部队追击波斯人。由于波斯人主要是步兵，动作比较缓慢，一支西徐亚人骑兵竟赶在波斯人前头到了多瑙河口伊奥尼亚人所守的那座大桥处。西徐亚人规劝伊奥尼亚人为了自由，把桥毁掉快点回家去，波斯人由西徐亚人来对付。

由于伊奥尼亚人的许多僭主是依靠波斯人的力量才得以掌权的，所以欺骗了西徐亚人。他们口头上答应毁桥，把西徐亚人骗走之后，仍然等着大流士的军队回来。于是，大流士好不容易渡过多瑙河回到亚洲。他把美伽巴佐斯留在欧洲，并让他统率8万名军士。美伽巴佐斯征服了所有的不臣服于波斯的海列斯彭特人，并派一支大军去攻打叙利亚，不断为波斯帝国开疆拓土。

经过居鲁士、冈比西斯和大流士三代国王的扩张和征服，到公元前6世纪末，波斯帝国进入极盛时期。它的疆域东起印度河，西达爱琴海地区，北自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把古代东方的几个文明中心都囊括在里面了。这个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帝国境内有七十多个民族，他们之间在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语言文字、宗教传统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像巴比伦、埃及等地早在波斯帝国建立之前，就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发达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得多，像西徐亚游牧部落还处在氏族公社时期。这种巨大的差异性，使波斯帝国国家制度的建立遇到很大困难。为了维持帝国和被征服地区稳定的社会秩序，居鲁士、冈比西斯基本保留了被征服地区的社会内部结构，并允许被征服地区保持自治权。但是，这种地区间的差异性又往往是波斯帝国内部分裂势力得以滋生壮大的根源。大流士即位前后，席卷帝国的叛乱或起义证明了帝国并不稳固。所以，大流士在局势稍微稳定之后，就开始进行著名的改革运动：



大流士一世

（四）革故鼎新：大刀阔斧的改革

大流士首先对国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建立了行省制度。大流士时期，波斯帝国的首都为四个：波斯波利斯（意为波斯城，王都，是波斯国王接见外国使臣和举行隆重庆典之地）、厄克巴丹（即哈马丹，夏都，波斯国王避暑之地）、巴比伦（冬都）和苏撒（春都）。苏撒原是伊朗土著居民埃兰的都城，比伊朗人建立的国家要早 5300 年。由于埃兰人是伊朗最有文化的民族，波斯人需要埃兰人的帮助来治理国家，所以苏撒是全国的行政中心。当时政府的行政官员，特别是王室经济管理人员，几乎都是埃兰人。波斯帝国的赋税大概也由苏撒的国库收藏。在希腊人眼里，苏撒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所以他们由衷地感叹说：“谁要占有苏撒的财富，谁就可以和宙斯斗富！”大流士在位时，对苏撒的宫廷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仅是建筑使用的材料就来自遥远的中亚、印度，西至埃及和希腊等 15 个地区，参加建筑的工匠至少来自 5 个民族。为修筑苏撒宫廷，大流士几乎动用了全帝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其规模雄伟、富丽堂皇之面貌，可想而知。所以，波斯国王大部分时间住在苏撒。这座

宫廷后来被萨珊王朝国王下令毁灭，化为一片瓦砾，埋葬于黄土之下了。

波斯波利斯位于古波斯文明的发源地，距离苏撒几百公里。这座城始建于公元前 520 年，但整个工程持续了 70 年才得以竣工。波斯波利斯宫廷建立在面积 15 万平方米、高约 13 米的人工平台上。王宫三面有箭楼和城墙防御，墙高约 4.5 ~ 15 米。一面是高不可攀的悬崖。波斯波利斯王宫设计严谨，风格独特，规模庞大，其残留下来的浮雕艺术非常精湛，反映了当时帝国不同的民族风貌和政治生活。这座城市大概只对贵族们开放，显得十分神秘。东征的亚历山大占领波斯波利斯后，在此处的国库中掠到的白银就达几万公斤。据说，马其顿征服者们在酒醉以后，一把火烧了这座宫城。而今，波斯波利斯早已是一片废墟，只有游荡的牧人偶尔光顾，孤独的商队从旁边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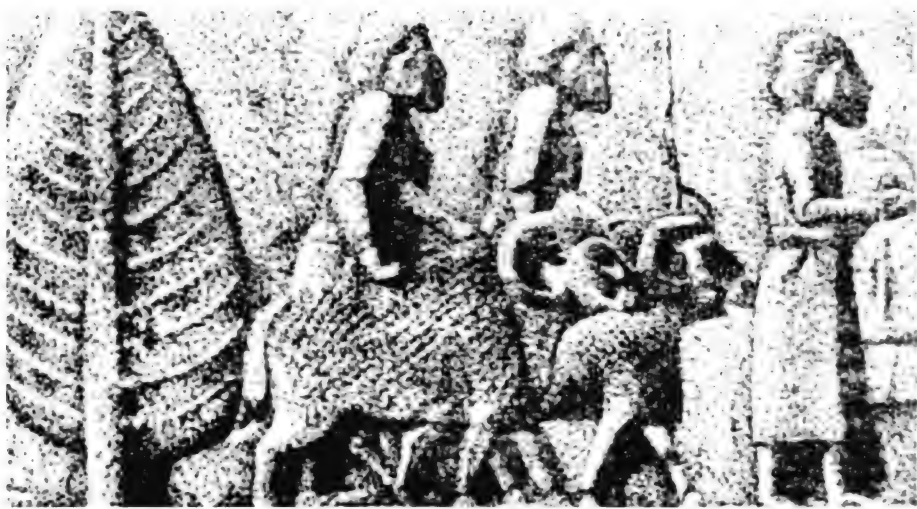
波斯波利斯遗址

大流士在中央设立了国王直接领导的最高行政机构“王室办公厅”。其最高长官称为千夫长，他同时兼任禁卫军的长官和中央监察机构最高监察官。千夫长的地位仅次于国王。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接近国王。此外，从中央派出钦使，希腊人称为“王的耳朵”，他们经常巡行各地，有权监督各级地方官吏，负责地方和中央机构的联系。重大事件直接向国王汇报，而不受地方官员的节制。同时，王室派出一名王室秘书在地方总督身边，也起着一定的监督作用。从大流士开始，国王就鼓励地方军政官

吏互相检举，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在地方上，大流士改革了原有的行省机构。他上台之初，波斯帝国的行省有：波斯、埃兰、米底、巴比伦、亚述、阿拉比亚、沿海诸地、吕底亚、爱奥尼亚、亚美尼亚、卡帕多尼亚、帕提亚、德兰吉安那、犍陀罗、西徐亚、撒塔吉地区、阿拉霍西亚和马卡。此后，行省的数目虽有所变动，但往往与边远地区军事征服的成败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有关系，其基本领土还是比较稳定的。波斯帝国行省的面积很大，往往大致与以前的帝国或民族的疆界相同。行省的最高长官称为总督（波斯语意为“王国的保卫者”）。波斯帝国的初期，各行省总督大多由当地原来的国王、首领或官吏担任，全权负责处理该地的一切行政事务。但是，大流士上台前后的叛乱或起义暴露了这一政策的弊端。当地省督权力过大，一旦中央实力衰弱或有其他可乘之机，他们就会起而造反，追求独立。所以，大流士改革的目的就是把行省权力集中到波斯贵族手中。改革后的行省总督通常由波斯贵族担任。某些地区行省以下的行政长官也由波斯人担任。大行省之间的一些比较弱小的民族或国家，则委派当地的国王、部落首领担任行政长官，一般还享有自治权，只负责替帝国中央收取赋税。为了防止地方权力过大，大流士通过实行军政分治来限制和分散总督的权力。改革后的行省总督只负责行政事务，管理地方的司法，征收赋税，维持本省治安，监督地方官吏。总督还有权铸造银币和铜币，但也要听从于中央。冈比西斯所任命的埃及总督将铸有国王像的银币铸为银块，高价出售，被大流士认定为叛逆，将其撤职，并予处死。行省的军队由行省的军事长官统领，他和行省总督一样直接由国王任命，直接听国王指挥。各行省总督手下又设置王室秘书一人，负责监督地方官吏，加强中央和地方联系，起着监察官的作用。行省总督、驻军长官、王室秘书互不隶属，互相制约，都直属于国王。行省总督下面有庞大的行省办公厅，有大批官吏负责处理行省的日常事务。在改革后的帝国行政机构中，波斯人占绝对优势，他们几乎垄断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军政要职。同时，在波斯帝国的各级行政机构中，也有大量的其他民族的代表人物。中央王室办公厅多是埃兰人。在埃及、巴比伦等其他地区，通常由本地人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法官等。因为这些地区过去比较先进发达，这些官吏都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

在经济上，大流士进行赋税制度、货币制度和度量衡等方面的统一和改革。在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时代，各地区没有固定的赋税，而是以礼物的形式交纳。大流士把帝国划分为 20 个行省地区，规定每个民族应当向它交纳的贡税。白银按巴比伦塔兰特来交纳。正是由于贡税的确定和诸如此类的措施，波斯人把总为他们谋福利的慈祥的居鲁士称为父亲，把苛刻而傲慢无情的冈比西斯称为主人，而把贪图小利、锱铢必较的大流士称为商人。



奇里启亚人的纳贡者

按照大流士的规定，居住在亚细亚的希腊等民族每年要交纳 400 塔兰特的白银，为第一地区。美西亚、卡底亚人等共缴纳白银 500 塔兰特，为第二地区。亚欧交接处的海列斯彭特人、色雷斯人等共缴纳 380 塔兰特，为第三地区。奇里启亚人除交纳 500 塔兰特的白银之外，每年还要贡献 360 匹白马，为第四地区。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塞浦路斯为第五地区，要缴纳 350 塔兰特。埃及为第六地区，除了要缴纳 700 塔兰特白银外，还要交纳鱼税和一定的谷物。因为埃及人要为居住在孟斐斯的波斯人及其雇佣兵提供几万美狄姆诺斯（重量单位）的谷物。苏撒和奇里亚人要交纳 300 塔兰特。巴比伦和亚述的其他地方，除要献给大流士 1000 塔兰特的白银外，还要进奉 500 名充任宦官的少年。印度为第二十地区，他们要交纳 360 塔兰特的砂金。如果全部加起来，大流士有 4490 塔兰特白银的贡税收入。

他把收上来的银子融化成液体，倒到土瓮里去。等土瓮注满时，把外壳打破，就成了一个硕大的银坨子。如果什么时候需要钱，他就指令把银坨铸成钱币。

波斯人作为统治民族免纳任何租税。另外还有一些边远部落民族奉献礼物而不纳税。像埃及南面的努比亚人，他们每隔一年献纳两样伊尼库斯（重量单位）的非精炼金，200块乌木，5个努比亚男孩子和20只大象牙。科尔启斯人和高加索山脉人每四年奉献少男少女各百名。而阿拉伯人每年奉献1000塔兰特的乳香（一种植物香料）。

大流士所确定的赋税数量一般认为比较适中，经阿黑门尼德一朝都没改变。由于地方收税官吏的层层盘剥，纳税人的负担十分沉重。许多居民由于缺乏现银，不得不以自己的土地、房屋和家庭成员作为抵押向商行借贷白银交纳赋税。那些无力赎回土地的，就变成了无地的雇工。还有人因此被迫将子女卖为奴隶。到帝国晚期，埃及的赋税十分沉重，农民被迫逃进城去，却被当地行政官吏逮捕，并强行押解回籍，使埃及全国一片哭声。即使在波斯省本土，大量农民也日益破产造成兵源枯竭，迫使帝国不得不以希腊雇佣兵为主力。

公元前517年，大流士下令统一全国货币制度，规定全国的货币有三种：金币称“大流克”，每枚重8.4克，含金量达98%。只有国王才有权铸造金币。金币主要用作赏赐和商品，不是真正流通使用的货币。银币叫“舍克勒”，重5.6克，含银量达95%以上。每20个舍克勒等于1个金币大流克。银币和铜币的铸造权下放到行省总督和希腊、腓尼基的诸城市。银币作为主要的货币主要流通于小亚细亚地区和支付雇佣兵的军费。巴比伦、埃及和波斯大多使用银锭。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银币是各地铸造的，成色不一，所以国库在收税时往往把所缴的银币分类为：白银、纯银、二等银、三等银等，按照标准打折扣。纳税者要补足成色不足的差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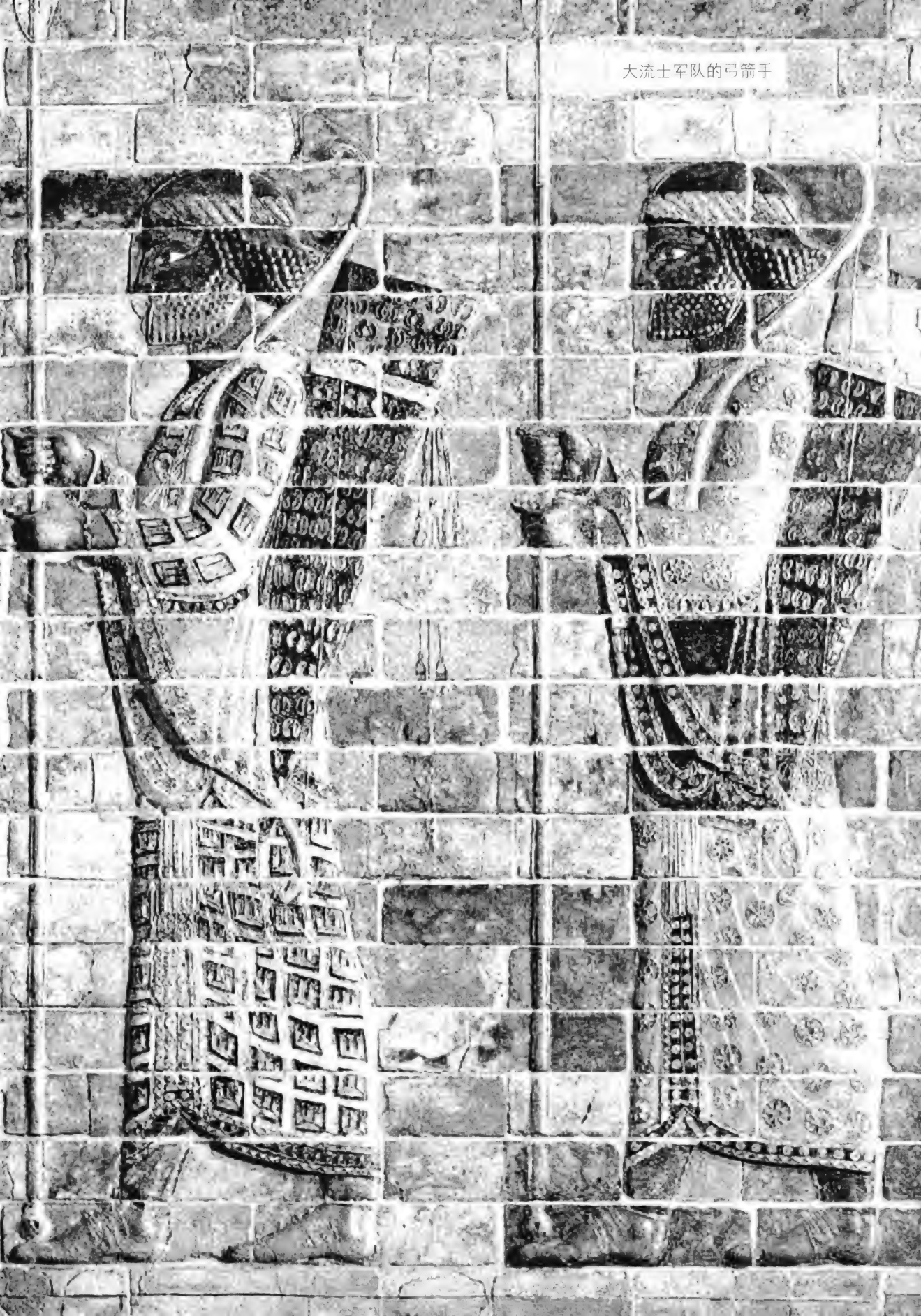
大流士还统一了度量衡制度。在苏撒、波斯波利斯和埃及南境发现了波斯时期的度量衡实物和文书。在苏撒发现了黑石灰石的尺，长18寸，上面还刻有大流士的王号。另外还有大小不等的青铜和石制的权。一个青铜狮形的权重460磅，铭文注明为7塔兰特。在波斯波利斯发现了一个金字塔形的权，重22磅，铭文注明为120卡尔沙。在埃及的埃列方丁纳地

方发现的纸草文书中，记载了当地犹太雇佣军是“按照国王的权”偿还债务。大流士在位末年，“国王的量”已经代替了私家的量。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对于促进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保证对外征服的需要，大流士也实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按照波斯国家的传统，一般波斯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波斯人组成的军队虽然数目不大，却是波斯帝国军队的核心。其中，其精锐和主力是“万人不死军”。即如果在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因死亡或因病出现空缺，马上便选拔另一个人代替他，所以这支部队从来不会多于或者少于 10000 人。在所有兵员当中，波斯人的装束最华丽。他们拥有大量黄金，随身还带着盖盖的马车，里面载着妾媵和穿着讲究的仆从。“万人不死军”分 10 个千人团。第一个千人团由波斯高官显贵的代表人物组成，他们是国王的近卫军。其余 9 个千人团由伊朗各部落及埃兰的代表人物组成。

大流士把全国划分为 5 个军区，每个军区的司令官由大流士直接委任和调遣。除了波斯人组成的军队外，还有大量从各个被征服地区征集来的军队。他们分散驻扎在各部，如果某行省发生了紧急情况，国王就可以立即从其他行省调来补充军队参加战斗。大流士为了防止各省的居民和当地驻军相勾结，严禁出自本省的战士留在当地驻防。所以，当时各省驻军都是由外地人组成的。比如：驻扎埃及南部地区的军队是犹太人而非埃及人。在帝国军队中，除波斯人外，米底人、巴克特里亚人、西徐亚人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军队的高级军官大多由波斯人担任。

波斯军队分为步兵、骑兵和海军。步兵主要由波斯自由兵组成，重骑兵由贵族组成，轻骑兵则由米底、巴克特里亚和西徐亚人组成。帝国初期，波斯军队的战斗力很强。大流士在铭文中自称伊朗是“兵强马壮的伟大国家”，“波斯军威曾经远扬四海”，“波斯士兵曾经在远离波斯的地方作战”。波斯人能够战胜亚述、巴比伦和埃及这些强国，主要是依靠波斯军队的骑兵和步骑协同作战的战术。作为马上的国王，大流士自称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他在铭文中说：“我手脚灵活。不论是步战还是骑战。作为骑兵，我是一名优秀的骑兵；作为弓箭兵，我是一名优秀的弓箭兵；作为长矛兵，我是一名优秀的长矛兵。我高超的技艺为阿胡拉马兹达所赐，我有力量使用



它们。”具有悠久尚武精神的波斯人，在经历了诸多实战之后，确实已经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

为了密切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流士下令修筑驿道，开挖运河，继承并完善了亚述帝国的驿传制度。大流士曾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修筑道路，号称“御道”。最长的一条从爱琴海的东岸之以弗所经过撒尔迪斯、卡帕多启亚、亚美尼亚，直达帝国首都苏撒城，全长2400公里。驿道设施齐全，安全可靠。每隔25公里就设立一个驿站。每站都备有骑手和马匹进行轮换。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也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人马行程都不间断。如果有紧急公文需要往来于首都苏撒和小亚细亚之间，就由沿途各驿站之间接力传送，非常迅速。据说住在苏撒的波斯国王能够吃得到从爱琴海中捕捉到的鲜鱼。爱琴海里刚刚捕捞出来的活鱼，被捕鱼者放在皮囊之内，由驿站之间快马加鞭地日夜传递，7天就可以送到王宫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唯有帝王，才可以享用这样的奢侈。帝国也采用火把传递信号。特别是遇有紧急情况和命令需要传达时，就立刻把燃烧的火炬交由沿途各驿站飞速传递下去。除了这条最长的御道之外，还有一条从巴比伦开始，经过哈马丹、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直通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这条道路成了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还有一条真正的御道，从巴比伦开始，经过苏撒和帕萨加迪到波斯波利斯，把帝国的几个首都连接了起来。这些道路的修筑，不仅有助于驿传，而且有利于军队的调动。如果帝国境内某一地区发生紧急情况需要增援时，即使很远的驻军，在接到命令后也能很快到达目的地。

大流士不仅重视陆路交通，而且还注意海上交通和河运。公元前516年，大流士派希腊人斯基拉克斯（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卡利安近城）从喀布尔河和印度河汇流处出发，入印度河顺流而下，进入印度洋后，经过波斯湾，环绕阿拉伯半岛，抵达今天的苏伊士港。这次航行历时两年半。斯基拉克斯归来后用希腊文撰写了航行记。印度行省就是这一次航行之后不久而设置的。印度置省后，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有记载说曾有印度妇女在基什城开设旅栈。公元前518年，大流士决定开凿苏伊士运河。其实早在埃及中王国时期，尼罗河的支流佩卢西亚克河就有一条灌溉用的运河。公元前7世纪时，埃及法老尼科二世决定延长运河通过苦湖到苏伊士湾，以实

现从红海直航地中海的计划。但尼科并没有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大流士在尼科开凿的基础上，继续开挖。由于先前开挖的运河已经被沙湮没，开挖运河的工人不得不靠找井汲取饮水。运河完工后，长有4日的水程，宽可以容纳两艘三层桨座的战船并排航行。这条运河是近代苏伊士运河的前驱，它的开辟使得埃及通过海上航行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伊朗高原连接起来。大流士在运河旁勒石纪功，铭文说：

伟大的神阿胡拉马兹达，他创造了这大地、天空。他创造了人类和人类幸福。他立大流士为王，他把这个兵强马壮的伟大国家赐予大流士王。

我（是）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各省万民之王，这辽阔大地之王，叙司塔司佩斯之子，阿黑门尼德宗室。

我是波斯人，我从波斯来占领了埃及。我命令从流经埃及的尼罗河直通往波斯的大海，修建这条运河。这条运河后来完全按照我的命令挖成了。船只经由这条运河可以由埃及到达波斯，一如我原来所想。

大流士对自己这项工程颇为得意。虽然修筑驿道，开挖运河均是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但帝国境内交通条件的改善，大大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

大流士深知法律对巩固帝国的作用，他组织建立、健全了法律、司法制度。公元前516年，大流士下令给埃及总督，要他选拔埃及士兵、祭司和书吏中的贤哲送往苏撒王宫，以便收集和编写法老、祭司和士兵的法律。这项工作进行了22年才结束。公元前495年，法典编成后，大流士又进行了若干修改，才下令将其用埃兰文和阿拉米文颁行埃及各地。这部法典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根据这一时期的私法文书判断，该时期埃及法律没有重大改变。长期以来，《汉谟拉比法典》是西亚各地区学习效法的典范。根据大流士留下的铭文措词和用语推断，有许多地方是以《汉谟拉比法典》为蓝本的。在巴比伦地区，尽管政府机关、司法用语受到波斯人的很大影响，但根据当时的私法文书来看，当地的法律改变也不大，《汉谟拉比法典》的某些条款仍在继续使用。大流士晚期，由于国家机构和经济的改革，某

些私法作出相应的调整。在帝国政府机构和当地居民交往时，须遵守巴比伦法律。居住在巴比伦的波斯人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时，也要遵守巴比伦法律。但是，由于巴比伦的总督和法官大多是波斯人，所以巴比伦地区的司法权仍掌握在波斯人手中。

波斯帝国历代国王都允许犹太人按自己的法律生活。犹太教经典《摩西五经》就是在波斯国王的庇护之下编成的，并且在公元前445年10月30日正式成为犹太人的法律。后来，在波斯国王的支持下，《摩西五经》成了各地犹太移民必须遵守的共同法律。波斯国王称犹太先知、大祭司以斯拉为“通达天上上帝律法的文士祭司”。波斯国王降旨说：

以斯拉啊！王既然差你去耶路撒冷，照你手中上帝的律法书察问犹太和耶路撒冷的景况。要照着你上帝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上帝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上帝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上帝律法和生命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治罪、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

基本上有成法的民族都遵守着以前的法律。

帝国的波斯居民仍然遵从在世代相传的习惯法基础上形成的比较原始的法律。根据波斯法律，波斯国王可以做他所愿意做的任何事情。王权至上，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国王本身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但在实际上，王权还是受着贵族势力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冈比西斯娶他的妹妹为妻时，也征求了王家法官的意见。法官们给了他一个圆滑的回答，既不至于因维持法律而丢掉性命，也没有因畏惧冈比西斯而破坏法律。一般来说，国王的判决是最终判决，是不容改变的。一般案件由王家法官审理。这些法官是从波斯贵族中选出的，除非有过失，任职终身。如果王家法官贪赃枉法，审理不公，就会受到国王的严厉惩罚。欧塔涅斯的父亲西撒姆涅斯曾是王室法官之一。但他由于接受贿赂而审判不公，被冈比西斯一怒之下剥了全皮，然后蒙在西撒姆涅斯曾经坐过的法官座椅上。后来，欧塔涅斯被任命为法官，代替他父亲，冈比西斯告诫他要记住教训，公正审判。大流士为王时，桑多开斯也因受贿而审判不公，被大流士逮捕并判处磔刑。即将行

刑之际，大流士仔细衡量了一番。结果发现桑多开斯对王室的功劳大于他所犯的过失，于是格外开恩，把他释放了。

由于波斯帝国内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也是千差万别，大流士为了政令的统一和实施，确定当时在西亚流行的阿拉米语为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阿拉米语起源于腓尼基文字，在亚洲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它是亚洲现存许多字母文字的始祖。阿拉米字母书写简单，应用广泛。阿黑门尼德王朝所有诏令必须首先译成阿拉米文，然后再送往各地译成当地文字颁行。波斯人使用古波斯楔形文字。这种文字比西亚其他楔形文字都简单，只有36个字母符号和1个分字符号。每个符号笔画最多不超过6画，书写由左向右，书法工整美观。较之其他楔形文字更加容易辨读，已经接近字母文字或半字母文字了。古波斯楔形文字是阿黑门尼德王朝用于发布诏令、铭刻王室碑铭的文字。由于它不是历史形成的，而是纯粹人造的文字，所以使用范围很小，认识者也极少，在用它发布诏令时，必须同时用通用的阿拉米文字译出。阿塔薛西斯二世之后，古波斯楔形文字使用越来越少。到亚历山大东征时，伊朗已没有人能读懂居鲁士王陵的铭文了。随着波斯帝国的灭亡，古波斯楔形文字也变成了无人通晓的死文字。直到1845年，才由英国学者罗林森释读成功。总之，文字的统一为整个帝国的文化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对于巩固帝国统治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开始于公元前518年的改革，倾注了大流士毕生的精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改革的成果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巩固了对征服所得领土的统治，促进了帝国的商业和贸易的发展。贪心不足蛇吞象。大流士的征服野心是永无止境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大流士的最大心愿。于是，公元前492年，旷日持久的希波战争爆发了。尽管波斯人初战失利，大流士并没有放弃征服希腊的企图。公元前486年，埃及又爆发了反波斯统治的大起义。大流士还没来得及镇压，就身染绝症，命赴黄泉了。

（五）功高至伟：大流士的贡献

综观大流士的一生，他是波斯帝国颇有作为的一代英主。他上台后，对内消灭内乱，厉行改革；对外侵略扩张，开疆拓土，极大地促进了波斯帝国内部、外部的全面交往。他不仅挽救了风雨飘摇中的波斯帝国，而且

把它推上了强盛的顶峰。若从历史文明交往的角度看，大流士斯功厥伟，堪值一书。

首先，大流士平定内乱，为促进内部交往创造了条件。人类的交往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人类的孤立和封闭状态，逐步加强社会联系和整体融合的过程。交往作为一种实践能力是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活动是交往的基础、决定要素和制约因素。波斯帝国时期，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尚处在由点状交往向区域性交往的过渡阶段。

交往总是在邻近地区发生，所以地缘因素是交往的首要因素。地缘常常是一个地区内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等种族或民族异质性的指数根源，所以与民族政治及文化关系密切。开国之君居鲁士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战争交往的方式，打破了各地区、各民族、各文明的原始的小国林立、相对闭塞的状态，冲破了地缘因素的局限，首次为波斯帝国的内部交往创造了条件。但是，在大流士即位前后，帝国各地风起云涌地爆发了起义或叛乱。大流士用了一年多时间，经过大小 19 场战争，擒获了 9 个叛王，才最终把这场使帝国面临土崩瓦解的大起义或叛乱镇压下去。这不仅巩固了大流士自己的统治，而且维持了一个庞大帝国的疆域和统一。各民族、各国家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各民族、各国家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決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大流士平定内乱，重新统一帝国的意义在于：避免了帝国崩溃而造成的小国林立、各自为政的相对闭塞局面，为帝国内部的进一步交往提供了条件。

其次，大流士厉行改革，全面促进帝国内部交往。波斯帝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帝国。内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构成了千姿百态、相对独立的小地缘环境。这种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他们之间的交往，也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所以，大流士下令在帝国境内修筑若干驿站，配备马匹人员，使之安全可靠，畅通无阻。驿道的修筑和完善为促进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文化上的交往。

大流士推行行省制度，加强和地方政治交往。帝国初期，部分地区行省的总督大多由当地土著王公、部落首领或官吏担任，全权负责行省军政事务。大流士上台后的动乱暴露出当地人权力过大的弊端。大流士的行省改革，一是把总督职位全给予波斯人，二是军、政、监察三权分立。行省的划分反映了地缘因素的特征。每一个行省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各个被征服国家的疆界，如巴比伦是一个行省，埃及也是一个行省。这种划分保持了原地区的地缘、民族、生产生活和文化特色，有利于行省内部交往。而行省行政、军事、司法和经济权力的分散与互相牵制，则削弱了各行省的相对独立性，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交往。

大流士经济方面的改革促进了帝国内的经济交往。公元前518年，大流士实施税制改革。此前，波斯帝国对地方没有固定的贡税，许多地区以送礼物的形式交纳。大流士重新丈量全国耕地面积，根据土地面积、农作物的种类和平均产量，规定了固定的税额。这样，就避免了地方官吏毫无定则的横征暴敛，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固定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各地的内部经济交往。同时，大流士下令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和货币，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有利于地区间的各种经济交往，从而有益于帝国统治的巩固。

大流士的军事改革也是加强交往的重要手段。在古代社会，战争交往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战争交往具有对闭塞状态的突破性作用，而这种突破性作用是任何和平交往所不能比拟的。波斯帝国的建立正是居鲁士率领强悍的军队，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的结果。波斯帝国的再度统一稳固，也是靠大流士大小19次战争。所以，军事实力的先进与否直接决定了在内外交往中的成败。大流士的军事改革使波斯帝国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在维护帝国内部有秩序的、和平的、持续交往，占据对外交往的主动性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大流士统一文字，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从而促进文化交往。对于人类的文明交往而言，语言能使人们交流感情、分享经验、共享知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交往。文字则是语言的进一步发展。语言文字对帝国的文明交往来说，既是内容，又是手段，它是帝国文明交往的思维手段和传播工具。为了解决帝国境内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互异问题，大流士把广为流行、简单易懂的阿拉米语确定为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用以发布诏令，

和其他地区的语言文字并行不废。文字的统一既是帝国内部文化交往水平的标志，也极大地促进了各地文化交往。

宗教是古代文化的载体，是帝国文明的核心和基础。任何一个帝国都有自己宗教的或近似宗教的文化形式。帝国的文明交往也离不开宗教的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政治归属感。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相对独立于社会存在。一个国家灭亡了，一个民族被征服了，但它所信奉的宗教不会马上随之消灭，而是根据环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变迁过程。通过战争交往形式，以军事和政权力量建立起来的波斯帝国，境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宗教相处，往往不是冲突，就是相容。观诸中外历史，宗教相容的情况少，宗教冲突的例子从古至今，比比皆是。不同的宗教对宇宙万物具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一旦宗教认为自己信奉的神是唯一的真神，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这种思想与民族、国家等现实利益因素结合起来，宗教间差异性所蕴藏的强大力量就会爆发出来。宗教由于与地缘、文化、民族等有着密切的天然联系，所以往往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发生冲突的重要因素。而一旦宗教间发生冲突，理性与科学无能为力，只能依靠人类自身的理智、智慧和克制。宗教信仰越是虔诚狂热，这种冲突越是血腥和可怕。

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历来信奉祆教。在居鲁士二世支持下，祆教迅速传遍了波斯帝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祆教文化圈。但居鲁士奉行宗教宽容政策，他从巴比伦送回诸神，使其永远安居。他遣返“巴比伦之囚”，重修耶和華圣殿。他尊重各民族感情，保护他们的信仰。

大流士把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信仰提高到新的高度，在铭文中，他一再声称“靠阿胡拉马兹达之佑”，其意即在利用宗教信仰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大流士同样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他尊重埃及的信仰，斥巨资修建了阿蒙神庙，并以此获得埃及祭司们的支持。大流士善待犹太人，耶和華的圣殿修复工作得以完成。即使发动叛乱、被大流士称为“不义之人”的埃兰人，仍被允许信仰自己的神。在波斯本土，他也不排斥原始的、祆教前古伊朗早有的众神信仰。对帝国境内所有崇拜的诸神，大流士均加以保护或赞助。

大流士的宗教宽容政策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确保帝国全体利益的前提下，他承认、保护各地原有信仰，也就维护了地方上与宗教信仰纠缠在一起的局部利益，有利于维持地方上的稳定。这种宗教宽容使帝国境内各宗教因没有外在威胁而不会形成闭塞的自我保护意识，有利于各宗教之间的对话、了解、相互理解和尊重，这正是文化交往的理想状态。

波斯帝国是一个力图统治东方和西方的国家。不断地开疆拓土是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大流士也不例外。公元前517年，内乱初定，他就开始了对外扩张。他派兵占领了印度西北部，将其置为印度行省。公元前513年，大流士亲自率军进攻西徐亚人。尽管与西徐亚人的战争是不胜而返，但沿途把色雷斯、马其顿并入了帝国版图，色雷斯沿岸的一些希腊城市也被征服。大流士雄心未已，不久又发动了入侵希腊的战争。但大流士没看到战争的结果，就随无常而去。

从历史文明交往的角度看，大流士的侵略扩张推动了国内外的各种交往。首先是促进了境内各民族之间以及与外民族的交往。例如：塞人作为波斯帝国的居民，就不仅仅同波斯人交往，而且也同希腊、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生交往。这种交往不仅是通过战争形式在战场上相逢，而且也是作为难友（被波斯国王奴役的手艺人和建筑工人），甚至作为官吏和波斯军队的军人。另外，在战争交往中，由于战争本身的需要和人员的流动，也加速了物质文明的交往。由于毗邻的地缘关系，频繁的人员往来，希波战争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往，特别是推动了东方文化向西方的传播。在希波战争中，波斯竟成东方文化向希腊传播的主力。它不仅把自己的创作向西方输送，而且把巴比伦、埃及和爱琴海中克里特岛等地吸收来的远古文化向西方输送。

“换一个角度看世界史，把交往作为世界史横向发展的联系线索。把交往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交往和交换综合考察，就会全面地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面貌。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打开闭塞状态、走向世界的交往史。”

所以，要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就要研究交往的规律。评定历史人物，也需要从历史文明交往的角度，看他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促进了交往的发展，还是阻碍了交往的发展。

在这里，大流士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在原始工具文明下的点状交往向奴隶制文明的区域交往的演进中，大流士的扩张扩大了区域交往的范围，第一次囊括了亚、非、欧三大洲，意义重大。交往是社会生产活动的必要前提、伴随要素和中介环节。所以，理想的交往状态必然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推动历史的进步。而大流士的改革正是通过政权的力量把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调整到和平的、有序的、理性的、互动的最佳状态，并由此影响到对外交往。这正是大流士文治武功在世界历史交往中的意义所在。观诸世界帝国的统治者，或偏重攻伐，文治未遑；或修文施政，武功不烈。能内外兼顾，效果俱佳者，唯大流士一人而已。所以，大流士不仅是波斯帝国的伟大君主，更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五、欣欣向荣：空前繁盛的社会经济

（一）奴隶制帝国：遍地而起的大庄园

波斯帝国是以战争交往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尽管帝国的建立促进了境内各民族、各地区各方面的交往，但由于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终阿黑门尼德一朝，波斯帝国始终只是一个军事行政联合体。但是，大流士的改革，在当时条件下，巩固了帝国的统治，消除了古代东方文明地区内部长期混乱的局面。它为东起印度，西到地中海沿岸这个辽阔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公元前5世纪大流士改革以后，波斯帝国进入了全盛时期，社会经济也空前繁荣。

在波斯帝国极为广阔的疆域内，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帝国西部，尤其是巴比伦尼亚、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各城邦，奴隶制生产关系早就发展起来，商业贸易也非常发达。而在伊朗东部地区、中亚细亚和其他边陲地带，有的原始公社正在瓦解，奴隶制生产关系刚显萌芽，有的游牧部落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而军事征服这一战争交往的直接后果，就是极大地促进了波斯帝国的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首先，战争交往直接促成了奴隶主阶级的队伍壮大和奴隶制大庄园的

激增。作为“众王之王”的帝国最高统治者，波斯国王名义上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而实际上，除了部分土地由农村公社占有耕种，并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的赋税外，其余的土地被国王和奴隶主贵族阶级所占有。波斯诸王征服各地之后，没收了大批被征服地区反抗波斯统治的高官显贵的土地。除国王自己留用、独占一部分外，又大量地赐予宗室成员、波斯的高官显贵。这些土地的领有者，除服兵役外，免纳一切赋税。于是，大规模的王室、显贵、官吏的大庄园遍及波斯、埃兰、巴比伦、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和埃及等地。这样就出现了一大批占有大庄园的奴隶主阶层。这些大地产主一般并不亲自管理这些地产，而是委托管理人员负责，自己则住在巴比伦等大城市享乐。波斯亲王阿尔沙米斯本是埃及总督，而他却长期住在苏撒和巴比伦。从苏撒到埃及的路上，到处是他的庄园。在阿尔沙米斯发给巴勒斯坦等地的许多管理人中的命令说：

命令如下：我的管理人纳赫特·戈尔出发到埃及去了。你们应从你们境内我的地产中供给他给养：每日2米尔卡白面粉、3米尔卡全麦粉、2米尔卡葡萄酒或啤酒、1头牡绵羊；供给他的奴仆的给养是：每人每天1米尔卡面粉，每匹马供给1米尔卡干草；还必须供给和他们一道去埃及的、我的3个奴隶（2个奇里启亚人、1个工匠）的给养是：每个人每天一律供给1米尔卡面粉。每个管理人必须按照纳赫特·戈尔由一地至另一地行程的顺序，次等供给其给养，直至他到达埃及为止。倘若他在一地滞留一天以上，不准发给他多于预定日期的给养，巴加萨尔知道此命令。书吏：拉什特。

在另外一件阿尔沙米斯给他在埃及和邻近地区庄园管理人所下达的命令中，可以看出波斯帝国奴隶制大庄园经营管理的特点和埃及民众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和反抗。阿尔沙米斯给埃及庄园管理人赫特·戈尔的命令：

从前埃及人发难的时候，前管理人普萨米提赫不但把我在埃及的奴隶和动产保护得严严实实，没有使我家遭受任何损失，同时还尽力从其他地方搜罗到各种奴隶工匠和其他动产交给我家。而现在我在这

里也听说，在下埃及有许多管理人特别出色，他们不但把其主人的奴隶和动产保护得严严实实，同时又用从其他地方搜罗到的其他东西增加了其主人的家产。但你却没有这样做。

为此，我现在告诉你：你必须努力，把我的奴隶和动产保护得严严实实，不要使我家遭受任何损失。同时，你还要尽力从其他地方搜罗各种奴隶工匠，送往我的府邸，盖上我的印记。你必须像前任管理人一样为我家尽力效劳。

你要明白，如果我的奴隶或其他动产有任何损失，如果你不能从其他地方搜罗到，不能增加我的家产，你就是严重失职，将受到申斥。

阿尔托希知道此命令。书吏：拉什特。

依靠奴隶们的辛勤工作和管理人员的严格管理，奴隶制大庄园得到很大发展。这类庄园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品除供波斯奴隶主挥霍之外，再就是给各级管理者和劳动者付报酬。

其次，战争交往的直接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在庄园内劳作的战俘奴隶。庄园中有大批农田和手工业作坊，其主要劳动者是被称为“格尔达”的战俘奴隶。按照社会生产的自然规律，最早最多的奴隶来源是债务奴隶和自卖奴隶。这些战俘奴隶是征服战争的结果。在波斯地区奴隶人数虽然有很大增长，而整个帝国境内，奴隶的人数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在奴隶制一向发达的巴比伦和埃及等地区，债务奴隶、自卖奴隶越来越少，这就显得战俘奴隶的比重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突出，从而证明了战争交往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巨大影响。居鲁士平定了吕底亚的叛乱之后，下达命令：把随同吕底亚人一道攻打撒尔迪斯的其他人等都卖为奴隶。波斯帝国的撒尔迪斯总督玛扎列斯率军攻占普里耶涅，也把这个地方的居民卖为奴隶。

波斯帝国战俘奴隶的地位比古希腊、罗马奴隶的地位高得多。尽管他们作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不能随意行动，并且必须加盖主人的烙印，但他们在庄园里可以有自己的家产，还可以按时领取一份实物和白银。其报酬比当时巴比伦自由民雇工还要高3~4倍。根据公元前509至前494年之间的波斯波利斯王室经济铭文记载，当地共有格尔达21575名，包括建筑工人、农夫、工匠、牧人。其中成年男性占37.5%，成年女性占39.8%，

男孩占12.7%，女孩占10%。战俘奴隶格尔达一般编成几十、几百、上千人的队伍，由十夫长、百夫长负责监督劳动。从波斯贵族阿尔沙米斯给他的埃及管理人赫特·戈尔、监察员及会计的命令中，还可以看出作为奴隶的工匠的生产、生活状况。命令如下：

兹有我的仆人巴加萨尔由苏撒带去的雕刻工辛赞尼。你必须供给他及其妻女给养，数量一如其他格尔达工匠，以使他能像先前一样，为我制造一尊雕像。一尊骑士与马的雕像，还有别的雕像。你必须派人把它们立刻毫不迟延地送往我处。阿尔托希知道此命令。书吏：拉什特。

所有的格尔达在管理上一视同仁，其报酬根据其年龄、性别、劳动效益和质量不同而有差别，不问其民族出身。在当时的庄园内，奴隶主除了使用大批格尔达奴隶劳动进行剥削外，也使用个体奴隶劳动或采取租佃关系的方式进行剥削。在当时的埃及和巴比伦等地区，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神庙奴隶制和城市商业中的各种奴隶制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反映了各地区传统的差异和内部经济交往的不同发展程度。

此外，战争交往的另一个结果是一种以服役为条件的军事份地制的出现。在波斯帝国建立初期，不断的征伐战争需要有充足的兵源。于是，波斯统治者把没收来的各地统治者的土地，部分分给驻守当地的士兵耕种。这种份地每块大约3.8公顷，根据持有者兵种不同而称之为“马地”、“枪地”、“桨地”，等等。这种份地名义上是“国王的赏赐”，而实际上持有者必须服兵役，并且还需缴纳一定数量的货币税和实物税。这种军事份地可以继承、抵押和出租，但获得者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由于后来以钱代役的现象逐渐增加，军事份地也逐步落入高利贷者之手。还有些士兵家庭因人口增加，份地所供养的人口越来越多。最后的结果是，军事份地逐渐消亡，帝国后期不得不采用雇佣兵役制。

在此基础上，波斯帝国的阶级关系一般分为三类：全权公民、自由民和半自由民、奴隶。全权公民（波斯人）和自由民称为卡拉，包括王室贵族，各级官吏、祭司、商人、自由手工业者和普通村社农民。奴隶无论是战俘

奴隶还是债务或自卖奴隶，在法律上都属于奴隶主的财产，可以随同土地、庄园、房屋一块出让、出卖、转送、馈赠。在巴比伦、埃及等奴隶制发达地区设有买卖奴隶的市场。

（二）齐头并进：农工商业的兴盛

大流士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的纵向发展和横向交往。农业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波斯帝国的主要农业区集中在西部，尤其是小亚细亚那些古老的农业地区。从生产技术和工具上看，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时，帝国境内已普遍使用铁器，石制工具还在一些地区存在，但已退居次要地位。从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上看，大庄园制的出现是一个新现象。这种集体性的规模经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奴隶本身社会地位的较好状况有利于维持奴隶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当时，两河流域和埃及地区的小块农田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两河流域地区的椰枣种植则是大规模的经营。而在伊朗中部和东部及中亚地区的草原地带，仍然是以游牧和畜牧业为主。波斯帝国的农业都属灌溉农业，依靠人力而不是自然，一般来说，收成比较稳定。

波斯帝国的手工业也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西部巴比伦、埃及、小亚细亚沿海地区，专门以从事手工业生产而闻名。许多城市以其手工业产品闻名于世，如巴比伦、乌鲁克、尼善尔、撒尔迪斯等地。在叙利亚、腓尼基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希腊城邦，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手工业生产集中地。在埃及，由于手工业技术世代相传而且工种专业固定化，所以其手工业水平特别高超。在帝国统一的环境中，手工业产品和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最具典型性的是波斯国王苏撒宫廷的修筑。据大流士苏撒宫廷铭文记载，苏撒的宫殿建筑是帝国各族人民集体力量和智慧的结晶，集中体现了波斯帝国高超的手工业发展水平。铭文说：

雪松是由黎巴嫩山区运来的。亚述人把它运到巴比伦后，卡里亚人和爱奥尼亚人又把它从巴比伦运到苏撒。柚木是由犍陀罗和克尔曼运来的。这儿使用的黄金是由撒尔迪斯和巴克特里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贵重的青金石和光玉髓是由索格底亚那运来的。这儿使用的绿松石是由

花喇子模运来的。白银与乌木是由埃及运来的。这儿使用的装饰官墙的材料是由爱奥尼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象牙是由努比亚、信德、阿拉霍西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石柱是由埃兰的阿比拉杜斯运来的。

那些加工石料的战俘，是爱奥尼亚和撒尔迪斯人。那些制造金器的金匠，是米底人和埃及人。那些制造木器的人，是撒尔迪斯和埃及人。那些做坏砖的人，是巴比伦人。那些装饰官墙的人，是米底人和埃及人。

大流士王说：

在苏撒，凡是已经下令要建立的那些雄伟建筑，那些雄伟建筑物都建成了。愿阿胡拉马兹达保佑我、我的父亲和我的子民！

从这个短短的诏令中，提示出宫廷建筑使用的材料来自境内的 15 个地区。从中亚和印度，直到埃及和希腊。现代考古发掘表明，苏撒宫廷的雄伟壮观远胜于诏令所说。大流士的接见大厅，面积有 10000 平方米，6 列高达 20 米的柱子支起大殿的屋顶，柱廊的顶部装饰着牛头。在宫廷的墙壁上，镶着精美玻璃砖浅雕像，大多为王室侍卫。各种动物和奇异的怪兽，现在看来仍然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气势非凡。

大流士修筑驿道，开凿运河，探寻海路，使帝国境内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这非常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波斯帝国统辖下的城市市场，可以见到来自印度的香料、埃及的玻璃、北欧的琥珀、卡塔戈的纺织品、希腊的工艺品和葡萄酒，等等。波斯帝国的商业城市主要是集中在帝国的西部地区，例如巴比伦和乌鲁克，不仅是著名的手工业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这些商业城市不仅直接销售当地所生产的手工业品，而且也从事广泛的中介贸易。小亚细亚沿海的诸希腊城邦，是东西方之间贸易的中转站。埃及在公元前 5 世纪时，就同希腊进行麻布和酒等日用品的贸易。后来，埃及从希腊进口金、银、木材和木制品及其他物品，一律征收什一税。埃及与希腊彼此间海路、陆路都比较畅通，因此成为波斯帝国和希腊进行经济交往的重要商业中枢。尽管当时商业贸易很活跃，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最初独立的、颇为发达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



在苏撒城发现的汉谟拉比法典巨石

的商业，是作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这些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对这些生产民族起着中介人的作用。”再发达的商贸交往，还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各地区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闭塞的经济整体。

（三）文明交往：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

从波斯帝国繁荣的社会经济及其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出交往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意义。

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交往是人类社会文明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集中表现。像生产力是人类的实践能力一样，这三种文明交往的实践能力在帝国内部和外部的竞争和依存中，不断打破民族和国家的壁垒，使世界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

从文明交往的角度看，波斯帝国的战争交往形式以武力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使许多原来闭塞的小单位被迫敞开大门，主动或被动地进行各种交往。而战争交往的直接后果就是改变了原来的生产关系。原来的波斯分成游牧部落和农居部落，还没有奴隶出现，处于农村公社阶段。在巴比伦等地，奴隶制主要也是生产关系自身发展的产物，以债务奴隶和自卖奴隶为主。波斯帝国的战争交往直接造就了一大批波斯贵族奴隶主，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作为战俘的奴隶“格尔达”。这些新生的奴隶主和奴隶在波斯帝国通过掠夺和没收建立起来的庄园内结成了稳定的主奴关系。这种新生的生产关系是交往的不是生产本身发展的结果，但也是建立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战争交往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军事份地制的出现。它的出现也不是生产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波斯统治者为了解决兵源问题而在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

由此看来，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是匀速的、一成不变

的。随着交往的扩大，一个地区的生产关系有可能得到跨阶段的巨大飞跃，也可能出现巨大的倒退。例如：中国历史上游牧于漠北草原的蒙古族、生活于白山黑水的满族，在进入中原之后，其生产关系就有一个大幅度的飞跃和进步。

波斯帝国的建立保证和扩大了内部、外部的社会交往，同时也必然促进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发展、交流和繁荣。从苏撒王宫的修建，可以看到广泛充分的物质生产和交往，生产技术的交往和提高。大流士的改革，尤其是驿道的修筑和运河、海路的开通，为交往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大流士一系列制度文明的建立、健全，本身既有继承发展，也是交往的需要和交往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庞大的波斯帝国的建立，就不会有大流士辉煌的制度文明的出现。驿传制度是大流士继承和发展了亚述帝国的制度，然后在帝国范围内推而广之，从而传播继承下来。铸币制度，则是大流士的首创，也一并成为后世效法的源泉。

纵向的社会发展与横向的社会交往密不可分，是一种动态、互动的关系。只有把生产和交往综合考察，才能反映人类历史的立体的完整的画面。

六、宗教信仰：影响深远的祆教文化

（一）先知：琐罗亚斯德其人

宗教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是帝国文明的基础。每一个帝国都有自己的宗教文明。它的内部、外部交往，也都离不开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政治归属感。

祆教是波斯人所信奉的宗教，由伊朗古代先知琐罗亚斯德创立，又称琐罗亚斯德教。根据其主要宗教仪礼特征，又称之为“拜火教”。“祆”是外来语，是唐代国人据其音而造的新字，以其俗事天神故。陈垣先生进一步解释：“不称天神而称祆教，明其为外国天神也。”所以“祆”是中国文化对琐罗亚斯德教文化内涵的高度概括。祆教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在世界宗教史、文明史和古代伊朗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独特的地位。

祆教对于世界诸大宗教及其周边各民族均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东西方文明交往十字路口的伊朗，祆教文化长时期发挥着巨大作用，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现代伊朗的地理范围，是世界史文明交往的一个典型范例。

祆教先知琐罗亚斯德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作为教主，他的生平蒙上了浓厚的神话传奇色彩。帕拉维语文献记载了琐罗亚斯德降生的神话：琐罗亚斯德的灵光来自第六层天漫无边际的光源。它从群星闪烁的天空降落到弗拉希姆家的祭火台，然后又进入到已经怀孕的弗拉希姆妻子的腹中。后来，她生下了一个女孩，叫杜戈达娃。由于含神光而生，杜戈达娃出落得美貌不俗。由于妖魔的蛊惑和煽动，弗拉希姆将女儿杜戈达娃赶出了家。杜戈达娃流浪至斯皮塔曼部落，与酋长之子普鲁沙斯结为夫妇。琐罗亚斯德的灵魂原本生活在光明天国，守护神将其置入一株胡姆茎内，然后放在一棵参天大树的顶端。在天神指引下，杜戈达娃的丈夫从树上取下神圣的胡姆草，回家交由妻子收藏。琐罗亚斯德的躯体分子则是天神用水和植物配制而成，然后置入雨点中，降落在大地上，为地上的草木吸收。杜戈达娃家的牛群吃了含有琐罗亚斯德躯体分子的青草，乳房膨胀起来，产生了大量鲜美的牛奶。杜戈达娃把丈夫交给她的胡姆草捣烂，放到牛奶里一齐喝下。于是，琐罗亚斯德的灵魂、躯体分子，连同杜戈达娃身上原有的琐罗亚斯德的灵光合为一体。此后，杜戈达娃便孕育了伊朗的第一位先知琐罗亚斯德。

这位先知的出生更为神奇。琐罗亚斯德降生之后，便放声大笑。其笑声使环绕在他身旁的魔鬼纷纷抱头鼠窜。波斯人相信，每一个生物，其四周都有魔鬼环伺。

其实，这神话大抵是后世的捏造附会。如同中国古代开国帝王降生时都有红霞满室、电闪雷鸣一样，不过是将其神化而已。如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其母梦白象而孕，左肋而生。刚生下来就连走七步，一步一朵莲花，时有双龙吐水，为其浴身。他还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比起释迦牟尼，琐罗亚斯德的出生传说逊色多了。但其经历和影响，也足以与释迦牟尼相媲美。

相传，琐罗亚斯德7岁时就开始学习接触祭司的职业。20岁时，他不

顾父母的反对，毅然离家出走，云游四方，参访离士，寻求真理。如同佛陀和基督一样，琐罗亚斯德也经过了一番苦修磨炼。他远离世人，独自住在一座山上，以山上的干酪和水果为食。在他成圣之前，魔鬼对他多方诱惑和试探。有时，在他的前胸插上一把剑；有时，把他的七窍灌满熔铅。但琐罗亚斯德均经受了这些考验，求道之心从未退缩。

在他 30 岁时的仲春时节，琐罗亚斯德终于得到了阿胡拉马兹达的启示。那天黎明，虔诚的琐罗亚斯德去河边取水，以准备祭礼。在河边，他忽然看到了异象：一个身穿白衣、光芒四射的天神站在他的面前。这位天神带着琐罗亚斯德上升到天界，到了阿胡拉马兹达和其他天神面前。从他们那里，琐罗亚斯德接受了祆教的启示。自此以后，他作为祆教的先知开始传播祆教教义。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琐罗亚斯德不但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可和信服，反而受到嘲笑和迫害。10 年过去了，琐罗亚斯德只获得一个信徒，此人还是他的表亲。琐罗亚斯德不由向阿胡拉马兹达悲叹道：“奉行您的旨意固然是好，却使我在人群之间受尽磨难。”失望之余，琐罗亚斯德离开了故乡的人民，远游他方，追寻有缘的祆教信徒。最后，他终于在一位叫卡维·维斯塔斯帕的国王那里找到共鸣。国王对他的讲道大加赏识，连同王后都做了琐罗亚斯德的早期信徒，答应允许并协助他在该国传播祆教。这一年，琐罗亚斯德已 42 岁。

琐罗亚斯德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三。琐



琐罗亚斯德画像

琐罗亚斯德一生结婚三次。原配夫人为他生了一子三女。第二位夫人为他生了两个儿子。第三位夫人是卡维·维斯塔斯帕国王的重臣贾马斯帕的侄女。为了巩固他与王室的关系，扩大祆教的影响，琐罗亚斯德把自己的三女儿嫁给了贾马斯帕。自此，祆教在朝野的影响越来越大，改信祆教的人也越来越多。

根据祆教传说，琐罗亚斯德与其第三夫人三次同房，其精液均射泄到地上。报信天使将精液的光芒和力量取走，交给江河女神阿娜希塔保管。教主的精液被保存在锡斯坦的卡扬塞湖里，由 99999 个善者的灵体负责守护。终审日到来前的第一个一千年末，一位名叫芭德的姑娘去湖中洗浴而受孕，其后生下第一位隐遁先知胡希达尔。终审日到来的第二个一千年末，一位叫贝赫芭德的姑娘到湖中洗浴受孕，生下第二位隐遁先知，叫胡希达尔·马赫。终审日到来前的最后一千年末，有位叫埃蕾达特·费兹丽的姑娘去湖中洗浴受孕，生下第三位也就是最后一位隐遁先知苏什扬特。这三个相隔千年而生的三兄弟就是继琐罗亚斯德之后的救世主，将领导善类战胜邪恶。

据说，琐罗亚斯德得享高寿，在一阵雷声中升天而去。另一种说法认为，由于他的活动引起邻近国家的敌意，引发了一场维护各自信仰的战争。结果是琐罗亚斯德一方大获全胜。但此后，新旧信仰的冲突时有发生。琐罗亚斯德 77 岁那年，被一位仇视祆教的祭司刺死。无论如何，琐罗亚斯德在后人眼中是位超凡脱俗的神话人物。要廓清其本来面目，在有限的资料条件下，难度颇大。

虽然琐罗亚斯德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由于对他的记载传说多于史实，考其生活年代和地点，难下定论，至今依然争论不休。自古以来，关于琐罗亚斯德生存的年代有许多说法。苏格拉底的学生阿西比亚底斯认为，琐罗亚斯德生于柏拉图以前 6000 年。他的根据是，世界每 6000 年为一个循环，琐罗亚斯德与柏拉图同为二元论者，也应该相距 6000 年。尽管此说荒唐无稽，但由于祆教经典也采此说，所以影响很大。这一时期大大早于印欧语系共同体瓦解的公元前 4 至前 3 世纪。作为伊朗雅利安人的先知，绝不可能生活在那个时代。另一说认为琐罗亚斯德生活在亚历山大前 285 年的公元前 6 世纪。它是根据波斯传说和巴比伦编年史材料提出来的。根据这一

传说，居鲁士接受了琐罗亚斯德的教义，在境内广为传播，并与异教徒作战。这与祆教经典《阿维斯陀》中琐罗亚斯德的保护人卡维·维斯塔斯帕的事迹特别相近。而大流士的父亲也叫维斯塔斯帕。于是就把《阿维斯陀》中的国王与大流士之父想象成一个人。根据巴比伦史，居鲁士攻占巴比伦在公元前540年。如果把这一年看作他接受祆教并开始与异教徒作战之始，那琐罗亚斯德当时应在30岁左右。由此前移30年即公元前570年，就成了琐罗亚斯德的诞辰之年。此说也得到不少学者的赞成，但仍有疑点无法解释清楚，此说也显得颇为牵强。

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琐罗亚斯德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但祆教学者鲍爱丝认为应定在公元前1400～前1200年之间。学者们公认，祆教经典《阿维斯陀》中的最古老的《伽泰》部分是先知琐罗亚斯德所吟诵的布道歌。鲍爱丝据此指出，琐罗亚斯德作《伽泰》所用的语言是伊朗东部的古老方言，其古老程度相当于印度的《梨俱吠陀》。而《梨俱吠陀》是公元前1500年以后逐渐形成的。所以，琐罗亚斯德的出世不会早于公元前1500年。

丹麦学者克里斯藤森根据米坦尼文献指出，公元前14世纪生活在土耳其境内的居民是印度—伊朗雅利安人，而非纯伊朗雅利安人。米坦尼诸王信奉的是上述时期的神祇，是为祆教当时尚未传入该地的明证。他又根据语言学材料和米底部落已于公元前9世纪中叶在伊朗高原定居的信史材料，推断琐罗亚斯德生平的下限应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因为这时祆教已经形成，其经典在东伊朗地区流传多时了。从《伽泰》颂诗的内容看，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年代反映了社会上出现了势不两立的两个宗教派别的斗争。他的出世、创教构成了东伊朗部落宗教时代初期即公元前1100年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所以，其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1100年左右。

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地点和他的生卒年代一样扑朔迷离。根据传统的帕拉维文宗教文献记载，雅利安人的原住地“埃朗维杰”位于阿塞拜疆。据此，视阿塞拜疆为其出生地。按宗教的传统说法，琐罗亚斯德生于阿塞拜疆，20岁时开始隐世遁居，探求真理。30岁时，接受启示，开始传道。由于受到当地顽固势力的反对，琐罗亚斯德的最初传教不顺利，就外出到东伊朗的巴尔赫地区，在那里获得初步成功。77岁时，在宗教冲突中不幸殉难。

但是，从语言学材料和《伽泰》颂诗的内容推断，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应在伊朗东部。因为先知所使用的语言是伊朗东部方言。《伽泰》颂诗和《阿维斯陀》后面部分中提到的名山大川、部落战争和宗教活动，地理位置和范围大都在伊朗东部地区，尤其是锡斯坦一带。琐罗亚斯德的精液就保存在锡斯坦境内的卡扬塞湖，由众多善灵守护。所以，琐罗亚斯德出生地“东部说”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

琐罗亚斯德之本来面目，主要依靠语言学材料。自文字产生，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语言文字就成了人类足迹最可靠的记载。语言文字是人类一项伟大的文明成就，是文明得以保存发展、流传的决定性因素。它是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往的传播工具和思维手段，在不同文明主体的交往中，语言文字本身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有的逐渐走向消亡，有的传播渐广。语言文字在交往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从而其自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并成为某种文明的象征。某一种语言文字的应用都有个大致相应的地域范围，成为特定文明圈的通用语言。正是根据语言文字在文明交往中的具体变化，学者们才能对祆教的初创拨开神话的迷雾，得出一个比较科学的结论。

（二）教义：善与恶的二元对立

琐罗亚斯德一生行教近40年，创立了较为完善的祆教教义。祆教不是一神教，也不是多神教，而是一种特殊的二元神论宗教。大凡宗教，都要解释神之由来，人之由来，人与神的关系。这种追根溯源的探讨乃是各宗教立教之基础。琐罗亚斯德在《伽泰》中，以简朴的语言提出并阐述了独具特色的二元对立的宇宙观。

他认为未有宇宙之先就存在着善、恶两大本原的对立。善本原体现智慧、善良、真诚、仁慈等所有美德，是光明和生命的源泉。恶本原体现愚昧、邪恶、虚伪、暴虐和破坏，代表着黑暗和死亡。恶的主宰叫阿赫里曼，意为“居心险恶者”。他与阿胡拉马兹达同时并存，但势不两立，心怀鬼胎，专事恶行。自创世之初到世界终了，两者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起初，存在着两个实体：阿胡拉马兹达和阿赫里曼。阿胡拉马兹达作出善的选择，赋予无相无形的宇宙以有形的形式，不仅创造了天神，而且

又同诸天神创造了天空、水、植物、原牛和原人。在此之际，阿赫里曼撕破天空，闯入宇宙，把清水变成咸水，把沃土变成沙漠，使植物枯萎，并杀死原人和原牛。诸天神联合抵抗各种邪恶，使各种植物在大地上生长，使牛群和人类在大地上繁衍。自此以后，进入“混杂三世”。恶势力不断入侵，阿胡拉马兹达和诸天神就不断抵抗。这种善恶对立的斗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一直延续 12000 年。最后，阿胡拉马兹达集合一切善的力量，战胜阿赫里曼率领的恶魔，将其清除出光明美好的世界。天地焕然一新，进入“分别之世”。阿胡拉马兹达、一切善神以及人类将永远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共享宇宙间无穷的福乐。

二元对立的宇宙观是琐罗亚斯德立教的基础。基于此，他又提出了“七位一体”善神崇拜的宗教观。阿胡拉马兹达预见到阿赫里曼将破坏他创造的宇宙，就事先创造了 6 位天神，充当他创造并保护宇宙的助手。这 6 位天神分别是：（1）巴赫曼，在天国代表阿胡拉马兹达的智慧和善良，后被奉为动物神。（2）阿尔迪贝赫什特，在天国代表阿胡拉马兹达的至诚和圣洁，被奉为火神，是宇宙和人类秩序的保护神。（3）沙赫里瓦尔，在天国代表阿胡拉马兹达的威严和仁政，乃天空之主，守卫大地，负责救助穷苦百姓。（4）斯潘达尔马兹，在天国代表着阿胡拉马兹达的谦恭和慈爱，被奉为土地女神。（5）霍尔达德，在天国代表着阿胡拉马兹达的完美和健康，被奉为江河女神。（6）莫尔达德，在天国代表阿胡拉马兹达的永恒和不朽，被奉为植物女神。这 6 位天神为阿胡拉马兹达所创造，但又参与了宇宙的创造和保护。尽管他们名称不同，职司各异，但他们本质相同。他们拥有一个心灵，一种声音，一样行为，能从一个天神的灵魂里看到另一个天神的灵魂。也就是说，尽管他们有各自的独立性，但共附一个主体阿胡拉马兹达，因而可以称之为“七位一体”神。6 位天神分别代表着阿胡拉马兹达的各种优良品质，共同组成了体现所有美德的善界至上神。除了阿胡拉马兹达及六大从神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善界神祇，如牛精古舒尔万、遵命天使斯鲁什和幸福女神阿希等。

在二元对立论的原则下，琐罗亚斯德提出了“弃恶取善”的尘世说。阿胡拉马兹达不仅是光明天国的统治者，众善神的主宰，而且还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尘世是阿胡拉马兹达和恶魔阿赫里曼分别代表善与恶、光明

与黑暗两大势力的战场。作为阿胡拉马兹达造物的人类自觉不自觉地都被卷入这场斗争之中。是追随阿胡拉马兹达及其使者，与邪恶势力作斗争，还是追随阿赫里曼为非作歹、兴风作浪呢？琐罗亚斯德指出，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可以任意选择。“真诚和虚伪，智慧和愚昧都在高呼，善与恶两大本原在召唤各自的信徒，动摇者将得到土地女神的帮助。”琐罗亚斯德指出以智慧选择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作为神主的使者，琐罗亚斯德的职责在于指给众生正途，劝他们弃恶从善，皈信正教。他不想，也没有能力强迫人们抛弃传统的信仰改宗祆教。宗教信仰的选择，对个人而言极端重要。它关系到今世的人生道路和来世的灵魂归属，所以必须作出明智正确的抉择。在现实生活中，立足本业，勤于稼穡，修房挖井，种植果木，皆蒙阿胡拉马兹达纳悦，有助于神主进行善的创造工作。相反，那些破坏农耕、虐杀牲畜的行为应受到强烈的谴责。琐罗亚斯德祈祷说：“阿胡拉马兹达啊！愿你将期待已久的奖赏，赐予耕地、蓄养牲畜的行善者。神主啊！正是你智慧的宗教使农牧业发达兴旺。”



祆教标志物

尘世为神所创造。有所来，也有所归。同其他宗教一样，祆教提出了自己的来世说。对阿胡拉马兹达而言，创世之初，就预设了来世的一切，即到分别之世，以阿赫里曼为代表的邪恶、黑暗势力将被清除，光明世界将重新恢复，神人同享永远的幸福。对于尘世的人类，与之相关也有来世的安排。就个人而言，是由身体和灵魂组合而成的。人死后身体不复存在，但灵魂为神主所造，永恒不灭。所以，按祆教说法，人死后灵魂出窍。最

初三日徘徊于自己的躯体之上，可以感受到家人的祭奠告慰。三日后，幽灵将被妲伊纳（意为“良心、自我”）女神接到“分别之桥”，接受神的检验和判决。根据亡者的生前思、言、行，虔诚的正教徒由于行善积德，身心清白，接引他的将是一位美貌仙女，引他安然通过平坦宽阔的大桥，升入无限光明的天堂，与众神共居。如果亡者生前不从正教，作恶多端，则将有一个丑陋不堪的妖婆带路走上窄如刀刃的分别桥，跌落地狱，与恶魔相伴。如果亡者生前功过参半，善恶兼为，则被置于天国和地狱之间的地段，亦称“阴阳界”。这里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所有灵魂除在死后接受判决外，在“分别之世”还要接受最后审判。经过这次严格而公正的审判，宇宙间一切邪恶之徒将再一次从大地上被清除出去，所有义人的灵魂将获得肉体而复活。融化的金属之河流进地狱，烧尽宇宙中最后的邪恶场所。此后，阿胡拉马兹达将把永生赐予每个复活者。人类将与诸神生活在四季如春的极乐世界里，永享安乐。

人类怎么才能在死后避免堕入地狱，怎样才能得到永生？琐罗亚斯德相应提出了“三善”救赎说。“三善”指善思、善行、善言。“善思”是指要笃信和崇敬阿胡拉马兹达，不允许妄自尊大，不可亵渎神明，不得心怀邪念。“善言”是指要歌颂和赞美神主阿胡拉马兹达及其六大从神，严守口戒，不得撒谎、行骗、争吵、谩骂，不可妄行污蔑和诽谤。“善行”是指要虔敬诸神，严守教规，不犯戒律，勤事农耕和养畜，力行乐善好施、扶弱济贫。现世是否奉行“三善”，决定着死后是升天堂，还是下地狱。琐罗亚斯德总是劝诫信徒好自为之，戒除恶行，广行善事，积极投入到弃恶取善的斗争中，以求得天国永恒的奖赏。这“三善”不仅是宗教信条，而且是道德规范，久而久之，乃成为波斯民族的优良传统，并对古伊朗和中亚各族人民的道德文明建设起到过重要作用。

于是，琐罗亚斯德对世界的本原、形成和结果提出了自己系统的看法。善恶对立的宇宙观、弃恶取善的社会观、善必胜恶的来世观，“三善”救赎的道德观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宗教哲学体系。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宗教世界不过是现实世界的曲折反映。作为先知的琐罗亚斯德不仅是卓越的宗教思想家，而且是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他敏锐地洞察社会，把社会变革赋予神圣的宗教意义。作为宗教思想家，

他不仅继承了雅利安人的原始宗教信仰，而且加以改造和创新。当然，这一切都受着当时具体的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无疑，琐罗亚斯德创立祆教，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源长的思想根源。

从思想上看，祆教的神话素材直接源于没有解体前的伊朗—印度雅利安人的原始信仰。《梨俱吠陀》不仅是印度，也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其中包含伊印人共同体时期的原始神话，也包含印度雅利安人生活在印度河流域间新产生的神话。比较《伽泰》颂诗和《梨俱吠陀》，可以发现祆教神祇的源头，与伊印神祇崇拜的共源性。

但是，伊朗—印度雅利安人原先共同信奉的神明在部落联盟共同体瓦解后，各自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其神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兹达本为伊朗—印度神话中拥有阿胡拉称号的主神之一，意为“智慧”。在印度神话里，这位智慧之王早已被淡忘，仅被称为“那个阿修罗”。但正是这个智慧之神，与阿胡拉称号连在一起，成了阿胡拉马兹达，被琐罗亚斯德改造成了善之本源，光明世界的主宰，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善界至上神。再如台伐，原本是伊印神话中的诸神共名之一，意为“那光芒四射的”。但在祆教的经典《阿维斯陀》中，这些台伐神以恶灵的面目出现。他们拦截献给诸神的祭品，破坏神主的创造，与恶魔沆瀣一气。因此，琐罗亚斯德斥之为“伪神”。祆教产生前，有不少部落崇拜台伐神。他们嗜血好战，无视道德，以抢掠、偷盗其他部落的牲畜和农作物为生，与崇拜阿胡拉的部落发生激烈冲突。于是，琐罗亚斯德将其逐出神殿。伊印人在部落共同体瓦解之后，自然条件不同，社会生活不同，神灵观念和崇拜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总之，琐罗亚斯德继承并发展、改造了原始宗教。祆教本身就是一大创新。

宗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作为社会改革家的琐罗亚斯德，其创教基于特定历史条件，反映了特定的社会风貌。

公元前1750年以前，伊印雅利安人尚共同生活在中亚南部地区。他们语言相近，信仰相同，已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青铜器广泛应用，农耕、养畜均有一定的发展，并形成了祭司、武士和农牧民三个不同职业等级的阶层。约公元前1750年左右，伊印人游牧部落开始南迁。与此同时，伊印人部落联盟开始解体，一部分涌进印度河中上游，进入恒河流域

和孟加拉地区，这些被称为印度雅利安人；一部分直接南下阿富汗和伊朗高原的部落，被称为伊朗雅利安人。这一过程持续到公元前 11 世纪，长达七八百年之久。在这一过程中，伊朗雅利安人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征服当地土著居民。要巩固和建设，还须抵御后来的雅利安人部落特别是塞人的侵扰。所以这一时期战争频繁，英雄辈出，被称为“英雄时代”。为本部族的生死存亡而激战的英雄们，生前深得族人的敬仰和拥戴，死后受到人们的缅怀和崇拜。这时期，自然界诸神已开始带有鲜明的社会性质。在这段历史神话传说的背后，依稀可见当时的历史面貌。

从公元前 11 世纪至前 8 世纪，东伊朗部落开始向奴隶制社会过渡。在其内部，坚持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竭力维护游牧部落陈规陋习的守旧派，与主张定居农耕和养畜的革新派发生了势不两立的激烈冲突。在外部，游牧的塞人和伊朗人仍然不断地侵扰已经定居的农耕居民，蹂躏农田，掠杀牲畜。时势造就英雄，琐罗亚斯德应运而生，成为这一时代农耕部落的代言人。他吸收并改造了传统的宗教信仰，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予以总结、提高和创新。所以，祆教文化从根本上是一种农耕文化。

从《阿维斯陀》经中所见地名来看，祆教发祥地是在伊朗东部地区的绿洲地带。这里的绿洲被沙漠和山岭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小块。只有依赖可靠的水源，才可进行农耕。绿洲边缘和周围，有强大的游牧部落环伺，不时铁骑突来，又倏然引兵远遁。他们毫无规律的烧杀抢掠，严重影响了农耕居民的正常生活。这种生存环境，孕育了祆教文化，其善恶二元对立的斗争，乃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的思维表述。阿胡拉马兹达虽然创造了宇宙万物，但并不能主宰或阻止恶神的入侵，反映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彼此无法取而代之的对抗性存在。“混乱之世”的漫长性反映了善恶势力的长期较量和农耕居民要战胜游牧民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以及没有皈依祆教的游牧民对绿洲农耕地区的长期侵扰和破坏。在《伽泰》中，琐罗亚斯德大力宣扬农耕文化，反对游牧生活。对那些肆行虐杀牲畜、破坏农业生产的游牧民，予以严词谴责。

众台伐何日曾发过善心？卡拉潘、马西杰和卡维，宰牲献祭手段何其残忍！休道伪信者也养殖畜群，那并非为了荒地的开垦。

以其言行折磨牲畜的卡拉潘，与农业道德和公正原则背道而驰，愿神主即刻宣布他们的最终审判。

祆教诸神的职责属性明显表达了农耕文化的各个方面。阿胡拉马兹达是农耕文化的总代表。其助手六大从神与农耕文化关系密切。巴赫曼是动物神，是尘世一切有益于农耕生物的保护神。祆教徒不是牧民，而是为农耕而饲养牲畜的耕农，因此该神保护动物，禁止使用牛、羊、马作祭品。沙赫里瓦尔是金属神，负责救助穷苦百姓，实则保护与农业紧密结合的手工金属制造业。斯潘达尔马兹代表农耕者的忍耐精神，故被奉为土地女神。阿尔迪贝赫什特是秩序和公正的代表，被奉为火神，代表着神主的至诚和圣洁，更重要的是他还是绿洲农业的“百谷神”。该神又名“阿萨·瓦希什塔”。阿萨（Asha）又称阿尔塔（Arta），前者指黍稷和食物，尤指小米；后者指小黍稷和面粉。这个神名是绿洲农耕民族的文化名词，也是祆教徒的同义词。《阿维斯陀》中把“雅利安”作“Ashaona”，意为“Asha的仆人”，而雅利安的原意为“播种高粱并感激使之生长的上天之人”。

琐罗亚斯德还指出，在“分离之世”，救世主将率领一切善类（包括人类）与恶魔作战，并最终建立理想王国。其实际意义在于使富庶的农耕田园免受游牧人的侵袭。他认为，在大地上要确立真理和光明，最有效的手段是“赫沙特拉”（意为“主宰尘世的强权”）。所以，琐罗亚斯德对皈依祆教的国王卡维·维斯塔斯帕大加赞颂。

以善思、善言和善行取悦神主，向马兹达顶礼膜拜，馨香祷祝，并为使者传教开辟前进的道路，他们啊，理应在天国享受清福！

随着时代的演进，琐罗亚斯德扬弃了伊印雅利安人的原始宗教，并注入了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新内容，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方向。所以，琐罗亚斯德不仅是伟大的宗教家，而且还是伟大的社会改革家。

宗教是宗教经典、教义、制度、组织、活动等组成的社会系统。祆教同样继承并发展了伊朗雅利安人的宗教生活。从公元前5000年起，伊朗雅利安人的故乡开始沙漠化，水源变得异常珍贵。人们认为水是诸神的创造，与

诸神的活动多有关系，所以定期向水献祭。祭品由牛乳和两种植物构成，代表着水所滋养的动植物。伊朗雅利安人对祭火同样重视。每家每日三次在自家的炉膛献祭，祭品由清洁的木柴、香料和一小块脂肪组成。伊朗雅利安人也向诸神献祭，以求得今生来世的各种幸福。祭品有动物和植物。动物以牛、马为主，特定的动物只献给特定的神灵。植物祭品中最主要的是豪麻（又名胡姆）。据《阿维斯陀》记载，豪麻是一种绿色植物，肉厚汁多，芬芳四溢。以之酿酒，功效奇大。武士饮之可以增加力量和勇气，祭司饮之产生智慧和灵感。但这豪麻到底是何物，目前学界尚没有共识。伊朗雅利安人继承游牧民时的风气，祭仪简朴，但须斋戒恭敬，郑重其事。伊朗雅利安人实行土葬，相信人死以后灵魂下往冥界，葬仪和祭礼均与冥界观念有关。

（三）礼俗：别具一格的宗教仪式

琐罗亚斯德在教义上完成了由多神崇拜向二元神论的转变。在仪礼上，他采纳了先前的一些祭仪，从而形成祆教的一些基本仪式。

祆教家庭中，儿童 15 岁时，视为成年，要举行成年礼。届时，祆教社团的全体成员都要参加。在祭司的指导下，成年的少年在腰间系上一条很长的带子，共绕三匝，前后各扎一个四重结。祈祷以前自行解开，礼毕系上。此圣带是祆教徒的标志。绕腰三匝意味着善思、善言和善行。围于腰间，时刻提醒每一位教徒要牢记于心，奉行不懈。

祆教把一天分为五个时辰，每个时辰都有一个神灵保护。每一时辰，祆教徒都要祈祷，一天五次。这是祆教徒的基本义务，称之为“班达吉”（意为“服侍”）。此功既能侍奉阿胡拉马兹达，又能抵御邪恶。早期祆教的祈祷辞，可能取自《伽泰》以及一些用伽泰语写的“真言”或“咒语”。琐罗亚斯德去世后，祆教祭司创作了一种专门用于每月献祭的祈祷书，称为《七章书》。

早期祆教徒还以“信经”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基本信仰和宗教义务。信经共九节，用伽泰语写成，当信徒入教时，都要作为誓词整段念诵。每天祈祷时，也要念诵。信经的最后强调“三善”的重要性，并赞颂祆教是公义的，其所有信条都是并将是最崇高、至善、至美的。

祆教有七大节日，起源于伊朗雅利安人的原始信仰，琐罗亚斯德将其

同阿胡拉马兹达及六大从神联系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元旦节。它标志着寒冬已去，暖春来临，象征着正义的最终胜利和永生的来临。其余六个节日分别为：仲春节，献给大地之神；仲夏节，献给水神；收谷节，献给大地之神；返家节，献给植物之神；仲冬节，献给动物之神；万灵节，献给阿胡拉马兹达。每当节日来临，祆教徒身着盛装，会聚庙堂，献祭神主，分享祭品，叙情话旧，异常热闹。参加七大节日举行的集体庆典和每日五次祈祷，是祆教徒必须履行的两大宗教义务。

奉行洁净是祆教徒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祆教教义认为，宇宙为阿胡拉马兹达所创造，本是清净无染，却被恶魔阿赫里曼侵入、破坏。作为教徒，应阿胡拉马兹达之召唤，奉行洁净律法，还宇宙本来洁净面目，责无旁贷。万一被不幸不洁之物沾染，祆教徒一定举行特定的仪式除去。

祆教徒把事物分为洁净、不洁净两类，在日常生活中严加甄别，信守奉行。他们认为，阿胡拉马兹达创造的事物都是洁净的，不可污秽。人作为万物之灵长，被创造者之首，理应恪守。所以，不可滥伐未成的植物，不可虐杀幼小的动物。要使无生命的金属保持光洁，土地也应得到耕耘和守护，免受不洁之物的玷污。对水、火之洁净，更为严格。在他们看来，用水清洗污秽是不能接受的，用火焚烧垃圾也是不可想象的。即使烧菜做饭，也特别小心，力图避免食物落入火中。

祆教徒把食物也分为可食、不可食两大类。入口的食物，要保持清洁。食器从不混用，食品分而食之。所有对人畜和庄稼有害的食肉动物和啮齿动物，以及一些昆虫，也属不洁净，其肉断不可食。杀死这些不洁净的动物，也视为一种善行。

祆教徒视尸体为不洁净。所以，人死以后，要尽快抬到“天葬台”。其实是一块平整的坡地或戈壁沙漠。在那里，任由飞禽分享食用。而后，将所剩骨殖收入石壶，另外埋葬，避免污染阿胡拉马兹达所创造的水、土地。不仅如此，祆教徒视所有从人体剥落、分离下来的东西为污秽。粪便、头发、指甲、唾液皆不洁净。所以，他们总是把剪下的指甲和头发用旧布包起来，埋到荒野，届时还要画符念咒。祆教徒强调肉体的洁净。每日每次祈祷之前，必先清洗脸、手和脚。若遇重大仪礼，则须大净，全身净涤干净，换上新衣。祆教的洁净之礼非常繁复、严肃，多者均有“九天之濯”的洁净礼。

早期的祆教不立庙宇,不设祭坛,不拜偶像。宗教生活由祭司负责安排。祭司主持仪式,接受供养,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阶层。宗教活动大多在家庭里,有时也在露天的公共场合。

祆教最初并无经典,而由祭司口传心授。后来形成文字的经典,总称为《阿维斯陀》。其中最古老的部分是先知琐罗亚斯德的颂诗,称为《伽泰》。经典的其余部分也出自东伊朗,但语言与《伽泰》有明显不同。据载,在阿黑门尼德时期,这部《阿维斯陀》共21卷,分85章,遵国王谕令,用金汁抄在12000张牛皮上。一份保存在阿塞拜疆希兹城的祆教图书馆,一份保留在王宫图书馆。后来,亚历山大攻灭波斯帝国时,将王宫图书馆连同《阿维斯陀》付之一炬。他将另一份运回希腊,翻译成希腊文后,原本也被销毁。流传至今的是形成于萨珊王朝时期(公元226~651年)的一部分。

(四) 光大: 祆教在波斯的传播

伊朗雅利安人并非伊朗高原的先民,早在米底人和波斯人迁入之前,伊朗高原就有原始居民的活动。公元前2000年左右,胡里人活跃在伊朗高原西北部,他们信仰多神教。由于他们为印度—雅利安人所统治,并在文化上深受他们影响,所以,米底人进入该地区后,他们对祆教的神名并不是太陌生。居住在伊朗西南胡泽斯坦和苏撒一带的是埃兰人。由于和两河流域的邻近和交往,他们信仰多神教,并崇拜两河流域的诸神。后来,埃兰臣服于居鲁士,埃兰人为波斯所逐渐同化。另外,活动于扎格罗斯山区的卡塞特人和古底人、卢卢布人也均有各自的文化和信仰。在米底人和波斯人未迁入之前,伊朗高原没有祆教流行,也没有波斯语言。

伊朗雅利安人迁入伊朗高原,并开始封邦建国后,创立已有数百年的祆教才开始进入发展时期。米底人和波斯人同属伊朗雅利安人。公元前二千纪末~前一千纪初,米底人已进入伊朗高原,定居在西北部地区。公元前672年左右,米底王国建立。它是伊朗历史上第一个由伊朗语居民建立起来的国家。此时,琐罗亚斯德教早已形成,并传入米底。贾可诺夫的《米底史》称,祆教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且成为米底国家的官方宗教。祆教祭司这时就开始利用宗教来反对氏族贵族势力,为巩固王权服务。只是此说

文献无证。

波斯人和米底人同种同族，继米底之后建立了阿黑门尼德王朝。建国之初，阿黑门尼德诸王们便致力于武力扩张，几十年之间就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它只不过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的集合体”，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很大。境内多种宗教并存，统治者实行宗教宽容的政策，祆教只是统治民族的宗教。在疆域广阔的帝国境内，由于各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传统各异，语言文字千差万别，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一方面，阿黑门尼德诸王坚持祆教信仰。我们可以从阿黑门尼德诸王的碑志铭文中得出这一结论。另一方面，帝国境内存在着其他的宗教，并得到统治者的宽容和保护。居鲁士的宗教政策是宽容的。根据在巴比伦的宫殿遗址挖掘出土的圆柱铭文，前半部分是巴比伦祭司对居鲁士的歌功颂德，后半部分是居鲁士的自述：“……我把诸神……送回尼尼微、阿苏、苏撒、阿卡德、爱西努那、赞班……诸神自古以来居住在那里，我将他们送回，使他们永远安居。”

居鲁士把巴比伦的犹太人遣返耶路撒冷并帮助他们重建圣殿。冈比西斯也一度执行宗教宽容的政策。他没有强制埃及人改变信仰，有时也尊重其风俗习惯，向埃及诸神献祭。大流士继承了这一宽容政策，他虽然独尊阿胡拉马兹达，但同时又向其他诸神献祭，任凭各地被征服的臣民继续崇拜各自诸神，甚至给予保护和赞助。以后的诸王基本上都坚持了这一政策。

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宗教宽容政策是根据帝国内部交往的现实状况决定的。在各地发展很不平衡的条件下，如果强制推行祆教信仰，必然会激起各地的反抗或叛乱。巴比伦王国的灭亡，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宗教信仰的冲突。

同是祆教信仰，波斯帝国国内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最典型的是体现在居鲁士的墓葬上。居鲁士的墓是用石块筑于高台之上，墓室顶部有两层石顶覆盖，两层之间有空间，是祆教火庙的特征。而且后人又在居鲁士的尸体上涂满香油。而正统祆教的习惯是天葬。尸体置于高处，待血肉耗尽后再把遗骨葬在石壶中。尸体上涂油也不是祆教的习俗，古代的巴比伦人和西徐亚人都有这样的风俗。由此可见，伊朗东部由于是祆教的发源地，流

传影响时间比较长，基本上坚持了祆教的传统。在伊朗西部，一方面祆教传播和风俗改变的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西部在地理上和两河流域比邻，在相互的交往中必然受其影响。所以，波斯帝国东、西部的琐罗亚斯德信徒在宗教风俗和礼仪上存在差异也是正常的。

琐罗亚斯德教本身在阿黑门尼德王朝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王朝初期独尊阿胡拉马兹达，到晚期诸王的多神崇拜，再到佐而文派的出现，构成了琐罗亚斯德教发展的基本轨迹。大流士二世在铭文中写道：“此石块宫殿及其他柱石，乃大流士大王所建，愿阿胡拉马兹达及诸神佑我大流士。”铭文没有具体指出“诸神”所指，但根据古罗马史学家塔西陀、色诺芬的有关记载，他至少崇拜古代女神阿娜希塔。阿塔薛西斯二世（公元前404～前359年在位）在苏撒铭文中说：“……靠阿胡拉马兹达、阿娜希塔、密特拉之佑，我建成了这座宫殿。愿阿胡拉马兹达、阿娜希塔和密特拉庇佑我及我所建立的这座宫殿免遭灾难。”其后的阿塔薛西斯三世和大流士三世在宗教信仰上没有很大的变化。

克里斯藤森认为，阿塔薛西斯二世还是波斯人偶像崇拜的始作俑者。罗马史学家克列门司·亚历山大里亚提供，贝罗司（约生于公元前330年，著有3卷本《巴比伦史》，现仅存残片）曾指出：波斯人是从阿塔薛西斯二世在位时开始崇拜偶像的。这位国王最先在巴比伦、苏撒、厄克巴丹树立起阿娜希塔女神像，并教会波斯人等其他民族向其礼拜，从而形成偶像崇拜的习俗。这种偶像崇拜的出现也是波斯人的祆教和巴比伦等地的其他宗教文化之间交往的产物。

这一时期又出现了被视为异端的佐而文派思想。该派思想虽然是祆教自身符合逻辑的发展，但对后来其他的宗教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伽泰》中曾经提到善神和恶灵是双生子，他们又是谁所生？后来的祭司说是佐而文所生。“佐而文”意为“时间”。公元4世纪的一份资料记载了据说是琐罗亚斯德所讲的关于大神佐而文产下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和恶灵阿赫里曼的神话。佐而文派经典《智慧之灵》说，阿胡拉马兹达得到佐而文的同意创造了“六大神”和这一世界，而恶灵阿赫里曼带来了魔鬼，此后才有了九千年的世界。加上创造时期的三千年，世界年共有一万二千年。正统派接受了“世界年”的观点，但拒绝承认有关佐而文神，因为佐而文派以

佐而文为最高存在，降低了阿胡拉马兹达的地位。至此，琐罗亚斯德教的“世界年”蓝图基本形成。第一个时为三千年，阿胡拉马兹达创造了“灵”。恶灵窥知此事，自己创造了许多小恶灵来进行攻击。阿胡拉马兹达将其打败，使其无能为力。第二个时为三千年，恶灵既败，阿胡拉马兹达开始创造原始的有形的物质。第三个时不到三千年，恶灵突然进入并玷污了阿胡拉马兹达的原始创造物，产生了无数的动物和人类、植物。第四个时三千年多，先知琐罗亚斯德诞生，接受启示并开始传教。从此，善与恶不断斗争，不断反复。每一千年出现一个救世主。直到最后一个救世主——降福者、胜利者苏什扬特到来，彻底消灭恶灵，阿胡拉马兹达的王国在大地上永久实现。届时，苏什扬特将使死者复生，执行最后的审判。

“世界年”的完善也是文化交往的结果。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祭司接触到了巴比伦天文学说。巴比伦人认为世界的存在是“大年”的重复过程。他们认为天体的运动是周期性的，每个大年都会重复前一大年出现的各种现象，这种重复是无限的。祆教的祭司接受了这一学说，结合该教信仰，提出了“世界年”的观点。

（五）影响：信仰的无穷力量

祆教一方面吸收了其他宗教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对其他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早期的希腊哲学。惠斯特在其著作《早期希腊哲学和东方》中提出，赫拉克里特曾受到过祆教的影响。比如，赫拉克里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惠斯特推测可能是他观察到波斯人拜火的特殊情况而引发的。赫拉克里特认为“上帝即是智慧”，可以和祆教称阿胡拉马兹达为“智慧之主”的说法相联系。赫拉克里特还认为死者不宜火葬或墓葬，应弃置荒野，任由鸟兽清除。这一观点近于祆教徒而有违希腊人的习惯。根据惠斯特的说法，还有其他的希腊哲学家或多或少地受到过祆教的影响。从历史交往的情况看，波斯曾经占领过希腊，设置行省，派驻总督，传入祆教。祆教文化和希腊文明相互影响和吸收，也是情理中事。

尽管祆教的产生和早期发展因为年代久远、材料缺乏而难以稽考，我们还是可以从历史交往的新角度，得到以下启示：

语言文字是文明的记载和标志，其自身的变化也同时反映文明的演进。

而语言文字的变化是与文明之间的交往分不开的。变化的程度和频率最终依赖于一种文明内部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程度。某些学者正是根据祆教的经典《阿维斯陀》的语言来判断、推测它的产生和早期状况的。在缺乏文献资料、没有考古佐证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从语言学分析比遵从神话传说可能更具有科学性。

宗教的发展，从历时性的角度讲，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它是在和其他宗教的交往中，不断吸收外来因素，适应新的环境而发展着。这就是宗教自身的调适功能。一旦它自我封闭，拒绝吐故纳新，就必然走向衰亡。祆教自身的兴衰即是明证。观诸世界宗教，概莫能外。

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要素，是文明的核心。它是文明主体的精神指南，决定着文明主体的价值取向。宗教一旦和利益因素相结合，它的巨大差异性就会充分表现出来，这正是宗教冲突的根源。宗教的冲突源于现实利益的冲突，其最终解决依赖于现实利益的调整。但是，宗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它和地缘、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资源等存在着密切的天然联系，具有很大的惯性。所以，解决宗教间的冲突是极其困难的。由是观之，越是出世性的宗教，其所关心的现实利益越少，便和其他宗教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小。

作为最古老的宗教，祆教给世界文明史留下了一笔最宝贵的财富。从天堂地狱、末日审判的神学观念，到一日五拜、大净小净的宗教习俗，无不深刻影响了后来盛行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现今仍然遵行着祆教律法的伊朗、印度的祆教徒们，虽然人数不多，但道律清整，古风依然。作为祆教文化的活标本，让人心生赞叹。信仰，给人以高尚的生活。先知的丰功伟绩，就在于兹。

第三章 由盛而衰：延续半世纪的希波战争

一、希腊：垂涎已久的佳肴

（一）地理位置：东地中海的明珠

古代的希腊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罗马人最早用来称呼意大利南端的希腊城邦。古希腊人常用“海拉斯”一词来称呼自己居住的希腊半岛，自称为海拉斯人。然而他们并不是希腊半岛的最早居民，而只是从中亚、南俄大草原迁徙而来的印欧语系部落。

希腊半岛位于地中海的东部，巴尔干半岛南端，西靠伊奥尼亚海，东临爱琴海。半岛的东部海岸线曲折漫长，自然形成了许多天然良港。自此出发，向东横渡爱琴海可达小亚细亚西岸；向东北航行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可进入黑海；往南横跨地中海可达非洲的埃及；向西经过伊奥尼亚海可以到达意大利和法国等地。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于发展航海事业。

希腊半岛是个多山地区，而北部的品都斯山、东北部的奥林匹斯山、中部的巴那撒斯山、南部的太吉特斯山把希腊半岛分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彼此相对闭塞，交通不便。根据其自然形势，希腊半岛可以分作北、中、南三部分。北希腊以南北走向的品都斯山为界，东为狄萨利亚平原，是希



希腊的地理位置

希腊最大的一块平原；西为贫瘠的伊庇鲁斯山区。北希腊与中希腊之间，有一道险要的隘口——温泉关。中希腊被群山分割成了许多小块。其东南边的阿提卡半岛，为著名的雅典城邦所在地。阿提卡半岛以北是一片三面环山的平野，底比斯城邦即坐落于此。底比斯以西地区，有特尔斐城，是全希腊的宗教中心。中希腊和南希腊的唯一连接处是科林斯地峡。附近有两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西为麦加拉，东为科林斯。南希腊即为伯罗奔尼撒半岛。半岛中为阿卡地亚山地，北为阿加亚地区，东是亚哥里斯，南是拉哥尼亚和麦西尼亚。古希腊最大的城邦之一斯巴达就位于拉哥尼亚。

希腊半岛多山少地，土地不很肥沃，气候虽然比较温暖但夏季少雨。这些自然条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只有在那些小块的平原地区可以种植些大麦、小麦和豆类。在山坡的梯田中，葡萄和橄榄等园艺作物得到培植。在这种情况下，城区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城邦，粮食往往不能自给。但有比较好的航海条件，可以从黑海沿岸、埃及和西西里岛输入谷物。希腊半岛出产大理石、陶土和各种矿物。这些丰富的天然资源，为建筑、制陶、冶金等其他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在古代，希腊半岛、爱琴海中的岛屿、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海岸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爱琴海区域。这个区域靠近北非、西亚几个古文明的中心，是古代爱琴文明、希腊城邦和希腊文明的发源地。爱琴海上岛屿众多，星罗棋布，宛如一颗颗宝石镶嵌在蔚蓝的爱琴海上。如果晴天扬帆出海，陆地和岛屿便可以随处眺望。小亚细亚西部沿岸与希腊半岛沿岸情况相似，也是海岸曲折，有许多天然良港。附近分布着一系列岛屿，与希腊半岛及附近岛屿，遥相呼应。所以，在爱琴海区域，人们自古以来习惯于舍鞍马而仗舟楫，往来便捷，随心所欲。爱琴海最大的岛屿是克里特岛，东西长约 250 公里，南北宽在 10 ~ 60 公里不等。克里特岛东部平坦、小河纵横；西部多山，森林茂密。此处气候温暖湿润，便于发展农业。它横卧海上，海上交通条件更为便利，北近希腊半岛，西到埃及，东通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沿岸，西可至意大利和西西里岛。这里最先产生了爱琴海区域的远古文化。

（二）早期文明：古希腊文明的开端

远在旧石器时代，爱琴海区域就有人类居住。公元前 6000 年，爱琴海区域进入新石器时代。爱琴海区域的早期居民不是希腊语人，一般认为是来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一带的原始部落，与塞姆人有关。后来，又有一些地中海东岸的部族迁徙而来，所以早期希腊居民的血缘和语言都是异常复杂的。这一区域是西亚、北非各古老文明向欧洲输入的桥头堡。克里特岛与埃及、巴勒斯坦、小亚细亚隔海遥望。即便是最原始的航船，也只是数日可达。

公元前 2000 年，克里特岛进入青铜器时代，产生了由农村公社组成的最早国家，进入克里特文明时代。公元前 17 世纪至前 16 世纪，克里特岛北部在诺萨斯建立的米诺斯王朝处于鼎盛时期。国王的宫殿宏伟壮观，金碧辉煌。首都商贸云集，手工业繁荣，郊外遍布农民的村落。米诺斯王朝依靠海上武力，控制了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和中希腊的雅典等地，它在这些地区派驻官吏，征收贡税，掠夺奴隶。克里特人的商船队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和航运，其商人和殖民者遍及爱琴海区域。

但是到公元前 1480 年左右，一向繁荣昌盛的克里特文明突然衰落下

来，美丽富饶的克里特岛受到毁灭性的破坏。许多城市如克诺苏斯突然遭到破坏，房屋倒塌，成为荒无人烟的废墟。对于这次突发性灾难，有人认为是操希腊语的阿卡亚人入侵造成的。有人根据科学家的说法，认为克里特文明迅速衰落的原因是火山爆发。1966年，美国一批海洋地理学家在爱琴海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发现这一地区的海底沉积着一层很厚的火山熔岩。这批科学家经过研究，认为在公元前1480年左右，克里特岛以北不远的地方曾发生过一起罕见的火山大喷发。由于火山爆发所引起的强烈地震和海啸，毁灭了克诺苏斯等城市。克里特文明以后，爱琴海区域进入迈锡尼文明时代。

迈锡尼文明是阿卡亚人创造的。阿卡亚人是希腊人的一支，而希腊人起初同伊朗人、印度人一样属于欧印语系诸部族。公元前2000年，他们还游牧在多瑙河下游的草原地区。后来，陆续南下迁徙到爱琴海区域。公元前17世纪，希腊人的一支先头部队阿卡亚人征服了当地的土著部族，做了希腊半岛的主人。他们主要的居留地是迈锡尼，所以他们创造的文化被称为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7世纪至前13世纪，是迈锡尼文明的兴盛时期。

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和迈锡尼出土的线形文字释读的成功，使人们对迈锡尼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迈锡尼是一个早期的奴隶制国家。社会生活各方面广泛使用奴隶。其统治者为自己修筑了坚固的城堡，其石头城门“狮子门”的残迹至今犹存。迈锡尼的商业势力扩张到整个爱琴海。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希腊人与小亚细亚争夺海上控制权的反映。约公元前12世纪初，以迈锡尼为首的希腊人组成联军，东渡爱琴海，远征富裕的特洛伊。据说，希腊军围城苦战10年，特洛伊固若金汤，无法攻破。后来，希腊人使用“木马计”，才将该城攻陷。但这次远征，对迈锡尼诸国来说也是损失惨重，不久就遭到覆亡的命运。

多利亞人也是希腊人的一支，原居住在北希腊的北部伊庇鲁斯山地。公元前12世纪，多利亞人南下侵入南希腊，灭亡了阿卡亚人的国家，毁灭了迈锡尼文明。在多利亞人入侵的压力下，原来的希腊居民也在迁移。原来居住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后来与阿卡亚人同时南下进入希腊半岛的伊奥尼亚人和爱奥尼亚人被迫迁往小亚细亚沿岸的北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岛屿。居住在南希腊的阿卡亚人则被迫逃到山区或迁往边区。多利亞人又

越海征服了克里特岛、罗德斯岛和小亚细亚的西南角。

随着多利亚人的入侵和希腊原始居民的迁移，希腊进入了“荷马时代”。多利亚人的入侵，使希腊进入了一个长达400年之久的“黑暗时期”。原来的线形文字失传，经济倒退，文化丧失，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荷马时代”又称“英雄时代”。希腊人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尚未形成国家，但部落的管理机构已开始向国家统治机关过渡。希腊已经踏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了。

（三）小国寡民：希腊的城邦与殖民

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是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时期，史称“古风时代”。这时期希腊各地社会生产有很大的进步。铁制工具已广泛推广采用，多山而贫瘠的土地得到成片的开垦和深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分工已完成。海上商业贸易特别发达。希腊各地，希腊与西亚、北非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甚至和西地中海也有商业往来。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引起氏族公社的分化和瓦解，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在古风时代，希腊历史上充满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斗争，氏族制度经过变革和改造，形成了最初的国家制度。希腊的奴隶制城邦纷纷建立了起来。

早在“黑暗时期”，希腊人逐渐在整个希腊半岛上征服、定居下来。其中，阿卡亚人定居在阿卡亚及其附近地区；多利亚人定居在南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及其他一些岛屿上。伊奥尼亚人定居在希腊半岛中部和小亚细亚西端的沿海地区。爱奥尼亚人散居在希腊半岛东北部和小亚细亚。他们都自称是神“希伦”（Hellen）的后裔，即希腊人。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相同的风俗习惯。

古风时代，在各部族分布的范围内，形成了二百多个奴隶制城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伊奥尼亚人建立了底比斯、特尔斐等城邦，多利亚人建立了斯巴达、科林斯、亚哥斯和麦加拉等城邦。

城邦是脱胎于氏族制度的最早的国家政治形态。在古代希腊，城邦是建立在家庭、公社和部落基础之上的公民集体，是特定人群的联合体。根据希腊城邦形成的途径或方式，大致可分三类：一种是由氏族社会经过长期发展，自发解体，国家从氏族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直接产生的，如雅典。一种是具备了国家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通过奴役被征服地区的

居民，为调解征服者内部的矛盾，以及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激烈对抗中产生的国家机构，如斯巴达。三是通过殖民活动形成的城邦，如米利都。各城邦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的农村地区。各城邦都有自己独特的神祇崇拜、祭祀仪式、风俗习惯等，所以各城邦间界限分明，联系并不牢固。各城邦的居民首先认定自己是哪个城邦的人，然后才是希腊人。希腊城邦的特点是小国寡民。即使是最大的城邦，方圆不过几千平方公里，人口最多也只有四五十万人。一般城邦，超过5万人者就寥寥无几。城邦之间为了争夺土地或其他经济利益，也经常发生战争。强大的城邦往往把弱小的城邦降服为其附庸，而冠之以同盟的名义。



古希腊主要城邦分布图

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希腊开展了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一百三十多个殖民城邦，这种大规模的殖民活动的基本原因是人口的增加。有限的耕地无法养活过剩人口，迫使他们到海外去寻求生存空间。也有的是由于贫富分化、土地兼并和阶级斗争，破产失地的农民为了避免成为奴隶的命运只好到海外去另谋生路。有的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遣送出国，或自愿出走，到海外去殖民以开拓其新事业。

早期的希腊殖民者在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建立了许多城邦，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米利都。经过大殖民活动，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西地

中海北部、黑海沿岸等地建立了许多新的城邦。

殖民者从其母邦出发，到达目的地后，使用武力赶走或奴役当地土著居民，重新分配土地，全盘采用其母邦的政治制度和剥削方式。新城邦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模式、风俗习惯上，起初和母邦完全一样，对母邦在感情上也有一种依恋。但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并不依附于母邦。希腊人的殖民活动是一种复杂的交往形式。它通过航海技术，打破了海洋这一地缘因素的局限，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与不同文明的地区产生了经济文化交往。希腊人的殖民活动刺激了希腊各城邦工商业的发展。希腊城市不再仅仅是防卫设施和贵族的居住地，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商业中心。殖民活动所带动的内部、外部的经济交往，促进了经济本身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爱琴海区域在公元前7世纪金银钱币的出现。它是经济交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需要和产物。货币经济的发展，侵蚀着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氏族组织，加剧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促进了氏族制度的解体、国家的建立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殖民活动和殖民城邦的建立为希腊接触并吸收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文化提供了方便，促进了希腊的外部文化交往。正是商业殖民活动，腓尼基字母才传到希腊人手里。希腊人对腓尼基字母进行了改造。22个字母组成的腓尼基字母只有辅音。希腊人在用这种字母来拼写他们自己的语言时，又加上几个元音字母。这种经过改造的字母被称为“希腊字母”，是后来欧洲各种字母文字的源头。随着腓尼基字母的传入，埃及的书写工具及技术也传入希腊。在此基础上，希腊人才走出“黑暗时期”，进入到真正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可以说，希腊文明是在广泛的交往基础上产生的经济商业型、地域海洋型文明。正是在与外界广泛的交往中，发展经济，吸取文化，从而形成了国家，并创造了自己的文明。这种具有浓重商业色彩的海洋型蓝色文明具有明显的迁徙性和开放性，这是其发展和持续繁荣的前提条件和有力保证。

希腊在小亚细亚沿岸的殖民城邦在公元前6世纪被迫臣服于小亚细亚的强国吕底亚。公元前546年，波斯帝国吞并了吕底亚，各希腊城邦也被一并征服。但波斯帝国的征服势头并没有就此打住。公元前512年，大流士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远征多瑙河以北的西徐亚人。以游牧为生、飘忽

不定的西徐亚人把波斯大军诱进到人烟稀少的草原地带，到处兜圈子。大流士率军追之不及，战之不得，疲于奔跑，最后丧师8万，毫无结果。但是大流士在这次远征途中，把希腊北部的色雷斯收为藩属，并占领了黑海海峡，对希腊本土的各城邦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因为波斯控制黑海通道后，希腊人从黑海北岸通过的粮食补给线不再畅通。腓尼基人在臣服于波斯帝国后，在海上与希腊城邦争取商业控制权。波斯帝国西侵的咄咄逼人的势头，迫使希腊城邦作出相应的反应。无论是为自身的生存还是为海上贸易的发展，一场为根本利益之争的战争在所难免。

于是，希波战争徐徐拉开了帷幕。

二、米利都起义：希波战争的导火索

（一）米利都：爱奥尼亚的花朵

小亚细亚西部海岸希腊殖民城邦的希腊人，从公元前9世纪希腊大殖民运动起，开始分为两大支：西部称希腊人，东部称爱奥尼亚人。爱奥尼亚人原是受控于西亚强国吕底亚。吕底亚被居鲁士攻灭后，希腊各殖民城邦又归服于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统一为希腊殖民城邦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各殖民城邦拥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广阔的市场和高度发达的工商业。波斯帝国初期，这些殖民城邦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涌现出一大批文化精英。其中属米利都最为繁荣，被称为“爱奥尼亚的花朵”。波斯国王支持各殖民城邦的统治者，各城邦也忠于波斯国王。在强大的波斯压力下，双方关系尚算和谐。

但大流士的征服野心和攻打西徐亚人的失利对这种脆弱的表面和谐带来了消极影响。公元前513年，波斯国王大流士率领大军数十万进攻西徐亚人，希腊人受命负责修建和保护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浮桥，以便于波斯大军往来通过。在渡过海峡、奔赴战场之前，大流士把希腊殖民城邦的僭主们召到自己面前，交给他们一条打了60个结的皮带，并吩咐他们说：“只要你们看到我出发去征讨西徐亚人，从那个时候起，你们每天便解开一个结。如果结所表示的天数都过去了而那时我还没有回来，你们便可乘船回

去。在此之前，我命令你们尽一切努力救护和保卫这座桥。”大流士布置完毕，就开拔出发了。在马背上长大、能征善战的西徐亚人根本不与波斯硬拼，而是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抓住有利时机，就袭击波斯人一回。波斯人被拖得人疲马乏，损失惨重。大流士实在撑不下来，狼狈退兵。西徐亚人闻讯，一面派军队追击，一面赶在波斯军队的前头，到了多瑙河口爱奥尼亚人架桥、守桥的地方。他们鼓动爱奥尼亚人尽快把桥毁掉，不再接受波斯人的统治，带着快乐和自由回家去。为此，爱奥尼亚人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有人主张听从西徐亚人的劝告，乘机使小亚细亚各城邦获得自由。米利都僭主希司提埃伊欧斯提出了反对意见：正是由于波斯国王的支持，他们才成为各自城邦的僭主。如果摆脱波斯的统治，恢复自由，那么所有城邦都会选择民主政治，他们这伙僭主就恩威并失了。

爱奥尼亚人的僭主们听从了希司提埃伊欧斯的意见，先是设法把西徐亚人骗走，然后一直坚持等着大流士引军撤回，并帮助波斯大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流士知恩图报，到达撒尔迪斯后，把希司提埃伊欧斯召来，问他有什么要求，国王一定让他得到满足。希司提埃伊欧斯趁机要求得到米尔启诺司地区，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城市。大流士未加思索，就满口答应了他。于是，希司提埃伊欧斯便开始在国王答应赏赐的那个地方修筑工事。大流士派驻欧洲的军事长官美伽巴佐斯渡海经过达达尼尔海峡来撒尔迪斯时，看到希司提埃伊欧斯的所作所为，就进谏说：“陛下，不能让那个奸诈、狡猾的希腊人在色雷斯的米尔启诺司筑城。那里富有木材和贵金属，四周又住着许多希腊人和异邦人。如果这些人拥戴他为领袖，并死心塌地唯他之命是从，那恐怕国家有内战之忧！”大流士闻听，觉得言之有理，就把希司提埃伊欧斯召来。大流士先是盛赞他是忠诚又智慧的国王的朋友，然后又任命他为国王顾问，让他离开米利都和那座新建城市，到王都苏撒去，和国王朝夕相处，以备顾问。大流士本以为用“杯酒释兵权”的温和手段去了一大隐患，却没想到这是麻烦的开端。

（二）远征受挫：和谐过后的矛盾激化

大流士任命他的同父兄弟阿尔塔普列涅斯担任撒尔迪斯行省总督，任命欧塔涅斯为海岸地区居民的统治者。之后，就带着希司提埃伊欧斯回苏

撒了。米利都僭主的位置被希司提埃伊欧斯的侄子也是外甥的阿里司塔哥拉斯所继承。公元前 500 年，最为繁荣的那克索斯岛发生政变。那些富裕的贵族被赶了出去，逃亡到米利都。

那克索斯的这些贵族素与米利都僭主友善，便问阿里司塔哥拉斯是否可以给他们一些兵力，以便他们回国复位。阿里司塔哥拉斯此时野心膨胀，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如果凭着他的力量把这些贵族送回去，那他就会成为那克索斯的统治者。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阿里司塔哥拉斯对那克索斯人说：“我并没有权力用兵使你们返国复位。我还听说那克索斯拥有 8000 名持盾步兵和大量战舰。不过，我会尽力促成此事。亚细亚沿海各族人民的统治者阿尔塔普列涅斯是国王的兄弟，同时也是我的朋友，他拥有一支庞大的陆军和许多舰船。我去做他的工作，借以达到我们的目的。”那克索斯的贵族闻听，喜出望外，委托阿里司塔哥拉斯全权办理此事，他们愿意承担一切费用。

阿里司塔哥拉斯马上动身到撒尔迪斯去见阿尔塔普列涅斯。阿里司塔哥拉斯摇其如簧之舌，极力描绘那克索斯的美丽富庶和如何容易被征服，并承诺全部军费由他负责筹备。此外还为阿尔塔普列涅斯本人准备了一大笔钱。如果征服了那克索斯，国王的领土得到扩大，这是件一举多得、名垂青史的大好事。

阿尔塔普列涅斯听说后，也十分高兴，立即派人到苏撒去，将此事向国王大流士汇报。大流士本人同意这一计划，并装备了 200 艘战船，组织了一支由波斯人及其盟友组成的庞大军队，任命了其兄弟美伽巴铁斯为全军统帅，开向米利都。

美伽巴铁斯从米利都把阿里司塔哥拉斯及其军队和那些流亡的那克索斯贵族带上，便向目的地进发了。大军到了屿奥斯的西岸，船只便停在卡乌卡撒扎营。从这里乘北风可以一直渡海到那克索斯岛。也可能是那克索斯岛命不该绝，一件偶然的小事使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三军统帅美伽巴铁斯到各船上去巡视时，竟发现阿里司塔哥拉斯属下孟多司人的船上没有哨兵。美伽巴铁斯十分生气，命令把那船上的船长召来，并把他绑起来，塞到船桨的桡孔里去，头朝外，身子在内。马上有人给阿里司塔哥拉斯通风报信，说他的孟多司人朋友被美伽巴铁斯绑了起来，并受到侮辱。阿里

司塔哥拉斯马上去请求放人，但美伽巴铁斯一点面子也不给，丝毫不允许。阿里司塔哥拉斯索性自己亲去松绑放了那孟多司人。美伽巴铁斯听到汇报，非常震怒，马上去找阿里司塔哥拉斯，对之大发雷霆。但是阿里司塔哥拉斯有恃无恐地说：“这些事情与你有什么关系？阿尔塔普列涅斯不是派你来服从我并且按照我吩咐你的方向航行吗？你为什么这样多管闲事？”美伽巴铁斯一时张口结舌，无言答对，极为窝火地回到自己的住处。小肚鸡肠的美伽巴铁斯越想越气，竟为报私仇不顾大局，夜里派人乘船到那克索斯去，将他们的出征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那克索斯人。

那克索斯人压根没有想到他们竟是这次远征的目标。当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便立刻着手做各种防守的准备。他们把郊外的物资搬到城里，储备了充足的食物，加固了城防。当波斯军队来到那克索斯时，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波斯人围攻4个月而攻城不下，所带的军粮物资也消耗殆尽，阿里司塔哥拉斯也消耗了大量的个人资财，仍然见不到胜利的希望。如果继续围攻，还需要更多的金钱。于是，他们便给那些流亡的那克索斯人构筑了一座要塞，自己则非常得意地撤军了。

（三）寻找同盟者：反叛的准备工作

这次远征最大的输家要数阿里司塔哥拉斯了。耗费了大量家资不算，给那克索斯流亡者的承诺和向阿尔塔普列涅斯夸下的海口也成了泡影，自觉无法交代。阿里司塔哥拉斯又没有办法筹措继续远征的费用，又担心军队的失利和美伽巴铁斯对他的私怨会带来不良的后果，他甚至考虑到他的米利都僭主地位有可能被剥夺，心中便萌发了叛乱的念头。恰在此时，米利都前任僭主——在苏撒充任国王顾问的希司提埃伊欧斯，既是他的舅舅又是他的叔叔，派人送信来，要他谋叛。希司提埃伊欧斯原想就做个米利都僭主，可以为所欲为。自从被大流士强制扣留在苏撒，充任所谓的顾问，便自觉非常不幸。宁为鸡头，不做凤尾。在国王的眼皮下过活，哪比得上在米利都自在快活？他祈盼一旦米利都发生叛乱，大流士就有可能派他去米利都平叛，否则他就永远回不去了。由于来往的道路受到严密的监视，希司提埃伊欧斯就想出了一个特殊的送信方式。他剃光了最信任的奴隶的头并在上面刺了记号。等到头发再长起来，他便派他到米利都去，嘱咐阿

里司塔哥拉斯剃光这个奴隶的头检查他的头部。阿里司塔哥拉斯看到这奴隶头上的记号，就知道了其舅父的想法，和自己不谋而合，于是着手准备发动叛乱。

阿里司塔哥拉斯召集同党密谋叛乱事宜。他首先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向大家透露了前任僭主的信。所有人都同意他的意见，支持发动叛乱。只有历史学家海卡泰欧斯表示反对。他历数臣服于大流士的一切民族和大流士所拥有的全部力量，指出若对波斯国王反叛动武，无疑是以卵击石。但这些头脑发热的米利都人根本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地要这样做。

阿里司塔哥拉斯既然决定公开发动叛乱，就索性把这事弄得越大越好，闹得一塌糊涂，让大流士无法收拾。他以僭主的身份召开米利都公民大会，声明有意自愿放弃他的僭主地位，并让米利都人获得平等的权利。他派人四处煽风点火，鼓动其他城邦群起仿效。他驱逐了一些僭主，然后把同他一起出征那克索斯的那些僭主逮捕引渡到他们原属各城邦，交给原城邦人民处置。他在各邦议事会公民大会上发表富有感染力的演说，激起当地人民对自由的极度渴望。他历数臣服于波斯统治的诸般害处和耻辱，号召各城邦人民站起来反抗。阿里司塔哥拉斯的三寸不烂之舌，把人民心中的独立之火煽得烈焰熊熊。没几天，爱奥尼亚诸城邦推翻了他们头上的僭主，纷纷宣布独立。于是，希波战争的序幕徐徐拉开了。起义者们沉浸在独立后的喜悦之中，竟完全想不到他们点了怎样的一把火。

阿里司塔哥拉斯作为这场起义的发动者，自然知道此事的轻重缓急。他把僭主们取消之后，命令各个城邦任命自己的统帅。为了寻求与波斯相抗衡的强有力的同盟者，阿里司塔哥拉斯乘船赶往希腊，向诸母邦求援。阿里司塔哥拉斯首先到了斯巴达。他随身携带着一块青铜板，板上雕刻着全世界的地图，地图上还有所有的海洋和河流。当然，这幅所谓的世界地图，仅是当时的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东方有个历史悠久的中国。当国王克列欧美涅斯接见他时，阿里司塔哥拉斯再一次施展他的绝妙口才，表情严肃而沉重地说：“尊敬的国王陛下，请您不要对我热心地特意赶到这里觉得奇怪。你们的希腊同胞要成为奴隶而失去自由，这对于所有希腊人，包括你们这些全体希腊人的首脑，特别是对我们自己，都是莫大的耻辱和痛苦。借着希腊诸神之名，请你们把你们的同胞从奴役中拯

救出来吧！”阿里斯塔哥拉斯给斯巴达人戴上一顶高帽子，让他们从心里感到舒服，然后拉同胞关系，意在让斯巴达人觉得义不容辞。

继而，阿里斯塔哥拉斯大谈波斯人的不堪一击和东方的富庶：“波斯人不是勇武有力之辈。他们作战时腿穿裤子，头裹头巾，使用弓箭和短枪，根本没有我们希腊人的盔甲和利剑。而东方可是一片富庶的地方，那里遍布肥沃的庄园，富藏大量的黄金、白银和青铜。他们穿着色彩绚烂的衣服，拥有成群的牲畜和奴隶。这一切，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取得。”阿里斯塔哥拉斯眼放光芒，声音低沉，描绘着一幅天堂般的图景，听得斯巴达国王及其权贵眼睛发直。他指着雕刻在青铜板上的地图，给斯巴达人依次介绍这里的民族和物产，那里的居民和财富。当指到苏撒城时，他提高声调说：“这是波斯国王居住的首都，有他收藏金银财宝的国库。如果你们把这座城攻取下来，就可以和宙斯神斗富了！老实说吧，你们同强悍的美塞尼亚人、阿尔卡地亚人、阿尔哥斯人作战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没有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也没有黄金和白银。当你们可以轻易地成为全亚细亚的统治者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克列欧美涅斯沉默片刻，让他两天之后来听候斯巴达人的答复。

两天很快过去了，阿里斯塔哥拉斯急不可耐地去拜见国王，倾听斯巴达人的答复。见面之后，国王问从斯巴达到波斯有多远的路程。阿里斯塔哥拉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原本把斯巴达人欺骗得如痴如醉，这次可失了算，讲出了实话，说从海上到大陆有三个月的路程。国王一听，顿时没了兴趣，对他下了逐客令：“米利都的客人，请你在日落之前离开斯巴达吧。他们不会受你引诱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克列欧美涅斯离座而去，留下阿里斯塔哥拉斯一个人在那里痴呆地发愣。

清醒过来之后，阿里斯塔哥拉斯不甘心就此罢休。他拿了一支表示请求庇护的橄榄枝径直走到国王克列欧美涅斯家里去。当时，克列欧美涅斯正和自己年约八九岁的独生女儿在一起。阿里斯塔哥拉斯要求国王把女儿支走，然后听他讲话。国王告诉他，不要顾虑他的女儿在场，有什么话尽管说。阿里斯塔哥拉斯表示，如果克列欧美涅斯答应他的请求，他就送给国王 10 塔兰特白银。国王予以拒绝。阿里斯塔哥拉斯以为国王嫌钱少，逐步加码，一直加到 50 塔兰特。国王的女儿忍耐不住了，对父亲说：“爸爸，你躲开

他走吧，不然这个陌生人会毁了你的。”克列欧美涅斯高兴地听从了女儿的忠告，转身到里屋去了。阿里司塔哥拉斯无计可施，只好老老实实在地离开了斯巴达，赶赴比任何一个城邦都要强大的雅典。

雅典位于中希腊的阿提卡半岛上。这是个三面环海的丘陵地带，境内冈峦起伏，只有几小块平原，土地贫瘠，粮食不能自给。但阿提卡山区有丰富的陶土和洁白的大理石资源，有铁、银、锌等各种矿藏。雅典附近水深浪阔，多天然港湾，非常有利于贸易和海运的发展。公元前1600年左右，爱奥尼亚人进入阿提卡地区，与当地土著居民混居，过着氏族部落生活。公元前8世纪时，雅典从氏族制度的基础上产生了最早的国家。在雅典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公元前594年，出身没落贵族的梭伦当选为执政官。梭伦见多识广，智勇兼备，深察时弊，他执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的改革措施缓解、协调了尖锐的阶级矛盾，打击破坏了氏族贵族和氏族血缘关系，扶植了小农经济，为奴隶制的民主共和国奠定了基础。公元前540年，贵族出身的庇西特拉图用武力夺得雅典政权，建立了僭主政治。但其僭主地位并不稳固，曾两次被放逐。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死后，其子希庇阿斯继位为僭主。公元前510年，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希庇阿斯被逐出雅典。他逃到波斯。希庇阿斯千方百计地向阿尔塔普列涅斯诽谤雅典人，用一切办法想使雅典屈服于他和大流士。雅典人知道了希庇阿斯在波斯的所作所为，就派使者到波斯，警告波斯人不要听信这个被放逐的雅典人的信口雌黄。但是，阿尔塔普列涅斯偏听偏信，命令雅典人把希庇阿斯迎请回去，继续做他们的僭主，否则雅典人将受到波斯国王的征讨。雅典人得到波斯人的命令后，不可能同意这样做，也自然产生了对波斯人的敌视情绪。

正在这时，米利都僭主阿里司塔哥拉斯来到雅典。在公民大会上，他像在斯巴达那样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一番。他先是大谈亚细亚的富有和宝藏，然后又谈到波斯人作战时既无盾牌，又无长枪，极易被战胜。最后，他充满感情地说，米利都人是从雅典移民过去的，是他们真正的同胞。血浓于水，拯救米利都就是拯救雅典。雅典人被说服了，决定派遣20只船去帮助米利都人，并任命颇有声誉的美兰提欧斯为海军统帅，开向小亚细亚。后来，派去的这些船只成了波斯国王进攻雅典的直接借口。此外，优卑亚岛上的

埃及特里亚人为了报答米利都人曾帮助他们与卡尔启斯人作战而派出了5艘三段桡船前来助战。这种三段桡船是古希腊的主要战舰船型。它由船体两侧伸入水中的三层排桨驱动。通常有170名桨手，二十余名指挥员和更多的战斗人员。船头尖锐，浸没在水里，包裹着青铜甲，可以撞击敌舰。

（四）起义失败：米利都的陷落

会齐了各路人马，阿里斯塔哥拉斯拟定了一个进军撒尔迪斯的计划。老奸巨猾的阿里斯塔哥拉斯原并没有想让各希腊殖民城邦的人民得到好处，只是想跟大流士找麻烦以逃脱罪责。所以，他没有身先士卒的打算，而是任命他的兄弟卡罗波诺司为统帅，自己仍留在米利都。

希腊城邦联军在以弗所境内登陆，然后向内地挺进。他们用以弗所人为向导，沿着凯科斯河进军，越过特莫洛斯山，来到撒尔迪斯城下。联军未遇抵抗就进了撒尔迪斯城，但卫城却不能攻下。撒尔迪斯总督——大流士的弟弟阿尔塔普列涅斯收缩兵力，集中在卫城之内固守待援。这时候，联军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蠢事。撒尔迪斯的居民波斯人和吕底亚人并没有抵抗行为，撒尔迪斯的房子都是芦苇造成的，即使一些砖房也是芦苇作顶，一个联军士兵点燃了一座房子，全城都起了大火。那些居民不能跑到城外，就集中到市场上，并不得不保护自己。联军看到卫城中有大批军队，这些居民也武装起来，害怕两面受敌，趁入夜之时，悄悄沿原路撤回，上了船。这场大火把撒尔迪斯化为灰烬，吕底亚著名的女神庙库贝倍也未能幸免。这为后来波斯人焚烧希腊人神殿提供了借口。

驻扎在幼发拉底河对岸的波斯军接到消息，立即集结增援。他们来到撒尔迪斯，发现联军不在了，就继续追赶。在以弗所，两军相遇，展开了一场恶战。结果，希腊城邦联军惨败，不少将领战死，那些侥幸活命的四散奔逃，跑回了自己的城邦。正在作战的紧要关头，雅典本土反战派得势，竟下令把参战军队召回。尽管阿里斯塔哥拉斯派使者恳切请求，但雅典人坚决拒绝再帮助他们。失去了雅典军队的城邦军队仍然积极作战。他们乘船到达达尼尔海峡，征服拜占庭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城市。他们驱逐了塞浦路斯国王，并把塞浦路斯拉进自己的行列。大流士听到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人发动叛乱时，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久经沙场的他确信所有叛变者都

逃不脱他的惩罚。当他听说有雅典人也参与进来时，甚感惊讶，询问雅典人是何许人，敢于参与叛乱与国王作对。当有人告诉他雅典人是海对面那个大陆上的民族时，大流士很是愤怒。他挽弓搭箭，向天射箭以明志，祈求说：“哦，神啊，容许我向雅典人复仇吧。”从此以后，他吩咐仆人，每当他用膳时，都要向他高呼：“陛下，不要忘记雅典人！”大流士对雅典人仇恨至此，岂能善罢甘休。

同时，大流士又把他的顾问米利都前僭主希司提埃伊欧斯召来，先是他向他通报了希腊人反叛的情况，然后询问他是否知情，应该如何处理。希司提埃伊欧斯看到他逃离大流士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就向大流士进言道：“陛下，由于我被调到苏撒来，米利都人趁我不在，就做了他们想做的事情，敢于犯上作乱。请你尽快把我派遣到爱奥尼亚去。我保证恢复秩序，把那叛乱的首谋者押解来见你。之后，我以王室的诸神发誓，还要把爱琴海上最大的萨尔多岛征服过来，让它向陛下纳贡称臣！”大流士听信了希司提埃伊欧斯的话，让他到米利都去了。

与此同时，大流士派遣阿尔图比欧司率领一支大军乘船直赴塞浦路斯；派遣他的三个女婿达乌里塞司、叙玛伊埃司和欧塔涅斯率军杀奔小亚细亚。

塞浦路斯人听说波斯大军及其盟军腓尼基人正向自己扑来，急忙派人向小亚细亚的城邦求援。很快，城邦联军赶到，双方协力准备对付波斯军队。于是，两军在海上和陆地展开了激战。在海军方面，由于城邦联军占据很大优势，他们打败了腓尼基人。在陆军方面，在双方激烈的交锋中，波斯将领阿尔图比欧司战死，但是塞浦路斯和城邦联军这边的库里昂人和撒拉米斯人临阵倒戈，加入了波斯军队的行列，回头与联军作战。结果，塞浦路斯和城邦联军被打败，许多人被杀死。塞浦路斯那个谋叛者的头被割下来，挂在了阿玛图司城门上，后来竟成了蜜蜂的巢穴。

同时，波斯另一支军队追讨那些攻掠撒尔迪斯的城邦联军，把他们赶到船上去。大流士的女婿达乌里塞司向达达尼尔海峡的各个城市进兵，先后攻占了达尔达诺斯、阿比多斯、佩尔柯铁等地。然后，他率军指向与希腊人谋叛的卡里亚。在玛尔叙亚斯河，两军激烈交锋，卡里亚人被斩杀一万多人，剩下的逃到大森林里去了。这时，米利都人和其他城邦军队赶来增援，又和波斯人打了一场恶仗。这次联军损失更为惨重。不久，卡里

亚人自觉恢复了元气，重整旗鼓，准备再战。当他们听到波斯人正向他们的另一个城市进军时，夜里在路上设下伏兵。这一次，波斯人全军覆没，统帅达乌里塞司战死。

大流士的另一个女婿叙玛伊埃司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推进，攻克了奇欧司、伊里翁诸地，却不幸在特洛阿司染病而死。大流士的又一个女婿欧塔涅斯受命征讨叛乱的希腊殖民城邦和相邻的爱奥里斯。波斯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占了克拉佐美纳伊和库麦。

坐镇米利都的阿里司塔哥拉斯看到这种形势，深感不妙，就准备“三十六计，走为上”了。他召集同谋商量，万一米利都不守，他们最好先搞一个避难的地方。去萨尔多那里殖民，还是到希司提埃伊欧斯构筑工事的米尔启诺司那里躲避起来？历史学家海卡泰欧斯再次劝告说，这两个地方哪也不该去，应该到列罗司岛上修筑一个要塞，暂时安定下来，以后有机会再返回米利都。

阿里司塔哥拉斯再一次拒绝了历史学家的劝告，把米利都的统治权委托给知名人士毕达哥拉斯（不是那个古希腊哲学家），自己带着那伙愿意追随他的人乘船去色雷斯，去攻占卡尔启诺司去了。但是，这次武力没有得逞。在和色雷斯人的作战中，阿里司塔哥拉斯及其军队被色雷斯人消灭。这位一手挑起希波战争的阴谋家，没死在波斯人手里，反而客死色雷斯，一直为后人所耻笑。

米利都前任僭主希司提埃伊欧斯向大流士夸下海口之后，从苏撒来到撒尔迪斯。这时，撒尔迪斯的总督阿尔塔普列涅斯问他叛乱的原因和真相是什么。希司提埃伊欧斯装聋作哑，表示对此毫无所知。阿尔塔普列涅斯心知肚明，告诉他说：“让我来告诉你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吧。鞋子是你缝的，阿里司塔哥拉斯不过是把它穿上罢了。”希司提埃伊欧斯一听，做贼心虚，天一黑就逃到海岸对面去了。他欺骗大流士，明说要为波斯征服萨尔多岛，实际上是想趁大流士兴兵之际，成为所有爱奥尼亚人在小亚细亚的领袖。希司提埃伊欧斯先是渡海到了城邦之一的岐奥斯。岐奥斯起初认为他是大流士派来的，就把他绑了起来。希司提埃伊欧斯便把他如何仇恨大流士的全部始末交代个一清二楚，从而被释放了事。爱奥尼亚人便问希司提埃伊欧斯为什么唆使阿里司塔哥拉斯发动叛乱，使诸城邦遭受如此巨

大的损失。希司提埃伊欧斯当然不会说出真情，捏造说国王大流士想把腓尼基人强行迁到他们的城邦来，再把城邦的希腊人迁到腓尼基人那里去。不久，希司提埃伊欧斯派信使偷偷到撒尔迪斯，去给一批波斯人送信。这些人先前曾和他商谈过叛变的事情。但是，信使却把信直接送给了撒尔迪斯的总督阿尔塔普列涅斯。总督让信使不露声色地把信交给要送的那些人，然后再把回信交给他。于是，阿尔塔普列涅斯就知道了哪些波斯人参与叛乱，立刻把他们全部杀死。希司提埃伊欧斯一看这里的希望落空，就请求岐奥斯人把他带回米利都。

米利都人在摆脱了阿里司塔哥拉斯的僭主统治之后，享受着自由的滋味，喜不自胜，自然不愿再接受另一个僭主的统治。希司提埃伊欧斯在借助武力强行进入米利都时，被米利都人刺伤了大腿，不得不退回岐奥斯，另想门路。他跑到列斯波司人那里，尽力说服他们，给了他8艘三段桡船。然后，他率这些船只驶往拜占庭，在那里驻扎下来，把驶出黑海的一切船只悉数拿捕，除非愿意为他效劳。当听到米利都陷落的消息时，他又率领一支军队趁火打劫，不料撞在波斯人哈尔帕哥斯手里。希司提埃伊欧斯战败逃跑。眼看被波斯人捉住并刺死时，他竟用波斯语高喊他是米利都的希司提埃伊欧斯。贪生怕死的他并没有活下来。哈尔帕哥斯和阿尔塔普列涅斯先斩后奏，将他磔杀之后，用他的尸体制成木乃伊送到了波斯首都苏撒。大流士宽宏大度，以礼安葬。这便是另一个米利都起义首谋者的结局。

当希司提埃伊欧斯还在拜占庭打劫出入黑海船只的时候，米利都受到庞大的波斯海陆军的围攻。擒贼先擒王，在波斯人看来，只要拿下米利都，其他城邦不在话下。他们集结了几支大军，扑向米利都。在波斯人之后，同来作战的还有新降服不久的塞浦路斯人、奇里启亚人和埃及人。听到波斯军袭来的消息，希腊城邦联军经过商量，决定扬长避短，不纠合陆军来对抗波斯人，而是让米利都人自己防卫。希腊城邦联军把他们所有的船只装备集中在米利都附近海上的一座小岛“拉戴”，企图以海战保卫米利都。

当时，集结在拉戴的希腊城邦联军有353只三段桡船，集结在米利都城下海岸的波斯战船有600艘，以腓尼基人为主。希腊城邦军往来海上，素习水战，波斯军相对薄弱。如果不能制服海军，就不能取得制海权，就不能取得米利都，就有可能受到国王的严厉惩罚。波斯将领们认识到这一

点，就把那些流亡波斯的原城邦僭主们召集起来，让他们分别写信给各邦的海军，要他们投降，企图以此来分化瓦解城邦海军。劝降书写道：“如果你们自愿投诚，将不会因背叛而受到惩罚。你们的神殿和房屋也不会被烧掉，更不会受到比先前更残暴的对待。如果不这样做而坚持作战，那么战败之后你们将变为奴隶，你们的男孩子将被阉割而使你们绝嗣，你们的女孩子将被送往巴克特里亚，你们的土地将被送给异邦人。”

这些僭主们连夜各自派人送信给本邦的人，但希腊城邦联军无动于衷，而是积极备战。由于以前没有集体作战、相互配合的经验，城邦海军的整体作战能力还是不够强。在军事会议上，波凯亚人的将领狄奥尼修斯发言说，当前的事正是自由还是被奴役的关键时刻，但城邦海军如果继续这样闲散而不加整顿，就有战败而失掉全局的危险。所以，他希望得到指挥权，好好操练海军，为战胜敌人作好充分准备。其他人听了觉得有理，就把指挥权托付给了他。狄奥尼修斯着手每天指挥船只进行队列操练，训练船员使其能突入对方队列，并且使船上人员作战斗的准备，剩余时间都把船只用锚系起来。这种训练工作整天不停地进行着。艰苦的工作和灼热的天气弄得士兵们疲惫不堪。头7天，士兵们都还听从狄奥尼修斯的命令。7天以后，他们不再服从，而且大声抱怨说：“我们开罪了哪尊神，让我们吃这样的苦头！我们竟把自己交给了只出了3只船的波凯亚的吹牛皮的家伙。我们真是精神错乱和发了疯，他让我们遭受极其苛刻的虐待，结果许多人病倒了。再苦的奴役，也不会比现在的压迫更坏。我们不能再任凭他摆布了。”从那天起，这些不懂“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道理的人，整天在帐幕里躲避日晒，再也不到船上操练了。

拥有60只战船的萨摩司人看到这种状况，心知不妙。他们也接到了其僭主的劝降信，现在决定按信上的要求做了。他们认为要战胜波斯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即使战胜了当前的海军，还会遭遇到另外一支更强大的海军。

当腓尼基的水师前来向他们挑战时，希腊城邦海军便列队出战了。双方打起来的时候，萨摩司的船队临阵脱逃，返回萨摩司去了。拥有70只船只的列斯波司人看到他们的邻人溜之大吉，也学了他们的样。这样一来，较大部分的希腊城邦海军也这样做了。那些坚持战斗的希腊城邦海军损失惨重。拥有100只战船的岐奥斯表现最为勇敢，但在大部分船只损失的情

况下，也不得不放弃战斗，逃回本国。由于船只受损，行驶不灵，岐奥斯人在以弗所弃船登陆，想从陆地回到岐奥斯去。结果，以弗所人以为这些人是来进攻他们的，就火速集合全部兵力，把这些岐奥斯人消灭了。波凯亚的那个狄奥尼修斯看到局势不妙，带着自己的3只船远逃到西西里，干起海盗的营生。

波斯人在海口战败了希腊城邦联军，就从海陆两方面把米利都团团围住。米利都人英勇不屈，坚决抵抗。波斯人在城墙下面挖地道，用了各种攻城办法，经过6年才攻破米利都。城破之日，火光冲天，血流成河。波斯军杀死了米利都的大部分男子，把妇女和小孩掠为奴隶，把神殿烧为灰烬，把俘虏强制移民到红海海岸的阿姆培城。其他各城邦，也被波斯军队一一征服。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波斯大起义以诸城邦的失败而告终。

在此之后，波斯并没有对叛乱者进一步报复，相反地，还做了些有益于诸城邦的事。撒尔迪斯的总督曾把各个城市的使节召去，强迫他们缔结协定，禁止他们之间进行相互掠夺抢劫。他命令重新丈量土地，指定每一地区的人民都要按照这次的测量交纳贡税，规定的数额和以前所缴的贡税相差不多。后来，波斯军统帅、大流士的女婿玛尔多纽斯竟废黜了所有爱奥尼亚城邦的僭主建立起了民主政治，以确保居民对波斯统治的支持。尽管如此，当雅典人听说米利都被攻陷时深为哀悼，剧作家普律尼科司写了一出名为《米利都的陷落》的悲剧。上映之时，剧场哭声一片。鉴于剧情过于哀伤，令国民对同胞的悲惨遭遇难以忘怀，普律尼科司被处以罚金，并禁止今后再演此戏。然而，战争的硝烟已经弥漫在雅典人的头上了。

三、出兵希腊：必欲夺之而后快

（一）战端开启：登上希腊土地

爱奥尼亚城邦的起义被镇压了。大流士借口雅典和埃列特里亚曾出兵帮助起义者，积极准备发动对希腊半岛的战争。其实，这只是波斯帝国欲征服希腊的一个借口。爱奥尼亚诸邦以希腊的母邦为后盾，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波斯帝国的统治。大流士也认识到，要想在小亚细亚两岸站稳脚跟，

就必须彻底征服希腊，把希腊变成波斯帝国的新行省。

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任命他的女婿玛尔多纽斯为统帅，率领一支庞大的陆海军出征了。大军从奇里启亚出发，分陆、海两路直逼达达尼尔海峡。他们想在那里渡过海峡，绕行色雷斯半岛，向雅典和埃列特里亚进军。

波斯海军首先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塔罗斯人。随后，波斯陆军又征服了马其顿人。此后，他们从塔索斯渡海到对岸，顺着欧洲大陆的沿岸前进直到阿坎托司，再从这里绕过阿托斯山。当海军驶近阿托斯海角时，突然间狂风大作，海面上掀起了小山般的巨浪。三百多艘战船和两万多名战士葬身海底。波斯陆军的运气也不佳。色雷斯人夜里进行了偷袭，尽管最后波斯军战胜，但主帅玛尔多纽斯负了伤，无法再督师前进。这一次出征，波斯人不战而溃，不得不退回波斯。

这样草草收场，大流士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一方面派人打探希腊人的虚实动向，是打算与他作战呢，还是向他投降。为了投石问路，大流士派出使者到希腊本土各邦索取表示向他臣服的礼物——水和土。另一方面，他还派人到沿海各臣属城市，命令他们修造战船和运送马匹的船只。

起初，派出的使臣们顺利而回，大部分带回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希腊半岛的城邦，鉴于爱奥尼亚诸邦的失败，而它们又不知波斯帝国的详情底细，只知道其地大物博，人口很多，极为强盛。所以，这些城邦自觉鸡蛋碰不过石头，乖乖地把象征臣服的水和土送给了波斯的使臣。但是，阿提卡的雅典城邦和南希腊的斯巴达城邦硬是不吃这一套。雅典人怀着对波斯人残害其米利都同胞的刻骨仇恨，把波斯使臣推下山崖，摔成肉饼。斯巴达人以诸城邦老大自居，决不会轻易向别人臣服。他们把波斯使者推入水井，说是让他们自己去取水和土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某些表示臣服的城邦予以教训。埃吉纳和许多城邦一样，也向波斯奉献了土和水。雅典人闻讯，马上责问埃吉纳人，并到斯巴达去控告埃吉纳人背叛希腊的行为。原来，雅典人和埃吉纳人早在以前的城邦争斗中结下了仇怨。现在不过是找个借口好让斯巴达惩罚埃吉纳人。斯巴达人真的到埃吉纳去兴师问罪。按财富和门第在埃吉纳人中选出10个人，把他们交到他们的死对头雅典人那里看管起来。这一事件使埃吉纳和雅典更加对立。两个城邦在大敌当前之际，仍然相互混战，更表明希腊城邦并没有团结一致地准备御敌。

大流士时刻没有忘记雅典人。他的仆人应他之命一日三餐在他面前大喊：“陛下，不要忘记雅典人。”雅典流亡到波斯的僭主希庇阿斯一直在诽谤雅典人，说他们如何不把大流士王放在眼里。雅典人不仅不献水和土，而且斩杀使臣，更激起了大流士的怒火。他解除了他的女婿、那个不走运的玛尔多纽斯的职务，任命米底人达提斯和他的侄子阿尔塔普列涅斯（与其父同名）为统帅，率军去进攻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大流士下令，必须征服和奴役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并把他们带到苏撒来。

两位将领率领一支装备精良的大军离开苏撒，来到奇里启亚的阿列昂平原扎营，集结军队。随后，各路水师也全部到齐。大量运马船也来到了。这支军队有10万陆军，600骑兵，600艘三段桡船。由于吸取了上一次远征时在阿托斯遭遇风暴，致使海军溃散，狼狈撤军的教训，波斯大军不再渡过达达尼尔海峡，沿着色雷斯大陆进军，而是横渡爱琴海，直逼希腊诸岛和希腊本土。

波斯军队在爱琴海上首先驶近距离最近的那克索斯岛。然而，不等波斯大军来到，那克索斯人就跑到山里去了。原来，波斯人在镇压爱奥尼亚诸邦起义的过程中，把大陆附近的一些岛屿也征服了。波斯人对岛上的居民采取网捉的办法。波斯士兵一个个牵起手来从岛的北端一直延展到岛的南端，然后再从东端一步步走到西端。岛上的居民一个不漏地给捉住了。他们阉割了最漂亮的男孩子，然后把漂亮的女孩子送到苏撒去当奴隶。城市和神庙则一把火烧个精光。那克索斯的岛民害怕成为网捉的牺牲品，早逃之夭夭了。那些来不及逃的被波斯人当作奴隶，神殿和城市也被烧成了废墟。

过了那克索斯岛，就到了提洛岛了。大部分提洛岛民也逃离该岛，到铁诺斯避难去了。这个提洛岛是古希腊的宗教圣地之一，建有著名的阿波罗神庙。阿波罗神是希腊主神宙斯的儿子，司光明、预言、医药、音乐，手执黄金竖琴，人称太阳神。希腊诸邦每逢大事，都遣使问卜于阿波罗神，求得神谕以指导自己的行动。自然那些求卜者也带来大量的供品献祭。阿波罗神庙的神谕以灵验著称，是希腊宗教、贸易和文化活动中心之一。波斯军的统帅达提斯下令军队不要在提洛岛抛锚，而是渡海到对面的另一个岛上去。达提斯还派使者到阿波罗神庙，向人们宣告：自居鲁士以来，波

斯诸王一向尊重异族神祇。大流士王的命令是不伤害这块曾产生了两位神（指阿波罗和阿尔铁米司）的土地。既不伤害土地的本身，也不伤害住在这块土地上面的人，并命令提洛岛民回家安居。同时，他还在神庙的祭坛献了300塔兰特的乳香，焚之祭神。惊慌不定的提洛岛民用庆幸的目光送走了波斯大军。据说，达提斯刚走，提洛岛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震。按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是灾祸将临的上天征兆。大流士及其儿子薛西斯、孙子阿塔薛西斯在位时期，是希腊多灾多难的时代。部分原因是波斯人的入侵，部分原因是希腊城邦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用希腊语解释，大流士意为“做事的人”，薛西斯意为“战士”，阿塔薛西斯意为“伟大的战士”。这三代国王在位时，希腊烽火连天，战事不断，是个灾难频生的时代。波斯军队在海上逢岛必克，一路杀来。靠近希腊半岛的优卑亚岛上的埃列特里亚人知道波斯大军正乘船向他们攻来，一时手忙脚乱，失了方寸。埃列特里亚人基本分了三派，一派主张坚决抵抗，并派人向雅典人求援。一派主张抛弃城市逃到埃乌波亚高地上去暂避一时。还有一派打算投降波斯人，指望从中捞些好处。雅典人接到埃列特里亚人请求援助的消息，马上派遣了4000名援军。埃列特里亚的首要人物埃司奇涅斯洞悉各派内情，便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前来增援的雅典人，并请求他们回归本国，避免与埃列特里亚同归于尽。雅典人见势头不妙，听从了劝告，先行乘船撤回国内去了。

波斯军队在海路上先行征服了原属于埃列特里亚的铁美诺斯、埃吉列阿等地，然后靠岸登陆。运马船也把马匹送上了陆地，于是骑兵们整装待发，准备进攻。这时候，埃列特里亚人仍没有出兵应战的计划。在雅典援军撤走后，那些主张守住城市的人占了上风。于是，波斯军开始攻城，并遭到埃列特里亚人的顽强抵抗。双方大战了6天，彼此伤亡都很大。就在这时，埃列特里亚的主和派和波斯人勾结，献城投降。结果波斯军队涌进了城市。他们为了报复埃列特里亚人曾派5艘战船帮助爱奥尼亚人，劫掠并焚烧了他们的神殿，并遵照大流士的命令，把埃列特里亚人掠为奴隶。雅典所放逐的僭主希庇阿斯也随大军出征，希望借助波斯人的势力恢复他在雅典的僭主统治。他在这次远征中担任波斯的向导。在他的提议下，埃列特里亚的俘虏暂被带到一个叫埃格利亚的岛上，准备日后征服了雅典，连同雅典

战俘一同押往苏撒。殊不知这成了一厢情愿的空想。

（二）马拉松战役：马拉松长跑的由来

优卑亚岛上的埃列特里亚被征服了，其对面的大陆就是雅典等城邦的所在之处。在雅典前僭主希庇阿斯的引导下，波斯军队在阿提卡登陆。这里离埃列特里亚最近，而且也最适合于骑兵的活动。波斯海军则在阿提卡东北岸，停靠在马拉松平原边的海滩上。然而，波斯军队并没有马上进攻，而是就地扎营，以观察雅典人的反应。原来，达提斯希望引诱雅典军队出城应战，利用波斯人较强的骑兵优势，一举消灭敌人，直下雅典城。

雅典人得到消息，立即派遣 10 位将领率领 10000 名重装步兵赶到马拉松。与此同时，将军们派出通讯员、著名的长跑冠军菲迪皮茨火速赶往二百多公里地远的南希腊强邦斯巴达去求救。菲迪皮茨不愧是雅典的“飞毛腿”，第二天就到了斯巴达，并立刻进见斯巴达人的领袖，对他们说道：“斯巴达人啊，雅典人请求你们帮助他们，而不要看着希腊一个最古老的城邦被波斯人所奴役。现在埃列特里亚已经受到了奴役。由于失掉了一座名城，希腊更加软弱了。”斯巴达人决定出兵帮助雅典人。习惯的惯性是巨大的。斯巴达人有个老规矩，出兵时要选个良辰吉日，不到月圆时，是不得出征的。尽管雅典形势紧急，火烧了眉毛，尽管雅典使者再三恳求，但斯巴达人不管什么兵贵神速，坚持到 6 天以后月圆了才发兵。菲迪皮茨无可奈何，只好回去复命。

雅典的前僭主希庇阿斯把波斯人引到自己的家门口，得意非凡，认为复位大计胜利在望。特别是有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和母亲同寝，更是高兴非常。他自己解释这个梦说，他应当回到雅典去并恢复他的统治权，并且在他的故国享尽天命而寿终正寝。他把波斯军船带到马拉松靠岸，然后又把登陆的波斯士兵排成队列。这时的希庇阿斯年过古稀，牙齿松动，不料想一阵强烈的咳嗽和喷嚏把一颗牙齿喷了出来，掉到了地上的沙子里。希庇阿斯拼命去寻找，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坚信迷信思想的希庇阿斯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他伤心地对周围的人说：“我的梦已经应验了，我的牙齿已经把我所应得的那一份土地占有了。这块土地不是我们的，而我们也不能使这块土地屈服。”当时，谁也没把糟老头的话放在心上，但结局却被他

不幸而言中了。

当雅典人在马拉松小平原南端的一块高地上安营扎寨之后，雅典邻近的小邦普拉提亚派出的 600 人增援部队也赶到了。这普拉提亚是个只有千把人小邦，派出 600 人已是倾巢出动了。危难之际见真情，雅典人深受感动。特别是全希腊各城邦都被波斯吓住，大气不敢出，更不用说派援兵的时候，普拉提亚人的到来意义特别重大。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想当年，普拉提亚人备受底比斯人的压迫，由于人少势弱，无法与之抗衡，被迫向强邦请求庇护。普拉提亚人先到了斯巴达，斯巴达人不肯收留他们，对他们说：“我们之间的距离太远了。我们的帮助只能起到一种安慰作用。当我们得到消息时，可能你们已经被奴役多少次了。所以，你们还是去寻求雅典人的保护。他们是你们的邻居，可以很好地保卫你们。”普拉提亚人照办了。当雅典人正在举行十二神奉献牺牲时，普拉提亚人来到了祭坛下，请求得到雅典人的庇护。雅典人义不容辞地接受了。所以，当底比斯人再欺侮普拉提亚人时，雅典人出手相助，保护了他们。普拉提亚人知恩图报，不怕牺牲，倾其国力来帮助雅典人，怎不让人感叹呢？

按照雅典的法律，雅典的 10 位将军是完全平等的。他们在出征期间轮流执掌兵权，每人一天。凡是重大军事行动，须事先由 10 位将军充分讨论，然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投票的形式决定。除了这 10 位将军外，随军的雅典执政官也有投票权。10 位将军中，有 5 位将军认为敌我兵力悬殊，只宜固守，不宜作战。另外 5 位将军则认为现在雅典军士气正盛，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正宜出兵决战。双方各持一端，争执不下。主战的将军米尔提亚戴斯经历坎坷，但智勇双全，经验丰富，且出身名门。他看到这种争执不但会贻误战机，影响士气，而且如果选择稍有不慎，就会使整个国家有灭顶之灾。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米尔提亚戴斯赶去会晤执政官卡里玛可斯，郑重、急切地对他说：“今天的事情就看你的了。要么雅典人都变为奴隶，要么雅典人都获得自由，你也将受到千秋万代的传颂。你知道，雅典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如果雅典人屈服于波斯人，那么雅典人要重新受僭主希庇阿斯的统治。如果不是这样，雅典有可能发展为希腊第一城邦，而这事情的关键掌握在你手里。

“我们 10 个将军，5 个主攻，5 个主守。我担心我们的分歧会影响和

动摇人民的决心和士气，从而导致向波斯人妥协。方向一旦选定，就无法改变了。只要上天公正，我们很有可能取得胜利。而这一切，有赖于你的一票了。”

卡里玛可斯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就决定投票时支持米尔提亚戴斯的提议。于是，主战派以6:5的一票之差取得优势。从此主战的将领每天轮流掌握全军的大权，但他们把权力让给了米尔提亚戴斯。他虽然接受了这一重要权力，但要真正轮到他掌权时才肯接战。

等到米尔提亚戴斯掌权这一天，雅典人出战的时机到了。他们编起了准备战斗的队列：执政官卡里玛可斯统率右翼，接在他后面则按顺序依次配到了各个部落，配列在最后的普拉提亚人则占着左翼。看到雅典人拉出来列队，波斯人也列队相迎。雅典的军队长度和波斯人队列的长度相等，但它中部配备的只有数列，因而是全军最软弱的部分，其两翼却是实力雄厚。米尔提亚戴斯打算采取中间诱敌深入、两翼包抄、关门打狗的方针。

队列部署完毕，雅典的随军祭司宰杀了一只羊羔以作牺牲占卜，结果发现其内脏为吉兆。于是，米尔提亚戴斯下令进军。雅典人只等号令一下，便飞也似的向波斯军攻击。两军相隔不是太远。波斯人看到雅典人攻来，也做了应战的准备。但他们看到雅典人数又少，且无骑兵和箭手，以为雅典发疯而自寻灭亡呢。一打起来，情况就不一样了。自从远征希腊以来，波斯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不少人一听到波斯人的风声，一见到波斯军的影子就仓皇而逃，更不用说迎战和抵抗了。波斯人也见惯了类似的酒囊饭袋，一时对雅典人的表现还很不理解。雅典人是希腊人最勇敢的民族。按希罗多德的说法，他们根本不怕波斯人，而且是第一次跑着向敌人进攻的希腊人。

双方在马拉松平原上鏖战多时。波斯军中部都是波斯人和撒卡依人，他们攻破了希腊人的防线，并把他们追到内地去。但是在两翼，雅典军取得胜利。两翼的雅典军先是让那些打败的敌人逃跑，然后把两翼封合起来，关门打狗，共同进攻已经突入中线的波斯人。最后，雅典人取得了优势，把波斯人赶到了海边，并且向敌船发起进攻。在激战中，执政官卡里玛可斯英勇牺牲，许多雅典名门贵族的子弟也光荣战死。整个战

役中，雅典人牺牲了 192 人，而波斯人则伤亡高达 6400 人，还有 7 条战船被雅典人夺了去。



马拉松战役画像

波斯人见马拉松作战失利，大军随船驶离海岸，绕过索尼昂海峡，打算在雅典人回来之前，抢先一步，攻克雅典城。雅典军在马拉松取得胜利后，米尔提亚戴斯即命菲迪皮茨赶回雅典城，让全雅典人尽早知道这一喜讯。他一口气跑了 40 公里。他跑到雅典中心广场，对那里翘首企盼的人们上气不接下气地高喊一声“雅典人胜利啦”就倒地身亡。为了纪念这位忠于职守的爱国英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特设立了一个竞赛项目——马拉松长跑。

波斯船队绕过索尼昂，来到雅典的帕列隆港口时，发现雅典人已在岸上严阵以待。波斯军队知道偷袭无望，只得掉转船头，带上在埃列特里亚掳掠来的奴隶乘船返回亚洲了。满月之后，斯巴达的两千援军才赶到雅典。这时，战役已结束。从不轻易佩服别人的斯巴达人也不由得称赞雅典人的成就，然后回国去了。鉴于盟友普拉提亚人在马拉松战役中的英勇表现和辉煌战绩，雅典人铭记在心。从那以后，在雅典人每五年一度的祭奠集会上奉献牺牲的时候，雅典的传令人总是祈求上天同样降福给雅典人和普拉提亚人。

（三）以少胜多：马拉松战役的意义

马拉松战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希腊人反波斯侵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极大地鼓舞了雅典人的斗志。在马拉松战役胜利的影响下，许多原来已经向大流士表示臣服的希腊城邦，现在又重新宣布独立，恢复了争取胜利的信心。雅典人为了纪念这次战争中光荣牺牲的将士，在他们英勇牺牲的战场上树立了墓碑，以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

战役是战争的局部。马拉松战役反映了雅典和波斯双方在军事交往方面的一些情况，既有历时性的传统因素，也有共时性的各自内部因素。

首先，一般说来，波斯的步兵与雅典的重装步兵相比较，尽管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斗能力、素质、纪律等方面和雅典人相比很差。公元前8世纪以后，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希腊农业生产由原来的公社集体体制转向了家庭经营私人拥有的土地制度，这引起军事制度和战争形式的相应变化。一方面，精耕细作保证了粮食的供应；另一方面，农业津贴不再受制于最高官方权力的干涉。为了保护和巩固这种新出现的自耕农民，一种具有广泛基础的寡头政治和一种以财产平等的文化精神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建立起来。在希腊一千多个城邦中，出现了一个投票公民阶层。而他们正是重装步兵的基本来源。色诺芬指出：“耕作让人学会去帮助别人。而对敌作战也正如在地里劳动一样，别人的帮助同样是必需的。正是那些自耕民，在制定自己的法律，种植自己的粮食，并为自己的城市而战斗。”于是，公元前700年至前500年，希腊一直盛行方阵式重装步兵作战方式。所有各城邦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一场包裹在青铜装备之下的持矛方阵之间短短一个下午的交战解决。重装步兵的装备由自己负担，包括胫甲、头盔、凹面的圆形盾、护胸甲、双锋矛和短剑。按希腊城邦的习惯，重装步兵的方阵作战方式是整支全副甲冑的队伍高举着盾，前三列长矛挥出，不论是轻装步兵还是敌人的骑兵都无法战胜这密林般的方阵。普卢塔赫如此形容说：“那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并毛骨悚然的情景。他们以无隙可乘的阵形向敌阵挺进，没有丝毫犹豫，平静而快乐地步入险境之中。”所以，在马拉松平原上，雅典人布阵严密、甲冑防身、士气高昂，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

擅长短兵相接的作战。波斯军队则相反，他们劳师远征，外线作战，分散兵力，骄傲轻敌。波斯骑、步兵毫无保护，只有短枪和弓箭，难以抵挡雅典军。波斯军在两翼作战是招来的臣属国的军队，打不赢就跑，缺乏严明的纪律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希腊人在此地的胜利，奠定了一个此后 300 年间在实质上没有改变的东西对抗模式：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管拥有多大的兵力，如果东方步兵胆敢去进攻西方全副甲冑、纪律严明的持枪方阵的话，必然会惨遭失败。

从马拉松战役可以看出，波斯人不再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悍军队。尽管它集结了一支空前庞大的军队，但由于有限的内部交往，使其远未达到一个有力的作战整体的程度。所以，波斯军的战斗力并不强。与之相反，雅典人心怀米利都失陷之恨，借助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和重装步兵方阵把波斯人打得落花流水。尽管伤亡 6400 人对庞大的波斯帝国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注定了它再庞大也吃不掉小雅典的命运。

波斯军队在马拉松的失败，使大流士更加愤怒。他立即传旨帝国各地，全国再一次进行人员、船只、粮草的各种筹备，准备再度进军雅典。10 年以后，波斯军队卷土重来。

四、再度出征：波斯卷土重来

（一）王位之争：薛西斯继位

公元前 486 年，正当大流士再次为远征雅典大做准备之际，埃及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在国内，他的儿子们争夺王位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大流士共有七个儿子。在他成为国王前，大流士娶了波斯大贵族戈布里亚斯的女儿为妻，并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阿尔托巴札涅司。在他消灭高墨塔即位后，又娶了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为妻，生了四个儿子，最年长的是薛西斯。阿尔托巴札涅司认为他是大流士所有子女中最年长的，不论哪里风俗都是长子继承王位，但他的异母弟弟薛西斯认为他是阿托撒的儿子，居鲁士的外孙，出身尊贵，理应继承王位。大流士为此犹豫不决，大伤脑筋。

此时，斯巴达被放逐的僭主戴玛拉托斯来到了苏撒投靠大流士。当他



薛西斯画像

听到诸王子正为王位继承问题争吵不休时，就去找薛西斯，向他献计，要他告诉大流士说，他是大流士成为波斯国王以后才出生的，而阿尔托巴札涅司出生时，大流士还不是国王。所以，继承王位的特权非薛西斯莫属。在斯巴达也有这样的习惯，如果父亲在成为国王前生了儿子而成了国王后又生了儿子，则王位应该由后生的儿子继承。薛西斯依计行事，大流士听后觉得理由充分正当，就宣布薛西斯为王储。实际上，薛西斯的生身母亲阿托撒拥有很大的权势，即使没有这一条理由，王位最终也是薛西斯的。

王储已定，大流士总算去了桩心事，就准备去征讨反叛的埃及。不幸的是，大流士染上疾病，不久命归黄泉，享年 56 岁。薛西斯继位为王，在大流士去世的第二年，率领军队把埃及重新征服过来。埃及人受到比大流士时代更苦的奴役，埃及的统治权交给了薛西斯的亲兄弟阿凯美涅斯，此人在公元前 460 年被再次造反的埃及人所杀。

（二）御前会议：出兵与否的争论

据说薛西斯初无征讨希腊的意思，但他的表兄弟玛尔多纽斯有野心担任将来希腊行省的总督，不断在薛西斯耳边煽风点火，极力怂恿他征服希腊。他对薛西斯说：“陛下，在雅典人对波斯人做了这样多的坏事之后却丝

毫不受到惩罚，那是不妥当的。您征服桀骜不驯的埃及后，就应该率军去讨伐雅典，以便使您赢得全名。同时，警示世人，侵犯您的领土者，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欧罗巴那地方美丽富饶，土地肥沃。人类当中，除去您谁也不配占有它！”玛尔多纽斯对薛西斯的影响甚大，他的一番话也颇使薛西斯心动。除了玛尔多纽斯外，还有一批人给薛西斯吹风，让他去征服希腊。希腊的帕撒利亚城邦的王族阿律阿达伊家派来使者，恳切真诚地邀请国王到希腊去。雅典前僭主希庇阿斯家也来到苏撒，提出同样的主张。他们许诺，如果波斯帮助他们恢复原来的地位，将向国王奉献大量的贡品。希庇阿斯家还带来一个雅典的占卜师，并对他大加吹捧，言其神谕是多么的灵验。这位占卜师在薛西斯面前背诵一些他所知道的神谕。但对预言波斯人灾难的，他避而不谈。他只谈对波斯人最有利的的神谕。薛西斯终于被说服了。

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计，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薛西斯也觉得出兵希腊事关重大，就召集波斯权贵开了一次御前会议，一方面听取这些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可以宣达圣意。待大家到齐，薛西斯首先发言，为会议定下了个基调。他说：“自居鲁士王废黜米底王以来，波斯没过安定的日子，这是上天的旨意。我们经历的许多事情，其结果是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居鲁士王、冈比西斯和先王大流士所征服的民族和扩大的版图，即使我不列举大家也十分清楚。我继承并恪守父祖先王的成法，但我登基以来就常常思考，我怎样才能不落后于先王的业绩，为波斯人取得更大的成就。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可以既赢得美好的声名，又能取得肥沃广阔的土地；既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又能达到报复的目的。所以，我打算率领军队到希腊去，以惩罚曾对波斯人和我的父王犯下了罪行的雅典人。这是先父大流士未竟的遗愿。雅典人和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来到撒尔迪斯，焚烧那里的圣林和神殿。当我们的由达提斯率领的军队登上他们的海岸时，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我们征服了雅典人和他们的邻居，我们就将会使波斯的领土和苍天相接了。如果我们把整个欧罗巴征服了，把所有土地并入一个国家，那么阳光所照，就无不是帝国的领土了。到那时，人间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能和我们相对抗，没有人能逃脱我们的奴役了。”贪心不足蛇吞象。这薛西斯的胃口比先王

们大得多，竟想做天下的共主。薛西斯接着说道：“当我宣布前来的期限时，你们必须立刻前来，不许有勉强情绪。凡是率领着拥有优良装备的军队前来的人，我将把国内尊荣的礼品奖赏给他。但是，诸位不要以为我擅自决定这种大事。我现在愿意倾听一下你们的意见。”

玛尔多纽斯听在耳里，喜在心头，第一个站起来表态，坚决拥护国王的英明决策。他先是肉麻地吹捧薛西斯，说道：“陛下，您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波斯人中最杰出的人物。因为对于一切事情，您都说得既精彩又真实。”然后，他又痛斥雅典人的可恶，说：“我们先前征服了许多伟大民族，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们做了坏事，而只是因为我们想扩大自己的威势。现在希腊人无端先对我们犯下罪行，如果我们不去报复，那才是件不可思议的怪事呢！他们有强大的军队或者充足的财力使我们害怕吗？不，我们知道他们的作战方法，他们的实力并不足道。受大流士先王之命，我曾讨伐过这些人，我一直进击到马其顿几乎到达雅典，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应战。我听说，希腊人由于顽固和愚蠢，他们在作战时胡来一通。他们宣战之后，找到一个最平坦的地方鏖战一番，一决胜负，胜利者损失巨大，失败者全军被歼。尽管他们语言相同，但从不用战争以外的任何办法来解决纠纷。陛下啊，当您率领着全亚细亚的大军和全部战船出征的时候，谁有胆量敢与您作战呢？如果他们蛮性发作，一时昏了头要同我们作战，那我们就会教训他们，要他们知道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玛尔多纽斯发言完毕，薛西斯深表嘉许。其他波斯人面目呆板，缄默不语，不敢发表与之相左的看法。

沉默良久，薛西斯的叔父阿尔塔巴诺斯依仗自己的王叔身份鼓足勇气发言道：“如果大家不发表相互反对的意见，那就不可能选择较好的意见。有比较，才有鉴别。比如黄金单从它本身不能鉴别它的成色，只有在试金石上磨擦之后，才可以把成色较好的黄金鉴别出来。我曾谏阻过王兄大流士，请他不要去攻打根本没有城市的西徐亚人。但他一心想征服游牧的斯基提亚人而不愿意听我的话。结果，他率领军队出征了。回师之日，不仅没有制服西徐亚人，反而丧失了军队中的许多勇武之士。陛下，您现在正在打算率领您的军队去攻打远比西徐亚人优秀的人们。据说他们在海陆两方面都是极其勇敢的，所以这次出征还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您说您要在

达达尼尔海峡架桥，通过欧罗巴向希腊进发。假定他们在海上和陆上都取得成功，然后乘船来到达达尼尔，把桥梁毁掉的话，那可就危险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达提斯的一支大军就是在阿提卡被人数并不多的雅典人独力打败的。我的这种推测是有根据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先王大流士攻打西徐亚人时，曾在多瑙河架桥通过。那时西徐亚人使用了一切办法请求受命护桥的爱奥尼亚人把这个通路摧毁。如果当时爱奥尼亚人听从了西徐亚人的话，波斯大军后路被切断，就可能全军覆没啊。现在想来，还让人感到后怕呢。常言道，出头的椽子先烂。神用雷霆打击那些高大的动物，不许它们作威作福。神的雷箭总是投掷到最高的建筑物和树木上去，不容许过分高大的东西存在，这也是上天的意旨。神除了他自己之外，是不容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因此，神由于嫉妒心有可能使一支人数众多的大军毁在一支人数较少的军队手里。陛下啊，这是我对您的劝告，请三思而后行。”

随后，阿尔塔巴诺斯话锋指向力主出征的玛尔多纽斯。他继续说道：“玛尔多纽斯，不要再胡说有关希腊的事情了。正是由于你诽谤了希腊人，才促使国王决意这次出征的，我不说你的真实目的何在，但诽谤是使当事人不在场而遭受损害的不道德行为。如果你确实为波斯的江山社稷着想，无论如何也要派出一支军队去讨伐希腊人的话，可以这样做：让国王本人留在首都，让我们用我们的孩子来打赌。之后，随便你选拔怎样的人，随便你要多么大的一支军队，你就率领着他们出发。如果事情像你所说的那样，结果对国王有利，那我认输，我和我的儿子甘愿引颈就戮。如果和我所预言的那样，那你和你的儿子也要同样处理。但如果你不敢打这个赌，还要坚持渡海远征，那你肯定会给波斯人带来巨大的灾难。”

虽然王叔的分析有根有据、入情入理，但心高气盛的薛西斯哪里听得进去？他愤然怒斥道：“亏你还是我的叔叔，不然就因你这些蠢话而惩罚你。对你这种怯懦、没有骨气的表现，应该受到惩戒。你就不要跟随我的大军去攻打希腊，还是和妇女们呆在家里吧。没有你的帮助，我照样能够取胜。假如我不亲自向雅典人进行报复，我就不是大流士的儿子。何况，我很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按兵不动，无所行动，那么他们并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向我们的国土发动进攻。他们不但要烧掉撒尔迪斯，而且还会进军

亚细亚。所以，我们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主动去进攻，要么被动地等着挨打。结局也有两种可能：要么我们的一切归希腊人统治，要么希腊人的一切归我们统治。折中的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必须选择其中一条。”经薛西斯这么一说，再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来，出征希腊的事就这样确定了。

这次会议之后，薛西斯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头上戴了一顶橄榄枝的王冠，王冠的嫩枝蔓延覆盖了整个大地，但不久之后他的这顶王冠便在头上消失了。薛西斯马上召来祭司圆梦，祆教祭司们解释说，这预示着全人类都要成为他的奴隶。薛西斯信以为真，随后发布了总动员令。各地的波斯人万分热心地执行着薛西斯的命令，因为每个人都想得到悬赏的赠物。

（三）紧锣密鼓：备战中的波斯与雅典

公元前484～前481年，薛西斯为远征做了4年的准备工作。他的作战计划采取第一次入侵希腊的作战方针，以陆上进攻为主，从撒尔迪斯集结出发，经过达达尼尔海峡，穿越色雷斯和马其顿，沿传统路线而进攻希腊。海军沿海岸与陆军相伴而行。这条路线虽然长，但比横越爱琴海安全性大，并有利于运用波斯大量的陆军，发挥其人多势众的优势。鉴于第一次远征军的海军在阿托斯海角遭遇风暴而灭亡的教训，薛西斯命令在阿托斯地峡开凿运河，以便船只不必绕行多风的阿托斯海角。本来船只拖过地峡并不是很难办到的，没有必要挖掘壕沟。薛西斯为了显示他的威力并想给后世留下追忆他的丰功伟绩的东西，仍命令开挖从海到海的运河。这条运河长约2200米，宽度足够两艘三段橈船并排行驶。这条运河开通以后，原来本为大陆城市的狄昂、杜索司等5个城市成了岛城。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军中的各种人在监工皮鞭的驱使下被迫不间断地挖壕沟，就这样一直干了3年，才最终完工。

薛西斯命令在所经过的海峡、河流上架设桥梁，命令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制造纸草和白麻的绳索并贮备军粮。为了使他的军队、马匹在进军希腊时不致陷入饥饿，他下令臣民把粮草贮备在最适应的场所。因此，亚细亚所有的货船和运输船把粮草送到沿途经过的色雷斯、马其顿等地区。总之，波斯帝国的这次远征备战搞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

马拉松战役之后，雅典人举国欢庆，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雅典军的指挥者米尔提亚戴斯更是名声大振，到处是赞扬之声。米尔提亚戴斯非常得意，飘飘然不能自持了。他想起帕洛司人曾经在波斯面前讲过他的坏话，便想在这一呼百应之际，公报私仇。于是，他向公民大会提议，给他一笔军费和 70 只三段桡船，由他率领去攻打帕洛司。理由是帕洛司助纣为虐，曾出过 3 条船来帮波斯人进攻雅典。如果他的要求得到满足，他保证让雅典人得到大量的黄金和财富。雅典人对他深信不疑，当即决定满足他的要求。

于是，米尔提亚戴斯带兵攻入帕洛司，围住了他们的城市。米尔提亚戴斯遣使晓谕帕洛司人，除非交出 100 塔兰特白银，否则要踏平帕洛司城。帕洛司人根本不考虑他的提议，答复他“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并用各种办法加固城池，和雅典军对峙起来。米尔提亚戴斯围攻了 62 天，帕洛司城固若金汤，雅典一无所获。米尔提亚戴斯又想偷袭，不料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不慎扭伤了小腿，跌伤了膝盖。原本想威风凛凛地凯旋，却被灰溜溜地抬回了雅典。这下可被政敌抓住了小辫子。他们在公民大会上猛烈弹劾他，因为他欺骗了雅典人，应该予以处死。米尔提亚戴斯被抬到了法庭。

他已经不能为自己辩护，他的腿已经开始腐烂了。但他的朋友没有抛弃他，极力为他辩护，力陈他的诸多功绩。最后，雅典人还是惩罚了这位马拉松战役的英雄，判处他 50 塔兰特的罚金。

当大部分雅典人陶醉于胜利之中时，也有人头脑冷静地看到形势的严峻。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特米托克利斯即是其中之一。在此之前，特米托克利斯并不是雅典名流。他的父亲虽然富有，但并不显赫。他的母亲来自异邦，不属雅典公民。特米托克利斯从小聪明机智，富有辩才，他的老师预言他将是“治世之能臣，或乱世之奸雄”。公元前 494 年，在他的倡议、支持下，雅典上演了著名的《米利都的陷落》，使观众大为震动。尽管作者被课以罚金，但他却赢得了反波斯斗士的美名。因是之故，公元前 493 年，他当选为次年执政官。当所有雅典人为马拉松战役的空前胜利所陶醉时，特米托克利斯却沉思于深谋远虑之中，夜不能寐。他参加了马拉松战役，并认识到，这次胜利并不是战争的结束，而仅仅是开端。要拯救雅典，

就要大力发展海军，这需要有足够的经费，并须克服传统的只重视陆军的重装步兵方阵的习惯。

公元前 488 年，克里斯提尼倡议的陶片放逐法首次实施。在以后的两年里，雅典人用这种办法放逐了前僭主的朋友，清除了潜在的波斯内奸，也放逐了特米托克列斯的主要反对人物阿里斯特伊德斯。公元前 487 年，特米托克列斯促成了执政官选举方法的改革，由原来的投票改为抽签。这一改革不仅使第一等级的公民可以当选，而且第二等级的也可以当选，有利于加强十将军委员会的地位，有益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战备的加强。公元前 483 年，当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希腊半岛的紧张之际，一些国有资产的承租人在阿提卡南端的劳洛温银矿发现一条新矿脉，给雅典带来每年约 100 塔兰特的收入。雅典人喜形于色，大多数急功近利的人提议把这笔钱分光吃尽。但特米托克列斯大声疾呼，表示强烈反对，建议用这笔钱来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他指出，海军是雅典在即将到来的危险中生存下来的唯一希望。如果在未来的战争中，陆军不能同波斯抗衡的话，海军可进可退，灵活机动，能够发挥雅典人的海上优势。他还提醒雅典人，前两年和邻邦埃吉纳人发生冲突时，由于船只太少而向友好邦交科林斯借了 20 只船。现在手头有钱，正是扩大海军的好机会。公民们被说服了，大会通过决议，这 100 塔兰特收入分发给雅典的 100 名最富有的公民，每人 1 塔兰特，责成他们每人建造一艘三段桡船，不足款项由他们自己补贴。所以，到战争爆发前夕，雅典人已拥有战船 200 艘，数量和质量均为希腊之首。事实证明，特米托克列斯的建议在后来的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 4 年的充分准备，公元前 481 年，波斯大军在撒尔迪斯开始集结了。这是一支空前庞大的军队，兵员五百余万，战船一千余艘。希罗多德感叹道，任何军队都不能和这一支军队相比。因为亚细亚的哪一个民族不曾给薛西斯率领去攻打希腊呢？除去那些巨川大河之外，哪一条河的水不是给他的大军喝得不够用了呢？有人把船只供应给他，有人参加了他的陆军，有人提供了骑兵，有人提供了随军运送马匹的船只以及军中的服务人员，有人提供作桥梁用的战船，还有人提供了粮食和船只。

到达撒尔迪斯后，薛西斯首先来了个先礼后兵，派使者到希腊各地去

索取水和土。鉴于大流士派去的使者遭到不测的教训和此次远征的明确目标，雅典和斯巴达被排除在受降国之外，没有派去使者。这也是薛西斯争取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战术。一些胆小怕事的城邦，早被波斯唬住了，待使者一到，马上献上水和土，表示臣服。一些城邦鉴于雅典取胜在前，不急于表态，采取观望态度。还有 31 个城邦受雅典胜利的鼓励，不甘心受波斯奴役，联合起来，推举斯巴达为盟主。他们在科林斯召开会盟大会，发誓共同御敌。为了对付那些献土投降的人，向波斯宣战的希腊人严肃立誓：如果他们在战争中顺利的话，他们就把那些自愿向波斯人投降的所有希腊人的财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特尔斐的神。

（四）特尔斐神谕：内结外联的希腊

在古代希腊，人们相信人类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完全受神的意旨所左右。为此，好奇而谨慎的希腊人求教于占卜者和神谕，后者以观星象、解梦、检验动物的内脏或观察鸟的飞行等方式，以预言将来。希腊各地的许多神殿里，都设有公共神谕，但最著名、最受尊重的是特尔斐的阿波罗神谕。阿波罗是希腊诸神中的太阳神，音乐、诗歌和艺术的保护人，城市的建立者和法律的创造者，医疗之神，强力的射手和战争之神，地神和月神的继承者，谷物成长之神，是在特尔斐的希腊最神圣的传神谕者。在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特设了 3 位女祭司，每位均在 50 岁以上。经过特别训练之后，女祭司能经过一阵精神恍惚，接受阿波罗的启示。在神殿下面一个地穴里，经常冒出一种特别的气体。据说是从前被阿波罗所杀死的那条巨蛇的永久分解。主事的女祭司称为佩提亚，坐在这个地穴裂缝上面的一个很高的三脚凳上，嘴里嚼着麻醉性的月桂树叶，呼吸着从下面冒出来的气体，进入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女祭司受到默示，说出一些很合逻辑的神谕，再由男祭司把这些话的意义译给求谕者。这种神谕往往有许多种甚至相反的解释。所以，无论将来事情如何发展，神谕永远灵验有效，万无一失。这种神谕为希腊人提供了超自然力量所带来的指导、信心和心理慰藉，也为散处希腊各地的城邦之间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良知和道德上的统一。

因此，雅典人派遣使节到特尔斐去，请示神谕，以问吉凶。当他们在



特尔斐神庙遗址

神殿如仪行礼，并坐到内部圣堂的时候，祭司说出了神谕：

不幸的人们啊，为什么你们还坐在这里？逃离你们的家，你们那陀形城市的高耸入云的卫城，跑到大地的尽头去吧。身躯和头同样都不能安全无恙，下面的脚、手，以及它们中间的一切都无济于事，它们都要毁灭掉。因为火和凶猛的战神飞快地架着叙利亚的战车，要把这座城市毁掉。他要把不仅仅是你们的，而是许许多多的城毁掉。他还要把神的许多神殿交付火焰吞食；它们立在那里听得流汗，由于害怕而战栗。从它们的屋顶有黑色的血流下来，预示着他们的无可避免的凶事。因此我要你们离开神殿，拿出勇气来制服你们的不幸遭遇吧！

当雅典的使者听到这些神谕，吓得惊恐万状。这时，特尔斐的智者提蒙向他们建议，要他们拿着表示请求庇护的橄榄枝，再一次到神庙去，以请求庇护的人的身份再去请求神谕。雅典人按照他的建议做了，他们请求赐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预言，否则，死也不离开神殿。于是，佩提亚向他们宣布了第二个神谕：

用许多话来请求，用高明的意见来劝说，
帕拉司都不能缓和宙斯的怒气。
然而我们愿向你们讲一句像金刚石那样坚硬的话。

在开克洛普斯圣城和神圣的奇泰隆谷地里目前所保有的一切都被夺去的时候，远见的宙斯终会给特里托该涅阿一座难攻不落的木墙用来保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

且莫安静地居留在你们原来的地方，因为从大地方面来了一支骑兵和步兵的大军；

你们应在他们来时撤退，把背向着敌人；

不过你们终有一天会和他们交战的。

神圣的撒拉米斯啊！在播种或是收获谷物的时候，你是会把妇女的孩子们毁灭掉的。

无论如何，这次神谕比前一次温和得多。雅典人把它记录下来，带了回去。雅典人对神谕的含义作了许多解释，有两种意义特别引起大家的兴趣。一些比较年老的人认为，神的启示是把卫城留下。因为在从前，雅典卫城的四周有一道木栅栏。在他们看来，木墙就是指这道栅栏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神所说的木墙就是指船只。所以，他们应该把船只装备起来。但是，神谕的最后两句使那些主张木墙是船只的人无法自圆其说。解释神谕的人说，如果他们在撒拉米斯湾作战，他们会全军覆没的。特米托克列斯另有新解，并向人们宣示：神谕的最后两句是指波斯人而不是雅典人。因为如果是雅典人死在那里，就不会说是“神圣的撒拉米斯”，而应该是“残忍的撒拉米斯”了。所以，他坚持作好海上作战的准备。雅典人认为他的解释比神谕解释者的高明，因为后者的解释是要雅典干脆不进行抵抗，离开阿提卡，移民到别的地方去。

雅典人下定了与波斯人决一死战的决心，便着手做各方面的准备。首先，他们采取措施结束希腊人内部之间的不和和相互之间的战争，无论它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中包括雅典人和埃吉纳人多年来冤冤相报的战争。他们认为，既然全部希腊都即将受到波斯人入侵的威胁，全体希腊血统的民族就应该结成一体并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其次，雅典人把间谍派到撒尔迪斯去刺探波斯人的军情。这3个间谍到了撒尔迪斯，并对波斯军队进行了侦察。但是，由于行动不慎，让波斯人发觉并被抓了起来。经过军事法庭的审讯后，这3名间谍被判处死刑，并即将被拉出去处决。正在这时，

国王薛西斯听到这个消息，对军事法庭的审判颇不以为然。他命令把间谍带到他那里，询问了他们来的目的之后，薛西斯竟命令他的卫兵引导他们到各处去，把包括骑兵和步兵在内的全部陆军指给他们看，然后毫不伤害地把他们放回去。千载之后，人们对薛西斯的这一做法还颇不理解。事不密则不威。希腊人求之不得的军事机密，薛西斯竟拱手相让。原来，薛西斯有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如果把间谍处死，希腊人就难以事先知道他庞大到难以尽述的兵力。如果把他们放回希腊，他们把波斯大军的情况告诉希腊人，可能不劳大军费事，希腊人自己就吓破了胆，乖乖向其称臣纳贡了。这种愚蠢的行为后来也有发生。当薛西斯在阿比多斯时，曾看到满载谷物的希腊船只向埃吉纳和伯罗奔尼撒航行。周围的人看到是敌人的船只，就想马上去拿捕，等待着国王下命令。薛西斯在问清楚那是敌方运粮船之后，竟说：“我们不是和他们一样，也带着谷物以及其他物品到同样的地方去吗？既然他们是替我们把粮食送到那里去，这又有什么害处呢？”薛西斯的这些言行充分暴露了他妄自尊大、轻视希腊人的骄傲心理。骄兵必败，是战争的普遍规律。

雅典人的另一重大举措是派使者到阿尔哥斯、西西里的狄诺美涅斯、柯尔库拉和克里特等地去请求援助，联系新的同盟者。在全希腊面临波斯人入侵的威胁下，全体希腊血统的民族应团结为一个整体，同仇敌忾，共御强敌。

希腊同盟先派使者到了阿尔哥斯。在此之前，阿尔哥斯刚刚与斯巴达发生冲突，阿尔哥斯有 6000 名壮丁被斯巴达军队所杀。他们听说波斯人准备征讨希腊人，也知道包括斯巴达在内的希腊反波联盟要他们入盟。为此，阿尔哥斯人颇难选择：抛弃前嫌和他们再度共事，使他们非常难以接受。于是，他们派使者到特尔斐去请示神谕。佩提亚的神谕如下：

被周围的邻人所憎恨，却为不死的神所喜爱的人们啊，怀里抱着长枪，像一个戒备着的战士那样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吧，好好防备着你们的脑袋。这样，脑袋就可以保卫你们的身体了。

阿尔哥斯的使者回去之后，向元老院作了汇报。元老院根据神谕的启

示，指示答复联盟的使者：如果阿尔哥斯人和斯巴达人能够缔结 30 年的和约并取得联盟军一半的统率权，他们就答应联盟的请求。阿尔哥斯人说，尽管他们有正当的权力来要求统率全部军队，但他们却愿意满足于一半的统治权。尽管神谕禁止他们加入希腊联盟，但元老院还是答应这样做。阿尔哥斯人希望与斯巴达有 30 年的和约，以便他们的子弟长大成人。否则，他们已败于斯巴达，如果再败于波斯人，就可能成为斯巴达的奴隶了。使节们当中有从斯巴达来的，他们被授权作出答复说：“缔约的事要回去提交公民大会讨论裁决，他们作不了主。至于统率权，斯巴达的使者说，斯巴达人有两个国王，阿尔哥斯人只有一个国王，不可能剥夺任何一个斯巴达国王的统率权。”可是，阿尔哥斯国王可以享有同斯巴达国王一样的投票权。阿尔哥斯人说斯巴达像过去一样傲慢。他们与其向斯巴达人屈服，还不如受制于波斯人。随之，阿尔哥斯人毫不客气地对使者们下了逐客令。

希腊联盟派到西西里去的使者运气也不佳。西西里是希腊的殖民城邦，势力相当强大，当时的统治者是僭主盖隆。希腊的使者们来到西西里首府库赛，晋见盖隆，对他说：“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派我们前来取得你的帮助抗击异邦人。波斯人正纠合东方的全部大军从亚细亚而来。他们表面上冲雅典而来，实际上是想把整个希腊收归于其治下。如果所有希腊人团结一致，就可以抗击侵略者。否则，全部希腊土地就可能同遭亡国之祸。如果波斯人打败了我们，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你。所以，你帮助我们，也就是帮了自己啊！”盖隆对希腊的母邦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原来，西西里和迦太基人、埃盖司塔人发生战争时，希腊诸城邦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前来帮助他。现在时来运转，诸母邦来到他的门上求助了，心里好生得意。他情绪激昂地对使者们说道：“尽管在我处危难之时，你们见死不救。现在在我的事业发达，国家昌盛，而战争又降临到你们头上了。尽管你们蔑视我，我可不学你们的样子。既然来到我门上，我还是准备派出 200 只三段桡船、20000 名重装步兵、2000 名骑兵、2000 名弓手、2000 名轻骑兵去帮助你们。此外，我还担负希腊全军的食粮，直到战事结束。不过，我的条件只有一个：我要担任打击波斯人的希腊军队的统帅和司令官。否则，我不去，也不派别人去。”

来自斯巴达的使者阿格罗斯听后十分气愤，他怒气冲冲地对盖隆说：

“这种要我们把统率权交到你手里的建议不要再提了。如果你愿意帮助希腊人的话，你就必须接受斯巴达人的领导。如果你放不下身段接受领导的话，我看就不必帮我们了。”盖隆见自己的建议马上遭到严词拒绝，也狮子大张口，开价太大。他又说：“斯巴达的朋友，既然你们都这样计较统率权的问题，那我比你们更计较了。因为我的陆军比你们多许多倍，我的船只也比你们多得多。既然你们十分不喜欢我的建议，那么我就再作出一些让步。这样吧，你们统率陆军，我来统率水师；要么你们统率水师，我也可以统率陆军。如果你们还不同意，那只好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就别提结盟的事了。”雅典来的使者再也按捺不住了，没等阿格罗斯答复，抢着答道：“西西里的国王，希腊派我们到这里来是要求一支军队，而不是要求一位统帅，要知道，联盟海军的统率权是属于我们的，除非斯巴达人愿意统率水师，我们不反对。我们决不容许其他任何人担任水师的统帅。否则，我们雅典人就枉为拥有海上最大力量的希腊人了。要知道，在所有希腊人当中，我们雅典人是最古老的民族，唯一的没有改变居住地的民族。大诗人荷马就说，雅典人是最善于整顿和安排军队的人。我们又怎么会把统率权轻易让给别人呢！”话不投机半句多。就这样，希腊联盟的使者们在西西里与盖隆闹了个不欢而散，结盟的事也是如梦幻般的泡影了。

希腊的使者走后，盖隆依然坐卧不安。他既害怕这些希腊人顶不住波斯人的攻势，又不愿去接受斯巴达人的领导参与战事。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左右逢源的万全之策：他派了一个叫卡得莫斯的亲信乘着3艘五十桨船，带着大量的金钱与友谊的问候到特尔斐去。在那里，要他注视战局的变化。如果波斯人取得胜利，卡得莫斯就把带的金钱，连同代表西西里的水和土送给薛西斯表示臣服。如果是希腊人取得胜利，那么就把一切都带回西西里。

希腊联盟派到克里特的使者们也没有争取到什么好的结果。克里特人从特尔斐神庙得到这样的神谕：

愚蠢的人们，过去因你们援助美涅拉欧司而由米诺斯加到你们人民身上的悲痛，难道你们还觉得不满足吗？想想看，他们不帮助你们为了死在卡米柯斯的米诺斯报仇，可是你们却帮助他们，米诺斯要忿怒到什么程度！

克里特人听到这样的神谕，就不跟希腊来的使者谈结盟的事，使者无功而返。

只有到了柯尔库拉，联盟的使节们才颇感欣慰。当使者们把来意说明以后，柯尔库拉人痛快地满口答应。他们宣称：柯尔库拉人不忍看着希腊遭受亡国之祸。假若希腊倒下去了，那么第二天他们就一定也会变为奴隶，因此他们会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就这样，柯尔库拉人把希腊的使者们哄得欢天喜地地回去复命了。可是到了派遣援军的时候，他们却改变了主意。尽管他们装备了 60 只船，但经过很多周折，绕了好多圈子才出海。他们没有到盟军去报到，而是在斯巴达人的披洛斯和塔伊那隆的海面上抛锚，和别人一样坐山观虎斗。原来柯尔库拉人对希腊人取胜不抱希望，认为波斯人会成为全希腊的统治者。他们这样做和西西里一样，也是首鼠两端的做法。如果波斯人战胜了，他们就会向波斯人献殷勤说：“伟大的国王啊，当希腊人要我们站在他们的一面参战时，虽然我们的兵力并不比任何人少，而且我们拥有数量上仅次于雅典的极多的战船，但我们不愿抵抗您，做您感到不高兴的事情”，从而赢得波斯人的嘉许和比一般人更有利的地位。如果希腊人取胜，并责备他们失信不派援军时，他们会说他们已经装备了 60 只三段桡船，但由于季风的风力而不能绕过玛列亚及时参战，而决不是由于怯懦而没有赶上海战。这样，就可以推卸责任了。

总之，希腊联盟派出使者寻求新同盟者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察其原因，不外有三：

首先，原来希腊城邦之间的利益之争所引发的战争交往的后果不可能一句话抹平或短时期消除。这阻碍了这些城邦心甘情愿、义无反顾地加入联盟军队，同波斯人共同作战。这反映了希腊城邦内部的交往状况。

其次，各城邦都是一个交往中的利益主体。面临另一个陌生而强大的波斯，这些城邦出于自利、自保的心理，不愿冒风险同希腊联盟站在一起，而宁愿坐山观虎斗，而后见风使舵，谁胜利了就投靠谁。所以，利益因素是影响希腊各方交往的根本原因。

最后，在不少城邦的决策中，特尔斐神谕起到了很大的指导性作用。除了雅典人在接受到令人沮丧的神谕之后，仍振奋精神，下定决心与波斯人斗争到底之外，大部分城邦接受神谕的启示后，在希波战争中抱消极态

度。这既反映了交往的时代性特征，又反映了交往传统中积淀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尽管如此，希腊城邦之间的交往程度比波斯所纠合的庞大军队要高得多。这也是希腊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志在必得：百万大军出征

当希腊人内结外联，为准备战事而忙作一团时，波斯方面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波斯大军在撒尔迪斯集结，派到希腊各城邦索取水和土的使臣们也陆续返回，薛西斯心中也大概有了数。此前，薛西斯命令一部分人员在达达尼尔海峡修筑一条横跨亚细亚和欧罗巴的大桥。负责架桥的腓尼基人用白麻索架了一座桥，而埃及人用纸草架了第二座桥。天公不作美，海峡上的桥刚刚架起，就刮来了阵阵强烈的暴风，把工程全部摧毁了。薛西斯接到报告，十分震怒，下令行刑官把海峡鞭打 300 下，并把一副脚铐投到那里的海里去，派烙印师给海峡加上了烙印，还下令把监督造桥的人斩了首。他派使者对海峡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你这毒辣的水！我们的国王这样惩罚你，因为你伤害了他，尽管他对你毫无损伤。不管你愿不愿意，国王薛西斯一定要从你的上面渡过去；任何人不会向你奉献牺牲，你是一条险恶而苦咸的河流。

薛西斯随即下令，另架新桥。匠师们吸取前一次的教训，以最快的速度又架了新桥，这座桥梁是古代最令人赞赏的机械成就之一。这座桥由 674 艘三段桡船构成，分两排横越海峡。每艘船都面对海流，用巨锚系紧。然后，匠师们用亚麻和纸草缆横过每排船，这些巨大的缆绳系缚于每条船上，两端固定于两岸，并以绞盘绞紧。然后把树砍倒后，锯成木板，横放在缆绳上，一一系紧后，把砍下的树枝再铺在上面，树枝上面又铺上土，再把土压结实。为了防止牲畜和马匹在过桥时不致看到大海而受惊，他们还在桥的两旁安设了栅栏。这座桥梁承载力很强，足以承载大军的通过。一位当地土著惊叹于这一浩大壮观的工程，认定薛西斯是天神宙斯。他因而疑问：这位人与神的共主，只要一个巨雷就可以把一个傲慢的国家毁灭了，为什么却要费这么大的气力去征服这个小小的希腊呢？

薛西斯毕竟不是神，再伟大的计划也得一步步完成。公元前480年春，薛西斯胸怀扫平希腊的雄心壮志，率领浩浩荡荡的大军从撒尔迪斯出发了。大军正待进发之际，突然发生了日食。太阳消失了，白天变成了黑夜。薛西斯看到这一天象变化，心里很感不安，就召来祆教祭司，问这是什么征兆。祭司们告诉他说，这是神向希腊人预示他们的城市将被毁灭。因为太阳是希腊人的预言者，而月亮则是波斯人的预言者。薛西斯听罢解释，心里很高兴，兴高采烈地踏上征途。

波斯的军队是这样编排的：前面引路的是搬运军粮物资的士卒和驮兽，随其后的是由各个民族混合而成的一个兵团。军队的一半开过去之后，有一个间隔。间隔后，是全波斯人中最精锐的1000名枪兵。枪兵之后，是装饰得极其富丽堂皇的圣马。在这10匹马背后，是8匹马拉着的神圣战车，战车手手拉缰绳，牵引着白马，徒步而行。战车之上，高坐着波斯的国王薛西斯。其陪乘的战车手是欧塔涅斯姆培司。在薛西斯的后面，是波斯最精锐、出身最高贵的1000名枪兵。枪兵后面是1000名精锐的波斯骑兵。骑兵后面是从其余波斯人中选择出来的10000名步兵，在这10000人后面配置着10000名波斯骑兵。在这些人之后，又是一段间隔，最后就是各民族混合而成的杂牌军了。

波斯大军来到阿比多斯的时候，薛西斯决定检阅一下全军。他命令阿比多斯人在一个小山顶上修筑了一座白石宝座。薛西斯坐在这里俯视海滨，陆军、水师尽收眼底，薛西斯对自己的大军深感满意。看到自己的水师遮没了整个海峡，而海滨和阿比多斯平原挤满了自己的陆军，先是自豪无比的薛西斯，转念又发了一通人生短促、去日苦多的感慨，竟禁不住怆然泪下，前后判若两人。他的侍从也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薛西斯唤过那位曾极力劝阻他征讨希腊的王叔阿尔塔巴诺斯，问他此时所思所感如何。阿尔塔巴诺斯诚实地回答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他说道：“陛下，至今我仍感到恐惧和不安，因为我看到世界上最重大的东西是敌视你的，那就是土地和海洋。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如果突然起狂风暴雨，海上没有任何地方能找到一个足够大的海港容纳、搭救您的船只。为什么土地会是您的敌人呢？如果进军途中了无障碍，那您在一无所知的茫茫大地上走得越远，就越危险。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盘的日益扩大，万一产生了饥谨后果

就不堪设想了。”薛西斯对王叔这种悲观和恐惧心理颇不以为然，对王叔说：“每件事情都经过仔细缜密的考虑，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如果把小事化大，把事情向严重的程度上考虑，就是谨小慎微、杞人忧天了。做事就要有冒险精神，否则一事无成。先王们正是冒了危险，才能把国威提到这样的高度，才成就了如此伟大的功业。何况，我们选择了最好的季节出兵，有充裕的粮草储备。我们进攻的对象是有土地和粮食的农业民族，而不是游牧民族。我们征服了整个欧罗巴就会回来。你所想到的危险是不会发生的。”阿尔塔巴诺斯趁机把他的另一个担心也说了出来：“陛下，先王居鲁士把只有雅典人除外的全部爱奥尼亚人征服了，并使他们向我们称臣纳贡。但我以为，决不能率领他们去进攻他们父祖的国土——希腊本土，即使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我们也完全能够制服我们的敌人。万一随军的爱奥尼亚人心向他们的母邦，那我们的军队就有可能遭到巨大的损害啊！”

薛西斯依然不赞同王叔的看法，劝他不必多虑。因为大流士远征西徐亚人时，守桥的爱奥尼亚人掌握了波斯全军的命运，任凭他们为所欲为。但他们表现出了正义和友谊，没有做有损于波斯人的事。现在爱奥尼亚人的妻子儿女、财产宗室在波斯帝国之内，所以更不必担心他们会叛变。但薛西斯对王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全心全意为王室着想的忠心仍是赞赏的。他嘉许王叔是所有人中唯一可以托之以王笏的人物，鼓励他鼓起勇气保卫王室，并遣人把王叔送回首都苏撒去了。

波斯大军经过七天七夜马不停蹄地行进，渡过了达达尼尔海峡，踏上了欧洲大陆。水师驶出达达尼尔海峡，沿着陆地前进。不久，海陆大军到达色雷斯的多里司科斯地区。这里是沿海的一个比较大的平原，海布罗斯大河流经这个地区，而且在大流士远征西徐亚人时，在此修筑了一座王室要塞，并一直有一支波斯的卫戍部队在此把守。薛西斯认为这是他列队点兵的方便场所，于是决定在此点兵列阵。

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陆军有 1700000 人。人数是这样统计的：先把 10000 人集中在一个地点，并让他们尽可能密集起来。然后在他们四周划一个圆圈。待 10000 人退出以后，再按圆圈的标记建造一道 1 米多高的石墙。石墙造好后，让另外的人一拨拨地站到里面去。满一圈就算作 10000 人。就这样计算完了所有的人数。尽管这种统计有不小的误差，但毫无疑问这

是一支上百万的大军。

统计完毕，战士便按民族排列起来。第一个队列是波斯人。他们头戴软毡帽，身穿五颜六色的带袖内衣和裤子，上有鱼鳞般的铁甲。他们手持细枝编成的盾和短枪，挽着长弓，挂着箭筒，右挎腰佩短剑。第二个队列是米底人，他们和波斯人装束一样。第三个队列是亚述人。他们头戴青铜头盔，携带埃及式的盾牌、枪和短剑，穿着亚麻的胴甲，此外还有安着铁头的木棍。第四个队列是西徐亚人，他们头戴又直又硬的帽子，穿着裤子，携带本国自制的弓和短剑、战斧。第五个队列是印度人，他们穿木棉制的衣服，带着藤弓和安着铁头的藤箭。第六个队列是色雷斯人，他们头戴狐狸皮帽，身穿紧身衣，外罩五颜六色的外袍，脚穿长筒鹿皮靴，手持投枪、小圆盾和短剑。列队受阅的还有奇西亚人、叙尔卡尼亚人、加勒底人、巴克特里亚人、阿里亚人、帕尔提亚人、卡斯比亚人、阿拉伯人、努比亚人、利比亚人、普里吉亚人、吕底亚人，等等。各民族阵列的统帅均为波斯贵族。担任军队将领的也有各民族的头目。

陆军中还有最精锐的部队，称为“万人不死军”。这支部队由波斯贵族组成，在全体兵员中，这支部队装束最华丽，装备最精良，作战最勇敢。这支部队始终保持在 10000 人。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死亡或因病出缺，马上就选拔另一个人代替他。这种部队特别不同之处是他们拥有大量黄金，随身带有马车，车上载着妾媵和大量仆人。他们的粮食也和其他军粮分开，由骆驼和驮兽单独载运。

波斯大军的骑兵，除去阿拉伯人的骆驼兵和战车手外，共 80000 名。游牧民族撒伽尔提欧伊人提供了 8000 骑兵。这 8000 骑兵，除匕首外，别无武器，只有革纽编成的轮索。和敌人作战时，他们就把轮索投出去，无论套住敌人的人或马以后，就尽力向自己这边拉，从而把敌人绞死。此外，提供骑兵的有：米底人、奇西亚人、印度人、巴克特里亚人、卡斯比亚人、利比亚人和帕利卡尼欧伊人。骑兵的统帅由达提斯的儿子哈尔玛米特雷斯和提泰欧斯担任。

波斯海军的情况是这样的。波斯拥有三段桡船 1207 艘。腓尼基人和叙利亚人提供了 300 只，塞浦路斯提供了 150 只，奇里启亚人提供了 100 只，吕底亚人提供了 50 只，多里斯提供了 30 只，爱奥尼亚人提供了 100 只，

岛上居民提供了17只。各民族船员的装束、装备也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在所有的船只上，波斯人、米底人和西徐亚人是战斗员。如果算上各种运输船只，总数达3000只之多。统率水师的是薛西斯的异母兄阿里阿比格涅斯、同胞弟阿凯美涅斯，以及波斯贵族美伽巴佐斯和普列克撒司佩斯。

薛西斯先检阅了陆军。他乘着战车走过每一个民族的士兵队列，不时停下来向士兵们慰问，并由书记官记录下来。这样，他从一端到另一端检阅完了全部步兵和骑兵。然后，他下了战车，换乘一艘西顿的大船，依次航过各船船头，像检阅陆军那样，检阅了海军。随后，所有战船驶离海岸一段距离，船头向岸一字排开，投锚列队。船上的战斗员也全副武装作好了战斗准备，站在甲板上。薛西斯坐在大船上的黄金华盖下，从一端到另一端，通过船头和陆地的海面对海、陆军同时检阅。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晴空万里，碧波荡漾，坐在船头的薛西斯看到自己无边无际的大军，心里好生得意，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壮举了。那希腊人纵是倾其全国，并和其他西方的人们集合起来，也经受不住波斯的进攻吧。

薛西斯正在得意之际，忽然想起了与他同来的斯巴达逃亡僭主戴玛拉托斯，便把他找来，问道：“戴玛拉托斯，你是希腊人，曾是斯巴达的僭主，现在你告诉我，希腊人有没有力量抵抗我？我以为，纵然全体希腊人和所有其他西方的人们集合在一起，如果不同心协力，就受不住我的进攻。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所顾虑。”戴玛拉托斯见波斯国王发问，便坦率地答道：“陛下，那就恕我坦诚直言。希腊国土向来贫瘠。但由于智慧和强有力的法律，使希腊人得到了勇气。希腊人正是利用这种勇气，驱除了贫困和暴政。我最熟悉的是斯巴达人。首先，他们决不会接受你那些等于使希腊人变为奴隶的条件。其次，即便所有希腊人都站到您这一边，他们也会对您进行抵抗的。无论您的部队多么庞大，他们的人数多么少。”薛西斯听后，不禁哈哈大笑，以为戴玛拉托斯在为希腊人大吹大擂，大讲昏话呢。薛西斯认定，即使希腊人的人数和波斯人数相等，一对一单独作战也不会是波斯人的对手，何况差距悬殊。薛西斯还认为，在一个国王的统治下，战士们由于害怕国王的惩罚而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敢，并在鞭笞的威逼之下可以在战场上以寡敌众。但希腊人的自由和放任就无法产生和发挥这种勇敢。

戴玛拉托斯见薛西斯发笑，知道他不相信他的话，补充道：“斯巴达人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在单对单作战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不差。在集体作战时，他们就是世界上无敌的战士。他们虽然是自由的，但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您的臣民对您的畏惧。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做，而法律的命令永远是一样的。在战斗中，不管面前有多少敌人，他们都绝对不能逃跑，而要留在自己的队伍里，战胜或是战死。”薛西斯把戴玛拉托斯的话当作笑谈，客客气气把他打发走了。

薛西斯在多里司科斯检阅完大军，就由色雷斯向希腊进发了。一路上，不论遇见什么人，他都强迫这些人加入他的军队。那些他经过的土地上的色雷斯诸部落，凡是住在海边的都上船参加了水师，凡住在内地的都被迫参加了陆军。军队是如此之庞大，无论在哪里吃两餐，供应的整个城市就会枯竭。萨索斯岛招待薛西斯大军一日，就用去了400塔兰特白银。所有希腊北部，甚至到阿提卡边界，都因为恐惧或接受贿赂而投降，并将他们的部队加入到波斯的百万大军之中。

面对这个由多民族、多国家构成的、排山倒海似的巨大威胁，南希腊诸邦并没有被吓倒。三十多个主战的城邦在科林斯召开大会，公推拥有强大陆军的斯巴达为盟主，率领海陆各军北上抗敌。

箭上弦，刀出鞘，激烈的大战即将展开了。

五、怎一个“惨”字了得：两大著名战役

（一）血战温泉关：虽败犹荣的斯巴达勇士

正当薛西斯的大军通过海峡，踏上欧罗巴，开向希腊之时，希腊城邦正在科林斯召开大会，商讨对策。北希腊的帕撒利亚人派使者到科林斯，请求盟军派军协助他们一起固守欧林波斯通路。因为他们兵力单薄，根本不可能挡住波斯大军。欧林波斯通路是进入帕撒利亚，从而进入中希腊的两大咽喉要路之一。希腊城邦经过商议，决定派遣10000名陆军由海路迅速北上，在那里扎营列阵扼守住这一通道。

薛西斯踏入欧洲后，一路上所向披靡。沿途希腊诸城邦或稍作抵抗，或望风而降。马其顿人给这 10000 名希腊驻军送来了消息，将波斯陆军和水师的情况向这支守军详尽描述了一番，要他们不要留在那里，以免被波斯大军摧毁。或许是听取了善意的劝告，或许是出于恐惧心理，或许想到兵力不足以挡住波斯军队，或许认为波斯军会从另外一个通道侵入帕撒利亚，这支部队弃岸登船又返回了科林斯。结果，为希腊城邦所抛弃的帕撒利亚人别无选择地投降了薛西斯。

回到科林斯的希腊军队再一次商讨应战计划和策略。联军将领各抒己见，最后决定派兵扼守连接北希腊与中希腊的温泉关。同时，把海军派驻优卑亚岛的阿尔铁米西昂海角。这样，海军和陆军相互策应，相互支援，共同抗击波斯人的入侵。

温泉关是一条海岸边的狭窄通道，是由北希腊进入中希腊的唯一险关。如果温泉关失守，中希腊就无险可守了。温泉关西面是陡峭险峻、无法攀登的悬崖，东面是一片直通海岸的沼泽地，中间只有宽约 1.5 米仅供一辆战车过往的通道。先前中希腊的佛基斯人为了防止住在希腊北部的帕撒利亚人的入侵，在这条窄路上还修了一堵墙，行人只得从墙上开的门洞里出入。所以，温泉关是一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易守难攻之地。与这一陆地天险隔海相望的是狭长的优卑亚岛。它们之间隔着一道非常狭窄的海峡，易于筑起海上壁垒，挡住大队敌船。阿尔铁米西昂海角在优卑亚岛的北部。希腊的军队安排完毕，就分海、陆两路从科林斯出发了。陆军开向温泉关，海军驶向阿尔铁米西昂海角。

率领军队驻守温泉关的是盟军总指挥——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时年 28 岁。列奥尼达斯是斯巴达国王阿那克山德里德斯的第三个儿子。论资排辈，他是当不上国王的，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成为国王。但是，自父王驾崩后，其长兄克列欧美涅斯没有男嗣，死后其二哥多里欧司即位。多里欧司又在西西里被杀，结果把他推上了王位。列奥尼达斯带了 7000 名战士。其中，伯罗奔尼撒人有 4000 名（包括斯巴达重武装兵 300 名），贝奥提亚人有 1100 名（包括底比斯人 400 名），佛基斯人有 1000 名。此外还有迈锡尼人、科林斯人和普列欧斯人等。希腊盟军的这支部队应该说是先遣部队。希腊盟军这样做的意图在于：由盟军陆军总指挥率军到达，可以使其

他的入盟城邦也学他们的榜样去积极参加战斗，同时也为了使那些还在动摇的城邦去掉投降念头。如果联盟军队稍有迟缓，就有可能使那些首鼠两端、见风使舵的城邦公开站到波斯人那边去。谁也没想到，这支部队竟成了温泉关血战的唯一部队。为什么援军没有及时到达呢？是每年例行的祭神活动误了大事。斯巴达人向来奉神虔敬，近乎呆板。马拉松战役时，由于他们坚持月圆后才出兵，使雅典人独立与波斯人拼杀。这次同样因之贻误了战机。他们认为温泉关可以抵挡一阵子，不可能很快分出胜负。所以在派出先锋部队后，举行了耗时的卡涅亚祭和奥林匹亚祭。薛西斯的水师离开铁尔玛后，以10艘快船作为先锋，一直开向斯奇亚托斯。在那里只有3只希腊船放哨瞭望。波斯的快船发现了这3只希腊船，便快速扑了过来，其中2艘希腊船被捕获。另外1艘的水手手脚麻利，弃舟登岸，很快跑得杳无踪迹。波斯人把擒获的希腊士兵悉数当作奴隶使用，从中挑选了一个最漂亮的小伙子，作为祭品，一刀砍了他的脑袋。这小伙子的名字叫列昂，意为“狮子”，他的不幸遭遇也可能与他的名字有关。

侥幸活命的希腊水手马上点燃烽火，给自己的军队通风报信。驻守在阿尔铁米西昂的希腊海军看到烽火，立时惊慌起来，赶紧把海军转移到卡尔多斯。波斯水师进入海峡，先到的船只停泊在岸边，后面的船只就依次抛锚扎营。这一带的海滨并不宽，船头朝海，排列8排。一夜相安无事。次日天明，天气突变。猛烈的东风吹来，在海面上掀起了小山般的巨浪。在波斯水军中，那些预见到暴风来临以及靠岸边的，及时把船拖到岸上，保全了自己和船舶。可大部分在近岸海中的船只却难逃厄运，有的被卷走，有的被碰撞，有的葬身鱼腹，侥幸存活的也伤痕累累。待大风停息，粗略统计一下，波斯人损失船只不下400艘。这样还未开战，就折损了一小半战舰。至于损失的人员和物资，更是不计其数。一个叫阿诺克列斯的玛格涅希亚人，趁这次船祸狠狠发了一笔横财。事后不久，他拾到许多被冲到岸上来的金银杯盏，并找到了波斯人的武器，以及其他用笔墨难以尽述的财富。

希腊人听到波斯水军遭遇大风的消息，欣喜若狂，赶忙向他们的救命恩人——希腊海神波赛东行灌奠之礼。希腊水师马上决定回师阿尔铁米西昂海角，并认为那里只留下残存的少数波斯船只了。待风平浪静之后，波斯水师又重新组织起来，驶离这倒霉的地方，行进到阿佩泰去取水停泊。

途中，水师后头的15只船行动迟缓，被大部队落在后头。他们在驶过阿尔铁米西昂海角的时候看到了希腊船只，但错以为是自己人，就毫无戒备地开了进去，结果被希腊轻松拿获。这样，在大风之后，波斯水军又折了15只船。

波斯的陆军这时也到了温泉关前，在关前的玛里司安下大营。温泉关的希腊守军听到波斯大军步步逼近，不少人也慌了神，竟开会讨论起是否撤退的问题来。一部分伯罗奔尼撒人主张放弃温泉关，退到伯罗奔尼撒去保卫科林斯地峡——由中希腊进入南希腊的关口。当地的佛基斯人和罗克里斯人非常气愤，大骂他们不够义气。在这关键时刻，面对杀气腾腾的庞大敌人，希腊城邦盟军陆军总指挥列奥尼达斯沉着冷静，从战略的高度坚决主张固守温泉关。他一面鼓励士兵做好迎战准备，一面火速派人向有关城邦请求紧急援助。因为他手下兵员太少，无法与波斯大军相抗衡。

正当希腊军讨论之际，薛西斯派了骑兵探子来刺探军情。薛西斯在帕撒利亚早已听说，斯巴达的列奥尼达斯统率一小支部队驻守在这里。探子策马驰近希腊军的营地，侦察瞭望一番。工事里面的情形是什么他看不到，但在工事外面的人他看得一清二楚。当时驻扎在工事外头的恰好是斯巴达人。这些人的武器都堆积在一块，有些人在认认真真地做操，有些人在若无其事地梳头，根本不理睬探子的作为。这探子也很是惊诧，既没有人理他，也没有人追他。他看个够之后，便平平安安地回到自己的营寨。探子回营以后，把他的所见所闻向薛西斯作了详细的禀报。

薛西斯闻报，也颇觉奇怪。在他看来，希腊军即使没有逃之夭夭，也肯定因面临灭顶之灾而毫无斗志了。于是，他又召来斯巴达前僭主戴玛拉托斯垂询，问他斯巴达人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什么意思。戴玛拉托斯禀报说：“陛下，这些人是为了这条通路前来与我们作战的，他们现在正在准备这场战争。按照斯巴达人的习惯，每当他们将要冒生命危险的时候，总要整理他们的头发。我还要如实奉告，如果您把这些人和留在斯巴达的那些人都征服了，那么人类当中就没有别的人敢与您对抗了。现在要和您交战的是全希腊最杰出的王国和城邦、最英勇的战士。”但是，薛西斯认为他的话极不可信，进而问他斯巴达这样少的人怎么能和他的大军相抗衡。戴玛拉托斯见薛西斯固执己见，就无可奈何地说：“陛下啊，如果我说的和事情

不符，那就请把我当作一个撒谎的人来看待吧！”

薛西斯不信希腊军吞了熊心吃了豹子胆，对波斯大军还敢负隅顽抗。于是，按兵不动，等待敌人自行逃亡。4天过去了，希腊人仍然无动于衷，既不逃跑也没挑战，根本不把波斯大军放在眼里。薛西斯等得不耐烦，认为希腊人留在那里只不过是显露无耻和愚蠢。他把米底人和奇西亚人派了出去，命令他们把敌人生擒活捉并带到他跟前来。

一交手才领教到希腊人的厉害。米底人最先冲了上来，结果死伤惨重，而希腊人伤亡极少。两轮进攻下来，温泉关稳固如初，关前阵地上满是波斯战士的尸体。国王的人多，但顶事的很少，这使薛西斯大为恼火。他下令让最精锐的部队“万人不死队”上阵。许多人以为这场战斗很容易被他们解决，但交起手来，并非如此，波斯人比米底人也强不到哪里去。狭路相逢勇者胜，波斯人的武器短，且没有盔甲，又不能发挥其数量上的优势。斯巴达人的战术也比波斯人高明。比如，有一种战术是诈败逃走，当波斯军追击并将要追上时，他们又来一个回马枪，把许多敌人刺倒在地。总之，波斯人用什么办法进攻都没能攻占隘路，只得退兵。

两军作战之际，薛西斯在高位观战。看到波斯人连现败绩，竟有3次从王座上跳起来，破口大骂败下阵来的都是饭桶。就这样，一直战到天色渐晚，双方才各自收兵回营。第二天，双方列阵再战，但战况如昔，波斯军队依然讨不到什么便宜，取不得丝毫进展。他们原以为希腊军人数这么少，纵然伤亡不大，毕竟作战疲劳，寡不敌众，应无法对抗了，但希腊人按着队伍和城邦，轮番出战，只留下佛基斯人在山上把守，防止敌人迂回包抄。这样3天打下来，波斯军伤亡不少，但寸土未夺，无计可施。

面对这种事态，薛西斯第一次不再狂妄自大，而感到手足无措起来。正在薛西斯一筹莫展之际，当地一个叫埃披阿尔铁司的人求见。他告诉波斯国王，他知道一条绕过山通向温泉关的小道，只要薛西斯给他一笔重赏，他就答应做向导，抄小路直捣温泉关背后。薛西斯犹如绝处逢生，真是大喜过望，立刻命令“万人不死军”的首领叙达尔涅斯及其麾下的士兵准备出发。大约掌灯时分，在埃披阿尔铁司的带领下，波斯军从营地出发了。

这条道路是当地人发现的一条险峻的羊肠小路，它的起点是在峡谷中间流着的阿索波司河。这条山路沿着山蜿蜒而行，直到罗克里斯人的阿尔

塔诺斯镇。从这里下去，就是温泉关了。原来佛基斯人在温泉关口修筑工事防御进攻的时候，当时的玛里司人就引导着帖撒利亚人从这条路去征讨佛基斯人。过后，玛里司人就觉得这条道路完全无用了。

在这条山路旁的侧山岭上，有 1000 名佛基斯重武装兵守备着他们的国土和这条通路。由于连日以来关前战事虽酣，山上却无事，他们不免有些大意。波斯人摸黑行进了一夜。由于山上长满了橡树，佛基斯人丝毫不知道波斯人的到来。当波斯人临近，脚下踏着树叶的沙沙声在宁静的气氛中传来时，佛基斯人才觉不妙，赶紧披挂上阵。但是波斯人已经到跟前，他们当时就吓了一大跳，他们原以为不会遇到什么敌人呢。统率这支波斯军队的叙达尔涅斯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害怕又遇到了斯巴达这种强硬的对手。那希腊叛徒埃披阿尔铁司赶忙安慰他，说这不是斯巴达人，而是佛基斯人。叙达尔涅斯马上胆子壮了起来，命令手下一阵猛射。佛基斯人受到枪林箭雨的袭击和威胁，以为波斯人把首攻目标选准了他们，赶快逃至山顶，据险自守。波斯军队并不追赶他们，直向列奥尼达斯的后方插了下去。

听说敌人抄后路袭来，列奥尼达斯心中叫苦不迭，急忙召开紧急会议。那些胆战心虚的与会者振振有词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撤退，免遭全军覆没的危险。而那些主战的人则表示纵然战死，也决不后退半步，誓与阵地共存亡。列奥尼达斯见这些主张撤退的联盟者已是情绪低落，斗志全无，即使作战，恐怕也难有什么作为。强扭的瓜不甜，列奥尼达斯大手一挥，愿留则留，愿走则走，悉听尊便。于是，大多数城邦军各自回国，只留下列奥尼达斯和他手下 300 名斯巴达战士。按照斯巴达的传统，士兵永远不能放弃自己占据的阵地。据说，列奥尼达斯早就清楚，自己留在这里必会战死，但可以名彪青史，传诸后世，还可以保住斯巴达。因为在战争开始之际，斯巴达曾到特尔斐去请示神谕。祭司预言说，要么斯巴达被摧毁，要么他们的国王死掉。神谕的内容如下：

哦，土地辽阔的斯巴达的居民啊，对你们来说，或者是你们那光荣、强大的城市毁在波斯人的手里，或者是斯巴达的土地为出自海拉克列斯家的国王的死亡而哀悼。因为牡牛和狮子的力量都不能制服你们的

敌人。他有宙斯那样的力量，而且他到时你也无法制止。

他有宙斯那样二者之一，并把它取得的東西撕得粉碎。

和斯巴达人一块留下的有 700 名铁司佩亚人，他们自愿留下来，决心与斯巴达战友同生共死。此外，还有 400 名底比斯人，他们不是自愿，而是作为人质被强行留下的。后来在作战中，底比斯人最终还是投靠了波斯人。

日出之际，薛西斯开始发动了进攻。波斯军如猛虎下山，直扑而下，与绕山、攀山的情形大不相同了。这时的希腊军在列奥尼达斯的率领下不再坚守毫无意义的隘关壁垒，而是退到比较宽阔的地带，抱着必死的决心，列队迎战。波斯军潮水般地涌过来，很快两军就搅在一起，你死我活地拼杀起来。希腊人知道敌人从后路包抄，生还无望，就豁出一切地拼起命来，斩杀敌人无数。他们大多长枪断了，用佩剑砍。佩剑断了，用拳和牙。在这番苦战中，英勇的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先行战死。为了抢夺他的遗体，波斯人和希腊人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希腊人 4 次击退了敌人，把国王的遗体拉走。当敌人越来越多时，希腊人且战且退，又退回到原来的工事里，在一座小山头上列阵再战。一时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阵地上敌尸狼藉，鲜血染红了大地，而诸多希腊士兵也相继倒下。波斯人毕竟人多势众，他们从正面进攻，摧毁工事；从侧面进攻，四面进击。最后，杀红了眼的波斯人在一声号令之下，把标枪下雨般地投向希腊士兵。至此，守阵的希腊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波斯人在这场战斗中也损失惨重。作战的时候，波斯军队的长官在部队后面，用皮鞭抽打士兵使之前进。因此，许多人被挤到海里淹死，更多的人相互践踏而死，加上战死的人，伤亡竟达两万余人。其中，就有薛西斯的两个兄弟阿布科美斯和叙佩兰铁司。

在斯巴达人中，除国王列奥尼达斯之外，还有一个英雄狄耶涅凯斯，亦为斯巴达人民所怀念。他是最勇敢的战士之一。交战之前，当有人告诉他，敌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射箭时竟可以把太阳遮盖起来，狄耶涅凯斯毫不惊慌，幽默地说，他的朋友给他带来了一个十分吉利的消息。如果波斯人把太阳都给遮住，那他们就可以在日阴下，而不是阳光下与敌人

作战了。他的乐观态度感染、激励了战友们的斗志。在斯巴达的数百名将士中，埃乌律托司和阿里司托戴莫斯因为生病在得到允许后，离开了阵营，在离温泉关不远的后方养病。听到大战爆发，埃乌律托司便要求佩带武器，命令他的奴隶引领他去参加战斗，最终牺牲在战场上。他的战友阿里司托戴莫斯气馁了，留在后面，后来安全地回到斯巴达。回去后，他遭到人们的非议和蔑视，称他为懦夫。没有一个人愿意把火给他，没有一个人愿意同他说话。在后来的战斗中，他英勇战死，洗雪了这次耻辱。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潘提铁斯的被作为使者派到帕撒利亚去了，没有参加战斗，平安回到了斯巴达。他在人们的非议中，自缢而死。可见，斯巴达人对荣誉是多么看重。但斯巴达人的顽强抵抗，招致了波斯国王的无比愤恨。薛西斯一改往常那种善待英勇战死的敌人尸体的做法，把列奥尼达斯的头砍下来，插到杆子上示众。但斯巴达及希腊人永远纪念他们在温泉关战役中的英勇行为。



位于温泉关的列奥尼达斯雕像

现在，在温泉关依然耸立着几块引人注目的石碑，永远让人纪念这段历史。为温泉关战役阵亡之墓题的碑文是：

四千名伯罗奔尼撒人曾在这里对三百万敌军奋战。

黄土埋葬了你，
列奥尼达斯，威武的拉哥尼亚国王，
一起在这里战死的光荣勇士！
此役中他们遭到波斯人箭雨和快马的无数次冲击。

第三块碑文刻在入口的一尊石狮子身上，用此纪念列奥尼达斯：

我现在高踞在石头上守护的这个人，
如果称他为雄狮，
我也不如他英勇，
在他的坟上我连自己的爪子也不敢擦一擦。

有一块专门纪念斯巴达人的碑文：

过客啊，去告诉斯巴达人，
我们是遵从他们的命令长眠在这里的。

碑文都是古希腊著名诗人西摩尼德斯撰写的。内容虽短，意义悠长。它作为顾全大局、临危不惧、忠于职守的精神象征，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怀念。1903年，鲁迅先生在《浙江潮》撰文《斯巴达之魂》，借温泉关战役的事迹，激励中国青年为民族崛起而奋斗。他称赞道：“巍巍乎温泉门之峡，地球不灭，则终存此斯巴达武士之魂。时到今日，常有许多人到那里凭吊旧迹，缅怀英雄。”

温泉关之战使薛西斯初步领教了希腊人的厉害，想想以后的战斗心里多少有点不踏实。他又把戴玛拉托斯召来，想进一步探究解决斯巴达人的办法。他说：“戴玛拉托斯，你是个诚实的人。事实证明你所说的都是实话。现在请你告诉我，剩下的斯巴达人还有多少？是不是都这样打起仗来不要命？”戴玛拉托斯回答说：“陛下，斯巴达人的总数是比较多的，他们的城市也比较多。其他的斯巴达人虽然不是这般拼命，但也都是很英勇的。”薛西斯向戴玛拉托斯征求击败斯巴达人的良策，因为戴玛拉托斯曾是斯巴

达僭主，对此应该心中有数。

于是，戴玛拉托斯给薛西斯献上一计说：“国王啊，依我之见，您最好派水师中的 300 只战船到斯巴达沿岸去，占领沿岸的库铁拉岛，并以这岛为根据地，向斯巴达人发起攻击。如果敌人在他们的家门口，他们就决不会派出援兵去援助其他城邦。这样，您的陆军就可以横扫希腊了。最后，就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斯巴达，那时再对付它就轻易得多了。如果您不这样做，就必须一步步地来，要征服斯巴达必须通过科林斯地峡。而在那里，全体伯罗奔尼撒人会与您对抗，到时战争会更加顽强，更加激烈。如果按我的建议，地峡以外的城邦有可能不战而降，全都站到您这边来。”说这话时，波斯水师提督、薛西斯的兄弟阿凯美涅斯恰好在座。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如果按戴玛拉托斯的建议，派出 300 只船，那么加上先前大风暴中损失的 400 只船，就去了一大半。在数量上对希腊水师的优势就不大了，也就没有胜算的把握了。所以，他认为不分散兵力为好。况且，陆军和水师现在可以相互协调作战。如果派 300 只船孤军远征，未必能达到目的。薛西斯最终听从了阿凯美涅斯的意见，对戴玛拉托斯的意见也表示赞许。其实，哪个人不向着自己的母邦？戴玛拉托斯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早在波斯首都苏撒时，他一听到薛西斯决定征讨希腊的消息，马上派人通过秘密的方式把这条消息送给了斯巴达人，并继而通告了其他城邦，为各城邦的应战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信息。所以，他的建议的真实性和可行性都是靠不住的。

（二）海军：不对称的水上较量

当温泉关发生战斗之时，在阿尔铁米西昂的希腊水师与波斯水军也交上了火。

希腊水师的组成情况是这样的：雅典人提供了 127 只船，科林斯人 40 只，麦加拉人 20 只，卡尔波斯人提供了 20 只船的兵员，船是雅典提供的。此外，埃吉纳人 18 只，希巨昂人 12 只，斯巴达人 10 只，埃披道洛斯人 8 只，埃列特里亚人 7 只，特洛伊亚人 5 只，司图拉人 2 只，凯欧斯 2 只五十桨船。罗克里斯人也带来 7 只五十桨船前来助阵。所以，希腊水师只有三段桡船的战舰 271 艘，与波斯的八百余艘相比，确实要少得多。希腊水师的统帅

是斯巴达人优利比亚戴斯。

原来，水师组建之初，就风传说要把海军的领导权交给雅典人，因为他们的船只占总数的一半。但斯巴达及其他联盟者表示反对，放言说如果海军司令不是一个斯巴达人的话，他们宁愿不参加这个水师，以免受雅典人的指挥。这一结果是希腊城邦之间矛盾冲突的反映。比如，埃吉纳人与雅典人积怨甚深，只是大敌当前，才勉强走到一块。如果让雅典人做他们的领导，那是万万不可接受的。雅典人鉴于大敌当前，以大局为重，同意让出海军领导权。

起初，当希腊的水师刚到阿尔铁米西昂海角时，看到无边无际的波斯军停泊在海面上，马上就有人惊慌了，商量着怎样撤退到希腊内地自己的家乡去。这可急坏了优卑亚岛上的埃乌波亚人。他们去请求希腊水军统帅优利比亚戴斯，要等他们把家人送走之后，水军再商议撤退之事，但没有得到应允。埃乌波亚人另想了一个办法：他们送给雅典水师统帅特米托克利斯 30 塔兰特白银的贿赂，条件是当埃乌波亚人与波斯人发生保家卫国的战斗时，希腊水师应该留在那里，为保卫埃乌波亚而战。

特米托克利斯并没有独吞。接受贿赂后，他从中分出 5 塔兰特作为自己的礼金送给优利比亚戴斯，并说服他主张全军留下来抵抗敌人。在军事会议上，优利比亚戴斯按照特米托克利斯的意见公开表明立场，主张留下来静观战局发展，做好与敌军作战的准备。其他将领别无异议，只有科林斯的水师统帅阿迪曼托司嘟哝着不愿留下。会后，特米托克利斯又把 3 塔兰特白银送到他的船上，并起誓向他说：“我送给你的礼物比波斯国王因你脱离联盟而送给你的礼物要丰厚，所以你决不会离开我们。”阿迪曼托司见到光灿灿、白花花的银子，岂有不喜之理，马上转变了态度。经过特米托克利斯的一番地下活动，希腊水师才初步稳定了军心。

波斯水军到达阿佩泰海面后，正是下午，看到了停泊在阿尔铁米西昂海面的少量希腊船只，波斯军本想立即进攻，但又怕希腊军在即将来临的夜幕掩护下逃掉。他们的目的是不放走一只希腊船只。经过研究，波斯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从水师中选拔出 200 只船，绕道航行，迂回到希腊水军的背后。届时，波斯水师共同出动，前后夹击，如瓮中捉鳖一样，把希腊船只悉数抓获。在派出的奇兵未到位前，不启战端。然而，这一军事情

报又被一个叫司苦里亚斯的人潜游到阿尔铁米西昂通报给了希腊水军。

希腊人听到这个情报，马上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在那些波斯派出来的船只未到位之前，先向波斯水师发动一次进攻。一则探其虚实，再则寻找突破波斯水军防线的战术方法。接近黄昏之际，希腊水师全部出动，向波斯军开来。波斯军以为希腊人一定是发了疯，居然胆敢以少数船只率先发动进攻。所以，波斯水军也向海上进发，以为轻而易举就可以战胜希腊人。他们列成圆阵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希腊水军，希腊军则船尾聚拢，船头向外，向波斯军列阵接战。但在波斯水军中，许多爱奥尼亚人是被迫参加战斗的，对母邦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战斗中自然不会真卖力气。两军短兵相接时，双方均努力奋战，希腊人当场拿获了30只波斯船只。希腊船只因为舰船相靠，首尾呼应，未有损失，只有人员伤亡。战至夜幕降临，双方未分胜负，就此罢手，收兵回营。波斯水军的战果比他们原来期望的要差多了。

正值仲夏季节，就在双军交锋的这天夜里，整晚都是暴雨雷鸣。希腊人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也早有防备。但波斯人被吓得魂飞魄散。上一次暴风雨损失400只船的惨象还历历在目，这次许多人认为自己要完了。在战斗中破损的船只碎片和战死的士兵尸体都被冲到了波斯水军停泊的阿佩泰海面，甚至影响了船桨的活动。派出去迂回航行的那200只船遭遇更惨。他们在大洋上遭遇这种暴风雨，结果被吹到他们也不知道的地方，碰到岩礁全部遇难。这样一来，波斯水师又折了230艘船只，在数量上与希腊水师差距不大，已经不占绝对的优势了。

次日天亮，狂暴的海面又恢复了平静。波斯水军被暴风雨折腾了一夜，终于松了口气，满足于暂时得到的一些安静，根本不想再去进攻敌人。而希腊军队在听到那些迂回航行的波斯水军覆没时，更是大受鼓励，摩拳擦掌，积极备战。

第三天，波斯水师终于出动了。他们对希腊军如此少的船只竟搞得他们如此狼狈，很是气愤，决心再战一次，报仇雪恨。这一天，恰好和温泉关决定性的一战同时发生。波斯水师进军之际，希腊人屹然按兵不动。波斯水师变换队形，船只排成半月形，想把希腊人紧紧包围在圆阵里面。希腊人还是船尾相拢、船头向外应战。两军相接，战斗开始了。

这场海战，双方的实力相差不多。但是，波斯军阵容庞大、人数众多却吃尽了苦头。由于语言不通，各自为战，指挥不一，导致船只混乱，自己船只相互冲撞起来。尽管如此，波斯军仍坚持不屈不挠地战斗。战至黄昏，双方鸣金收兵。希腊人船只、人员损失甚大。雅典人折了一半战船，但波斯人伤亡损失更大。

希腊水师收兵回营后，马上有探子来报告了温泉关列奥尼达斯和他的军队的遭遇。希腊人闻讯，马上决定撤退，由科林斯人为先导，雅典人断后。

但雅典人却沉着冷静得很。雅典军统帅特米托克列斯早就认为，如果把爱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从波斯大军中分裂出来，希腊人就有足够的力量去应付其余的军队了。所以，在撤离之前，他把雅典人中最精锐的一些船只派到波斯军肯定经过的、取饮用水的地方，在那里的岩石上刻上许多策反爱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的标语文告。文告写道：

爱奥尼亚人啊，你们对你们父祖的国家作战并把希腊人变成奴隶，这乃是不义的行为。如果做得到，你们最好加入到我们这边来。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请你们不要参加战争，并请卡里亚人也像你们一样做。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我们仍请求你们作战的那一天不要把全力都使出来。请注意，你们是我们的子孙，而我们与波斯人的争端起初正是由于你们才起来的。

特米托克列斯这一招很是厉害，收到了双管齐下、一箭双雕的功效：如果是爱奥尼亚人看到这则文告，并能投到他们这边来，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如果爱奥尼亚人死心塌地跟着波斯人，无动于衷，薛西斯知道了文告，也会对爱奥尼亚人产生不信任的态度，这样就离间了波斯军队内部之间的关系。

（三）空城计：希腊的战略转移

取得温泉关战役胜利的波斯陆军在帕撒利亚人的带领下从特拉奇尼亚侵入了多里斯。这一地区是伯罗奔尼撒多里斯人的故土。波斯军收服了多里斯人又进入佛基斯地区。佛基斯人有的逃到山上，有的逃亡他国，国人

所剩无几。波斯军在佛基斯大肆破坏，纵火把城镇和神殿烧为灰烬。波斯军进入帕诺佩司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薛西斯率主力部队向雅典进发，一路向特尔斐神庙进军。波斯人沿途也是烧杀抢掠，攻向特尔斐的目的是企图劫掠那里的财宝献给薛西斯。

特尔斐人听到一支波斯军队杀过来的消息，惊恐万状，请示神谕是把神殿的财富埋到地下，还是运送到其他安全的地方去。神谕说，他们不要移动任何东西，神会保护自己的财产的。特尔斐人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从容不迫地做自己的打算了。他们把妻子儿女、老弱病残送到与之隔海相望的阿凯亚地区，把财物搬到帕尔那索斯山的山洞里藏了起来。除了60人和预言者之外，全体特尔斐人倾城而出，埋伏到城外的山上，唱起了空城计。波斯军队到来时，特尔斐人布下疑兵，先把波斯军恐吓一番，然后从山下冲杀下来，波斯军没遇到这种阵势，以为是阿波罗战神发威，赶忙撤退，途中折损兵员无数。

温泉关失陷之后，中希腊就失去了屏障。雅典人所在的阿提卡直接暴露波斯军的铁蹄之下。所以，希腊水师在撤离阿尔铁米西昂海角后，雅典人提出水师驻在撒拉米斯的请求。撒拉米斯是邻近阿提卡的一个比较狭窄的海湾。雅典人想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安全迁出阿提卡，然后再商讨下一步如何抵御波斯军。但是，以斯巴达人为首的希腊军只想把守由中希腊进入南希腊的科林斯地峡以保卫自己，对地峡外的地区一概顾不上了。由于其他一些城邦派来的水军加入，希腊水师在撒拉米斯的规模比在阿尔铁米西昂海角作战时规模还大。于是，优利比亚戴斯召集大家开会，商议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其中大部分人主张到科林斯地峡去，在那里为保卫伯罗奔尼撒而进行海战。他们为此提出的理由是：如果在撒拉米斯的战斗中被打败了，他们就会被包围在岛上，得不到任何救援，也没有退路。如果在科林斯地峡附近海战，那么必要时就可以退到自己人的陆地上去。正在这时，有人来报，薛西斯率领的波斯大军已经踏入阿提卡，攻克了雅典城。留下的雅典人全被杀死，神殿被抢劫一空，卫城被付之一炬……听到这个消息，会议马上像开了锅似的，个别将领不等会谈有结果，就中途退场，回到自己的船上扬帆远遁了。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大部分仍然坚持要为守卫科林斯地峡作战。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才各自散会上船。



特米托克列斯头像

雅典人对开会的结果深为不满。如果去科林斯地峡作战，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家乡完全弃之不顾，而去保护别人的国土。这是兵力占水师大多数的雅典所不能接受的。雅典虽然失陷了，但大部分人民已经转移出来了，复国的希望还在，打败波斯人的可能性还有啊。于是，雅典水师统帅特米托克列斯夜访希腊水师总指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请求他召集将领们再次开会，他有话要说。等大家再次到齐了，特米托克列斯心情迫切地发表了他的长篇演讲，他分析道：“如果我们选择在科林斯地峡附近的海上作战，无论如何对我们是不利的。首先，那里海面广阔有利于人众船多的波斯

人。我们的船只又重又少，不宜于在大海上作战。况且去科林斯等于白白放弃了撒拉米斯、麦加拉和埃吉纳，波斯的陆军也会乘机占领此地，接踵而至科林斯，这就等于把波斯人引到了伯罗奔尼撒的大门口。即使海战取胜了，可敌人还在家门口，威胁着伯罗奔尼撒。如果战败了，那南希腊就保不住了。相反，如果听从我的意见，在撒拉米斯作战，将有诸多优点。第一，我们在狭窄的撒拉米斯海湾与波斯人作战，胜算很大。虽然我们船只数量少，但机动灵活。敌人船只多，施展不开。第二，我们可以保全寄托了我们妻子儿女的撒拉米斯。第三，无论胜负，同样都是保卫伯罗奔尼撒，而不是把敌人引到那里去。”特米托克列斯的话刚落，一直主张退到科林斯去的科林斯人阿迪曼托斯攻击他说，一个没有了祖国的人是不应该多话的，也不应该有资格投票表决盟军行动。他要特米托克列斯先找一个城邦作自己的后援，再说作战的事。特米托克列斯马上对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痛斥，明确指出：只要雅典人拥有 200 只满载乘员的船只，那雅典人就是有城邦和比他们的领土还要大的国土。在希腊人当中，没有谁能击退他们

的进攻。

特米托克利斯发表了这番意见之后，向全军统帅优利比亚戴斯摊牌了。他正色道：“如果你留在这里，表明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如果不这样，那你就把希腊搞垮，因为我们全部作战力量都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水军到意大利去殖民，开辟一个新天地。你们如果失去了我们这样的同盟者，后果将会如何？请深思而谨行。”优利比亚戴斯权衡利害改变了原来的意图，听从了雅典人的话，决心留在撒拉米斯，准备战斗。因为他知道，如果命令水师撤到科林斯地峡去，雅典水师就会离他而去。剩下的希腊水师是不可能抵挡住波斯人的。

（四）转折：撒拉米斯湾战没

这时候，波斯的水师也来到了雅典的海港帕列隆，停泊在那里。由于沿途中被征服民族在胁迫下加入了波斯大军，所以，波斯陆军和水师的规模和先前相差不大。薛西斯亲自来到水师大营，召集将领开会，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应当进行海战，只有一个随军出征的女首领阿尔铁米西亚提出反对意见。她说道：“在海战中我决不是最卑怯的，在战勋方面也不是最差的。我认为直接坦白我的想法或许对国王有好处。我认为最好不要进行海战，因为敌人的海上力量比我方要强，国王已经占领了雅典和希腊其他地方，达到了出征的目的，何必再冒险海战呢？如果我们不急于海战，船只一直靠近陆地，或一直向伯罗奔尼撒进击的话，我的陛下，您就很容易达到目的。据我所知，敌人水师粮草不多，不会相持太久。他们就可能各自逃回自己的城邦而无意为雅典海战的。相反，如果忙于海战，万一水师失利，陆军也连带遭殃，那可就被动了。”她说这番话时，她的一些朋友为她担忧，而嫉妒憎恨她的人幸灾乐祸地认为她自找倒霉。将领们都认为薛西斯会龙颜大怒，把她拿下治罪。薛西斯一向尊重这位为波斯的事业而战的崇高女性，也非常喜欢她的意见。尽管如此，薛西斯还是采纳了大多数人的看法。在他看来，先前海战失利，主要是他本人不在场而导致士兵不努力的结果，所以这次他要亲自督战。

此时此刻在撒拉米斯的希腊人正处于恐慌不安之中。特别是从伯罗奔尼撒来的那些人，他们停驻在撒拉米斯湾，本自认为就是为保卫雅典人的

国土而战，一旦战败，他们就会被封锁在撒拉米斯岛上无法后退，自己的国土也保不住了。他们先是窃窃私语，心里奇怪优利比亚戴斯为何如此不智。后来，他们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上他们主张说，必须到科林斯地峡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那里，而不是留下为敌人已经占领的国土作战。而地峡外的雅典人、埃吉纳人和麦加拉人坚决主张留下，为保卫他们当时所在的地方而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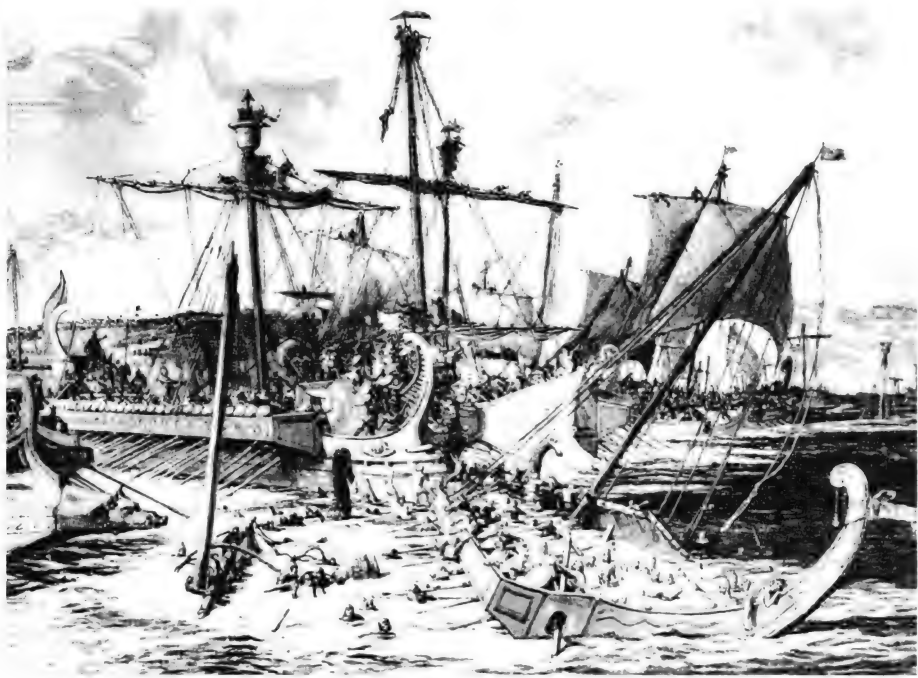
雅典水师统帅特米托克利斯看到撤退的意见占上风，悄悄退出会场。他回到自己的船上，命令他的一个亲信乘船到波斯水师那边去，命令他一定要送达一个信息，向他们这样说：“雅典人的将领背着其他希腊人派我来向你们报告。他是站在国王一边的。希望你们而不是希腊人获胜。希腊人已经被吓得手足失措正准备逃跑了。如果你们能防止他们逃窜的话，那你们就成就了前无古人的功业。他们意见分歧，并不想再对你们进行抵抗。如果与波斯人交起手来，雅典人会临阵倒戈，帮助你们的。”说毕，这位雅典人就离开了。

波斯人竟对这则消息信以为真。他们连夜行动，先是水师把撒拉米斯湾全部封锁起来，让敌人船只插翅难逃；后又派遣一支军队登上了撒拉米斯岛和大陆之间的小岛上，认为一旦发生海战，他们可以在这个要冲之地救援自己方面的人，同时还可以歼灭敌人。希腊人听到被封锁的消息，一时傻了眼，但很快冷静下来，既然没有了选择和退路，只能准备决一死战了。此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特米托克利斯虽未读过兵书，倒是颇有韬略的。

次日天刚破晓，海面上霏霭薄雾尚未散尽之时，薛西斯便迫不及待地披挂整齐，让人将宝座放在可以俯视撒拉米斯海湾的埃加罗斯山上，随身带着许多侍从和史官。他要亲自督战，观看波斯军大胜的盛况，并把将士的英勇业绩由史官当场记录下来，载入史册，万古流芳。

公元前480年9月20日，一场海上恶战爆发了。希腊人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险恶局面，迸发出冒死求生的勇气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心。所以，一开始就向波斯军发起了猛攻。波斯水师在薛西斯的亲自督战下，也都争先恐后，欲立战功，只有爱奥尼亚的一些人只是在应付。但是，海上作战靠的不仅仅是勇气，主要是技术和协调配合。希腊人船小，比较轻松自如地在狭隘的海湾里左冲右突。波斯人就大大不利了。他们的船只庞

大、数量众多，刚开始就乱了队列。前面的迎战，后面的欲要立功而猛冲，结果撞坏了自己的船只。作战中，波斯水军统帅、薛西斯的弟弟阿里比格涅斯阵亡，波斯水军群龙无首，更加混乱，只得各自为战。比较而言，波斯士兵伤亡得更多。在战斗中落水的希腊人都游泳渡海到撒拉米斯去，而波斯水军的大多数因不会游泳而淹死在海里。



撒拉米斯湾战役画像

一些逃上岸的腓尼基人跑到薛西斯那里，控告爱奥尼亚人有背叛行为，临阵脱逃。正在这时，爱奥尼亚的萨摩特拉人的一艘战船正向雅典船进攻，并将目标击沉。旁边希腊的埃吉纳人的一只船冲过来又把萨摩特拉人的船撞沉。但是，擅长投枪的萨摩特拉人在船沉之前用标枪把敌船上的船员一扫而空，然后跳上对方的船只并占有了它。薛西斯看到他们的赫赫战功而感庆幸，听到腓尼基人的指控极为愤慨，认为这些懦夫不配控告比他们勇敢的人，下令手下把几个控告者斩首示众。

那位曾劝阻不要海战的女首领阿尔铁米西亚的战船因受到雅典水师的追击而拼命地逃亡。逃跑之中，有一艘波斯水师的船只无意挡住了她的去路，逃命心切的阿尔铁米西亚竟命令船只直冲过去，把自己一方的船只撞

沉了。雅典船看到她进攻波斯水师，便认为她是雅典盟军，放弃了追击。而在山上观战的薛西斯看花了眼，以为阿尔铁米西亚击沉了敌舰，对她大加赞赏，说道：“我手下的男子变成了妇女，而妇女变成男人了。”

战斗持续了一上午，未分出胜负，但波斯水军的劣势明显表露出来了。尽管他们仍然奋勇作战，但由于主帅阵亡，兵源复杂，语言不通，号令不一，指挥混乱，行动无序，致使大量战船拥挤在一起，反复受到组织良好、机动性强的希腊舰队的冲击。战至夕阳西下，波斯水师已无心恋战，撤出撒拉米斯湾，逃到帕列隆去寻求强大陆军的保护。希腊人则把飘浮在那一带水域的所有残破船只都拉到撒拉米斯，并准备新的战斗。他们以为不甘失败的波斯军肯定会卷土重来。在海战的同时，雅典的重装步兵渡海登上了普叙塔列阿岛，把岛上的波斯军也全部消灭了。

（五）一败涂地：失去斗志的波斯王

波斯水师虽在此次战役中遭受重创，但并没有丧失战斗力，而且在数量上仍超过希腊水军。波斯陆军基本也未受大损失。在此情况下，如果波斯军士能重整旗鼓、振作士气、奋勇再战的话，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御驾亲征的薛西斯经此败绩之后，神情沮丧，竟打起了退兵的主意。他考虑到爱琴海的雨季即将来临，将使他的庞大军队马上面对给养的困难。如果希腊人乘此胜利，驾船直捣达达尼尔海峡，焚毁浮桥，那他薛西斯就有可能无法返回故国而最终客死欧罗巴。念及于此，薛西斯不寒而栗，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回苏撒。但是，在广大将士面前，又不好表露。于是，他先作了一番表面文章，告诉将领们，他打算修筑一条通过撒拉米斯的大堤，并把腓尼基的商船用来连成一系列浮桥和壁垒，俨然一副再打一仗的架势。

但是，薛西斯的作为和心思都瞒不过他的亲信侍臣玛尔多纽斯。玛尔多纽斯曾力劝薛西斯亲征希腊，现在也看出来薛西斯佯装再战，实欲撤退。他担心薛西斯无功班师回国后，会追究他的罪责并受到惩罚，于是暗下决心，要么把希腊征服，要么光荣战死。玛尔多纽斯经过深思熟虑，向薛西斯建议说：“陛下，不要以为我们偶有失利便遭受了什么巨大的不幸。决定最终胜负的是人马，而不是木材。至今那些自以为取得辉煌胜利的人谁也不敢下船来到陆地上与您对抗。如果您同意，我们马上就可以进攻伯罗奔

尼撒：如果您想等等，也未尝不可，但千万不可半途而退，让希腊人耻笑。海战中失利的是腓尼基人、埃及人、塞浦路斯人，而不是波斯人。波斯没有什么可以归咎的，如果您不想留在这里，那么您可以带兵回去，留下 30 万军队给我，待我把希腊奴役后把它献给您。”

薛西斯乘机借梯子下楼，对善解君意的玛尔多纽斯心里真有几份感激。于是他一本正经地召开顾问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薛西斯一向敬重的属下女王阿尔铁米西亚发表意见说：“国王啊，我以为您最好回国，让玛尔多纽斯及其所需要的部分军队留下。如果估计如他所说，平定了希腊，征服了所有希腊人，那么，这一成就还是您的。因为这是您的仆人所做的事情。如果结果不是这样，既然您和您的全家平安无事，希腊人就必须常常为保全他们的性命而战斗。如果玛尔多纽斯牺牲了，那希腊人所杀死的只不过是您的仆人，他们的任何胜利都不是一次真正的胜利。至于您，已经把雅典占领、烧掉，已经完全达到您这次远征的目的了。”这番话使薛西斯深感满意，因为这恰是他自己的想法。这样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回国了。会议上其他人也都认为此举可行，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下来。薛西斯把从军的几个底子托付给阿尔铁米西亚，要她把们先送到以弗所去。然后，他又召见玛尔多纽斯，让他尽量挑选所需要的将士。晚上，他命令水师趁夜起航，全速返回达达尼尔海峡去保卫那里的浮桥。来时遮洋蔽海的波斯水师，离开时已折了三分之二。被希腊水军打败后，更是草木皆兵。当他们在途中走近佐斯泰尔，看到一些陆地伸向海中的海角时，竟认成是敌船，因之逃了很远一段路。当知道了那不是船而是海角时，才集合起来继续航行。

薛西斯的陆军循着来时的路撤到北希腊的帕撒利亚平原。在这里，玛尔多纽斯从大军中选择了 30 万精兵留驻下来，这里粮草充足，便于补给，也利于第二年春季的继续作战。薛西斯在帕撒利亚稍待几日，就率领挑剩下的人马日夜兼程，45 天就赶到了渡口。行军途中，波斯军如丧家之犬，见人就抢，见粮就夺。没有粮食可抢时，就吃树皮、树叶和草根，加之军中发生了瘟疫和痢疾，死者无数。到了海峡边，终于有了充足的粮食，可久饿的兵士又放开肚皮大吃大喝，结果又有许多人成了饱死鬼。站在渡口一看，原来的浮桥已让暴风雨吹得荡然无存。直到看到自己的船只，薛西斯惊魂才定。回到撒尔迪斯清点人数，所剩无几。出征时是何等的气势宏阔、

豪气冲天，回来时却是如此狼狈，薛西斯触景生情，不禁潸然泪下。

希腊大胜之后，一直准备着迎接新的战斗。但几天下来，不见波斯人的动静，经过侦察，才知道波斯水军已扬帆远遁，逃回去了。希腊人马上召开会议，商议对策。特米托克利斯认为希腊水军应在岛屿中间推进追击敌船，直达海峡并毁掉浮桥，切断波斯军的退路。但优利比亚戴斯与他意见相反，他认为如果切断敌人的退路，相当于置敌人于死地，还是穷寇莫追为好。波斯军还有很大的实力，一旦情急反扑，希腊人未必能招架得住。所以，还是由他们去吧，其他的将领也纷纷同意这个意见。有亡国之恨的雅典人孤掌难鸣，只好作罢。

希腊人就地分配完战利品之后，就乘船到科林斯地峡联盟军总部所在地去论功行赏。希腊人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谁是战功最大的希腊人，并授勋给他。在祭坛上投票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而投了自己的票，不过他们大多数人一致把第二位让给了特米托克利斯。结果，第一位都是一票，无人当选；第二位是特米托克利斯，得票最多。或许出于嫉妒，希腊人没有作出授勋的决定，就各自退回自己的城邦了。

尽管如此，特米托克利斯在全希腊名震一时。整个希腊都推崇他，认为他是最有智慧的希腊人。由于没有得到相应的荣誉，特米托克利斯立刻到盟主斯巴达人那里，希望在那里得到补偿。斯巴达人隆重地欢迎了他，并给予他崇高的荣誉。他得到了和最高统帅优利比亚戴斯一样的橄榄冠和一辆斯巴达最好的战车。当他离开斯巴达时，三百多名显贵的斯巴达人护送出境。特米托克利斯在斯巴达得到的礼遇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尽管波斯人暂时退出战斗，但希腊人并未放松警惕。尤其是深谋远虑的特米托克利斯，先是排除斯巴达人的阻挠，修复加固了被波斯人破坏的雅典城，并进一步修建了比雷埃夫斯的城墙，极大地加强了抵御外敌的力量。

温泉关战役和撒拉米斯海战在希波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温泉关战役，希腊人虽败犹荣。列奥尼达斯麾下的四千多名勇士抵抗数十万波斯大军，曾一时让目空一切的薛西斯一筹莫展。如果不是奸细引路，被敌人抄了后路，希腊军肯定还能坚守更长的时间。尽管波斯军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初步挫消了波斯军队的锐气。撒拉米斯战役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是希腊人对波斯海战的第一次巨大胜利。它使希腊

人恢复了战胜波斯人的信心和勇气，是挽救希腊的重大胜利。从此以后，希腊联军扭转了被动局面，开始转守为攻。波斯军经此惨败，自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帝国辽阔的国土和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仍有一支庞大陆军的存在，使波斯人仍未放弃征服希腊的念头。

六、一蹶不振：希波战争的延续与结局

（一）两份礼单：波斯与希腊的外交斡旋

玛尔多纽斯在帖撒利亚扎营过冬。他一边积极备战，一边采取了外交攻势。他认为如果离间希腊各城邦，对其进行分而治之，胜算的把握更大些。于是，他派出和雅典人有密切关系、业已投降波斯的马其顿僭主亚历山大赶赴雅典，想办法把雅典拉拢过来。因为在希腊诸城邦中，雅典人多势众，且作战勇敢，让波斯人遭受过马拉松战役和撒拉米斯战役的惨败。如果亚历山大能够斡旋成功，他就很容易在海上称霸，而在陆地上更没有谁能与之对抗了。

亚历山大奉玛尔多纽斯之命来到雅典，向雅典人通告了玛尔多纽斯的和解意图。他说：“雅典人，玛尔多纽斯接到来自国王的命令，让他做这样的事情：把你们的领土还给你们，还允许你们自己选择更多的土地。随便你们选择什么地方土地都可以，你们还可以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法律去生活。他答应把烧掉的你们的神殿全部修复起来。但是，前提是你们愿意与国王缔结盟约。我私下以为，你们不可能战胜国王，也不可能永久抵抗他，还是讲和为好。既然国王有意原谅你们，你们也可以十分荣耀地跟他讲和了。你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在所有希腊人当中，伟大的国王只想赦免你们的罪过，只想和你们做朋友。”亚历山大的这份波斯礼单委实十分丰厚，难免让人心动。亚历山大讲这番话的时候，斯巴达的使节也恰巧在场。原来，斯巴达人一听说波斯人派使者去了雅典，马上紧张起来。他们害怕雅典人若是真和波斯人缔结了和约，那形势就大为不利了。雅典人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故意等到斯巴达的使者来了，一块接见。雅典人知道，如果斯巴达人听到波斯遣使讲和缔约的消息，一定会坐立不安，火速派人

前来的。波斯人和斯巴达人同时面对面拉拢雅典，是雅典人的有意安排。

亚历山大刚说完，斯巴达使者就紧接着开出了他们的礼单：“斯巴达人派我们来请求你们不要在希腊引起任何变动，也不要接受波斯方面的任何建议。这场战争是因你们而起，你们的领土又是战争最初的焦点，但把整个希腊都卷进去了。如果你们又带头使希腊受到奴役，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我们仍是同情你们的困难处境，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宣布，只要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他们愿意抚养你们不能参战的妇女、家人。如果你们还清醒，就不要相信亚历山大的话。因为你们也知道，波斯人既无信义又不诚实，实在是靠不住的。”雅典人见目的达到，时机成熟，先是正气凛然地对亚历山大说：“我们知道波斯军的人数比我们多好多倍。但是，我们渴望自由，并将尽能力之所及来保卫我们自己。请转告玛尔多纽斯，只要太阳还按着目前的轨道运行，我们就不会和波斯缔结协定。我们将要继续不停地对他作战，并相信诸神和天上的英雄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曾蔑视和焚毁了诸神的神殿和神像。”然后，雅典人转向斯巴达使者，说道：“你们既然知道雅典人的性格和情操，却担心我们会和波斯人缔约，虽然合乎情理，但并不光彩。要知道世界上没有足够数量的黄金、任何美好肥沃的土地足以买动我们站到波斯人一边来反对希腊。首先，我们诸神的神殿和神像被波斯人烧掉和摧毁，因此我们必须尽力为它们复仇，怎么又能够和干出这些勾当的人缔约讲和。其次，全体希腊人在血缘和语言方面是有亲属关系的。我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也是相同的。如果我们单独媾和，那是不妥当的。我们现在让你们知道，只要有一个雅典人活着，我们就决不会与波斯人缔结协定。感谢你们的关心和好意。至于我们的困难处境，我们会尽力自己克服忍耐，不给你们添麻烦。但就目前而言，请你们尽快派军队来。因为波斯人不能如愿，肯定会向我们进攻。我们应该抢先进军到贝奥提亚去迎敌。”说毕，雅典人送客，波斯和斯巴达使者各自回去。

玛尔多纽斯听到亚历山大的汇报，即刻从帕撒利亚出发，率领大军向雅典进发了。波斯军行进到贝奥提亚时，底比斯人试图阻留玛尔多纽斯，请他就地扎营布阵，这样就可以不经战斗而使整个希腊降服。在底比斯人看来，只要以前同心协力的希腊人仍然团结一致地共同行动，就是倾全世界的兵力征服他们也将十分困难。倒不如驻扎该地，然后派使者携带大量

金钱到各城邦当权人物那里，用糖衣炮弹进行分化瓦解，从而使希腊人分成两派。此后，波斯人仗着站在自己一边的那一派的帮助，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反对派制服。底比斯人的建议确实是高明精辟的，对时局的脉搏摸得一清二楚，后来的希腊与波斯关系演变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刚愎自用、求胜心切的玛尔多纽斯根本不听从底比斯人的劝告，他一意孤行，坚持进军。好大喜功的玛尔多纽斯用在各个岛屿上点起的一系列烽火来通告在撒尔迪斯的薛西斯他的进军和战绩。公元前479年7月，玛尔多纽斯在时隔10个月之后，再一次进占了空无一人的雅典城。在他们来到之前，大部分雅典人已闻风转移到撒拉米斯海面的船上去了。

占领雅典之后，玛尔多纽斯又派出使者到撒拉米斯的雅典人那里，带去了和上一次相同的建议。他认为，尽管雅典人对他抱有不友好的态度，但在他用武力席卷阿提卡并将它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情况下，雅典人的顽固敌对态度或许会有所缓和。

波斯使者来到撒拉米斯，在雅典公民大会上传达了玛尔多纽斯的通告。雅典人二度亡国，流离在外，群情激愤，所以坚决反对议和。但有一位不知民意的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吕奇达斯主张接受这个建议。怒火中烧的雅典人对吕奇达斯的说法气炸了肺。那些对波斯人怀有深仇大恨的雅典人不顾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民主原则和法律程序，竟捡起石头，把吕奇达斯给砸死了。疯狂的人群怒气未消，又冲到吕奇达斯家里，一阵乱石又把他的家老小全砸死了。

雅典人虽然拒绝了波斯人的建议，但并未放弃利用这次劝降的机会。他们原留在阿提卡指望着斯巴达人派兵援助。但敌人已经到了贝奥提亚，援军仍不见踪影，雅典人才把全部财物转移到安全地带，然后渡海到撒拉米斯去。同时他们又派使者到斯巴达，谴责斯巴达人容许波斯人进攻阿提卡而不和雅典人协力在贝奥提亚迎击敌人。然后警告斯巴达人，如果雅典倒戈，波斯人的许诺斯巴达人是清楚的。如果斯巴达再不派援军，雅典将接受波斯的和平条件。

原来斯巴达人这时正在举行叙阿琴提亚祭，用以纪念战神阿波罗和误中阿波罗所投铁饼而死的美青年叙阿琴托司。在他们看来，奉祀神的事情是当前最主要的事。与此同时，他们正在科林斯地峡修筑工事壁垒，甚至

已经修到了胸墙。斯巴达元老接见了雅典使者，不露声色地听完雅典使臣的指责，让他们第二天听候答复。就这样，一直拖了10天，地峡上的工事也几乎完工了。第九天，斯巴达在夜间暗暗派遣了5000名斯巴达重装步兵、5000名底里阿司重装步兵、35000名希洛人开赴前线。次日，当雅典使者继续抨击斯巴达人只顾自己寻欢作乐，完全不顾及困境中的同盟时，斯巴达元老们说，他们的军队已经接近科林斯地峡，正向波斯人进军呢。雅典使者颇感吃惊，在弄清事情真相后，就火速起程追赶大军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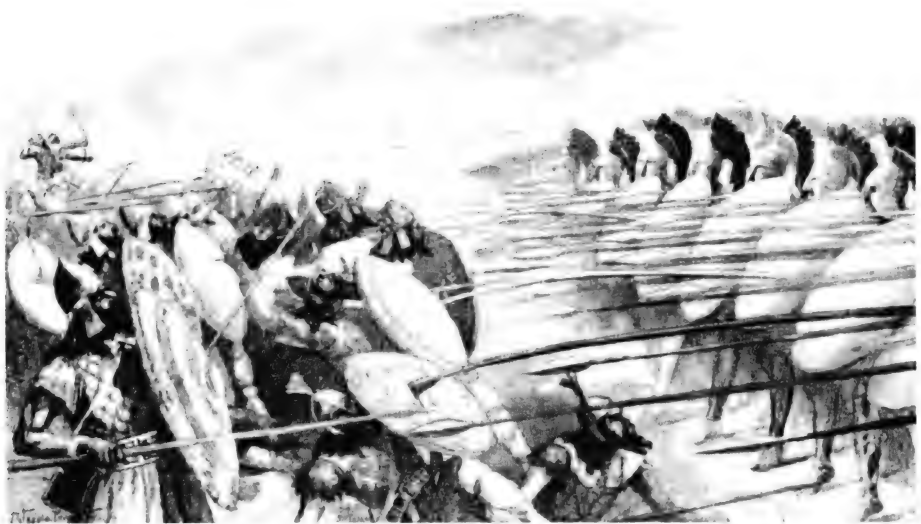
阿尔哥斯人曾经答应过玛尔多纽斯，力图阻止斯巴达出兵作战。当他们听说斯巴达摄政王帕乌撒尼亚斯和他的大军已经开赴前线时，赶紧派使者到阿提卡去给玛尔多纽斯通风报信。玛尔多纽斯闻报，马上决定撤离阿提卡。因为这里不适于骑兵作战，万一作战不利，除了一条少数人便可截击的狭窄道路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通路。他计划退到底比斯去，在一个邻近友方城市并适于骑兵作战的地方决战。撤离之时，玛尔多纽斯满怀对顽固不化的雅典人的仇恨，把雅典城付之一炬，把所有的城壁、家宅、神殿完全摧毁破坏，以泄心头之恨。

（二）灭顶之灾：普拉提亚战役

玛尔多纽斯接到消息说，希腊人都集合在地峡地带。他率领军队进在地峡附近的底比斯。尽管底比斯还是波斯的属邦，波斯军为了修筑坚固的工事而把底比斯的树木全部削平了。斯巴达军队也来到地峡地带，沿途相机行事的各邦纷纷加入，并和雅典人在埃列乌西司会师后，一同来到贝奥提亚。波斯军队和希腊军队隔着阿索波司河，北南相对，布阵扎营。河北的波斯大营地势开阔，河南的希腊军营则布置在奇泰隆山的山麓地带。当时，希腊联军有重装步兵38700人，轻装步兵近70000人，总数约为11万多。波斯军虽有底比斯助战，但在力量对比上并不占绝对优势。

玛尔多纽斯见希腊人不下到平原上来，便命令自己的骑兵去冲击敌人。波斯骑兵列成方阵向希腊人发动了进攻，结果使希腊人受到很大损失。尤其是麦加拉人所驻守的地方很容易受到骑兵攻击。麦加拉人熬不住，只得向联军总指挥、斯巴达摄政王禀报说：“尽管在敌人的重压下我们一直勇敢顽强地坚守着阵地，我们不能独力对抗波斯骑兵。如果不把其他人派来换

防，我们就要把它放弃了。”帕乌撒尼亚斯闻报，马上征询各城邦军队的意见，问谁愿意去那里换防，把麦加拉人给换下来。只有雅典人自告奋勇，愿意接受这项任务。



普拉提亚战役

雅典人带着弓兵接管了麦加拉人的阵地。当波斯骑兵列成方阵进攻的时候，雅典人一阵箭雨乱射。冲锋在前的波斯骑兵统帅玛西司提欧斯的马肋部中了一箭，痛得马后腿站立，把主人摔了下来。雅典人乘势一拥而上，当场捉住了那匹马，并把力图顽抗的玛西司提欧斯当场杀死。混乱之中，其他骑兵竟未发现主帅已经落马阵亡。当他们回旋与退却之时，没有人发号施令了，才发觉主帅已落在敌军手里。于是全部波斯骑兵会合一处，想把尸首夺回。雅典的300人军队眼看抵挡不住，就要放弃尸首之际，同盟军赶到加入了战斗。波斯骑兵再也支撑不住，不得不退却，不但没有抢回玛西司提欧斯的尸体，还损失了一部分骑兵。

波斯骑兵回营后，全军震怒，举行隆重的葬礼，哀悼玛西司提欧斯的阵亡。他们剃掉了自己的头发，剃掉了所有马匹和驮畜的毛发，长时痛哭，哀声遍地，哭声震动了整个贝奥提亚。玛西司提欧斯是全波斯军中仅次于玛尔多纽斯的统帅。初次作战，即折主帅，一层阴影笼罩在波斯军的心中。而希腊人这次小胜之后，勇气大增，士气更加高涨。

随后，希腊人决定移师普拉提亚。这里有个伽尔伽披亚泉，水源情况良好，且比原地更适合于布阵。他们沿着奇泰隆山麓，来到普拉提亚，在泉边一些不高的小丘间和一块平原上依照不同的民族而列下了阵营。玛尔多纽斯听说希腊军移师普拉提亚，便也沿着阿索波司河来到希腊军的对岸扎营对峙。两军配置安顿完毕，就开始奉献牺牲，占卜作战的吉凶了。结果，双方获得了同样的结果：“取守势，则吉；渡河作战，则凶。”但是，希腊的援军不断增加。

两军对峙了8天。底比斯人建议玛尔多纽斯派军队守住奇泰隆山的山道，这样可以切断敌人的供给和外援。玛尔多纽斯采纳了这一建议，天黑的时候，便派遣骑兵到奇泰隆山路去。这次出兵收获颇丰。原来，一支希腊的粮草军恰好经过，被波斯骑兵逮了个正着。波斯骑兵经过一番厮杀，把剩下的人畜粮草全部赶到波斯军的营地。

又过了两天，双方仍都不愿先启战端，不过波斯骑兵仍不断袭击希腊军队。波斯主帅玛尔多纽斯心浮气躁，沉不住气，为这种无所事事而极感苦恼。于是，便和另一位薛西斯所信任的军事统帅阿尔塔巴佐斯商议。阿尔塔巴佐斯提出了和底比斯人相同的意见：全军应该进驻到底比斯城里去，广储粮草，以备敌人进攻，同时派使者带上大量金钱财宝到各个城邦去，毫不吝惜地散财收买，瓦解希腊联盟军，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希腊霸权便唾手可得。阿尔塔巴佐斯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他的建议符合双方的实际形势。但刚愎自用、顽固暴躁的玛尔多纽斯自认为波斯军比希腊军要强得多，应当尽快挑起战争而不能再忍耐下去看着希腊人越聚越多。对于占卜，不必管它，也不必强求，应该按照波斯的风俗习惯开始作战。由于他是全军最高统帅，当他这样拍板决定时，其他人默不作声，没有提出异议。于是，玛尔多纽斯下令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明天拂晓开始战斗。

当天深夜，万籁俱寂，将士们沉睡在梦乡里的时候，马其顿僭主亚历山大悄悄离开自己的营盘，来到雅典人的驻地，向他们送去了玛尔多纽斯的作战计划和面临的形势，并向希腊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他的远祖是希腊人，所以决不愿意看到希腊人受到奴役，玛尔多纽斯因为在占卜中没有得到有利的吉兆，所以一直没有发起挑战。但明天拂晓，他无论如何要发动战斗了。一是他害怕希腊人的军队越来越多，二是军中的粮草仅供

几天用的。最后他要求说，如果希腊人在这场战争中获胜了，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马其顿人从奴役中解救出来。随后，亚历山大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回到自己的驻地。希腊人闻讯立刻做了相应的准备和部署。

第二天拂晓，玛尔多纽斯先派出骑兵向希腊人攻去。波斯骑兵的射箭和投枪使希腊军遭受很大损失，并捣毁和堵塞了希腊全军的水源——伽尔伽拔亚泉。波斯的骑兵和弓箭还阻止了希腊军从阿索波司河取水。希腊军颇为头痛，一时也找不到应付他们的好办法。经过商议后决定，希腊军暂时撤到阿索波司河中的一个岛上去，在那里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可以避免波斯骑兵的侵扰。为了不使波斯军队发现他们的移动并派骑兵追击，他们决定第二天晚上10点钟悄悄出发，并派另一半军队去解救奇泰隆山那边的粮草大军。

希腊人又忍受了波斯骑兵一整天的袭击，夜间时刻一到，他们就开始按计划撤离。但是，大部分希腊城邦的军队并没有转移到指定地点，而逃到普拉提亚市前的希拉神殿前驻扎下来。

看到盟邦军队已陆续离开营地，斯巴达摄政王帕乌撒尼亚斯下令所有斯巴达人同样拿起武器，跟在友军后面去指定地点待命。但是，斯巴达军队中庇塔涅军团的将领拒绝服从命令，他认为从波斯人面前逃走，是斯巴达人不可接受的耻辱。如果单独把这一军团留下，无疑会白白送死。帕乌撒尼亚斯万般无奈，只得命令斯巴达人暂时按兵不动，赶去说服庇塔涅军团将领，劝他与大队人马一块转移。但是，他们激烈地辩论、争吵了几乎一个晚上，也没有把对方说服。那将领搬了块石头放在帕乌撒尼亚斯的脚下，说他就用这块石头来投票反对在波斯人面前逃开。帕乌撒尼亚斯气得跳着脚骂他是疯子，骂他神经错乱。但对方就是不让步。这时雅典军的使者来到这边营地，想看一下斯巴达军到底要怎样行动。帕乌撒尼亚斯命令他把目前的情况告诉雅典人，并请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一致行动，共同撤退，随即发布了斯巴达人撤退的命令。他认为，如果其他的斯巴达人都离开，这个顽固的庇塔涅军团是不会自己留在后面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列成战阵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沿着不同道路开拔之时，庇塔涅军团将领看到他们真的把自己抛下了，于是也下令手下拿起武器，跟随大军一同撤离。

玛尔多纽斯听到希腊人乘着黑夜撤退的消息，认为是希腊人经受不住对峙而逃跑了，立即下令全军追击。波斯盟军看到波斯人出发追击希腊人，

也立刻举起自己的军旗开始追击了。由于事出仓促，波斯大军既没想整顿队形，也没有按原来的部署，而是乱成一团地高声呼啸着开始攻击了，似乎可以马上把希腊人一网打尽了。

帕乌撒尼亚斯看到波斯大军猛追过来，马上命令军队停止前进，做好战斗准备。与此同时，派人给雅典人送信，请求快速支援。但赶来支援的雅典军被底比斯重装兵挡住，在另一处厮杀起来。当时，斯巴达人的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共 5000 人，与其一直在一起的铁该亚人有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 3000 人。按斯巴达人的惯例，在军队出击前必须先占凶吉，才可以采取行动。他们用盾牌掩着敌人的箭雨，焦急地等待着祭司的占卜结果。但是他们牺牲占卜的动物并没有出现吉兆，而军队的伤亡越来越大。波斯人用藤盾连成了一道壁垒，从后面射出了雨点般的箭支。波斯骑兵的投枪也击倒了许多斯巴达人。帕乌撒尼亚斯这时紧张得心脏快要从小嗓子里跳出来了，急速地祈祷诸神赐予他们吉兆，尽快允许他们还击。在他还在祈求之时，铁该亚人不等命令下达就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这时，牺牲终于得到吉兆，祭司大喊一声“胜利来了”。所有斯巴达人马上一跃而起，勇猛地向着敌人杀去，波斯人也抛掉了弓箭迎战。

刚开始，战斗在波斯人的藤盾壁垒前激烈进行。后来，这道屏障被冲破，两军混战在一起。战斗异常激烈并持续了很长时间，双方作战都非常英勇。到最后，竟演变成了肉搏战。波斯军作战也是毫不逊色，他们抓住了对方的长枪，将其折断。藤盾被刺飞了，他们就拔出短剑和弯刀，甚至抱住对手连咬带抓。但是，波斯军没有盔甲等防护武装，训练也比不上以战争为职业的斯巴达人，渐渐地被斯巴达人占了上风。

玛尔多纽斯乘一匹白马，率领着 1000 名最精锐的士兵对斯巴达人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只要有他在，波斯士兵便奋不顾身，英勇向前。正当玛尔多纽斯在阵前督战，左右驰骋之际，被斯巴达一名士兵所扔的标枪击中头部，当场栽下马来。波斯卫队疯狂地一拥而上，企图救回主帅，但被斯巴达人的长枪成排刺倒。主帅阵亡，波斯军队马上军心动摇，一下全线崩溃，全都没命地逃跑了。波斯大军中的各附属国军，完全是唯波斯人马首是瞻。看见波斯人逃跑，甚至还没有交战，也立刻逃跑了。这时，波斯骑兵为了阻止希腊军追击友军，又冲上去阻挡希腊军，结果被斩杀殆尽。

从开始就力主采取守势、不发动战争的阿尔塔巴佐斯不赞成玛尔多纽斯的所作所为，所以在行动上留了一手。当玛尔多纽斯下令追击时，他也佯装响应，但同时明告他麾下的 40000 将士：全体随他到任何地方去，不管多快，都要步伐一致地跟着他。所以，他虽在装作率领他们去参加战斗，但行动迟缓得多。当他看到前面的波斯大军已经在逃跑时，便拨转马头，尽快逃跑起来。他既不到原来的营垒，也不进底比斯城，而是直奔佛基斯方向。他想在那里可以尽快逃到达达尼尔海峡，回到亚细亚。

溃退的士兵逃进了他们原来用木造成的营垒，尽一切努力加固。随后，他们和斯巴达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后来，英勇顽强、善于攻城的雅典人消灭了底比斯军之后，也赶来助战。两军兵合一家，终于攀上城壁，并打开了一个缺口。希腊军就从这个缺口潮水般涌了进去。城壁一陷落，里面的波斯军就乱了阵势，成千上万被吓得半死的士兵被追击到一些狭小的地方任由希腊人宰割，完全失去了抵抗力。就这样，经过普拉提亚战役，偌大的波斯大军除阿尔塔巴佐斯带之逃回亚洲的 40000 人之外，幸存下来的不过 3000 人，而希腊人仅牺牲 1360 人。

（三）再次受创：米卡列海角之战

玛尔多纽斯及波斯军在普拉提亚惨遭灭顶之灾的同时，希腊海军在米卡列海角又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当时，希腊海军先是驻扎在狄罗斯。小亚细亚沿岸萨摩司岛的一些使者背着波斯人来到狄罗斯，以他们共同崇奉的诸神的名义请求把他们这些爱奥尼亚人从奴役之下解放出来，并把波斯人驱逐出去。他们还说，波斯的船只航行技术很差，根本不可能和希腊人的船只相抗衡。他们保证说，如果希腊母邦怀疑他们的诚意，他们愿意把一些人质交过来。希腊海军统帅——斯巴达王列乌杜奇戴斯见萨摩司人言词恳切，出于至诚，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与之缔结了盟约。随后，希腊海军驶离狄罗斯，开赴萨摩司。

波斯海军听到希腊海军开来的消息，马上决定向大陆进发，企图在那里得到波斯陆军的庇护。波斯水师自知海上作战敌不过对方，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波斯水师就驶到了米卡列海角。这里驻扎着一支 60000 人的波斯陆军，是薛西斯留下来守卫爱奥尼亚的。波斯水师的将领们下令把

他们的船只拖到岸上，并在船只的四周修筑了一道防壁，用来保护船只并作为他们的避难所。

希腊海军得知波斯水师闻风退回了大陆，也直接追了过去，并准备好了登陆作战的各种准备。当他们驶近海岸边敌人的营地时，并没有任何人乘船来迎战。船只都被拉上了岸，用一道壁垒围了起来，有一支陆军沿着海滨列阵以待。希腊海军统帅列乌杜奇戴斯先采取分化敌人的策略，让一名使者向波斯军中的爱奥尼亚人宣布说：“波斯人决不会懂得我给你们的生命。当我们交战的时候，让你们每一个人首先都记着他的自由，然后则是交战的口令‘希拉’。”他这样做的目的，或者是真正起到策反作用，或者是使波斯人不再信任他们的同盟者。

波斯人果然中了圈套。他们首先解除了萨摩司人的全部武装，又把米利都人派出去守卫通往米卡山地的通路。然后，他们把盾牌接起来做成了一道防卫屏障。在这边，希腊人也弃船上岸，整顿了战斗队列，一步步向波斯人逼去。结果，两军又战在一起。一队雅典人冲倒了波斯军的盾壁，两军绞杀在一起。拼杀了一番之后，波斯军抵挡不住，且战且退到修筑的壁垒里。但希腊人紧紧地追在后面也一齐冲了进去。最后，波斯军的营垒也被攻克，除波斯人还在顽强抵抗外，其余盟军则逃之夭夭了。而波斯军方面的爱奥尼亚人也临阵倒戈，再一次背叛了波斯人。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波斯军更是抵抗不住。结果，两位陆军将领战死沙场，两位海军将领杀出一条血路，捡了一条命。希腊人取得了大胜之后，一把火把波斯的船只烧了个干净，然后让原属波斯的爱奥尼亚城邦的萨摩司人、岐奥斯人和列斯波司人等加入了他们的联盟，并要求他们发信誉之誓，保证永不叛离。

希腊海军离开米卡列海角，驶向达达尼尔海峡。他们以为薛西斯所造的进入希腊的浮桥还在那里，企图到那里把桥摧毁。一是切断在希腊的波斯陆军的退路，二是阻止薛西斯再次兴兵进入希腊。可到了那里才发现，他们原以为安然无恙的浮桥早已荡然无存了。这时，对海上霸权素无兴趣的斯巴达人便决定乘船返回希腊，而雅典人则决定留下来向这个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发动进攻。斯巴达顺水推舟，把海军指挥权拱手让给了雅典人，高高兴兴回家去了。殊不知，这一下让出了对整个爱琴海的霸权，雅典人掌握了海军大权，就把赛司托斯给包围了。赛司托斯在达达尼尔海峡北岸，

控制着爱琴海通往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的咽喉，也是波斯人城防最坚固的地方。雅典人围住了赛司托斯，但一直未能攻克下来，围城一直持续到深秋。城外的希腊人由于背井离乡、攻城失利而不耐烦起来，于是，请求将领们把他们率领回希腊去。雅典将领说除非把城攻克，或被当局召回去，否则决不能无功而返。雅典人只能耐心忍受了。

此时，赛司托斯城内的波斯人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在把能够吃的都吃光了以后，趁夜里偷偷弃城逃走了。雅典人这一胜利，打开了希腊通往黑海的商路，对雅典海上霸权的扩张及其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雅典人认为此次胜利比普拉提亚战役的胜利更有价值。

（四）握手言和：希波战争的终结

公元前 478 年冬天，雅典集合了爱琴海各岛屿及小亚细亚各城邦、色雷斯沿岸城邦所有主张对波斯作战的代表在提洛岛上召开结盟大会。会议决定，盟会总部设于提洛岛，因而又史称“提洛同盟”。入盟国家原则上一律平等，在盟会上拥有一票表决权。由于雅典的军事优势，所以掌握了盟军的指挥权，实际上控制了这个组织。会议决定：为了报复波斯人对希腊的侵害，应继续与之战斗。为此，要组建共同船队，有船的出船，没船的出钱。战争的费用由各邦根据其岁入和承担义务的大小决定，贡金最初每年总额为 200 塔兰特，后来增加到 460 塔兰特。同盟的金库设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之中。

提洛同盟组成之后，继续向波斯占领的一些岛屿进攻。公元前 476 年，雅典海军同盟远征色雷斯海岸，把波斯人赶回了亚细亚，使这一带的希腊城邦都归附了雅典。不甘失败的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的攸里梅屯河口集结重兵，准备再次进攻希腊。公元前 466 年，雅典同盟海军先发制人，再一次大败波斯海军。至此，雅典已经取得了爱琴海、黑海和小亚细亚沿岸的控制权，其海上霸权如日中天，渐入鼎盛。

提洛同盟各邦成员起初还是平等关系。由于雅典势大气粗，并掌握了指挥权，渐渐牛气起来，把其他盟邦看作附属国，不听话就收拾它。公元前 467 年，那克索斯不堪忍受年年交纳的盟税，第一个宣布退盟。雅典竟大动干戈，把那克索斯硬给打回盟内。起初盟邦有 53 个，没有多长时间

就增加到了 250 个。公元前 460 年，埃及爆发了反波斯起义。雅典海军同盟赶赴支援，结果被波斯舰队一举歼灭 200 只船，40000 名将士全军覆没，同盟金库提洛岛也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雅典趁机把同盟金库转移到雅典的卫城。同盟会费成了雅典的财政收入，雅典与盟国成了隶属关系，甚至内政、司法诸权也统一到了雅典手里。

公元前 449 年，雅典海军同盟和波斯海军大战于塞浦路斯岛附近的萨拉米，波斯军再一次大败。波斯国王认识到要想从希腊人手里夺取领土已毫无希望，战争要再打下去，内部要出乱子，所以接到战报，马上命前线将官派人求和。此时，提洛同盟也面临着盟邦叛离和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不断挑衅，结束战争于己有利，于是派全权代表卡里亚斯到苏撒进行和谈。双方达成协议，史称《卡里亚斯和约》。和约规定，波斯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允许小亚希腊城邦独立，也就是承认了雅典的势力范围。作为回报，雅典答应不干预波斯对其属地的统治，放弃对埃及的干涉。至此，两大宿敌握手言和，持续了近 50 年的希波战争最终结束。空前规模的希波战争以波斯的失败而告终，让后人掩卷深思不已。历史是人类进步的足迹。正如我们观察其他历史过程一样，希冀着从真实历史的本身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供后人借鉴参考。

希波战争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军事交往。对于战争，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也不宜简单分个正义非正义、侵略反侵略而了事。而应该，一是要看得失成败的原因，探讨“为什么”；二是要看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变革，探讨“怎么样”。这便是后人对历史的总结、反思，其结果即是现实的财富。

（五）希波战争：传统与交往的较量

无疑，希波双方的胜败原因是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人们也总结出、罗列出一些原因和因素。但这些因素给人的感觉是分散的，毫无关联的。谁都知道，战争的胜负是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所有这些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笔者认为，考察战争交往形式，要从历时性的传统因素和共时性的交往状况这两大方面来考察。传统代表着各自历史发展的积累，和由此所形

成的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等多方面的财富，和在这些财富基础上产生的强大的惯性作用。交往状况代表着战争双方之间、战争双方各自的静态的所有和动态的互动关系，它反映了各自内部同一化的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共同性的力量。历时性的传统因素和共时性的交往状况构成了纵横交织的时空网，也囊括了战争所涉及的各类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种种关系。小到某一个人的思想，大到一个国家的决策；小到个人的行为，大到战役的进行，无不在这构成了特定的状态，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真正的智慧不是天启的神谕，也不是事后的总结，而是对传统的认识 and 把握，对有关主体的交往状况的了解和洞察。

从历时性的传统看，分处在欧罗巴和亚细亚的希腊和波斯由于不同的地缘因素，不同的发展道路，积累了不同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文明方面的财富。

希波战争中希腊的主力是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是在征服过程中形成的国家，属于多利亚人的一支。他们征服了拉哥尼亚，并占领了美塞尼亚，把当地的土著居民变为奴隶，称为希洛人，专门为他们耕种土地。而斯巴达人始终保持着军人的角色。在征服过程中，原来的部落管理机构转化为镇压被征服者的暴力机关。斯巴达人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专以征伐为业。所以，也形成了强有力的军事制度和尚武精神。斯巴达每个公民都接受作战训练，自 20 岁至 64 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在这种严格的训练下产生了斯巴达的重甲步兵——由公民组成披重装甲、挥长矛的密集步兵部队。由于军队的勇敢、纪律和作战技能使斯巴达得到安全，同时贯彻其理想，所以其最高权力和荣誉均在军队里。久而久之，形成了他们的道德守则：战死沙场为最高荣誉与喜乐；战败偷生，对于母亲而言也是难以宽恕的耻辱。斯巴达的母亲在与出征的儿子道别时常说：“与你的盾牌同归或死在你的盾牌上。”所以，斯巴达人为此目的，采取无情的优生政策。凡是初生婴儿有任何可能性的缺陷都会被扔到悬崖下摔死。再就是严格的训练制度。男童 7 岁时即得离家，接受军事的训练和其他教育。每个人都要经受无数困难、逆境和痛苦而毫无怨言。他们冬夏露营在外，直到 30 岁尚不知家庭为何物。所有男性公民 30 ~ 60 岁在公共食堂用膳，伙食粗疏且不得全饱，以磨炼其意志。简单而刻苦的训练持续到人生的后期。服从纪律是斯巴达人的第一美德。不管怎样，斯巴达体制产生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所以，

他们成了伯罗奔尼撒的霸主，也承担了对付波斯军的主力之责。强大的军队、完善的军事制度、精良的装备、不怕牺牲的英勇作战精神，都是斯巴达物质、制度、精神的传统因素，在希波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雅典所在的阿提卡秋冬有雨，夏季干燥炎热。其土壤很贫瘠，几乎所有地区的地下水均接近地表面，即使最简单的农业也很困难，冒险性的贸易航海业和需要耐心培植的橄榄和葡萄，促成了雅典文明。公元前1600年左右，爱奥尼亚人进入阿提卡，与当地人的混合，以后也未遭到多利亚人的入侵。由于接近海岸并拥有众多优良海港，所以雅典人多从事海上贸易，而不打算去征服别人的土地据为己有。在其自身的发展中，经过长期的贵族和平民间的斗争，农民和手工业者保住了小生产者的地位和公民权，在政治制度上体现为多次民主改革和民主制度的确立。尽管这一进程曲折而又艰巨，但雅典人仍以勇气、骄傲、自制力向前迈进。由于民主制度的确立，雅典人享受到了在行动、言论和思想上自由的权利，从而学会了遵守他们慎重考虑后所形成的法律，并以极大的热忱去爱护作为他们团结、权力和责任对象的国家。所以，当波斯帝国决定摧毁这个名为希腊实则由分散各处的城邦联合体，或迫使各城邦向其称臣纳贡时，遭到了雅典人的断然拒绝。甚至在特尔斐神谕说雅典人将有灭顶之灾时，雅典人也决不屈服。所以，雅典人热爱自由、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的精神，多年来海上航行的经验和技能，与此相应的海军优势，以及其民主制度无不是其优良的传统，在希波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波斯民族也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也有许多优良的传统。他们自从迁入伊朗高原之后，屡受异族的奴役和压迫。他们在困境中崛起，当家做了主人。他们有着勇敢、质朴和诚实的美德，重视教育，重视把年轻人培养为勇敢的战士。他们心胸开阔，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各种美好的东西。然而，时位之移人是不可抗拒的规律。随着波斯人变为亚洲许多民族的统治者，他们变得日渐奢华起来。波斯最精锐的部队“万人不死军”的将士们即使远征希腊，也要戴着自己的侍妾奴仆，军粮也与一般军人分开而独自享用。所以，远征希腊时的波斯军虽然保持着原来的尚武勇敢等优良传统，但其时的战斗精神和状态与推翻米底人压迫时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养尊处优、力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波斯人，与为自由和生存而战的斯巴达、雅典等希腊人相比，

在精神风貌上迥然不同。波斯人的军事装备、军事制度和作战能力虽然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强者，但在斯巴达人、雅典人面前，还是有点欠缺的。

从共时性的交往状况看，波斯和希腊各有其特点。但从军事交往的需要看，希腊比波斯更有优势。

首先，从交往的范围看，表面上波斯比希腊要广得多。在波斯的强大压力下，希腊城邦决心奋力抵抗。这些城邦在战争中有的虽然也有过动摇，也打过退堂鼓，但在斯巴达、雅典的有力领导和表率作用下，相当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波斯虽控甲数百万，附属国和归附城邦数目可观，但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的爱奥尼亚人、马其顿人等由于和希腊本土的联系而身在曹营心在汉，多次向对方透露军事机密，甚至临阵倒戈。那些被胁迫而来的其他民族，也多是迫不得已，只要波斯人顶不住，他们绝对会不经交战就先行逃跑。只顾自己的死活，顾不上波斯的胜数。所以，波斯内部的团结程度远不如与之对抗的希腊城邦。马拉松一役，雅典军以一当十，首挫波斯军。温泉关一役，波斯人付出了很大代价之后，在奸细引路下，才夺取了温泉关。撒拉米斯海战则完全反映了这一状况的利弊。希腊水师少而精，波斯水师过于庞杂，语言不通、指挥混乱、号令不一、军心不齐，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完全整合为一支能够作战的军队，其内部协调水平之低可见一斑。观诸世界史上大多以多负少的战例，类似于波斯的状况。如中国的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曹操与吴蜀的赤壁之战等皆类于此。波斯之败，理固宜然。

然而，战争的胜败是纵横交织的时空网络上所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战争中的统帅无疑也是关键因素。个人交往与群体交往密不可分，正如群众和英雄的关系一样。从希波战争来看，波斯方面的主要人物薛西斯刚愎自用，专制独裁。对希腊先是极端轻视，自认为凭其强大，可以不战而下全希腊。任何一个城邦只会望风而逃，而不敢与之对抗。《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薛西斯竟把自己的军备让希腊间谍看了个一清二楚，然后又把人家送了回去，实在愚蠢至极。经过几次战斗，遭到挫折之后，他马上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以为希腊不可战胜，率先打退堂鼓，只留下玛尔多纽斯和部分兵马在希腊支撑局面。而玛尔多纽斯也非明智之辈，他不听从底比斯人和阿尔塔巴诺斯的建议，好大喜功，心浮气躁，也染有薛西斯轻敌的毛病，所以举止失当，导致兵

溃身死。而希腊方面，既有英勇抵抗、镇定自若的斯巴达统帅列奥尼达斯，也有足谋多智、运筹帷幄的雅典统帅特米托克利斯。正是他们这些人团结一致，分化敌人，领导希腊人从不利走向胜利。《孙子兵法》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兵家用智为首。主帅之智在于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非智而不可以料敌应机，恰恰波斯主帅在此方面较之希腊将领远远不及。

希波战争中除了交往中动态的人的因素外，也有静态的天时地利因素。波斯军劳师远征，战线漫长，补给困难，异地作战，不占天时地利。所以，波斯水师多次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损失惨重，未及开战先折耗了少半船只。初次出师，海军完全毁于风暴之中。相反，希腊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退自如。当敌人逼进阿提卡，实力不足以抵抗时，雅典城邦全民移到船上，让波斯人只得到一个空城。《孙子兵法》把战争胜负的因素归纳如下：“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从战争交往所涉及的这些因素看，波斯军明显处于劣势，是一个貌似强大的彻头彻尾的纸老虎。希波战争的结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希波战争毕竟是这一阶段暂时的一段交往。从较长久的时段来看，波斯帝国自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西亚、埃及等地稳固地加强了统治。其内部交往一直在不断提高、加强，纵然波斯帝国在希波战争中失败了，也只不过是局部的失利，对处于强盛时期的帝国来说，消极影响并不大。它还是一个很有潜力和后劲的大帝国。但是，一场战争威胁消除，希腊城邦内又故态复萌，相互之间争夺起来，争霸战争连绵不绝。这种内斗不仅消耗了自己的实力，而且还把一度赶走的波斯人又迎请来帮助自己。风水轮流转，这次波斯没怎么费力就由 100 年前的大输家变成了大赢家，成了希腊诸城邦命运的仲裁者。公元前 387 年，科林斯战争在波斯的压力和调解下结束，波斯向对臣下发号施令一样对希腊诸邦传达了国王阿塔薛西斯的指示。希腊交战双方必须按下列条件实现和平：“小亚细亚的城市及塞浦路斯岛归国王所有，其他希腊各城一律独立。任何一方如不接受上述条件，波斯便对其发动战争……”再也团结不起来的希腊诸城邦别无选择地接受了“国王的和平”。希波的这种战和关系，体现了文明交往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各民族、各帝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帝国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

往的程度。在文明交往中有发展速度的变动暂时性，先进与落后的互变性等。

尽管这一时期战争是希波之间主要的交往形式，但绝非全部。在军事交往的带动、促进和影响下，希波之间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往。在这一时期，希波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瓦解分化对方，施展了各式各样的外交手段和谋略。双方也成了各自内部反叛者的保护者。斯巴达国王戴玛拉托斯在薛西斯身旁充当顾问，雅典名将特米托克利斯领导指挥了撒拉米斯海战，但后来也逃到波斯，被委以重任。雅典水师将领科依曾率领波斯水师打败了斯巴达海军。而波斯方面也有叛逃到希腊的事例。波斯和某些希腊城邦曾一度建立了臣属关系。

与军事交往相伴随的是意义重大的文化交往。在希波大战中，波斯成了东方文化向希腊传播的主力：它不仅把自己的创作向西方传递，而且把从巴比伦、埃及等地吸收来的文化向西方输送。除了军队之外，还有诸多的科学家、外交家和商人有意无意地扮演了文明交往的使者。波斯帝国的祆教对早期的希腊哲学有重大影响，惠斯特在其著作《早期希腊哲学和东方》中提出，赫拉克里特等希腊哲学家或多或少地受到过祆教的影响。薛西斯率兵远征时，总是带着祆教祭司，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大祭司奥斯当斯亦随军出征，与希腊知识分子交往频繁，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中称其为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老师。他说奥斯当斯是最早的巫师作家，希腊人不仅渴望得到这种新技术，而且喜欢得几乎发狂。此即文化交往中的典型事例。

希波战争时，曾把苜蓿输入到了希腊。苜蓿产于波斯境内的米底，它是一种很好的马饲料。希腊人把桃子称为波斯苹果，以为桃子出自波斯。劳费尔指出，希腊人错了。桃子原出自中国，波斯只不过做了个媒介，把它由中国经由波斯而输入了地中海地区而已。由此可见，希波战争对双方文明交往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波斯人是东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向西方传播的推进者。

虽然在希波战争中失败了，波斯帝国并不认为自己是战败者。雅典两次被攻占，埃列特里亚人被卖为奴，波斯宣布达到了远征目的。尽管希腊人过分夸大自己的胜利，埃斯库罗斯等人认为波斯帝国很快就会崩溃瓦解，但对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波斯帝国来说，只不过是局部失利，并不能动摇其根基。然而，物极必反，势盛则衰，波斯帝国也逃不过这一规律的支配。

第四章 日暮途穷：波斯帝国的衰亡

一、祸起萧墙：帝国内部的混战

（一）祸乱宫闱：持续的宫廷斗争

创业难，守业更难。古今中外，大凡开国帝王，都是励精图治，克勤克俭，经过千辛万苦才创下一番基业，为日后的国家强盛打下基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后世那些继位的君主高枕无忧地享受着父祖的劳动果实，更有不肖子孙肆意放纵，为所欲为，最终身死国灭，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波斯帝国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的支配。

继大流士而后即位的薛西斯就是波斯由盛转衰的一位君主。大流士子女众多，也不乏治世之才。薛西斯并非大流士长子，因其生母是居鲁士的女儿才得以登上王位。尽管他相貌英俊，体格健壮，但生性懒惰，优柔寡断，且贪杯好色。他没有建功立业的愿望，也没有强国安邦的雄才大略。由于居鲁士、冈比西斯、大流士三代帝王的开疆拓土、建制施政，薛西斯在帝国强盛之际登上王位，享受着父祖创立的基业，遵循着他们创建的制度。薛西斯远征希腊，主要是玛尔多纽斯的意愿和自己缺乏自知之明的结果。所以，一旦领教了希腊人的英勇，就被吓破了胆。撒拉米斯一战，且未见战争胜负，薛西斯即先行逃回亚洲，全然没有先王们那种英雄气概。

薛西斯的荒淫和乱伦引发了波斯宫廷第一场内争。从希腊败回亚洲的薛西斯驻扎在撒尔迪斯。遭到重创的他不思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而是纵情声色地享起乐来。

薛西斯看上了自己的弟弟玛西司铁斯的妻子，百般威胁利诱。但这妇人坚决不顺从他的意愿。碍于兄弟情面和顾及举国的影响，薛西斯也不便采取强硬的手段。万般无奈，薛西斯让自己的儿子大流士娶玛西司铁斯的女儿为妻，认为这样做有可能迫其就范。为儿子大流士完婚后，薛西斯便回到首都苏撒去了。回宫之后，好色的薛西斯移情别恋，又看上了自己新婚的儿媳——玛西司铁斯的女儿阿尔塔翁铁，把她的母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薛西斯诱奸并占有了自己的儿媳，其子大流士敢怒而不敢言。当然，这些都是偷偷进行的，他尤其害怕嫉妒心很强的王后阿美司妥利斯发现这一秘密。但事情还是败露了。王后为薛西斯亲手纺织了一件华美的外袍。薛西斯很是喜欢，整天穿在身上。阿尔塔翁铁竟也十分喜欢这件外袍，就撒娇地向薛西斯索要。薛西斯害怕王后由此抓住把柄，表示除了这件东西，他可以给她一座城池、大量黄金，甚至让她统率一支军队。但阿尔塔翁铁执意要这件外袍。薛西斯对她宠爱有加，就把外袍送给了她。阿尔塔翁铁得到后，喜出望外，到处向别人炫耀。

没有不透风的墙。王后听到后，十分恼怒。她倒不怎么怨恨这不谙世事的女孩子，而是对她的母亲之管教不严大为不满，决心伺机予以惩处。不久，正逢薛西斯生辰之日，国王在宫廷大摆御宴进行庆贺。宴间，王后郑重向国王提出要求，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同时也是阿尔塔翁铁的母亲交给她。薛西斯方知秘密泄露，也清楚一旦王后控制了这妇人，会十分残暴地对待她。尽管他于心不忍，但按波斯法律，国王在举行御宴时，不能拒绝王后的任何请求。于是，薛西斯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王后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带到后宫，立刻动用酷刑。她割掉了这位妇人的乳房，把它喂了狗。同时，还割掉了她的鼻子、耳朵、嘴唇和舌头，然后送其回家。玛西司铁斯看到自己的妻子竟遭受这样惨不忍睹的暴行，忍无可忍。他立刻召集儿子们及下属商议，打算外逃到巴克特里亚，并在那里发动叛乱。由于玛西司铁斯是巴克特里亚的总督，当地人也十分爱戴

他，所以一旦逃到那里，即使不能推翻薛西斯，也可以割据一方。薛西斯探知了这一消息，派遣了一支军队，把玛西司铁斯及其全家、侍从和卫队全部杀死在道路上。对于薛西斯的作为，国人多为不齿，只是噤若寒蝉而已。自此之后，波斯帝国君臣离心，上下失和，乱象丛生，开始走下坡路。

公元前 465 年，无能而邪恶的薛西斯在统治了 20 年后，终于招来了自己的果报。当他正在寝宫熟睡时，被宫廷卫队长官阿尔塔巴诺斯和亲信宦官阿帕米特拉所暗杀。薛西斯被埋葬在早就挖掘好的坟墓里。此坟墓在大流士墓东侧，是从悬崖上挖进去的崖石墓穴。尽管没有碑刻墓铭，但修得十分精致。

薛西斯的继承者照理应是长子大流士。但大流士有足够的理由痛恨他父亲，因为薛西斯诱奸了他的妻子阿尔塔翁铁。于是，那位谋乱弑君的阿尔塔巴诺斯毫不费力地嫁祸于大流士，劝说 18 岁的王子阿塔薛西斯以弑父的名义杀死了大流士。阿塔薛西斯即位为波斯王。此后的 7 个月，阿尔塔巴诺斯成了波斯实际上的国王，他的名字甚至以国王的名义出现在一些编年史里。阿尔塔巴诺斯私欲恶性膨胀，不仅谋杀了薛西斯及其子大流士，而且还想干掉阿塔薛西斯，以便取而代之，正式登上王位。这次他没有成功，薛西斯的女婿美伽巴佐斯粉碎了阿尔塔巴诺斯的谋叛企图，并将其杀死。自此以后，美伽巴佐斯在阿塔薛西斯统治的时期长期内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阿塔薛西斯继位，乱了长子继承制的惯例，也引起了其他王子窥视王位的野心。公元前 462 年，薛西斯的另一个儿子——阿塔薛西斯的哥哥叙司塔司佩斯在遥远的巴克特里亚发动叛乱，提出了王位要求，阿塔薛西斯亲率大军前去平叛。经过两次大战，阿塔薛西斯大获全胜，这场叛乱很快被平息下去。

（二）埃及起义：边疆人民的不满

波斯宫廷的内斗削弱了自己的威望和力量，给那些心怀异志的人以可乘之机。公元前 460 年，埃及发生了起义。这场起义是埃及第 26 王朝末代法老普撒美提科斯的儿子伊纳罗司发动的。大流士末年，埃及首次爆发起义。薛西斯派兵镇压了起义，任命阿凯美涅斯为埃及总督，但并没有剥

夺当地世袭王公的权力。伊纳罗司因此控制了利比亚行省，加紧培植自己的势力，伺机东山再起。当听说叙司塔司佩斯在巴克特里亚发动叛乱时，伊纳罗司以为时机成熟，便高举义旗，发动起义。他驱逐了那些令人痛恨的波斯税官，招募了大批雇佣兵，并派人请求雅典人的帮助。一时间，埃及各地民众群起响应，形成燎原之势。尤其是尼罗河三角洲地带，埃及人纷纷宣布拥护起义。但在尼罗河谷地，由于各军事要地驻扎着波斯驻军，所以一时还未能反正。

根据事实判断，尽管伊纳罗司的起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毕竟力量单薄。如果没有外援，很容易被阿凯美涅斯所镇压。好在这时，雅典人及时赶来援助埃及人，使他们多支撑了几年。

此时的雅典正处在强盛时期。在希腊，雅典军多次打败波斯人，把他们赶回了亚洲。在对波斯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提洛同盟，被雅典一手把持，盟邦成了属国。公元前468年，雅典及其麾下盟军在攸里梅屯河口再次击败波斯海军后，其海上霸权如日中天。在伊纳罗司的请求下，雅典与埃及结盟并派出200只三段桡船和四万多将士，开赴埃及。其战略目的在于从埃及得到充足的谷物，而不必冒着危险远航到黑海和南俄地带去购买粮食。在波斯帝国虎视眈眈地敌视下，大量粮船出入达达尼尔海峡，的确十分危险。

埃及、雅典联军与波斯军队在三角洲地带的帕普雷米斯相遇。两军经过激烈交锋，波斯军大败。主帅阿凯美涅斯阵亡，死不见尸。后来，波斯人仿制了一具尸体，送回波斯。与此同时，雅典海军与波斯的腓尼基海军相遇，雅典人再次取胜，腓尼基有50只战船或被击沉，或被俘虏。大获全胜的雅典人自然得意非凡，乘胜攻下孟斐斯。但是，波斯驻军坚守军事堡垒，坚决抵抗。雅典人一直未能拔除这颗钉子。公元前456年，波斯再次组织大军出征埃及。这支军队有30万之众，配备300只腓尼基战船，并由颇具指挥才能的美伽巴佐斯统率。波斯军前进到孟斐斯，与仍坚守在堡垒内的原波斯驻军里应外合，与埃及、雅典联军展开激战。这次结果是埃及军队被击溃，伊纳罗司受伤被俘。雅典军力战不支，退守到普洛索波斯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并在那里坚持抵抗了一年半的时间。

与此同时，波斯军队费力地把尼罗河的一个支流挖通，使雅典人所坚

守的小岛周围的水退却。小岛成了孤零零的陆地。雅典人的战船成了旱船，一步也行不得。孤注一掷的雅典人焚烧了自己的战船，出战波斯军。绝大部分雅典军士在波斯人的攻击中战死，6000名幸存者答应有条件投降。波斯军统帅美伽巴佐斯答应他们可以将其带到苏撒去，在那里代他们向国王求情，以便饶恕释放了他们。埃及人和雅典人都知道波斯人具有从不说谎的传统美德，想到美伽巴佐斯言必信，行必果，自己生还有望，于是放弃了抵抗。

波斯新任命的总督阿尔撒美斯带着大量的腓尼基战船和陆军来到埃及。这时，雅典尚不知道埃及、雅典联军已经全军覆没，派了50只战船前来增援。刚进到尼罗河口，就被腓尼基海军轻松地收拾掉了。腓尼基人报了先前被雅典人击败的深仇，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埃及那些侥幸活命的人，退到三角洲沼泽地带的一个小岛上，拥戴阿玛西斯宗族的一个后裔为国王，继续进行游击战。由于成不了什么气候，波斯新总督也没有下定决心斩草除根，任其自生自灭了。

随着希腊人的惨败，埃及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从军事角度看，这次战争表明，即使再庞大的希腊军队也不可能彻底打垮波斯军队。由于帝国疆域辽阔，后备力量充足，中央政府尚坚强有力，能够在短时间内组织一支庞大的军队派上战场。希腊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城市也将不得不再次臣服于波斯帝国，甚至独立的希腊人也有可能受到严重的威胁。

（三）美伽巴佐斯叛乱：帝国衰亡的先兆

宦官专权和后妃干政是中外历史上诸多王朝曾存在过的政治现象，是一个王朝走向衰亡的预兆。因为它预示着王朝的决策制度和机构受到不正常的干扰和破坏，以及君主作为最高决策者权位的丧失，是王权受到削弱的象征。从薛西斯开始，波斯帝国的宦官和后妃开始参与国事。其间，宦官阿帕米特拉参与了谋杀薛西斯的阴谋。薛西斯的王后出于嫉妒，残酷地杀害了王弟玛西司铁斯的妻子，引起了后者竟欲谋叛的企图。阿塔薛西斯即位后，已成为王太后的阿美司妥利斯更是频繁干涉国事，终于引发了美伽巴佐斯的叛乱。

美伽巴佐斯出身开国功勋世家，其祖父美伽巴佐斯是与大流士共同起

事的七大贵族之一。其父佐波洛斯是大流士最为宠信的功臣，为攻陷叛乱的巴比伦立下了汗马功劳。美伽巴佐斯本人不仅是薛西斯的女婿，而且功劳巨大。当阿尔塔巴诺斯谋害了薛西斯，又想杀害阿塔薛西斯时，美伽巴佐斯挺身而出，英勇果断地杀死了谋叛者，所以也深得新王阿塔薛西斯的信赖和重用。当埃及爆发起义、总督阿凯美涅斯战死时，美伽巴佐斯又受命统兵进入埃及，以其高超的指挥才能，非常利落地击败了雅典军。不仅如此，美伽巴佐斯恩威兼施，答应宽恕叛乱者伊纳罗司和 6000 名雅典兵士的罪行，起誓要为他们向国王求情。由于波斯人重诺诚信的美德广为流传，战俘们深信不疑，不再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最后挣扎，而是随他来到苏撒。

王太后阿美司妥利斯为替王叔阿凯美涅斯报仇，强烈要求阿塔薛西斯处死伊纳罗司和雅典战俘。由于美伽巴佐斯向国王汇报了他们的投降过程，据理力争，要求宽恕这些人，软弱的阿塔薛西斯一时颇感为难，当时下令暂缓对这些战俘进行惩罚。此后 5 年，王太后一直纠缠不休地坚持严惩这些战俘。国王再也顶不住压力，把伊纳罗司叛处刺刑，50 名希腊将军被砍了头。事情的结局对美伽巴佐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允诺和誓言落了空，他的名誉在国内外受到严重损害。王太后情绪化、短视的行为激怒了美伽巴佐斯，从而引起了另一次地方叛乱。公元前 450 年，美伽巴佐斯在他的总督辖区两河流域发动了叛乱，其子佐波洛斯和阿尔杜庇欧斯协助其父，共同对抗中央。

在国王的授权下，埃及人乌西里斯率领大军前去讨伐。两军作战之际，乌西里斯及对方主帅腿臂受伤，跌落马下。中央军败绩，乌西里斯被俘。美伽巴佐斯对乌西里斯未曾加害，而是以礼相待，两人竟成了好朋友。美伽巴佐斯把乌西里斯后来送回了苏撒。

国王再次派遣其王弟——巴比伦总督美诺斯塔涅斯率兵前去镇压。这次讨伐者的运气并不比前者好。在战斗中，美诺斯塔涅斯头部和肩部中了箭伤，和他的军队大败而回。经过两次辉煌的胜利之后，美伽巴佐斯的荣誉心得到了补偿和满足。美伽巴佐斯本是由于一时气愤才反叛中央，并没有篡位夺权的野心，现在是见好就收的时候了。在苏撒王宫内部，美伽巴佐斯的故交派使者前来劝降。因为无论美伽巴佐斯胜负，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美伽巴佐斯宣称，他向来忠诚于国王，可以罢兵，前提条

件是他仍留在自己的总督辖区内。在多方斡旋和说和下，国王终于原谅了美伽巴佐斯的叛乱行为，并宣布不予追究。美伽巴佐斯被召到宫廷侍奉国王，但他的厄运并没有结束。在一次狩猎中，美伽巴佐斯在凶猛的狮子口下救了国王一命，国王对其怀恨在心，不对其感谢，反而责其在国王面前无视死亡之痛苦而杀死了一个动物，下令将其斩首。由于美伽巴佐斯是驸马爷，所以后宫再次求情，他被改判流放到波斯湾边荒无人烟的库尔塔，支持美伽巴佐斯的阿尔托克列斯被放逐到亚美尼亚。于是，美伽巴佐斯的儿子佐拔洛斯再次效法其父，公开发动叛乱，反对国王。公元前441年，佐拔洛斯到了雅典，在那里得到友好热情的接待。因为美伽巴佐斯救护在埃及被俘的雅典人有功，雅典人答应为他提供帮助。于是，佐拔洛斯公开向波斯国王挑战，率领麾下军队和雅典援军进攻小亚细亚的卡乌诺斯。当地居民表示愿意臣服佐拔洛斯，但拒不接受雅典人入内。佐拔洛斯不答应卡乌诺斯的条件，率部攻城。当他爬上城墙时，被一块石头击中头部，顿时丧命。其军队立时溃散，雅典人也撤回本国。这次叛乱也至此失败。

美伽巴佐斯在流放地受了5年的煎熬。由于患上麻风病，他同妻子回到苏撒。国王终于原谅了他，再也没有人认为他有什么威胁。76岁时，他寿终正寝。

美伽巴佐斯叛乱是波斯帝国衰亡的先兆。首先，帝国内部原来正常有序的权力体系被打破。随着宦官和后宫势力的崛起和参与，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平衡发生很大变动。帝国内部的斗争不仅表现在王位争夺上，还开始出现了地方权贵拥兵自重、对抗中央的先例。而且波斯贵族内部的斗争也给那些被征服地区的分裂势力创造了机会。中央政权内部、中央和地方间的交往不是按既定的制度往来，而是出现了最激烈的战争形式。这种战争交往破坏了旧的交往秩序，但未必能建立新的稳定的交往秩序，这使帝国失去了统一的凝聚向心力，中央政权也将逐步丧失对地方的控制力。

其次，波斯帝国内部的政治交往和外部交往紧密联系在一起，帝国的兴衰与对外交往的关系密切。美伽巴佐斯的反叛起因是他极力保护雅典战俘。其子更是逃到希腊，借助雅典军的力量公开向波斯国王宣战。自此以后，波斯帝国的兴衰过程中许多重大事件往往与外来势力相关联。其内部交往

始终受着对外交往的重大影响。

最后，自美伽巴佐斯叛乱开始起，波斯民族许多优良的传统开始受到巨大冲击，这削弱了帝国精神层面的号召力和向心力。波斯人把说老实话作为美德，认为说谎是世界上最不光彩的事情。波斯王阿塔薛西斯和王太后阿美司妥利斯不顾美伽巴佐斯招降时对希腊人、埃及人所作出的庄严承诺，公然向这一传统挑战，激起了美伽巴佐斯叛乱。波斯人具有极强的集体观念，正是依靠这一观念，居鲁士、大流士才东征西讨，无往而不胜。薛西斯以后，诸王子为争夺王位或发动宫廷政变，或发动地方叛乱。这种内斗不休反映了集体观念的逐步丧失和其内部的逐渐分裂倾向。在这一过程中，国王与臣民之间的主仆关系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自此，国王威权渐失，号召力也逐渐丧失。

二、支离破碎：帝国的逐步解体

（一）政权不稳：接二连三的叛乱

波斯帝国是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大帝国，尽管它的建立适应了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帝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多方面的交往和发展，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彻底消除。当明主在位、中央政权强大时，各地相安无事。一旦帝国中央政权发生内争和分裂，各地方的分裂独立势力乘机揭竿而起，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起义或叛乱。由此，波斯帝国一步步走向瓦解。

阿塔薛西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一旦内部叛乱镇压下去，就高枕无忧地享受了，再也没心思开疆拓土了。他生性软弱，在位施政深受其母后阿美司妥利斯的影响。公元前425年，高龄的王太后逝世不久，他和王后达玛斯皮亚在同一天去世。他的一个儿子即位，被称为薛西斯二世。但是，统治了仅仅45天，在节日饮宴后的沉睡中，薛西斯二世就被其兄弟塞古迪安杀死。塞古迪安是阿塔薛西斯的一个巴比伦妃子生的，他的行动得到了其父一个亲信宦官法尔那克亚斯的协助。阿塔薛西斯的亲信重臣巴格拉佐斯把阿塔薛西斯夫妇、薛西斯二世一同拉到帕尔斯王室墓地埋葬了。塞

古迪安就此篡位称王。

阿塔薛西斯的另一个儿子欧克胡斯也由一个巴比伦妃子所生。欧克胡斯和自己的同父异母妹妹帕尔塞提斯成婚，并被任命为叙尔卡尼亚的总督。塞古迪安对这位颇有实力的兄弟心有余悸，多次命令他到首都苏撒来。欧克胡斯口头答应，暗地里却尽量拖延，以便召集起一支军队，宣布自己称王。不久，欧克胡斯赢得了埃及总督阿尔撒美斯、骑兵司令阿尔巴督斯和宦官头目阿尔托撒列斯的支持。公元前423年2月13日，欧克胡斯在巴比伦即位称王，号为大流士二世。随后，率兵开向首都苏撒。

到苏撒后，大流士二世就发现这里的军队并不拥护塞古迪安。他谋杀薛西斯二世、残害前朝重臣巴格拉佐斯，引起了将士的愤怒和不满。欧克胡斯接受王后帕尔塞提斯的建议，诱使塞古迪安接受了将帝国分而治之的建议，然后又出其不意地逮捕了塞古迪安，对其谋逆行为进行了严惩。让其吃喝一顿后，把他放在一根横梁上，下面放着满是燃烧过的灰烬的垃圾箱。塞古迪安滚进灰烬被烫而死。

大流士二世即位不久，他的亲兄弟阿西德在美伽巴佐斯另一个儿子阿尔杜庇欧斯的支持下，发动叛乱并提出王位要求。在招募来的希腊雇佣兵的帮助下，阿西德取得了两次战争的胜利。但是，“有钱就是娘”的希腊雇佣军被大流士二世的金钱所收买，脱离阿西德不再为他卖命。从此以后，金钱成了波斯国王手中最有力的武器。愚蠢的反叛者在得到宽大处理的许诺下，竟放下武器投降了。然而，誓约在波斯再也没有约束力。反叛者阿西德和塞古迪安一样，被扔进了火灰里。公元前412年，另一位叛乱者吕底亚总督皮苏提涅斯也遭到了同样的结果和命运。

消灭了这些反对者，大流士二世的王位才算安稳下来。大流士二世在位的20年间，宦官的势力大增，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妹妹兼妻子帕尔塞提斯。大流士二世时，宫廷政变和地方叛乱接连不断，帝国开始进入解体阶段。铁里图奇麦斯本是大流士二世的女婿、公主阿美司妥利斯的丈夫，继其父担任叙尔卡尼亚的总督。但是，他爱上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克萨娜，因为她美丽且具有男子汉的特殊气质。为了摆脱他的妻子，铁里图奇麦斯竟阴谋策划了一次宫廷政变。首谋者们把公主捆起来，装到一个袋子里，并想用利剑猛刺。也许他们意识到政变难以成功，此次

有去无回了。正在千钧一发之时，大流士二世给全副武装的总督侍从（国王的耳目）来了封信，指示他击杀铁里图奇麦斯。于是阴谋流产，公主得救，铁里图奇麦斯美梦未成，命丧黄泉。这次给了王后帕尔塞提斯充分显示其残忍的机会。红颜祸水的罗克萨娜被大卸十八块。所有与谋叛有关联的，包括他的母亲和兄弟姊妹，全部被活埋。例外的是他的一个哥哥和姐姐。他的哥哥提萨非尔涅斯率军驻在撒尔迪斯，对付叛乱者和希腊人，功绩显著，被特赦。其姐作为王子妃，被极力保护了下来。

此间，先是米底发生叛乱，被很快镇压了下去。接着，拥立大流士二世即位有功的宦官阿尔托撒列斯又心怀不轨，企图自己登位称王。尽管阿尔托撒列斯是个生理上残缺不全的太监，他也娶了个妻子，并天真地认为只要戴上胡须，就被接受是一个男人了。他的所谓妻子把他的阴谋泄露了出去，王后命令将其扣押。这位谋叛者尚未行动，就以失败告终。

公元前 416 至前 411 年，一位叫叙达尔涅斯的被提升为埃及所属达马丁地区的军区司令。埃及总督一回苏撒，他就抓住机会发动叛乱，并得到祭司们的支持，以反对在埃及的犹太雇佣军。塞浦路斯的当地王公埃瓦哥拉斯逃到雅典，送去了大量谷物，并得到雅典回赠的公民权。他一直伺机返回塞浦路斯发动叛乱。

（二）分化制衡：与希腊的连横外交

被政变和叛乱搞得焦头烂额的大流士二世一直疲于应付，幸赖上天赐予他希腊人内斗不止的机会，使他免遭希腊人的侵扰。此时又有两位非常得力的封疆大吏提萨非尔涅斯和法尔那巴佐斯镇守小亚细亚，充分运用高超的外交手腕和希腊人内部的矛盾，维持了帝国的苟延残喘。

早在公元前 459 年至前 445 年间，雅典、科林斯、埃吉纳、斯巴达为争夺希腊霸权而发生战争。因为和波斯的战争尚未结束，双方暂时达成妥协，缔结了 30 年和约，但矛盾并没有解决。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不但不解散为对抗波斯而建立起来的提洛同盟，反而加紧控制入盟各邦，成为它争夺海上霸权的工具。这不仅引起了内部各邦的反抗，更遭到伯罗奔尼撒盟主斯巴达的反对。两者都想称霸全希腊，矛盾越来越激化。公元前 431 年，双方终于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席卷了希腊各邦，延续了 27 年。

对于这场战争，波斯是坐山观虎斗，乐观其成。

战争中，雅典由于内部分歧而屡遭败绩。公元前415年，雅典军冒险远征西西里，结果全军覆没。公元前412年，斯巴达为彻底消灭雅典海军，竟遣使与宿敌波斯结盟，以承认波斯对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的统治为交换条件，取得波斯大量金钱，以便重建海军。雅典处境的恶化使其盟邦纷纷脱离同盟，雅典势力更弱。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将领来山德在波斯充足的金钱资助下，率军逼近雅典，迫使雅典人接受苛刻的条件，举手投降。至此，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此间正是波斯大流士二世统治时期。在维护帝国利益，与希腊交往的过程中，波斯将军提萨非尔涅斯和王子小居鲁士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高超的外交水平。

公元前413年，当撒尔迪斯总督皮苏特涅斯发动叛乱时，提萨非尔涅斯初出茅庐，被派带兵前去镇压。提萨非尔涅斯出身名门，其父叙达尔涅斯曾任总督。其姐嫁给了王子，后来即位为王。其弟娶公主为妻，后来因为爱上自己的妹妹，欲图谋反叛而被杀。提萨非尔涅斯才能非凡，颇通权谋。他收买了叛乱者的希腊雇佣军，迫使叛乱者乖乖投降，然后把俘虏送回苏撒，交由国王处分。由于平叛有功，提萨非尔涅斯被任命为撒尔迪斯的新总督。皮苏特涅斯叛乱时，引狼入室，得到雅典人的帮助，并鼓动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叛乱。此时，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无力东顾。在此形势下，提萨非尔涅斯充分利用外交手段，金钱收买、武力威胁，分化瓦解了对抗势力。在他的主持下，波斯和斯巴达和解，签订和约，共同对付雅典。原来同仇敌忾、一致对抗波斯的希腊人，现在一个个依次与波斯签订和约，反而攻打起自己同族同种的城邦来。提萨非尔涅斯没有经过太大的军事努力和规模庞大的征服活动，就在小亚细亚决定性地打击了有威胁的敌人，保持了各方之间的力量平衡，保持并扩展了帝国自希波战争失败以后在小亚细亚沿岸地区的影响和利益。在他纵横驰骋之时，王子小居鲁士奉命来到小亚细亚。两人在战略思想上存在分歧，导致二人失和。小居鲁士年轻气盛，野心勃勃，在小亚细亚大肆扩展自己的势力，并把目光瞄准了波斯王位。

三、《长征记》：小居鲁士夺位之争

（一）小居鲁士：锋芒毕露的二王子

大流士二世与王后帕尔塞提斯生有四个儿子。其中，长子阿尔撒克斯是大流士二世尚未即位时在巴比伦落地所生，次子小居鲁士是他即位后所生。最初，长子阿尔撒克斯被认为是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但是，当其妃子之弟发动叛乱，她受到牵连时，阿尔撒克斯极力为其爱妻向母后帕尔塞提斯求情。王后饶恕了他的妃子，但从此不再喜欢他，而是转宠他的弟弟小居鲁士。

持续了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行将结束之际，斯巴达与提萨非尔涅斯结成同盟。提萨非尔涅斯企图借助斯巴达人的力量恢复对小亚细亚海岸原属波斯而希波战争后归于雅典的希腊城邦的统治；而斯巴达人则得到波斯人的援助以维持其舰队，对抗雅典。但提萨非尔涅斯注重分化瓦解敌人，注重希腊内部的力量平衡。曾有雅典人阿尔西比底斯进言说，希腊敌对双方如果都不得胜，疲于久战，并趋衰竭才对波斯有利。所以提萨非尔涅斯在达到了他的目的后，失去了继续援助斯巴达人的热情，逐步削减，最后完全取消了对斯巴达人的金钱资助。斯巴达人对此愤愤不平，向在位的大流士二世提出抗议。大流士二世派其次子小居鲁士出任吕底亚、大弗里吉亚和卡帕多启亚总督兼小亚细亚军事统帅。于是，小居鲁士便实际上顶替了提萨非尔涅斯，解除了他的兵权，只为他留下一小块总督辖区。时在公元前407年，小居鲁士年仅17岁。

小居鲁士秉承大流士二世的旨意，一反提萨非尔涅斯分而治之、多方牵制的做法，全心全力地支持斯巴达人。斯巴达的新统帅来山德来到撒尔迪斯，向小居鲁士控告了提萨非尔涅斯大耍两面派，违约失信的做法。小居鲁士热忱直爽、慷慨大方，向他提供500塔兰特的援助。这些用完了，小居鲁士表示不惜动用自己的私有财产，乃至要卖掉自己的金银宝座。这样，斯巴达海军每只船每月能得到30明那的补助，一个水手每天能得到4欧博洛斯（约0.7克）白银军饷，而且每月递增。听说斯巴达战船的水手

提高了薪水，雅典那些雇佣来的水手纷纷到斯巴达船上服役，弄得雅典海军将领狼狈不堪。当提萨非尔涅斯对此提出异议，要求恢复以前分而治之的政策，而不必这样大把花钱时，受到小居鲁士的训斥，心里很不痛快。斯巴达在战争后期累计得到 5000 塔兰特的白银援助，这在对雅典战争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斯巴达对小居鲁士感激不尽，倾向支持小居鲁士本人而不是忠诚于波斯帝国。岂知这正是小居鲁士的如意算盘，他需要强有力的外援支持，以实现他自己的理想。

小居鲁士锋芒太露，招致了不少麻烦。小居鲁士处死了随军的两个外甥，原因只是他们在小居鲁士面前没有把手按皇家规矩藏在衣袖里。这种小题大做、专权擅杀的行为引起了随军国王秘书赫拉美涅斯的不满，他暗地里向大流士二世报告，说这是谋叛之兆。此时大流士二世病入膏肓，召小居鲁士回京侍奉。公元前 405 年，小居鲁士奉命离开小亚细亚来到垂危的父王跟前。公元前 404 年 3 月，大流士二世病逝，其长子阿尔撒克斯即位，号称阿塔薛西斯二世。

（二）兄弟反目：小居鲁士的异常举动

阿塔薛西斯二世上台后的第一个举动是处死乌底亚司铁斯，他是王后弟弟铁里图奇麦斯的随从。由于铁里图奇麦斯谋反、残害公主，乌底亚司铁斯刺杀了他的主人。乌底亚司铁斯的这一行动虽受到王后的怨恨，却受到王后帕尔塞提斯的赞赏。所以，新王的这一举措使王后大为不满，便想使她宠爱的儿子小居鲁士取而代之，成为波斯国王。

可利用的机会终于来了。根据波斯传统，新王登基要在帕萨加迪古都的神庙里举行加冕仪式。神庙的僧侣要为他穿上开国先王居鲁士的礼服，让他吃无花果饼，咀嚼一种松类植物，喝一杯酸奶。仪式正要开始之际，提萨非尔涅斯带来一位祆教僧侣，他是小居鲁士亲近的一位导师。僧侣告发说，小居鲁士想趁阿塔薛西斯二世换袍之际，刺杀国王。埋伏在神庙角落里的小居鲁士被搜了出来，并受到了谋逆的指控。愤怒的阿塔薛西斯二世打算下令处死这位企图暗杀自己的亲兄弟。在后台谋划此事的王太后极不自然地站出来，利用母亲的权威为小居鲁士求情。于是，小居鲁士不仅得到宽恕，而且被允许返回他的辖区小亚细亚。

小居鲁士受辱而回，怀怨在心，开始反叛夺位的准备工作。原来，小居鲁士早就指望父王大流士指定他为继承人。一则他是皇后的宠儿，更重要的他是“皇荫贵生”，即大流士二世即位后所生，已经成为国王的兄长阿塔薛西斯二世则不是。80年前，薛西斯以同样的理由被选定为波斯王，而排除了他的一位兄长。小居鲁士年纪虽轻，却也颇有城府，懂得礼贤下士，收络人心。每当朝廷有人来访，小居鲁士总是屈尊下驾，热情款待，结果那些回去的人对他比对国王都忠诚。他非常注意蓄养当地波斯人充当他精干的战士，使他们对他始终有好感，甘愿为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小居鲁士是个有心人。他在小亚细亚参与战事，对希腊士兵的素质和战略战术多有了解，认为其在许多方面优于波斯，所以极为秘密地征募起来一支希腊军队。首先，他下令辖下各城将官精选希腊士兵，以防备提萨非尔涅斯的进攻。事实上，这些城邦在小居鲁士的鼓励下，除米利都外几乎全叛归于小居鲁士。同时，小居鲁士又派人去见国王，以王弟的身份要求把小亚细亚诸城转归他管辖，而不由提萨非尔涅斯继续治理。小居鲁士一方面把收来的贡品大量献给国王，以换取国王的欢心；另一方面，他又动员王太后为其在国王身边吹风。阿塔薛西斯二世没有觉察到小居鲁士的谋叛企图，对他的要求言听计从，一概满足。

克利尔库斯是一名斯巴达流亡者，他投靠小居鲁士，为其效力。小居鲁士对他特别赏识，给了他10000大流克金币。克利尔库斯以这笔钱为经费征集了一支军队，以克尔索尼斯为基地攻打达达尼尔海峡那边的色雷斯人。因为这些色雷斯人总是侵扰希腊人的过往船只，结果海峡附近的希腊诸城邦纷纷自愿向克利尔库斯提供经费支持这支军队。这样，克利尔库斯为小居鲁士秘密地保持了这支军队。

阿里司提鲁斯本是塞萨利人。当他在国内面临政敌的严重压力时，慕名找到小居鲁士请求帮助，向他求借2000名雇佣兵的3个月军饷，以便使他能压倒对方。慷慨大方的小居鲁士当即给了他4000人的6个月饷银，并要求他在未同小居鲁士商议之前，不要与对方言和。这样，阿里司提鲁斯也为他保持着一支秘密军队。

小居鲁士又指使他的朋友贝奥提亚人普罗克西努斯去征集重兵，扬言要征讨庇西狄亚人。他还让另外两个希腊将领索非涅图斯和苏格拉底尽可

能招募更多的希腊兵士前来助战。他声称要借助米利都流亡者攻打不听调度的提萨非尔涅斯。

公元前 401 年，小居鲁士觉得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于是借口要把底西狄亚人全部赶出辖境，下令属下到撒尔迪斯集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早就要报效小居鲁士的波斯、希腊军队欣然从命。等到队伍全部到齐，前来报到的希腊兵有泽尼亚斯带领的小亚细亚各城邦 4000 重甲步兵，普罗克西努斯带来 1500 重甲步兵和 500 轻甲兵，索非涅图斯带来 1000 重甲步兵，苏格拉底的约 500 重甲步兵，帕西昂带来的 300 重甲兵、300 轻盾兵。

被小居鲁士欺压得直不起腰来的提萨非尔涅斯见小居鲁士如此厉兵秣马，觉察其决不是针对底西狄亚人的。因为对付底西狄亚人根本用不着这样大动干戈。于是，提萨非尔涅斯率骑兵日夜兼程，奔赴苏撒，向国王禀报小居鲁士的异常举动。阿塔薛西斯二世根据提萨非尔涅斯的汇报，着手谋划对策，应付谋叛的小居鲁士。

（三）化险为夷：西里西亚的双簧

小居鲁士率领各路人马从撒尔迪斯出发，向东挺进。在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科格萨克，小居鲁士停留了 7 天。塞萨利的麦农率领 600 重甲步兵和 500 轻盾步兵，赶上来加入大军。小居鲁士又进军到赛莱尼。这也是弗里吉亚地区繁荣的大城市。他在此停留了 30 天。其斯巴达朋友克利尔库斯带领 1000 重甲步兵、800 色雷斯轻盾步兵和 200 名克利特骑兵又加入了大部队。同时赶来的还有索西斯率领的 300 重甲步兵、阿卡狄人阿基亚斯的 1000 重甲兵。在这里，小居鲁士对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检阅，计有希腊雇佣军 11000 名重甲兵和近 2000 名轻装兵。

小居鲁士率军到达克司特汝佩迪安城时，逗留了 5 天。他已经 3 个多月没发军饷，士兵屡次找他讨要。这些希腊雇佣兵是为赚钱而来，认钱不认人的。小居鲁士总是表示有希望，让士兵耐心等待，实际上他也是一筹莫展。正在这时，波斯附属的西里西亚王后来访，雪中送炭，送给小居鲁士大批金钱作为礼物。小居鲁士马上发给部队 4 个月的饷银。

小居鲁士进军到蒂里亚枯城，在那里又停留了 3 天。应西里西亚王后之请，小居鲁士在该城外的平原上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了一次正式检阅。小

居鲁士首先检阅了自己手下的波斯军队。他们骑兵成队、步兵成连地前进并接受检阅。希腊军队按命令临战整队列阵，各将官自整队伍，排成四列纵队。希腊士兵个个头戴青铜护盔，身穿紫袍、护胫，手执脱套盾牌。将官们号令一下，他们便高举兵器，按阵形一体前进。他们越走越快，最后竟大喊着跑了起来，直奔营帐。波斯军为之震惊，那西里西亚王后竟乘车逃奔起来，引得希腊军队一阵哄笑。见希腊军队并未有什么异常举动，西里西亚王后才惊魂未定地停下来，向小居鲁士大肆赞扬希腊雇佣军的威武雄壮和井然有序。小居鲁士见希腊雇佣军使手下的波斯军这样震惊也很是高兴，似乎看到了战胜其兄、夺取王位的希望。波斯帝国武备不修，由来已久。自薛西斯远征希腊，挫于马拉松，再挫于撒拉米斯湾，波斯帝国战无不胜的神话破灭了。开国君主居鲁士大帝马上打天下，崇拜战神。后来的君主个个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不爱武装爱粉妆。上之所好，下必从焉。举国上下失去了开国时东征西讨的士气和实力。波斯帝国的君臣依靠希腊人的内乱和糖衣炮弹的金钱收买与外交手段，维持着附属的服从和帝国的统治。小居鲁士正是看中这一点，不惜借助希腊雇佣兵，争夺王位。

小居鲁士率军离开了弗里吉亚，出了自己的总督辖区，就允许希腊雇佣军随便抢掠。这是西里西亚的地盘了。他命麦农带一些队伍把西里西亚王后送到王城，并处决了阴谋反对他的两个波斯贵族。

听到小居鲁士率军到来，并纵兵抢掠，西里西亚王叙涅西斯便率都城塔尔苏斯的军队和居民逃到山上一座碉堡里躲了起来。小居鲁士入城后多次召请西里西亚王叙涅西斯来见。叙涅西斯声称他从未在强者面前低过头，除非他的妻子能说服他并得到保证。在妻子的劝说下，叙涅西斯终于决定投奔小居鲁士，就从山上下来。两人相见时，叙涅西斯又奉上一大笔钱。小居鲁士以波斯王的派头送给他一些在朝廷代表荣誉的礼物：配有镶金笼套的骏马、金项链、金匕首、手镯和波斯袍。小居鲁士还答应不再在他的辖土内抢劫。如果遇到逃走的奴隶，一定抓回来送还给他。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小居鲁士此番进兵，并未打出反对国王的旗号来，而是言称攻击庇西狄亚人。现在已经越出了他的总督辖区，也未见庇西狄亚人的影子。士兵们开始怀疑他们是要去反对国王，所以拒绝继续前进。这可愁坏了那些希腊雇佣军将官们。

克利尔库斯首先试图强迫士兵前进，但每当要前进时，他和他的驮畜便遭到士兵们投来的石块阻挠，克利尔库斯险些被石块打死。克利尔库斯认识到强制终无用处，便召集士兵开了一个会。会上，他站起来哭了一通，让士兵们莫名其妙。他道出了自己所处的两难境地：“弟兄们，此时情景使我难过万分。小居鲁士结交了我，对我这个流亡在外的人不仅十分尊重，而且赐以万金。我没有据为己有或任意挥霍，而是花在你们身上。为了帮助希腊，我率领你们进攻色雷斯人，把他们赶出了克尔索尼斯。后来小居鲁士召请，我们才一同前来，以便需要时能助他一臂之力，报答受惠之恩。今天你们拒绝前进，使我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离开你们服从小居鲁士的命令，要么背弃他而和你们在一起。但无论如何我要与你们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这样就不会有人说，我克利尔库斯把希腊人领进异邦之后，又出卖并抛弃了他们。既然你们不愿服从我，我将跟随你们。因为你们对我来说，就是祖国、亲朋和盟友。离开你们，我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事无成。”士兵们听他这么说，以为不再向王都进发，对他大加赞颂。泽尼亚斯和帕西昂手下的两千多战士竟带着武器和军需来投奔克利尔库斯。

小居鲁士见此情景，深为忧虑，多次派人去请克利尔库斯到他那里议事。表面上，克利尔库斯拒不接受邀请；背地里，他捎信给小居鲁士，请他放心，他会摆平此事，但仍需小居鲁士不断地派人来请他。

小居鲁士和克利尔库斯如此三番地演出了一场双簧戏。克利尔库斯又把士兵召集起来，开会商讨何去何从的问题。他入情入理地说道：“弟兄们，我们必须作出选择了。因为我们拒绝跟他走，我们就不再是他的兵了，但同时他也不再是我们的薪饷主了。可是，我知道他认为被我们误解了。所以他三番五次派人来请我。我回避不去，是因为我感到对不起他，羞愧难当。我也怕因我的不义被他抓住受到惩罚。我们应该考虑好去留。留在这里，怎样才能最安全。因为，若与他为敌，小居鲁士可是极危险的敌人。他力量强大，兵精粮足，距我们不远，这大家都清楚。如果离去，就要考虑怎样安全地离去，以及将来如何获得给养。没有给养，兵和将都毫无用处。请大家仔细考虑，提供一个万全之策。”说毕，克利尔库斯静候大家的反映。

士兵们相继站起来发言，有些是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些是克利尔库斯的亲信，受其指使而发言的。其中一个人假装要急切返回希腊，提议克利尔库斯马上率他们回国，如果他不愿意，就另选统帅。其次，希腊兵士可在波斯军中的市场上购买给养，并向小居鲁士要船要向导。最后，如果小居鲁士不答应，就占领制高点，以免小居鲁士先发制人，把他们消灭了。这个士兵刚说完，克利尔库斯就借坡下驴，假惺惺地表示坚决推辞再任军队统帅。话音刚落，这个士兵的意见就遭到逐条批驳，被指出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个士兵则提议，应选派合适的人员随同克利尔库斯去见小居鲁士，问他到底想做什么。如果跟以前一样，就应该跟从他。如果比过去艰难危险，就要求他加银加饷，带领他们继续前进，或者允许他们安全返家。这一建议被士兵们一致通过。其实，这不过是克利尔库斯安排的一场戏，是他本人的真实想法。

克利尔库斯和士兵代表们一同去见小居鲁士，并向他陈明他们所持的疑虑。小居鲁士告诉他们，他的一个敌人阿波罗考玛斯现在在幼发拉底河一带，他出兵就是想对付他。如果他们在那里，就对他施以适当的惩罚；如果他逃走了，届时再另做打算。代表们回去后据此向士兵们作了汇报。尽管士兵们仍然怀疑小居鲁士领兵是去反对国王的，但仍认为最好还是跟着去，只不过要求增加薪饷。小居鲁士答应每人每月由原来的1个大流克增加到1.5个。于是，希腊雇佣军又随着小居鲁士继续前进了。

进军到依苏斯，这是西里西亚的最后一城，濒临大海，繁荣富足。小居鲁士在这里停留了3天。由拉西第蒙人毕达哥拉斯统率的35艘战船在一个埃及人领航下经埃及以弗所来到这里，加入了大军行列。小居鲁士的属下——原来同攻米利都的塔摩斯带着25艘战船也赶来会合。另一个拉西第蒙人也率领700重甲步兵同来参战。曾为阿波罗考玛斯服役的重甲步兵也来这里会合，投身小居鲁士帐下听令。腓尼基总督阿波罗考玛斯听说小居鲁士带兵前来，就领属下30万大军投奔国王去了。

小居鲁士率军到了幼发拉底河畔的塔波萨库斯城，召集希腊将官，告诉他们此番进军是去巴比伦讨伐国王。他指令将官们向士兵们说明，并想法说服他们继续前进。将官们回营之后，召开大会向士兵们做了通报。士兵们听罢极为气愤。虽然他们对此行早有怀疑，直到今天才被告



希腊雇佣兵

之真相，大喊上当。但是，行军至此，再走回头路几乎是不可能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士兵们于是提出要求，除非他们得到特别的赠予，否则拒绝前进。小居鲁士答应到达巴比伦时每人发银 5 明那，并发全饷一直到他把希腊军队再带回爱奥尼亚。因为按原来的惯例，雇佣军在战役完结后回家路上所用的时间不计军饷，大部分希腊军队的士兵对此表示同意。

其他希腊军尚未作出决定之前，麦农把自己的部队调到别处，对士兵们说：“弟兄们，目前小居鲁士正请求希腊人随他去讨伐国王。在其他希腊人采取行动之前，你们应当越过幼发拉底河。如果其他希腊人决定随往，由于你们率先过河，这一功劳将记在你们身上。这样小居鲁士会认为你们热衷于他的事业，并会感激和报答你们。如果其他希腊人决定不随往，那我们可以再毫无损伤地跟回来。但由于你们是唯一听命的人，小居鲁士会雇佣你们担任守备，满足你们的愿望。”士兵们一听有理，便抢先渡河了。小居鲁士闻讯，极为高兴，当即通令表彰，并给麦农额外送去了一份厚礼。这样希腊雇佣军随同小居鲁士全部渡过了幼发拉底河。

经过巴比伦，在一个平原上，小居鲁士再一次检阅了全军。他命令克利尔库斯担任右翼指挥官，麦农担任左翼指挥官，而他本人统领波斯军队居中。这时，叛逃国王的人来到小居鲁士处，给他带来了国王军队的某些情况。小居鲁士召集希腊将官开会商议作战计划，并进行战前总动员。他说道：“希腊的勇士们，我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作战，不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波斯军队，而是因为我相信你们比很多波斯人更勇敢、更坚强。现在我想让你们知道将要参加一场什么样的争战。我们的敌方人多势众，大吼而来。可是，如果你们坚持下去，绝不动摇，就会发现我们国家的人是何等的可怜。尽管，我这样说很难为情，可毕竟是事实。诸位，我父王的疆土辽阔无比，现在都由我哥哥的友辈分省区治理。如果我们获胜，我将安排我们的人去督管这些地区。因此，成功之后，我不是有足够的东西分给大家，而怕没有足够多的朋友分享。至于你们的希腊士兵，每人将额外得到一顶金花冠。”希腊雇佣军将士们听到小居鲁士这番慷慨许诺，甚为满足，纷纷摩拳擦掌，打算放手拼杀一回。几乎所有下属都促请小居鲁士驻扎在后方，不要亲自参加战斗。

此时，部队整装待发之际，希腊雇佣军共计有 10400 重甲步兵，2500 轻盾兵，波斯军队 10 万，还有 20 辆滚刀战车。国王方面，据报有兵 40 万及 200 辆滚刀战车。国王阿塔薛西斯二世本人统率 6000 骑兵列阵于中军，国王手下的大将主要有提萨非尔涅斯、戈布律亚斯和阿巴赛斯。

小居鲁士沿幼发拉底河摆开战阵，严阵以待。然而等了 10 天，也不见国王军队的影子。公元前 401 年 9 月 3 日上午，小居鲁士帐下亲信帕提基亚斯乘马飞奔而至，以波斯语和希腊语逢人便喊国王带领大军前来作战时，已经松懈了的军队一阵子忙乱。小居鲁士当即下令各就各位，准备接战。希腊雇佣军整体构成小居鲁士全军的右翼，波斯军队构成中军和左翼。克利尔库斯居希腊军右翼，靠近幼发拉底河；普罗克西努斯紧靠着他，其他人依次排列。麦农率军居希腊军队左翼。波斯军队方面，帕弗拉戈尼亚率 10000 骑兵和希腊轻盾兵居右，小居鲁士及 600 骑兵亲自坐镇居中，其副官阿里柔斯和其余波斯军队居左。这些部队全都佩戴胸甲和护胫，除小居鲁士外都戴着铜盔。小居鲁士免盔出战。所有战马都有额甲和披胸，战士们除其兵器外还佩带着希腊军刀。

时至下午，先是见到远处升起一团像白云似的烟尘，过了一阵，平原上进入视野的是一道漫长伸展着的墨烟。敌人越来越近了，到处闪耀着武器的寒光。据报，提萨非尔涅斯率重甲骑兵居左，依次排列着藤盾兵、重甲步兵、刀兵和弓兵。这些部队按民族分队列阵前进，各自形成一个紧密的方阵。在他们前面，是滚刀战车。滚刀从中轴往两旁伸出，也装在车身下，指向地面。其意图是直驱敌军兵阵，将敌队捣烂。波斯军队并未像以前那样吼叫着前进，而是无声无响、步法缓慢而匀整地前进着。战场上，气氛空前紧张，除了王军前进的脚步声，任何声音也没有。

此时，小居鲁士策马沿队前进，身边带着副官和几个随从。他命令克利尔库斯率部向敌军中央进击，因为国王肯定会在那里。但是克利尔库斯看到敌军中央列队坚守，加之国王军队数量众多，虽位居中央，却超过小居鲁士的左翼。克利尔库斯害怕他会两侧受敌，不愿把右翼从河边引开。他回答小居鲁士，一切会顺利进行。

国王的军队匀整地前进着，越来越近。小居鲁士驰回本位，其军队仍然原地不动。两军相距不到 700 米时，希腊雇佣兵唱起颂歌，开始向敌人进击。方阵中一部分首先冲击，落后的人开始奔跑，同时发出了对战神的呐喊，其中有些人以矛击盾发出响声吓唬敌军马匹。几乎未经交手，王军便败阵而逃。希腊雇佣军队则全力追击，并相互传达着，注意保持阵容。

小居鲁士看到希腊雇佣军队获胜，并在追击敌人，心里很是高兴，侍从官这时在旁边以王称之。他仍然率他的 600 名轻骑严守阵角，观望对方的动静。他知道国王尚镇守在波斯军队中央。而实际上，作战时所有波斯军队将官均居所部中央，一则安全，二则传令迅速。国王所部军队还在小居鲁士左翼之外，自己阵前无人与之交锋。于是，他便迂回过来企图包抄敌军。

小居鲁士害怕国王抄希腊雇佣军队后路，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便向国王冲击。小居鲁士的 600 名兵士以一当十战胜了国王前面的队伍，使其 6000 名骑兵溃逃。据说他还亲手杀死了指挥官阿尔塔革赛斯。追击敌人时，小居鲁士的骑兵也分散开了，身边只留下很少的人。这时，他看见了密阵中的国王，抑制不住冲动，大喝一声：“你在这里！”便冲了上去，向国王的胸膛猛击。国王的胸甲被穿透受伤。正在这时，国王周围的卫士用投枪

重重击中了小居鲁士的眼睛下部。小居鲁士一头栽下马来，气绝身亡。各自的随从之间也展开了激战。后来，终因寡不敌众，小居鲁士身边的侍卫军全部阵亡，有8名忠勇的高级侍从战死在他的身上。小居鲁士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小居鲁士阵亡后，头和右手被砍下来示众。在国王军队的强大压力下，阿里柔斯投降，希腊雇佣军将领克利尔库斯、麦农、阿基亚斯、普罗克西努斯、苏格拉底等均为提萨非尔涅斯设计捕杀。四面受敌、群龙无首的希腊雇佣军又选出了5个新的指挥官。其中，雅典人色诺芬代替了普罗克西努斯。在波斯军队的威胁下、沿途军民的袭击中，希腊雇佣军付出惨重的代价才通过两河流域、亚美尼亚，回到黑海沿岸。这段历史被色诺芬所著的《长征记》详细记载下来。

在色诺芬笔下，小居鲁士是居鲁士大帝以来最有权威、最具治世之才的波斯人。他好学、谦虚、勇敢、慷慨大方，他讲守信义，从不食言毁约。他知恩图报，朋友众多。朋友追随他，恳切地以财宝、城市，甚至生命相托付，但他对敌人是严酷无情的。他奖罚分明，体恤下属，施惠慷慨，礼贤下士。色诺芬断言，没有一个人，希腊人或波斯人，比他为更多的人所爱戴。但无论怎样伟大，毕竟这位王位争夺者失败而死了，本已衰弱的波斯帝国又受到狠狠的一击。

（四）因小失大：引狼入室的后果

从文明交往者，小居鲁士的夺位之争是波斯帝国在交往中走向衰亡的一面镜子，极具典型意义。

本来，小居鲁士与其兄争夺王位，纯粹是帝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王位，国之神器，是帝国最大的利益体现。为了争夺它，那些王族贵胄弑父杀兄，不复有人伦道德，完全异化为政治性的动物。小居鲁士和国王阿塔薛西斯二世作为这种政治交往的主体，正是争夺这一利益的。小居鲁士由于皇荫贵生，并得母后宠爱，所以即位为王之心肯定早已有之。所以，一旦阿塔薛西斯二世继位，小居鲁士幻想破灭，自然不会善罢甘休。而大流士二世派遣他到小亚细亚主持军政事务，为他这种野心的实现提供了发酵的温床。自此之后，王位之争不再是帝国内部的政治交往，而是与外部势力纠合在

一起，与对外交往息息相关的复杂现象。

到达小亚细亚后，小居鲁士一改提萨非尔涅斯分化、瓦解希腊人的方针，全力支持斯巴达。除了他个性方面的因素外，政治利益的考量也在其中。小居鲁士在和希腊人的交往中，认识到他们军事上装备的精良、技艺上的高超、战术的进步等优势，认识到要争取王位，获得希腊军队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他大慷帝国之慨，极力笼络希腊人心，收买希腊雇佣军，以便将来为其卖命。这反映了帝国精神的退化和堕落。集体观念极强的波斯人，不再在乎大把花国家的钱，收罗自己的人马，与以前不共戴天的敌人握手言和，引狼入室，把昔日的对手引入自己的首都城下，与自己国家的军队拼杀。作为王室，尚且如此，又怎么能要求本来是经过征服而形成的、十分松散的帝国国民呢？

然而，严重的后果不止于此。这次夺位之争，小居鲁士把帝国衰弱的真相全盘托给了希腊人。且不说小居鲁士是否真正说过希腊人多么勇敢而波斯人多么可怜的话。色诺芬在其《长征记》中以事实揭露了帝国的软弱、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广大人民的离心离德。这本书对以后马其顿人东侵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在与大流士三世伊苏斯会战前，亚历山大对部下作动员时，就谈到了色诺芬和万人雇佣军的远征。由此看来，小居鲁士无论被吹捧得如何伟大，他对自己帝国的灭亡都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

于是，波斯帝国的衰亡场景呈现出这样一幅连续的画面：一方面，从纵向看，优良的传统在逐渐丧失，而末世的腐朽日益甚嚣尘上。原来的俭朴、诚实、勇敢不见了，代之以骄奢、欺骗和软弱。对待敌人，不再是同仇敌忾的奋力拼杀，而是利用金钱收买，利用职权和外交欺骗。欺骗不可长久，金钱也非万能。虽然在同希腊人打交道时糖衣炮弹屡试屡灵，但面临要灭其国的亚历山大时，再也派不上用场。波斯帝国已经消沉下去的尚武精神，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原来的团结一致，为分裂内斗所代替。王室内为利益而杀戮，为一己之私不惜借用外人之手。波斯帝国渐渐蜕变成了纸糊的巨人，强风一吹，即刻倒地。

另一方面，横向的内外交往影响着帝国衰亡的进程，各种因素的交往和势力的消长，使这一过程充满了许多变数。希腊内部的相互争战，使波斯帝国暂无外患之忧，所以它能够腾出手来依次扑灭各地燃起的反叛之火。

当帝国内部反叛势力与外部敌对势力相勾结时，帝国又找到了新的应对方式——用国库充盈的金钱收买，瓦解敌人，居然收获甚大，使帝国能撑着架子继续维持下去。当小居鲁士领着希腊雇佣军进入帝国，图谋夺位时，帝国的空架子才被外人看了个一清二楚，为日后外敌的入侵埋下了祸根。

波斯帝国在这纵横交织的各种因素推动下，逐步走向了自己的终点。

四、寿终正寝：帝国走向灭亡

（一）金钱外交：党同伐逆，暂挽分崩

随着小居鲁士争夺王位的失败，支持小居鲁士的斯巴达与波斯帝国的同盟关系也宣告破裂。斯巴达对自己支持谋叛者的行为不思求得原谅，而是利用追随小居鲁士与波斯军队作战取得的经验，收留了经过千辛万苦才回到小亚细亚的万人雇佣军。为保护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维持自己的霸权，斯巴达与波斯帝国驻扎在当地的总督提萨非尔涅斯和法尔那巴佐斯打了起来。一时间，不仅是希腊殖民地，整个小亚细亚的波斯统治也将被动摇。在这紧急关头，波斯帝国的金钱收买政策再次奏效。虽然斯巴达王阿基西罗斯在帕克托罗司取得一次辉煌的胜利，并迫使提萨非尔涅斯去职，但正在这时，阿基西罗斯奉诏回国。因为在波斯帝国金钱的收买下，雅典、科林斯、阿尔哥斯和底比斯合伙进攻斯巴达。

现在，雅典又成了波斯帝国的同盟者。著名雅典将领科农现在也来到波斯总督法尔那巴佐斯帐下听令，并在公元前394年，率军打败了斯巴达海军，间接恢复了雅典在海上的霸权地位。这次胜利的结果是，法尔那巴佐斯统领着一支波斯海军，在其雅典将官的指挥下，蹂躏了伯罗奔尼撒沿海。在波斯帝国的金钱援助下，雅典重修了长墙，原来雅典的死对头底比斯，现在也来帮助修复这项工程。

这就是波斯帝国的取胜之道，利用金钱外交使那些较弱的希腊城邦组织起来共同对付斯巴达，从而重建了希腊各城邦间的力量平衡。斯巴达挡不住这种内外夹攻，被迫遣使向波斯帝国求和。公元前387年，波斯国王以诏令的形式宣布了希波之间的和平。所有小亚细亚城邦，连同塞浦路斯

和克拉佐美纳岛均属波斯帝国版图。所有其他希腊城邦一律独立自由。只有列姆诺斯、伊姆布罗斯、斯基罗斯仍处在雅典统治下。凡不遵守该诏令者，将遭到波斯和其他城邦的共同进攻。于是，波斯帝国利用希腊城邦的矛盾，没怎么费力又恢复了对爱琴海沿岸的统治权。而希腊城邦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一现实。

但是，波斯帝国对希腊的胜利不是因为它强大，而是因为对方太软弱。波斯中央政府的削弱自然会让地方上有野心的人跃跃欲试。公元前 405 年，一直保持着权力的埃及王室后裔再次在三角洲地带发动了起义。起义者控制了埃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第 28 王朝。6 年后，涅普赫里特建立了土著的美德西亚王朝。新王朝成功地解放了埃及，不惜金钱和军队，全力支持波斯帝国内部的谋反和叛乱，并与塞浦路斯、卡里亚，甚至遥远的希腊人结为同盟。同时，埃及人也积极备战。他们和波斯人一样，认识到希腊军的高超作战技术和严明纪律，也大量招募希腊雇佣兵。

埃及人感到幸运的是，小亚细亚许多好战的部落也发动了叛乱。在土著王公埃瓦戈尔的领导下，塞浦路斯岛发动叛乱，得到了埃及人和希腊人的支持，成为反波斯帝国的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塞浦路斯也成了尼罗河王国的外垒。公元前 390 年和公元前 386 年，埃及两次击退波斯人的进攻。埃及给塞浦路斯送去了大量谷物和金钱。在卡布里阿斯率领下，一支雅典大军也赶来支援。埃瓦戈尔在这些援助下，向亚洲大陆发动进攻，并一度占领推罗。

但是，希波之间的停战改变了这一局面。塞浦路斯首当其冲，是波斯帝国要解决的问题。阿塔薛西斯二世重新纠集一支大军，准备再次征服埃及。埃瓦戈尔在波斯国王答应让其保留国王头衔后，宣布臣服。阿塔薛西斯二世开始专门对付埃及了。埃及的国王竭尽全力迎战。他雇佣大量希腊军，任命希腊将领卡布里阿斯为指挥官。他命埃及人加紧修筑防御工事，整个尼罗河三角洲成了一座固守的兵营。

公元前 374 年春天，波斯军在最高指挥官法尔那巴佐斯的率领下再次出征埃及。这次大军有 20 万亚细亚兵，20000 希腊雇佣兵，300 艘战船。雅典著名将领伊费克拉特斯也随军出征。而在波斯帝国的压力下，埃及的希腊军队指挥官卡布里阿斯被召回，形势对埃及极为不利。

埃及佩鲁希昂的防御工事由于洪水泛滥，难以攻取。在伊费克拉特斯的建议下，一支波斯军队秘密在尼罗河的一个支流河口登陆，发动突然袭击，在埃及人的防御阵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此时，如果乘胜进入，可以直下孟斐斯，拿下埃及。但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年老谨慎的法尔那巴佐斯不敢冒这个险，延误了战机。结果埃及人反扑过来，重新巩固了防线。伊费克拉特斯一气之下，返回希腊。这时，尼罗河水上涨，不宜波斯军队作战。法尔那巴佐斯下令退兵，埃及再一次虎口逃生了。

与此同时，卡都西亚人也发动了叛乱。阿塔薛西斯二世亲率一支军队前往镇压。这个部落定居在现在伊朗的吉兰省。这里稠密的森林、崎岖的山路、纵横交织的河流使波斯军队寸步难行。而卡都西亚人采用游击战术，切断波斯军队的供给线，弄得波斯军队狼狈不堪。然而，由于起义者内部发生内讧，最后双方妥协。波斯军队安全但不成功地退回到伊朗高原。

尽管远征埃及失败了，相互嫉妒的希腊人还是同波斯帝国达成和解，消除了希腊人对波斯存在的敌意。尽管波斯帝国已非常衰弱，各地的叛乱已对付不了，然而希腊人接受成为调解他们之间纠纷的仲裁者。与处理希波关系形成鲜明对照，阿塔薛西斯二世在其统治晚年，面临着一个接一个的行省叛乱。要么是行省总督害怕失宠，要么是省督怀有个人野心。一时间，波斯帝国马上就要土崩瓦解了。但是，贿赂行为、叛逆和好运使阿塔薛西斯二世的敌人相互争斗，从而暂时挽救了这种局势。



阿塔薛西斯二世之墓

公元前 358 年，阿塔薛西斯二世在统治了 46 年之后，以高龄病逝。总体上看，他是一个温和的君主，慷慨大方而又宽宏大量。但他始终处于其母后帕尔塞提斯强有力的影响下，甚至在王太后鸩杀了他心爱的王后之后，情况亦未改变。在王太后的坚持下，他娶了自己的女儿阿托撒，导致了将来的不幸之事。他嫔妃众多，生育了一百多个儿子，但绝大部分在他去世前就死了。他的希腊妃子斯塔提拉所生的 3 个儿子：大流士、阿里阿斯皮斯、奥卡胡斯被视为合法，并有资格继承王位。作为长子的大流士，几年前被任命为王储。但是，深受王太后钟爱的王子奥卡胡斯企图将其兄长取而代之。在奥卡胡斯的怂恿下，大流士试图使父王遇刺，以便早日即位。落入圈套的大流士阴谋失败，结果被处死。奥卡胡斯乘机恐吓他的另一位兄长阿里阿斯皮斯，说他已经掌握了这位王子参与阴谋的证据。这位不幸的王子为逃避耻辱服毒自尽。奥卡胡斯所有这些卑劣的行动都得到了阿托撒的帮助。奥卡胡斯答应她，若是他继位，就要娶她为妻。而此时的阿托撒既是国王的女儿，又是王后。阿塔薛西斯二世在这种家庭悲剧中走向了终点。奥卡胡斯如愿以偿地登上王位，号称阿塔薛西斯三世。他即位后的第一步是杀光了自己所有的兄弟姐妹。

新君主的王位并不因此而牢固。先王再征埃及的失利使埃及变成了反波斯中心。各地反叛均得到那里的支持，各地的忠诚均受到埃及金钱收买的考验。显而易见，不制服埃及，新王不可能成功地解决其他叛乱。但是，第一次征埃及的尝试失败了。在希腊将领的指挥下，埃及军队沉重打击了入侵的波斯军队，迫使其仓皇退出埃及。这次战事失败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叙利亚、小亚细亚、塞浦路斯，甚至腓尼基都发动了叛乱。西顿国王焚烧了在黎巴嫩的王宫，并为埃及战士提供补给。在小亚细亚、弗里吉亚省的叛乱得到雅典人和底比斯人的支持。在叙利亚，反叛的西顿王得到埃及的支持并取得了一次胜利。此时，波斯帝国狼烟四起，仿佛马上要土崩瓦解了。

然而，奥卡胡斯比其父坚强得多。他重新组织了另一支大军，御驾亲征，先奔西顿。西顿有高墙深壕，尚可抵抗。但被吓破了胆的西顿王企图背叛本国以自保，把西顿的上层市民控制了起来，而来自埃及的支援西顿的希腊雇佣军再次被波斯的大流克金币所收买。西顿的 5000 名代表被波斯国王所杀。其后又是一场大屠杀，使西顿成了一片废墟。西顿王被捕处死，

其他城市相继屈服。

波斯军队在西顿稍作停留，便按传统路线再征埃及。在佩鲁希昂，波斯军队排干了护城河的水，而埃及人又加筑了第二道墙。进攻没有取得进展，好像波斯军队又要不得不因为尼罗河涨潮而退军了。但是，波斯军中一位希腊将领冒险在埃及军后通过运河杀开一条血路，突破了埃及军的防线。埃及王意识到他的退路受到威胁，便退守孟斐斯。佩鲁希昂要塞和其他军事要地以为自己被抛弃了，就向波斯有条件地投降了。结果，公元前342年，埃及王逃到努比亚，宣布退位，埃及再次为波斯人所统治。奥卡胡斯对埃及采取了残暴的报复行动。他不但杀死了阿庇斯神牛，而且还在庆祝占领孟斐斯的宴会上大享其美味。他摧毁城市，拆掉神庙，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埃及人。之后，他返回巴比伦。

在埃及的辉煌胜利使波斯帝国西部地区暂时平静下来。自立为王了好几年的阿尔塔巴佐斯逃亡到了马其顿。其他地方王公急忙表示臣服。希腊人的敌对国为巴结波斯王，也迫不及待地执行他的命令，渴望得到大流士金币的赏赐。然而，各省状况已今非昔比，远不能和大流士一世时期相提并论。里海诸省保持着他们的独立，印度的旁遮普省早已抛弃了波斯的宗主权。要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加强对各地的有力控制极为必要。强有力的国王阿塔薛西斯三世在宦官巴戈亚斯的有力管理下，不仅提高了国家机构的效率，同时也挫败了正在崛起的马其顿敌对势力。这位有政治家风格的宦官由于宫廷阴谋而颇感沮丧，最后问题竟变得如此严重，他被强迫服从国王。公元前338年，巴戈亚斯为避免自己被国王处死，先下手为强刺杀国王，并扶持最小的王子即位。然后，他矫诏杀死了阿塔薛西斯三世绝大多数的儿子。当幼小的新王表现出可怕的独立倾向时，这位残忍的宦官把新王也杀了。

现在王室已没有人可继承王位，巴戈亚斯于是找了一个叫科多曼纽斯的王室旁支后裔为王，号称大流士三世。在此之前，大流士三世在镇压卡都西亚人的反叛时作战勇敢而被任命为亚美尼亚省的总督。后来，巴戈亚斯又想杀害大流士三世另立新王。这次大流士三世抢先下手，迫使巴戈亚斯饮鸩自尽，大流士三世虽然并不算昏庸无能，但生不逢时，因为强大的敌人正向帝国紧紧逼近。

（二）马其顿：帝国克星的崛起

马其顿地处希腊半岛的东北边缘地带，其西部山区称上马其顿，森林茂密，山岭纵横。东部地区依山临海，地势平缓而又肥沃，适于农业，被称为下马其顿。地理环境对早期人类活动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直接影响、制约着人类交往的方式和频率。马其顿的地理环境不同于希腊半岛。希腊土地贫瘠，城邦林立，只能依靠海船向外发展以求生存。马其顿肥沃的土地足以供养众多的人口，平缓的地势有利于人们频繁的交往，这样的环境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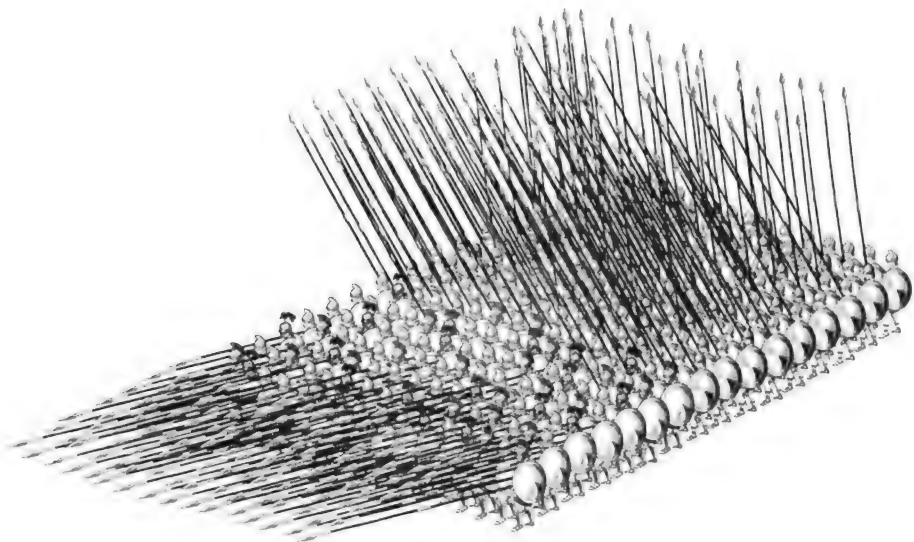
马其顿人主要由两大支组成：一支是希腊人，他们占主导地位，主要是从阿尔哥斯移民而来。另一支是当地土著居民，他们被希腊人从肥沃的平原赶进了山区，部分土著居民和希腊人融合。马其顿人英勇果敢，雄浑豪迈，一个男子如果不杀死一个敌人就不能证明自己是男子汉，就要被迫在腰间系一条绳子。只有他亲手杀死一头野猪后，他才能与其他男子汉坐在一起。豪放的马其顿人喜欢狂饮大嚼，个个海量，但他们的一夫多妻制往往酿造不幸的家庭悲剧。

马其顿人从希腊迁到这个自成一体的环境时，并不属野蛮人。马其顿王腓力、亚历山大热衷于文学艺术，使马其顿成为在亚洲的希腊文明的光明使者。马其顿的早期历史大概是与土著居民争夺肥沃的平原相伴随。但实际上只是在波斯人接受了马其顿王阿门塔斯的降服之后，马其顿才见诸史册。希波战争期间，马其顿迫于形势，派兵加入波斯军入侵希腊。但是，马其顿人身在波斯，心向希腊，多次向希腊军通风报信。此后，马其顿在希腊诸邦之间游离。公元前 455 至前 413 年，马其顿王派尔迪卡斯在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率军参战，以英勇能干、计谋多端而闻名。其后，阿尔克罗斯即位。他是一个伟大的组织者，创建了一支优秀的军队，并欢迎希腊诗人和艺术家到他的宫廷去。不久，在与西邻伊利里亚人的交战中，阿尔克罗斯战败被杀。公元前 359 年，其弟腓力成为马其顿王。

腓力上台后，马其顿逐渐强盛起来。腓力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治上，他削弱部落首领的军事力量，限制贵族

会议的权力，把军政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经济上，他实行货币改革，兼用金币和银币。当时希腊人用银币，波斯用金币。两种货币按固定价格兑换。货币改革促进了马其顿商业的发展，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腓力最有影响的改革是军事改革，即马其顿方阵的建立。马其顿方阵的基本单位叫“斯佩拉”，由256人组成，其队形一般是8排或16排，根据战场敌方阵式而变。阵内每一士兵手持一根长达6.3米的长矛。临战时，战士左手在前，握在矛身1.8米处，右手在后，握在长矛尾部。马其顿人的盾直径不过两尺，用皮革套在左臂和胫上。这就使步兵们能够用两只手去控制巨大的矛，彼此的身体能紧靠在一起。通常在方阵行列中，每个战士有1米见方的空间来施展武器。马其顿人为进攻而选择装备。它的方阵比古希腊方阵易被攻破，但进攻的威力远远凌厉于前者。

作战之时，前5排士兵横端长矛，依次贴着前边士兵的右侧伸向前方。这5列矛枪在交战中都与敌军直接交锋。无数支矛组成一堵墙，像鱼叉鬃毛一样攻向敌人。后面和中间的士兵，暂将长矛竖起，举起盾来挡住射来的弓箭，并视前排战况依次将长矛端平，用肩膀向前推进到前排士兵阵中。为防止敌人冲击方阵，士兵还佩带着短剑。后面的几列士兵则用枪托末端刺伤那些绕到方阵后部的敌人。



马其顿方阵俯视图

腓力重视骑兵，一般要用优势骑兵冲击敌阵两翼。重甲步兵方阵在于顶住中央敌人攻击，并冲垮敌阵。此外，腓力还为方阵配备了轻盾兵，他们紧靠方阵占据军队的中心位置。他们通常是紧随于骑兵强攻之后的第一批步兵队伍，在骑兵进攻和接下来的方阵交战之间起着关键的纽带作用。职业化的轻装步兵、投石兵、弓箭手和投枪手使整个复合性军事团体配合完美，能够发动高效的初步攻击，并在紧急时刻提供后备支援。

腓力的持矛方阵与各类部队实现了一体化，具有了更大的威力，且比传统重甲步兵阵法更灵活多变。新式的马其顿方阵有相当的准确度和杀伤力，一旦目标被骑兵攻击或被辅助部队置于挨打境地，马上会遭到这种方阵的迎头痛击。正是依赖这支强大的军队，马其顿先平希腊，后灭波斯，无往而不胜。

经过几年卧薪尝胆的努力，腓力终于练就了一支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军队，一投入战斗便充分显示出它的威力来。腓力依靠精悍的兵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了马其顿、色雷斯的沿海地区，此后便把矛头直接指向希腊各城邦。公元前353年，腓力拿下北希腊平原，次年更进逼中希腊的咽喉温泉关，吓得雅典抢先派一支军队占据关口才化险为夷。现在各城邦方才知悉，北方崛起了一个强敌。

腓力对希腊各城邦一方面实行军事威胁，另一方面用外交手段和金钱收买拉拢各邦亲马其顿的政客。当时各城邦均存在亲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两派之间斗争激烈。在雅典，亲马其顿派代表大奴隶主利益，他们害怕内部奴隶和贫民的暴动，要求把希腊交由马其顿统治，以便建立起强大的政权，并对外进行扩张。反马其顿派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他们的海外贸易与马其顿的扩张有矛盾，还害怕马其顿破坏希腊的民主传统。雅典反马其顿派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德谟斯提尼。早在马其顿初露锋芒之时，他就提醒人们警惕北方的敌人。随着马其顿扩张野心的日益明显，德谟斯提尼在公民大会上多次慷慨陈词，揭露腓力的野心，抨击他的扩张。

公元前340年，腓力巩固了在北希腊的统治后，便把势力伸向中希腊，着手拿下中希腊的门户温泉关。这时把守温泉关的是希腊小邦佛基斯的部队。佛基斯财政困难，穷急了连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都敢抢。腓力对症下药，

用重金收买了把守关口的将领，于是刀不血刃就拿下温泉关，轻取佛基斯。雅典人大吃一惊，急忙八方联络，组成反马其顿同盟，暂时遏制了腓力南下的势头。腓力避实击虚，又把矛头指向了扼守黑海与地中海交通线的派林图斯和拜占庭两邦。雅典又忙率联合舰队赶去求援，以其海上优势，大败马其顿海军，解了拜占庭之围，迫使腓力退回马其顿。这时，雅典成了希腊各城邦反马其顿入侵的中坚。

公元前 339 年秋，腓力再次入关。雅典人急派德谟斯提尼率代表团赴底比斯，和往日宿敌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马其顿。公元前 338 年 8 月，马其顿军进至喀罗尼亚平原，反马其顿联军在此迎击敌军，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当时两军基本势均力敌。联军左翼是雅典重装步兵，中军为各邦混成部队，右翼为底比斯方阵。马其顿左翼由 18 岁的王子亚历山大指挥，配以重甲骑兵，对付劲敌底比斯。右翼则由腓力亲自掌握，这完全是硬碰硬的部署。

战斗开始，城邦联军左翼的雅典将马其顿右翼压退，紧紧追击敌人，而右翼的底比斯方阵却被亚历山大的重装骑兵从侧面冲垮。底比斯军虽殊死搏斗，终究无法挽回败局。孤军深入的雅典军没有护翼和后卫的保护，大吃马其顿方阵的苦头。城邦联军全线崩溃，战死 1000 人，被俘 2000 人。底比斯几乎同样全军覆没。

随着喀罗尼亚会战的失败，反马其顿同盟宣告瓦解。底比斯受到严厉惩处：其所辖的贝奥提亚诸城的统治权被剥夺，民主政体被废除，马其顿驻进了底比斯城。对于仍图顽抗的雅典，腓力并没有步步紧逼。双方建立了和平，雅典不仅保住了独立，还维持了大部分海外领地。腓力乘胜进攻伯罗奔尼撒，打败了独自抵抗的斯巴达，把斯巴达的大片土地分给周围的科林斯、美塞尼亚、铁该亚诸邦，只留了一块拉哥尼亚地区归斯巴达所有。

公元前 337 年，腓力向全希腊各城邦发出邀请，在科林斯召开会盟大会。除斯巴达外，各邦均派代表参加了。他在大会上向各邦代表倡议，希望成立一个新的希腊联盟。希腊内部实现和平，各邦自治，并禁止相互付诸武力。腓力还提议诸邦加入他领导的针对波斯的战争，以报复它先前对希腊的侵略。此时的希腊诸邦对波斯国王并不感到怎么憎恨，而是多少还有点惧怕。但是，他们被迫选腓力为盟主，如果能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方，而不是希腊

人身上，希腊各城邦也乐观其成，无不举手赞成。腓力在大会上风头出尽，遂了心愿。对于希腊各城邦，腓力满足于充当他们的领袖和警察，并不想吞并它们。对于波斯，他对那些鼓吹希腊人联合起来，向东方人清算自特洛伊战争以来的旧账的论调颇为欣赏。公元前336年春，腓力向波斯帝国发出通牒，以希腊人盟主的名义，要求允许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独立。波斯帝国当然不会答应，腓力借此良机，向波斯宣战，发兵进攻波斯帝国。然而，马其顿军队刚踏上小亚细亚，未及拼杀，便突然中止了军事行动。马其顿王腓力在一次宫廷宴会上遇刺身亡了。

腓力的遇刺与他骄傲自大、行为不检点有点关系。腓力的第一个妻子奥林匹亚斯是马其顿邻邦伊壁鲁斯的公主，美丽动人，热情奔放，但惹火了什么都做得出来。奥林匹亚斯同腓力生了个不凡的儿子，就是已经长大的亚历山大王子。然而时过境迁，回到马其顿的腓力嫌弃年老色衰的妻子，而爱上了一个部将的女儿。在婚宴上，新娘的舅舅阿塔路斯借口质疑亚历山大作为王储的正统性，羞辱亚历山大。性情刚烈的亚历山大举起银杯，摔在了这位新皇亲的脸上。面对这种尴尬局面，腓力感到大失脸面，加之多喝了几杯，便抽出剑来要刺死亚历山大。望着酒醉的父亲，亚历山大将其嘲笑了几句，便携母返回伊壁鲁斯的外公家。后来亚历山大欲迎娶卡里亚省督的女儿，腓力闻听大怒，不仅拆散了这门婚事，而且驱逐了亚历山大的四个朋友。腓力认为他们为亚历山大效力而反对他。

政治形势越来越明朗了，腓力正在为远征波斯做着最后的准备。正在这时，腓力国王却突然被一个叫普撒尼阿斯的人所刺杀。此人也受到了阿塔路斯的无端侮辱，而腓力偏袒皇亲，拒绝为其申冤。尽管亚历山大不在国内，但仍有人猜测他和王后是幕后指使。事后，奥林匹亚斯将腓力的新妇及其幼子一并活活烧死，心狠手辣的王后完全有可能派人行刺了那毫无情义的丈夫。

（三）亚历山大：帝国的掘墓人

亚历山大顺理成章地登上王位，成为日后著名的英雄。关于他的各种传说颇多。根据希腊最早的传说，亚历山大被说成是埃及国王的儿子。在诗人伊斯阡达尔的诗作中，亚历山大被说成是波斯王室的后裔。据他说，

大流士与一个叫费利古斯的罗马女子结婚，后来又离了婚。这个女人后来成了亚历山大的母亲。波斯帝国的末代国王大流士三世是亚历山大的异父同母兄弟，亚历山大的征服被牵强附会为从同族者手中夺取王位。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大部分波斯人坚信这一叙述。这些浪漫的传说对欧洲人和亚洲人都具有吸引力。它们被许多文学作品吸收，不仅是宗教的，还有世俗的。《古兰经》就采纳了这些传说。其实，这是文化交往的结果。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同样的历史事件，不同的民族从自己的文化背景、民族感情等角度出发，重新去解读、创造，才有了这些看似荒诞的传说。

亚历山大确实也有天赋的才情。亚历山大从小就受到古希腊最渊博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教育。他说他爱亚里士多德胜过爱腓力，因为父亲给了他生命，而老师则给了他高贵的生活。亚历山大一生勤奋，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他通常远离枯燥乏味、毫无生气的宫廷生活，力所能及地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和运动上。年轻的小王子在马其顿征服佩林托斯的战争中第一次获得战争经验。

在其16岁时，父王腓力远征反叛的马欧迪，亚历山大留守马其顿，代行国王职权，显示了主政的才能。在其18岁时，他参加了马其顿对希腊联军的喀罗尼亚大战，指挥左翼冲垮了敌人。所以当其即位时，虽年仅20岁，但已具有相当的军事、行政经验，决不是不懂事的毛孩子。

尽管亚历山大具有治国之才，却未被国内的敌对势力和国外的敌人所认识。于是亚历山大便给了他们及时而必要的教训。处理了行刺国王的凶手之后，他进军温泉关，再次召开同盟大会，得到希腊重要城邦的再次公认，拥戴他为远征波斯的联军统帅，将他比作特洛伊战争时期的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是希腊人的骄傲。亚历山大对这次会盟感到满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北方那些与之敌对的邻居。是年，亚历山大率军进入巴尔干，攻掠了伊尔利亚，向那些与之作对的邻国宣示了力量。当他回到马其顿时，身后跟了一大批求和的使者。

希腊的某些城邦一直因为受着这位年轻人的管制而颇感不快。波斯听说马其顿的东侵风声，也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在希腊各城邦花费大量钱财，企图瓦解反波联盟。这时，亚历山大出征北方战死的谣言传到希腊，人心浮动的底比斯未经证实就发动暴动，围攻驻扎在底比斯的马其顿军队。

附近几个城邦也见机举事，也有的表示支持，赞助一些武器和钱粮。亚历山大闻风，火速进兵底比斯。底比斯起事仓促，没有来得及组织抵抗，就被亚历山大打败。结果，底比斯 6000 人被杀，30000 人被俘，几乎是所有的底比斯男性。亚历山大决心杀鸡儆猴，夷平了底比斯城，把底比斯人一律卖为奴隶。这一残酷的手段立即震住了其他城邦，他们纷纷遣使向亚历山大表示祝贺，再也不敢有其他想法。亚历山大见后方稳定下来，便返回马其顿，放心地准备远征波斯。

此时的波斯帝国早已今非昔比，虽然表面上还硬撑着大国的架子，其实早已腐朽不堪。几十年来，帝国内部宫廷政变连绵不断，起义叛乱此起彼伏。刚上台的新君大流士三世国内虽无危险，但形势差强人意。尽管国库内财积如山，国土依然广阔，兵源还是雄厚，但再也组织不起像以前那样能征善战的军队。除了几万希腊雇佣兵还有些战斗力外，波斯本国的兵多而不精，中看不中用。亚历山大年轻而又富有活力，与腐朽的老大帝国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年轻和对战斗的热切渴望，使他敢于冒最大的风险。衰老而又笨拙的波斯，反应迟钝，好像大胆冒险者的囊中之物。大流士三世也有一定的经验和勇敢的名声，能力不比前几任国王差，但其对手不再是四分五裂的希腊。波斯海军具有 400 艘战船，势力远比马其顿强大得多。然而，当亚历山大率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时，波斯海军竟没有在此咽喉把守，白白丧失了一个阻击敌人的良机。波斯人其实没有把亚历山大放在眼里，因为他既年轻又没有什么名气。实际上，亚历山大如初生牛犊，有着勇往直前的锐气。他的部下也是腓力训练出来久经沙场的老兵，行军打仗很是在行。所以，亚历山大此番出征把波斯帝国搅了个天翻地覆，从而改写了世界历史。

（四）首次交锋：格拉尼卡斯河战役

公元前 334 年初春，亚历山大把马其顿和希腊事务安顿完毕，亲率大军开始这次著名的远征。这支部队有步兵三万多人，骑兵五千多人。远征军浩浩荡荡，顺利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亚洲的土地。为了纪念踏上亚洲的历史性时刻和这次远征的伟大意义，大军到达埃雷昂时，亚历山大亲自到普罗左西劳斯的坟墓上祭奠凭吊。据说此人是特洛伊战争中第一

个踏上亚洲土地的希腊人。亚历山大这番凭吊一是表明自己作为希腊人总代表的合法性，二是祈祷他此行比先人更为顺利。

大流士三世听到亚历山大已经渡过海峡，一路杀来，于是命令小亚细亚的总督迈农为前线指挥。在军事会议上，迈农建议不要冒险同马其顿人打仗，敌人的步兵比波斯的强得多，况且是亚历山大御驾亲征，士气正旺。他建议波斯军队后撤以诱敌深入，然后坚壁清野，断绝敌人供给，使他们无法立足。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的总督阿西提斯发言说，他决不允许自己人的一间房子被烧，其他将军也不愿放弃自己在小亚细亚的地盘，纷纷表示赞同阿西提斯的意见，决定在格拉尼卡斯河布阵迎敌。波斯方面约有20000 骑兵、不到 20000 的步兵和外籍雇佣兵。波斯骑兵沿河列队，形成了一个长长的方阵。骑兵之后，排列着步兵和雇佣兵。

这时，亚历山大率领大军正向格拉尼卡斯河挺进。马其顿的骑兵部署在两翼，步兵方阵居于中央。方阵前面是侦察队、搜索班、探骑兵和 500 人的轻装部队。方阵后面跟着运输队。亚历山大推进到格拉尼卡斯河不远处，接到侦察兵的报告，说波斯军队已在河对岸摆好了阵式，严阵以待。亚历山大一声令下，全军调动成战斗队形，准备投入战斗。这时，亚历山大手下一员部将帕曼纽进言说：“陛下，我建议我军马上在河这边扎营，等拂晓时再渡河必无困难。我觉得，如果目前我军立即采取行动会冒极大风险。我军不能这样宽广的正面一齐渡河。河道不少地方水很深，河对岸也很高，有些地方简直是悬崖。如果渡河后，我军以最易受攻击的疏开队形出现在敌人面前，必将受到敌军骑兵密集队形的猛烈冲击。如果首战失利，后果严重，事关战争全局。”帕曼纽的建议全面周到，但亚历山大却说：“这我知道。可我们轻易地渡过了达达尼尔海峡之后，如果让这条小河挡住去路，那太可耻了。不论是对于马其顿人的威望，还是我本人应付危险的能力，我认为都要马上渡河。波斯人可能以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士，会鼓起勇气抵抗我们，但这不过是他们还没领略马其顿人的厉害罢了。”亚历山大说完，当即下达命令，准备强渡格拉尼卡斯河，与敌人开战。

部署完毕，两军隔河对峙，一时鸦雀无声，都密切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波斯军队做好了准备，如果马其顿人企图强渡，只要在河岸上一露头，就冲杀过去，一定把他们压回河内。表现马其顿人忠勇的时候

到了，亚历山大命令阿明塔斯和苏格拉底为前锋率部先攻，自己亲举右翼各部，吹起进军号角，高喊着响彻云霄的战斗口号，奋勇冲入河中。马其顿军进攻的方向与水流的方向成斜角，这使波斯人不能在漫长的战线上一齐向他的部队冲击，而马其顿军尽可能地用密集的队形攻击波斯人，以便冲开一个缺口。

马其顿的先锋部队开始遭遇到强有力的阻击。居高临下的波斯军先是放起密如雨点的排箭，而后是铺天盖地的标枪。在较平缓的地方，波斯骑兵已经冲到水边。由于波斯骑兵的精华部署在强渡地点，且地势有利，指挥官迈农身先士卒，马其顿的先锋部队首战失利，几乎全军覆没。这时，亚历山大率领的右翼部队已经冒着枪林箭雨登上河岸，双方绞在一起，展开了猛烈的厮杀。这时，马其顿部队已经一队一队陆续过河。前面的步兵和波斯骑兵拼命厮杀起来。这边马其顿要一股劲把波斯人从河岸推开，强行登岸；那边波斯军则竭力阻挡他们登岸，要把他们赶回河里，双方都施展了力量，拼命地搏斗。

然而，亚历山大所率右翼部队渐渐占了上风。在这种面对面的近距离作战中，马其顿方阵开始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他们不仅英勇顽强，纪律严明，手中6.3米的长矛左刺右扎，威力甚大。波斯人使用的短标枪在这种格斗中几乎派不上用场。未及交手，就被对方刺中。混战中，亚历山大手握长矛，接连把波斯军中的几员大将挑落马下。长矛断了，再换一支。波斯人开始只有招架之功了，人脸马面都吃了敌人的长矛。先是亚历山大所进攻的波斯中军开始后撤，接着两翼的骑兵也被突破，波斯全军开始退却。兵败如山倒，一发而不可收拾。亚历山大没有对波斯逃兵穷追猛打，而是转向波斯的外籍雇佣部队。马其顿方阵兵，连同骑兵从四面八方把波斯军最有战斗力的这部分包围起来。一阵厮杀过后，波斯雇佣兵被生俘2000人，其余全部阵亡。是役，波斯军损失惨重，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儿子、女婿、小舅子及数位督抚大员、高级将领阵亡。

初战告捷，亚历山大先是把阵亡者隆重安葬，并下令铸铜像以表纪念，同时下令国内对他们的父母子女一律免去地方税、财产税和一切劳役。而后，他亲自探视伤员，查看伤情，鼓励他们详叙自己的功劳，以便得到奖赏。对于那些被俘的希腊雇佣兵，都被戴上手铐送回马其顿做苦工，因为他们

违背全希腊人的意愿，和东方的敌人一起攻打自己人。此后，他把 300 套波斯盔甲送到雅典向雅典娜献礼。献词是：“谨献上从亚洲波斯人手中俘获的这些战利品。腓力和全希腊人（斯巴达人除外）之子亚历山大敬献。”

此役胜利影响巨大，不少城市献城来降。亚历山大一面率主力部队继续前进，一面分遣将领带兵去接收归降城市，并攻下那些仍臣服于波斯的城。一旦得手，就命令他们摧毁寡头政权，建立民主政体。各地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并继续交纳和过去交给波斯同样数目的捐税。

在小亚细亚沿海城市米莱塔斯，马其顿海军与波斯海军相遇。当时波斯军队有 400 艘战船，而马其顿只有 160 艘。尽管双方力量悬殊，部将帕曼纽还是向亚历山大提议发动进攻。因为人们看到了一只鹰落到了亚历山大船尾后的海岸上，他估计希腊必胜。帕曼纽分析说，如果这一仗打胜了，对整个远征有很大的好处。万一失败了，影响也不会太大，反正波斯海军本来就掌握着制海权。这次亚历山大再次指出帕曼纽的错误判断。他说，如果现在进攻，无疑是以卵击石。马其顿的水手连海上训练还没完成，而对方由塞浦路斯和腓尼基水手组成的海军久经训练，战技娴熟。这种情况下进攻，简直是发疯。亚历山大说，在没有把握战胜的情况下，他不想拿马其顿人的生命和勇气去冒险。万一失败，将是对他们过去作战威望的沉重打击；而且，某些不死心的希腊人，听到海军失利的风声，有可能还会发动暴乱。所以，此时海军作战很不适宜。对于预兆，亚历山大也有不同的解释：象征战神的鹰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但当人们看见它时，它是落在陆地上的。所以他认为，马其顿军将在陆地上打败波斯军。由此看来，亚历山大并不是鲁莽的赳赳武夫。

于是，亚历山大集中兵力攻下了米莱塔斯城，对波斯海军的挑衅不予理睬。尽管波斯海军百般诱诱出战，马其顿海军就是无动于衷。由于沿海地区为马其顿军占领，波斯海军须到遥远的地方取得供给。回来后，又不敢靠岸作战。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波斯海军无所作为，只得离开米莱塔斯城。这时，亚历山大决定遣散他的海军。一则海军费用开支很大，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再则又不能与波斯海军作战，留着无益；三则亚历山大认为，只要陆军控制了亚洲，占领了波斯海军基地，就等于打垮了他们的舰队。那样，波斯海军就无处取得给养，无处招募补充兵员，就会不战而溃。

然而，占据海军优势的波斯也有自己的打算。迈农已被任命为海军和沿海军区的总司令。他打算利用海军优势，以围魏救赵的战术，攻马其顿本部，把战争引到马其顿和希腊去。在他指挥下，波斯海军夺取了开俄斯岛。然后波斯军又驶抵累斯博斯岛，把该岛首府米提利尼围了起来。在此关键时刻，波斯军队主帅迈农病死，这对于波斯是个沉重打击。他死后，手下部将奉命继续封锁米提利尼，最后迫其投降。附近岛屿也被波斯军队征服。留守马其顿本部的安提培特获悉敌人意图后，从优卑亚和伯罗奔尼撒搜罗了一批战船，用以守卫希腊本土。

亚历山大继续率军前进。一路上，或战或降，势如破竹。大军到达弗里吉亚境内的高地亚时，雅典派来代表求见亚历山大，乞求把俘虏中的雅典人放回去。亚历山大认为在对波斯战争尚在进行之际，保持对希腊人的威慑很是必要的。否则，他们还有可能作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叛乱事来。于是，亚历山大婉言推脱，说以后再议此事。

亚历山大离开高地亚，一路收服了哈利斯河以西的卡帕多启亚的广大地区。波斯军闻风而逃，西里西亚关口轻易取得，并直下西里西亚，占领了这里的城市塔萨斯。在这里，亚历山大突然病倒，险些丧命。原来，这里有一条流经城区的西德那斯河，河流平缓，河水清凉。又累又热的亚历山大，急于洗个澡。想不到，下水后身体受凉马上抽起筋来。随从人员将其救起，亚历山大便高烧不止，失眠虚弱。所有医生诊断后都觉得他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治。只有一位叫菲利普的大夫坚持认为有救。他给亚历山大开了一副猛力的泻药，煎好送上。正在这时，有人送给亚历山大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小心菲利普！我听说他被大流士收买了，要害死你。”亚历山大把条子递给菲利普，让他念；一手接过药杯，一饮而尽。菲利普见亚历山大如此信任自己，越发感动，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不久，亚历山大恢复了健康。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亚历山大用人不疑、英勇无畏的美谈佳话久久在军中流传。

（五）巅峰对决：伊苏斯决战

当亚历山大节节进军之际，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正率领一支大军在亚述境内的索契，坐等亚历山大的到来。这是一块平坦的平原地带，利于浩

荡的波斯大军作战及其骑兵的调度。由于亚历山大在塔萨斯卧病数日，又搞了些祭祀、阅兵之类的活动，让大流士三世开始焦躁起来。大流士三世和远征希腊的薛西斯一样，没有自知之明，常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加之身边一些奸佞贼臣的一味吹捧，使他难以作出正确判断。他们说，亚历山大一听到大流士大王御驾亲征，就迟疑动摇了。他们还说，只需要大王的骑兵，就可以把亚历山大全军置于死地。大流士三世飘飘然，听不进那些忠言逆耳，放弃了对其有利的平原地带，把军队带到了狭窄的沿海城市伊苏斯。在这里，骑兵不能发挥作用，大批的标枪兵和弓箭手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波斯军的数量优势完全丧失。

听到大流士三世已在跟前，亚历山大随即召开军事会议，借以鼓舞他们的士气。他首先分析了己方的有利条件。战争尚未开始，败局已经落在大流士一边。他把自己的大军禁闭在一个狭窄不利的地形中，却把后面的开阔地带留给了马其顿部队。这正好有利于马其顿方阵的调度。波斯军人数虽多，但并不见得强大。无论士兵还是士气，都无法和己方相比。波斯人长期以来沉浸在舒适享乐之中，而马其顿人则在长期的战斗中得到锻炼。跟随大流士打仗的人是为拿钱而卖命，而马其顿军队是为希腊而战的志愿军。波斯军队是亚洲最软弱无能的乌合之众。在战略上，亚历山大远胜过大流士。同时，亚历山大也指出了这场战斗的艰巨性：这次是波斯国王御驾亲征，所属军队也是波斯帝国的精华。这将是最后一场大战，成败在此一举。此外，亚历山大还以色诺芬的10000名希腊雇佣军战胜围追堵截的波斯军队，终于回到希腊为例，论证波斯人的无能。他们数量少，没有威望，没有骑兵，没有弓箭手也没有投石手，但他们胜利了。最后，亚历山大一一列举每个人的英勇崇高的功绩，指出这场战后，再论功行赏。一席话说得将领们心潮澎湃，高声欢呼着，要他率领他们前进。

亚历山大命令将士们饱餐战饭，好好休息。第二天，亚历山大率军迎敌。马其顿军行进到开阔地带，立即摆好战斗队形：右翼前方部署了步兵精锐部队和近卫部队，由帕曼纽之子尼卡诺指挥。左翼有三个营，由帕曼纽任左翼总指挥。亚历山大命令，左翼在前进中不得离开海岸，以防波斯军队侧翼包抄。

大流士知道亚历山大以战斗队形掩逼过来，先派30000名骑兵和

20000 名轻装步兵去品那拉斯河。然后从重装部队中抽去 30000 名希腊雇佣兵部署在最前方，面对马其顿方阵。在两翼，他各部署了 60000 人的卡达克重装部队。在左翼面对亚历山大右翼的地方，部署了 20000 兵力。大流士所占的阵地就这么小，所以只能部署这些。而且，除在前面的希腊雇佣军和波斯军方阵外，后面的这些重装部队、轻装部队均按兵源地区部署，纵深太大，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大流士参战的兵力据说约有 60 万。

亚历山大看到地形越来越开阔，就把他的骑兵和亲卫队都调来，部署在右翼，由他亲自指挥。所有的希腊联军都派往左翼，由帕曼纽指挥。

大流士把方阵部署完毕后，调回派到河边去的骑兵，部署到海边的右翼。这是面对马其顿军的左翼，地形有利于骑兵的活动。大流士本人按波斯军队作战传统，居于大军中央。



战场上的大流士三世

亚历山大看到波斯骑兵都调到了他的左翼，面对己方与之对阵的只有希腊联军，于是下令自己右翼的骑兵火速支援。为避免被敌人发觉，亚历山大命令骑兵绕行自己方阵之后，迅速移动过去。这样，亚历山大指挥下的右翼就分成了两股。一股面对着河对面的波斯军队主力和大流士本人；一股绕行后方去支持自己的左翼。

部队调度妥当，亚历山大整队前进。这时，大流士及波斯军队仍在对面河岸上保持着原来的阵势。临近了，亚历山大在阵前策马飞驰，号召将士们英勇作战。官兵们扯开嗓子向他呼应。马其顿的军队起初是缓慢而匀整地前进着，以保持队形。当进入到敌人的射程之后，亚历山大立即率部从右翼猛扑河边。一方面以雷霆万钧的攻势恫吓敌军，一方面尽快进入混战状态以减少对方排箭造成的损失。

交战一开始，波斯军队左翼就顶不住对方的猛攻而开始后撤，亚历山大及其所部杀入敌阵。但是，由于亚历山大急冲过去，其身后的方阵在右摆过程中，出现了缺口，被波斯军队的希腊雇佣兵发现，攻了进去。于是，当亚历山大与波斯军队肉搏并将他们打退时，其身后的马其顿方阵主力尚未投入战斗，而被一阵希腊雇佣兵阻在河边。希腊雇佣军竭力要把马其顿部队推到河里，把己方退却的一翼失去的胜利夺回来。马其顿军亲眼看到亚历山大在前面已取得胜利，决不甘心后退一步，使自己的威望和美名受损。于是，两军在河边也激烈地厮杀起来。

马其顿右翼各营部队看到对面波斯军队左翼开始掉头后退，就朝斜前方波斯军队中部杀了过去。大流士三世看见自己的左翼被击破，已是惊恐万状，见敌人一齐杀奔中军，登时吓破了胆。他马上驱车逃跑，走在溃兵的最前头。平地上乘车跑，山路狭谷弃车奔。大流士丢掉了自己的盾牌、弓箭和斗篷，跃上一匹马，逃之夭夭。

马其顿军左翼和波斯右翼的骑兵正打得难解难分。波斯军队起初作战也很英勇，寸步不让。但看见大流士逃跑，顿时军心动摇，拨马奔逃起来。

于是，波斯军队出现了全面的大溃退。急于逃命的大队人马在拥挤的狭路上胡冲乱撞，被踩死的不计其数。战后清点，波斯军队损失战将多员，战死士兵数千人。大流士的母亲、妻子、子女和随从都成了亚历山大的俘虏。马其顿方面，阵亡将士不过数百。星夜逃命的大流士，一路上纠集沿途的残兵败将，渡过幼发拉底河，企图与亚历山大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

在马拉萨斯时，大流士派使者携书信请求亚历山大把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们放回给他。大流士在信中指出是亚历山大首启战端，率全军越界侵入亚洲，给波斯臣民造成极大危害，大流士迫不得已才为保卫国土与亚历山大作战。大流士作为国王，请求另一位国王放回被他所俘的母亲、妻

子和孩子们，并愿意和亚历山大修好结盟。亚历山大修书昭示他之所以东侵的理由：

虽然我国从来都未曾侵略过你们的祖先，但你们的祖先却侵略过马其顿和希腊其他地区，对我国为害极大。我已经正式被任命为全希腊总司令，目的是攻打波斯，报仇雪耻。

其实，正如中国所说的“春秋无义战”，希腊和波斯之间历史上的相互征伐都是统治阶级的贪欲使然，是争夺利益和利益再分配的暴力形式。亚历山大在信中还要求大流士承认他为亚洲最高霸主。他们之间不能以平等地位相称，要承认亚历山大是大流士一切的主宰。否则，无论大流士逃到哪里，亚历山大都要将其捉拿到手。

得胜后的亚历山大并没有向东追击大流士，而是向南进军。亚历山大认为，波斯海军还掌握着制海权，埃及和塞浦路斯仍在波斯手里，希腊国内的形势也是表面平静其下潜伏着危机。如果他冒险突入波斯本土追击大流士，波斯部队很可能再占领沿海地区，切断马其顿大军的后路，并把战争推向希腊。一旦这种形势出现，境内的斯巴达人和现在尚不敢轻举妄动的雅典人会乘机发动叛乱。到那时，马其顿就被动了。所以，亚历山大决定先征服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塞浦路斯和埃及，将整个大海与波斯完全隔绝。国内安全稳定之后，再远征巴比伦，便可毫无后顾之忧了。

战略既定，亚历山大率军南征。大马士革、毕布罗斯和西顿等地不战而降。推罗城态度暧昧，被马其顿力克而下。亚历山大忙于围攻之际，大流士再次派使者前来，提出他愿意出 10000 塔兰特白银赎回他的家眷。他还建议把幼发拉底河以西直到爱琴海一带割让给亚历山大，还请求亚历山大娶他女儿为妻，互相修好，以结盟邦。当亚历山大在高级军事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之后，帕曼纽说，如果他是亚历山大，他就会同意这些条件，停止战争。然而亚历山大回答说，如果他是帕曼纽，他当然也会这么做。但是，他是与众不同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这样答复了大流士：他不需要大流士的钱，也不愿意得到他的一部分国土而不是全部。因为大流士的全部财产和整个国家都将是他的。如果他愿意，当然可以娶大流士的女

儿。即使大流士不答应，他还是可以娶的。大流士本人收到回信，恼羞成怒。波斯尚有广阔疆土，千万子民，岂肯轻易对亚历山大俯首称臣？大流士宣布把所有向亚历山大提出的建议一笔勾销，全国动员，准备再战。公元前332年11月，亚历山大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小亚细亚、叙利亚、腓尼基、埃及等地，巩固了自己的战略后方。然后，他回师两河流域，向波斯帝国的腹地进发。

（六）最后一战：波斯帝国的覆灭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率军出西奈，插入两河流域北部，沿底格里斯河东岸南下。这一年，大流士毫无动作，既不去占领马其顿远征埃及时所留下的空虚地带，也没有对军事要地严加设防，而是在亚述古都尼尼微附近一处平原地带，率大军等着亚历山大的到来。因为有人建议说，伊苏斯战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战场太狭窄，对波斯军队极为不利。大流士也欣然同意。这时，大流士重新在东部行省征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骑兵40000人、步兵几十万、刀轮战车200辆、战象15头。而亚历山大所领步兵，只有40000人，骑兵也只有7000人。

亚历山大探知敌人就在前方，下令全军休整了4天。第五天，亚历山大以战斗队形，向前进发。当严阵以待的敌人进入视野时，亚历山大命令全军停止前进。自己带着骑兵对未来的整个战场侦察了一遍。心中有底之后，便回去召集将领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会，布置了作战任务。这时，帕曼纽私下找到亚历山大，建议他夜间可以偷袭敌人，出其不意，乘其不备，可以乱中取胜。亚历山大朗声回答他（因为有人在场），偷袭的胜利是不光彩的。他要光明正大地去争取胜利，而不是借助其他奸诈手段。

第二天，会战开始。波斯军队部署仍守成规。国王大流士居中，周围是波斯贵族组成的亲卫队。两侧是希腊雇佣兵、印度兵和其他地区部队。面对马其顿军右翼的波斯军队左翼主要是西徐亚骑兵和巴克特里亚骑兵，前面配置100辆刀轮战车。右翼前方部署的是亚美尼亚、卡帕尔西马骑兵和50辆刀轮战车。右翼后面也是各地杂牌军。

马其顿军方面，精锐骑兵掌握右翼，中央是马其顿步兵方阵，左翼是帕曼纽率领的希腊联军骑兵。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为防止敌人侧后包

抄，加强方阵力量，亚历山大又部署了一条后备线，要他们或攻或守，见机行事。

两军渐近，亚历山大发现己方兵少，就带着部队向右移动，右边地势不利于波斯军队。对此，波斯军队采取相应行动，使他们的左翼远远伸展到希腊部队右翼之外，形成包抄之势。这时，波斯军队中的西徐亚骑兵已和亚历山大主力的前锋部队接触了，亚历山大依然沉着地把部队向右翼伸展。大流士见状，深恐敌军开到不平整的地方去，使他的战车失去作用，下令自己的左翼部队包抄敌军右翼，阻止他们继续向右移动。于是，波斯军队左翼骑兵猛扑过来，以数量上的优势把马其顿军压了回去。这时亚历山大命令己方骑兵进攻西徐亚骑兵，一场近距离的骑兵会战展开了。波斯军队的西徐亚骑兵数量众多，具有较好的护甲，使马其顿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即使如此，马其顿部队还是顽强地顶住了敌军的冲击。

同时，波斯军队中央前方的刀轮战车也冲向亚历山大，企图将其方阵冲破。然而这些战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马其顿先是排箭截击，待敌军到近前后，又冲过去抓住绳索，把车夫拖下来，围住拉车的牲口大砍大杀。个别冲进方阵的战车，被事先受训的方阵步兵让开，然后由马其顿皇家卫队收拾了。

亚历山大派部将阿瑞提斯去阻击企图包抄己方右翼的波斯骑兵，自己率方阵向前推进。当他得知马其顿骑兵已经在波斯骑兵阵线打开突破口后，亚历山大立即组成楔形突击队，亲自率领朝突破口快速冲击。转瞬之间，激烈的肉搏战开始了。马其顿方阵严整坚实，长矛如林，一路狠扎猛刺，步步紧逼。本已提心吊胆的大流士见险象环生，又故伎重演，头一个拨转马头，溜之大吉。波斯中军顿时垮了下来。这时，波斯右翼骑兵本已大占上风，杀得敌方招架不住。帕曼纽向亚历山大请求支援。亚历山大闻讯，停止追击逃跑的大流士，赶去支持自己的左翼。那些本已胜利在望的波斯骑兵听说大流士逃跑，也无心恋战，拨转马头，落荒而逃。这场战役以波斯惨败而告终。本来，如此庞大的军队，如果有好的领导，好的训练，胜负实难预料。偏偏是让一打就逃的大流士来指挥，波斯大军成了乌合之众。亚历山大凭着小小部队，借着精良的武器、卓越的指挥和无比的勇气，竟使波斯大军化为乌有，真让后人大发感慨。是役波斯军伤亡惨重，标志

着其有生力量的消灭，其灭亡也将来临了。

胜利后的亚历山大没有穷追逃往伊朗高原的大流士三世，而是带兵直下西亚中心——千年古城巴比伦。城市贵族僧侣闻其要来，像当年迎接居鲁士大帝一样，开城投降。亚历山大虽然年轻，却懂得恩威兼施，收买人心。他修复了被波斯国王破坏了的巴比伦神庙，向地方神祇献祭，对当地百姓也倍加保护。此后，亚历山大又没费一兵一卒取得波斯帝国首都之一的苏撒，获白银 50000 塔兰特和大量王室珍宝。此后，亚历山大驱军进入伊朗高原。由于连续作战，进军神速，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的守军未及抵抗就被歼灭。在此，亚历山大打开波斯帝国国库得银 120000 塔兰特和无数其他珍宝。据说，亚历山大为了报复波斯人曾在希腊所做的破坏田园、毁坏庙宇的罪行，一把火烧掉了由无数能工巧匠建成的波斯王宫。公元前 330 年年初，亚历山大移兵北上，占领四都之一的哈马丹。在这里，他遣散了随他远征的盟国军队。希腊士兵们个个腰缠万贯，满载而归。此后，亚历山大不再是希腊的代表，而是成为波斯帝国遗产的继承人了。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了防止波斯帝国死灰复燃，亚历山大决定继续追击大流士。另外，虽然灭了波斯，他的征伐野心并未熄灭，而是越发膨胀起来。大流士一直在逃，手下的将领深以为耻。先是他把他劫持，而后把他杀掉了。亚历山大继续进军，消灭了波斯帝国的残余势力，把大流士三世的尸体运回波斯王陵以礼安葬。随着大流士三世的死亡，波斯帝国寿终正寝。另一个更为庞大但短命的亚历山大帝国取而代之。

草茫茫秦汉陵阙。世代兴亡，却更似月影圆缺。波斯帝国走下了历史舞台。自公元前 550 年居鲁士灭米底建立新王朝，至公元前 330 年大流士三世败亡、王都失陷，波斯帝国历时两百余年，前后历 11 王。回顾波斯衰亡的历程，让人掩卷深思，感慨系之。

（七）传统与交注：帝国兴亡的反思

若以传统观点视之，波斯帝国的败亡有其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阶级的诸多因素，大可罗列出几条来。然而，这些因素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着。马克思精辟地提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观察社会的演进。可是，任何一个社会、

任何一个帝国都不是一个封闭的事物，而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存在着和外界物质能量的交换。所以，任何一个帝国的变化不仅是由其内部，而且是由其外部的联系和运动共同促成的。这便是在文明交往的动态过程中来观察各交往要素的作用。

观诸波斯帝国的历史，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是频繁战争交往。从帝国开创时的获得独立，到帝国强盛时的开拓疆土，再到帝国衰亡时的节节败退，无不是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战胜则兴，战败则亡。此间或胜或败，牵动着帝国的每一根神经。其胜败之因，颇可玩味。

初兴之时，居鲁士推翻米底，灭亚述、巴比伦、吕底亚诸国，冈比西斯又灭埃及，攻无不克。其极强之期，大流士远征西徐亚无功而返；远征希腊，半途而折。薛西斯再征希腊，受阻于温泉关，再败于撒拉米斯。其后，希腊、波斯或有胜负。及其衰亡，波斯帝国百万之师不抵区区马其顿军。原因何在？

笔者以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二：一是历时性的传统因素，它应当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传承和积淀，也可以表述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和状况、人民的精神风貌，等等。二是共时性的交往状况。帝国初兴时，波斯人拥有勤俭尚武、勇敢团结等优良传统。为获得自由，波斯人同心同德、同仇敌忾，内部交往状况极佳，所以能屡战屡胜。远征希腊时，帝国极盛，疆域辽阔，但内部交往状况却大不如前：士兵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民族，装束、武器、语言、技术各不相同，缺乏必要的时间加以训练和整合。虽同属波斯军队，却号令不一，指挥不一，如水之于油。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帝国的灭亡。无论希腊，还是后来的马其顿，在军事的传统因素上，均不亚于波斯人。希腊城邦盟军语言相同，利益相关，交往状况自然优于波斯，所以能战胜貌似强大的波斯人。交往状况决定着军队内部的整合状态和战斗力，是动态的、变化的；传统因素决定着军队的物质条件和基本素质，是静态的。帝国后期，波斯军队的优良传统丧失许多。将官们作战时，携带着妻妾仆从及奢侈品，打得赢就打，看着不妙就跑，全然没有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精神。希腊人（马其顿人）远征东方时担忧的不是波斯人，而是从他们自己国家招来的雇佣军。公元前376年，一位返回希腊的城邦使者嘲笑说，他看到了波斯国王的面包师、厨师、调

酒师，以及众多的看门人。但能与希腊人作战的典型男人，他仔细找过了，却一个也找不到。

对外交往不仅仅是暴力的战争形式。希波战争后，虽然波斯帝国一直走下坡路，但依仗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施展金钱外交，收买、瓦解敌人，成效颇丰。同样，波斯帝国又以大把金钱收买了那些游离于母邦的希腊人为雇佣军。这些只认钱不认人、毫无民族性格可言的希腊雇佣军帮了波斯人的大忙。关键时刻，他们毫不留情地同自己的母邦人作战。于是，政治、经济、军事交往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波斯帝国对外交往，并影响了其内部交往。这使本已风烛残年的帝国又支撑几十年，不是因为它强大，而是因为对手太弱小了。一旦跳出一个像马其顿式的“黑马”，波斯帝国仿佛用手一推便倒了。

各民族、各帝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帝国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发展程度。这是对事物发展内外因的阐释：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波斯人与其他帝国兴衰一样，兴起时卧薪尝胆，兢兢业业。一旦建国，一代代只知贪图享乐，争权夺利。所以，优良传统逐渐丧失。波斯帝国全凭武力兴起，也全凭武力维持。一旦武力衰颓，帝国便趋于瓦解。开国诸王多为军人领袖。后来嗣君生于深宫，育于妇人，疏远于武力，一代不如一代。再则，帝国以武力征服而成，各地被征服者时时有恢复自由的渴望。帝国武力鼎盛之际，他们尚俯首听命，不作异想。一旦中央武力衰落，地方势力随之坐大。有野心的地方势力便揭竿而起，对抗中央，欲图独立。于是，征服再征服，镇压再镇压，使帝国元气大伤，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于是，亚历山大率数万之众，突入帝国，如入无人之境。

波斯帝国虽然灭亡，但其创造的辉煌文明成就被继续传承了下来。且不说亚历山大如何采用波斯的服饰、礼仪，如何力图融合波斯人和希腊人，帝国所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在西亚地区延续千余年，为后来的诸帝国所继承。祆教文化更是丰富的营养源哺育影响了后世的诸大宗教，至今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的精神生活。

参考书目

1. [英] W.B. 费舍尔:《伊朗》,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2. [古希腊] 希罗多德:《历史》(上、下册), 王以铸译,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3. 李铁匠:《古代伊朗史料选辑》,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4. 崔连仲:《世界通史》古代卷, 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5.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博士生内部教材)。
6. 彭树智:《阿富汗史》, 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3 年版。
7. 李铁匠:《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8. [美] 杰弗里帕克:《剑桥战争史》, 傅景川等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9. 卢苇:《波斯帝国》,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10. 任凤阁、张殿吉:《希波战争》, 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11. 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12. 色诺芬:《长征记》, 崔金戎译,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13. [古希腊]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 李活译,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14. 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15. 米·谢·伊凡诺夫:《伊朗史纲》, 李希泌等译,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

16. 李铁匠:《长河落日——巴比伦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7. [美] 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18. 王钺、李兰军、张稳刚:《亚欧大陆交流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 刘文鹏:《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 郭圣铭:《世界文明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21. [美] 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2. [法] 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魏英邦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3. W.M. 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章巽译，中华书局，1958年版。

24. Gersbevitch,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2.A.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5.

25. Omstead, A.T.,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26. Sykes, P., A History of Persia, London, 1930.

波斯帝国诸王列表

阿黑门涅斯，约前 700 年—前 675 年在位

铁伊司佩斯，阿黑门涅斯之子，约前 675 年—前 640 年在位

居鲁士一世，泰斯帕斯之子，约前 640 年—前 600 年在位

冈比西斯一世，居鲁士一世之子，约前 600 年—前 549 年在位

居鲁士二世（大帝），冈比西斯一世之子，约前 550 年—前 530 年在位

冈比西斯二世，居鲁士大帝之子，前 529 年—前 522 年在位

高墨塔，据称是居鲁士大帝之子，前 522 年在位（可能是篡位者）

大流士一世（大帝），冈比西斯二世的堂侄，前 521 年—前 486 年在位

薛西斯一世，大流士一世之子，前 485 年—前 465 年在位

阿塔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一世之子，前 465 年—前 424 年在位

薛西斯二世，阿塔薛西斯一世之子，前 424 年在位

塞古迪安，阿塔薛西斯一世之子，前 424 年—前 423 年在位

大流士二世，阿塔薛西斯一世之子，前 423 年—前 405 年在位

阿塔薛西斯二世，大流士二世之子，前 404 年—前 359 年在位

阿塔薛西斯三世，阿塔薛西斯二世之子，前 359 年—前 338 年在位

阿尔塞斯，阿塔薛西斯三世之子，前 338 年—前 336 年在位

大流士三世，大流士二世之曾孙，前 336 年—前 330 年在位